大正藏第 1 冊 No.26.

中阿含經（下）

Madhyama-agama

東晉 瞿曇 僧伽提婆譯

曇摩難提（A.D.384）初譯
東晉隆安元年（A.D.397）重譯

為說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誦本

果儒 編校

目 錄

卷第三十一
(132)賴吒恕羅經 第十六(第三念誦)…….7
卷第三十二
(133)優婆離經 第十七(第三念誦)……....24
卷第三十三 (134~135)
(134)釋問經 第十八 (第三念誦)……..……40
(135)善生經 第十九(第三念誦)……..……..59
卷第三十四 (136~141)
(136)商人求財經 第二十 (第三念誦)……..……69
(137)世間經 第二十一(第三念誦)……..…..79
(138)福經 第二十二(第三念誦)……....81
(139)息止道經 第二十三(第三念誦)……....84
(140)至邊經 第二十四(第三念誦)……85
(141)喻經 第二十五(第三念誦)……....86
卷第三十五 (142~144)
(142)雨勢經 第一……..….88
(143) 傷歌邏經 第二(第三念誦)……..….96
(144)算數目揵連經 第三(第三念誦)……..102
卷第三十六 (145~148)
(145)瞿默目揵連經 第四(第三念誦)……..108
(146)象跡喻經 第五(第三念誦)……..116
(147)聞德經 第六(第三念誦)……..124

(148)何苦經 第七(第三念誦)……..128
卷第三十七 (149~153)
(149)何欲經 第八(第三念誦)……..132
(150)鬱瘦歌邏經 第九(第三念誦)……..134
(151)梵志阿攝恕經 第十(第三念誦)……..143
卷第三十八 (152~153)
(152)鸚鵡經 第一(第三念誦)……..155
(153)鬚閑提經 第二(第四分別誦)……..167
卷第三十九 (154~156)
(154)婆羅婆堂經 第三(第四分別誦)……..178
(155)須達哆經 第四(第三分別誦)……..190
(156)梵波羅延經 第五(第四分別誦)……..194
卷第四十 (157~160)
(157)黃蘆園經 第六(第四分別誦)……..197
(158)頭那經 第七(第四分別誦)……..201
(159)阿伽羅訶那經 第八(第四分別誦)……..206
(160)阿蘭那經 第九(第四分別誦)……..208
卷第四十一 (161)
(161)梵摩經 第十(第四分別誦)……..216
卷第四十二 (162~164)
(162)分別六界經 第一……233
(163)分別六處經 第二(第四分別誦)……..241
(164)分別觀法經 第三(第四分別誦)……..248
卷第四十三 (165~169)
(165)溫泉林天經 第四(第四分別誦)……..255

(166)釋中禪室尊經 第五(第四分別誦)……..262
(167)阿難說經 第六(第四分別誦)……..266
(168)意行經 第七(第四分別誦)……..268
(169)拘樓瘦無諍經 第八(第四分別誦)……..271
卷第四十四 (170~171)
(170)鸚鵡經 第九(第四分別誦)……..279
(171)分別大業經 第十(第四分別誦)……..287
卷第四十五 (172~175)
(172)心經 第一……297
(173)浮彌經 第二(第四分別誦)……..300
(174)受法經 第三(第四分別誦)……..306
(175)受法經 第四(第四分別誦)……..310
卷第四十六 (176~177)
(176)行禪經 第五(第四分別誦)……..314
(177)說經 第六(第四分別誦)……..322
卷第四十七 (178~181)
(178)獵師經 第七(第四分別誦)……..329
(179)五支物主經 第八(第四分別誦)……..335
(180)瞿曇彌經 第九(第四分別誦)……..340
(181)多界經 第十(第四分別誦)……..345
卷第四十八 (182~186)
(182)馬邑經 第一……351
(183)馬邑經 第二(第四分別誦)……..355
(184)牛角娑羅林經 第三(第四分別誦)……..359
(185)牛角娑羅林經 第四(第四分別誦)……..368

(186)求解經 第五(第四分別誦)……..374
卷第四十九 (187~191)
(187)說智經 第一……377
(188)阿夷那經 第二(第五後誦)……..384
(189)聖道經 第三(第五後誦)……..389
(190)小空經 第四(第五後誦)……..393
(191)大空經 第五(第五後誦)……..397
卷第五十 (192~193)
(192)加樓烏陀夷經 第一……406
(193)牟犁破群那經 第二(第五後誦)……..418
卷第五十一 (194~195)
(194)跋陀和利經 第三(第五後誦)……..426
(195)阿濕貝經 第四(第五後誦)……..437
卷第五十二 (196~198)
(196)周那經 第五(第五後誦)……..448
(197)優婆離經 第六(第五後誦)……..458
(198)調御地經 第七(第五後誦)……..463
卷第五十三 (199)
(199)癡慧地經 第八(第五後誦)……..470
卷第五十四 (200~201)
(200)阿梨吒經 第九(第五後誦)……..484
(201)嗏帝經 第十(第五後誦)……497
卷第五十五 (202~203)
(202)持齋經 第一……510
(203)晡利多經 第二(第五後誦)……..520

卷第五十六 (204~206)
(204)羅摩經 第三 (第五後誦)……529
(205)五下分結經 第四 (第五後誦)……540
(206)心穢經 第五……546
卷第五十七 (207~209)
(207)箭毛經 第六 (第五後誦)……550
(208)箭毛經 第七……557
(209)鞞摩那修經 第八 (第五後誦)……567
卷第五十八 (210~211)
(210)法樂比丘尼經 第九 (第五後誦)……573
(211)大拘絺羅經 第十(第五後誦)……583
卷第五十九 (212~215)
(212)一切智經 第一……592
(213)法莊嚴經 第二 (第五後誦)……601
(214)鞞訶提經 第三 (第五後誦)……609
(215)第一得經 第四 (第五後誦)……616
卷第六十 (216~222)
(216)愛生經 第五 (第五後誦)……620
(217)八城經第六 (第五後誦)……625
(218)阿那律陀經 第七(第五後誦)……628
(219)阿那律陀經 第八 (第五後誦)……629
(220)見經 第九 (第五後誦)……631
(221)箭喻經 第十第五後誦)……633
(222)例經 第十一 (第五後誦)……638
附錄：南傳大藏經導讀——以《中部》經典為主……653

◎卷第三十一

（132）大品 賴吒恕羅經[1]第十六(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鍮蘆吒[2]，住鍮蘆吒村北、尸攝園中。爾時，鍮蘆吒梵志、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拘樓瘦，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鍮蘆吒，住鍮蘆吒村北，尸攝恕園中。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

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若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尊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應共往見沙門瞿曇禮拜供養。」

鍮蘆吒梵志、居士聞已，各與等類眷屬相隨，從鍮蘆吒出，北行至尸攝恕園，欲見世尊，禮拜供養，往詣佛已，彼鍮蘆吒梵志居士，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佛已，默然而坐。

---

[1] ～《中部》M. 82. Ratthapala sutta. (賴吒恕羅經)，No.68.《賴吒和羅經》(T1.868.3)，No.69.《護國經》(T1.872.1)，《法句經》Dhp.147，《長老偈》Thag.769。

[2] 鍮蘆吒～Thullakotthita.

彼時，鍮蘆吒梵志居士，各坐已定，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時，鍮蘆吒梵志居士，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各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佛三匝而去。

彼時，賴吒恕羅居士子故坐不起。賴吒恕羅居士子，鍮蘆吒梵志居士去後不久，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世尊！願我得從世尊出家學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淨修梵行。」

世尊問曰：「居士子！父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賴吒恕羅居士子白曰：「世尊！父母未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若父母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我不得度汝出家學道，亦不得受具足。」

賴吒恕羅居士子白曰：「世尊！我當方便從父母求，必令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隨汝所欲。」賴吒恕羅居士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還歸。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唯願二尊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恕羅父母告曰：「賴吒恕羅！我今唯有汝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若汝命終，我尚不欲相棄捨也，況生別離，不見汝耶？」

賴吒恕羅居士子復再三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說法者，若我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清淨行梵行，唯願二尊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亦再三告曰：「賴吒恕羅！我今唯有汝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若汝命終，我尚不欲相棄捨也，況生別離，不見汝耶？」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即時臥地，從今不起，不飲不食，乃至父母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一日不食，至二、三、四、多日不食。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往至子所，告曰：「賴吒恕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恕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恕羅！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爾時，賴吒恕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往至賴吒恕羅親親及諸臣所，而作是語：「汝等共來至賴吒恕羅所，勸令從地起。」賴吒恕羅居士子親親及諸臣等，即便共至賴吒恕羅所，語曰：「賴吒恕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恕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

學道亦復甚難。」彼時，賴吒恕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至賴吒恕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所，而作是語：「汝等共來，至賴吒恕羅所，勸令從地起。」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即共往詣賴吒恕羅居士子所，而作是語：「賴吒恕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坐臥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賴吒恕羅！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恕羅！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彼時，賴吒恕羅居士子默然不答。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往至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所，作如是語：「可聽賴吒恕羅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其樂者，於此生中，故可相見，若不樂者，必自來還歸父母所。今若不聽，定死無疑，當何所益？」

於是，賴吒恕羅居士子父母聞已，語賴吒恕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曰：「我今聽賴吒恕羅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學道來還，故可見也。」

賴吒恕羅居士子善知識、同伴、同時，即共往詣賴吒恕羅所，便作是語：「居士子！父母聽汝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若學道已，還見父母。」

賴吒恕羅居士子聞是語已，便大歡喜，生愛生樂，從地而起，漸養其身，身平復已，從鍮蘆吒出，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父母聽我於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唯願世尊！聽從世尊出家學道而

受具足，得作比丘。」

於是，世尊度賴吒恕羅居士子出家學道，授其具足，授具足已，於鍮蘆吒隨住數時，於後則便攝衣持鉢，遊行展轉，往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尊者賴吒恕羅出家學道，受具足已，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懃。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懃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賴吒恕羅知法已，至得阿羅漢。

於是，尊者賴吒恕羅得阿羅漢已後，或九年十年，而作是念：「我本已許出家學道還見父母，我今寧可還赴本要[1]。」於是，尊者賴吒恕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本有要，出家學道已，還見父母。世尊！我今辭行，往見父母，赴其本要。」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賴吒恕羅族姓子，若使捨戒，罷道行欲如本者，必無是處。」世尊知已，告曰：「汝去未度者度，未解脫者令得解脫，未滅訖者令得滅訖。賴吒恕羅！今隨汝意。」

彼時，尊者賴吒恕羅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己房中，收舉臥具，著衣持鉢，遊行展轉，往至鍮蘆吒，住鍮蘆吒村北，尸攝

[1] 要：約定。

愬園。於是，尊者賴吒愬羅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鍮蘆吒而行乞食，尊者賴吒愬羅作如是念：「世尊稱歎次第乞食，我今寧可於此鍮蘆吒次第乞食。」尊者賴吒愬羅便於鍮蘆吒次第乞食，展轉至本家。

彼時，尊者賴吒愬羅父在中門住，修理鬚髮，尊者賴吒愬羅父遙見尊者賴吒愬羅來，便作是語：「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有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

尊者賴吒愬羅自於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責數：「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有一子，極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尊者賴吒愬羅知已，便速出去。

彼時，尊者賴吒愬羅父家婢使，以箕盛臭爛飲食，欲棄著糞聚中，尊者賴吒愬羅見父婢使，以箕盛臭爛飲食，欲棄著糞聚中，便作是語：「汝妹！若此臭爛飲食汝應棄者，可著我鉢中，我當食之。」

彼時，尊者賴吒愬羅父家婢使，以箕中臭爛飲食瀉著鉢中。瀉著鉢中時取其二相識，其音聲及其手足，取二相已，即往至尊者賴吒愬羅父所，而作是語：「尊今當知，尊子賴吒愬羅還來至此鍮蘆吒，可往見之。」尊者賴吒愬羅父聞已，大歡喜踊躍，左手攝衣，右手摩抆[1]鬚髮，疾往詣尊者賴吒愬羅所。

[1] 抆：音ㄨㄣˋ，擦，抹。

彼時，尊者賴吒恕羅向壁食此臭爛食，尊者賴吒恕羅父見尊者賴吒恕羅向壁食此臭爛食，作如是說：「汝賴吒恕羅！汝至柔軟，身體極好，常食好食，賴吒恕羅！汝云何乃食此臭爛食耶？賴吒恕羅！汝以何意來此鍮藘吒，而不能還至父母家耶？」

尊者賴吒恕羅白曰：「居士！我入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責數：『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破壞我家。我有一子，至愛憐念，意常愛樂，見無厭足，彼將去度，當莫與食。』我聞此已，便速出去。」

尊者賴吒恕羅父即辭謝曰：「賴吒恕羅可忍！賴吒恕羅可忍！我實不知賴吒恕羅還入父家。」於是，尊者賴吒恕羅父，敬心扶抱尊者賴吒恕羅，將入於內，敷座令坐，尊者賴吒恕羅即便就坐。

其父見尊者賴吒恕羅坐已，往至婦所，而作是語：「卿今當知，賴吒恕羅族姓子今來還家，可速辦飲食。」尊者賴吒恕羅母聞已，大歡喜踊躍，速辦飲食，辦飲食已，疾輦錢出，著中庭地，聚作大積，彼大錢積，一面立人，一面坐人，各不相見。作大錢積已，往詣尊者賴吒恕羅所，作如是語：「賴吒恕羅！是汝母分所有錢財，汝父錢財無量，百千不可復計，今盡付汝。賴吒恕羅！汝可捨戒罷道，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難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

尊者賴吒恕羅白其母曰：「我今欲有所說，能見聽不？」

尊者賴吒恕羅母語曰：「居士子！汝有所說，我當聽之。」

尊者賴吒恕羅白其母曰：「當作新布囊，用盛滿錢，以車載之，至恒伽江，瀉著深處。所以者何？因此錢故，令人憂苦、愁慼、啼哭，不得快樂。」

於是，尊者賴吒恕羅母而作是念：「以此方便不能令子賴吒恕羅捨戒罷道，我寧可至其本婦所，作如是語：『諸新婦等！汝可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賴吒恕羅族姓子，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速嚴身已，汝等共往至賴吒恕羅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於是，其母即至尊者賴吒恕羅其本婦所，作如是語：「諸新婦等！汝可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賴吒恕羅族姓子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速嚴身已，汝等共往至賴吒恕羅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彼時，尊者賴吒恕羅其本婦等即各以先所著瓔珞，嚴飾其身，尊者賴吒恕羅本在家時，極所愛念，以此瓔珞嚴飾身已，往詣尊者賴吒恕羅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說：「不審賢郎有何天女勝於我者，而令賢郎捨我，為彼修梵行耶？」

尊者賴吒恕羅語本婦曰：「諸妹！當知我不為天女故修於梵行。所為修梵行者，彼義已得，佛教所作，今

已成辦。」尊者賴吒恕羅諸婦等，却住一面，啼泣垂淚而作是語：「我非賢郎妹，然賢郎喚我為妹。」

於是，尊者賴吒恕羅迴還顧視，白父母曰：「居士！若施食者便以時施，何為相嬈？」

爾時，父母即從座起，自行澡水，以上味餚饌，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極令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賴吒恕羅為父母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觀此嚴飾形，珍寶瓔珞等，右槃縈其髮，紺黛畫眉目，
此欺愚癡人，不誑度彼岸。以眾好綵色，莊嚴臭穢身，
此欺愚癡人，不誑度彼岸。眾香遍塗身，雌黃黃其足，
此欺愚癡人，不誑度彼岸。身服淨妙衣，莊嚴猶幻化，
此欺愚癡人，不誑度彼岸。斷絕鹿鞿繳，及破壞鹿門，
我捨離餌去，誰樂於鹿縛。

尊者賴吒恕羅說此頌已，以如意足乘虛而去，至鍮蘆吒林，入彼林中，於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拘牢婆王及諸群臣，前後圍繞，坐於正殿，咨嗟稱歎尊者賴吒恕羅：「若我聞賴吒恕羅族姓子來此鍮蘆吒者，我必往見。」

於是，拘牢婆王告獵師曰：「汝去案行鍮蘆吒林，我欲出獵。」獵師受教，即便案行鍮蘆吒林。於是，獵師案行鍮蘆吒林，見尊者賴吒恕羅在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便作是念：「所為拘牢婆王及諸群臣

共坐正殿，咨嗟稱歎者，今已在此。」

爾時，獵師案行鍮蘆吒林已，還詣拘牢婆王所，白曰：「大王！當知我已案行鍮蘆吒林，隨大王意。大王本所為與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稱歎尊者賴吒恕羅：『若我聞賴吒恕羅族姓子來此鍮蘆吒林者，我必往見。』尊者賴吒恕羅族姓子今在鍮蘆吒林中，鞞醯勒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大王欲見者，便可往也。」

拘牢婆王聞已，告御者曰：「汝速嚴駕，我今欲往見賴吒恕羅。」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曰：「大王！當知嚴駕已辦，隨大王意。」

於是，拘牢婆王即乘車出，往至鍮蘆吒林，遙見尊者賴吒恕羅，即便下車，步進往至尊者賴吒恕羅所。尊者賴吒恕羅見拘牢婆王來，而作是說：「大王！今來欲自坐耶？」

拘牢婆王曰：「今我雖到自己境界，然我意欲令賴吒恕羅族姓子請我令坐。」

尊者賴吒恕羅即請拘牢婆王曰：「今有別座，大王可坐。」

於是，拘牢婆王與尊者賴吒恕羅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賴吒恕羅：「若為家衰故，出家學道耶？若為無財物故行學道者，賴吒恕羅！拘牢婆王家多有財物，我出財物與賴吒恕羅，勸賴吒恕羅捨戒罷道，行欲布施，快修福業。所以者何？賴吒恕羅！師教甚難，出家學道亦復甚難。」

尊者賴吒恕羅聞已，語曰：「大王！今以不淨請我，非清淨請。」

拘牢婆王聞已，問曰：「我當云何以清淨請賴吒恕羅，非以不淨耶？」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應如是語：『賴吒恕羅！我國人民，安穩快樂，無恐怖，無鬪諍，亦無棘刺、無苦使役，米穀豐饒，乞食易得，賴吒恕羅住我國中，我當護如法。』大王！如是以淨請我，非以不淨。」

拘牢婆王聞已，語曰：「我今以淨請賴吒恕羅，非以不淨。我國人民安穩快樂，無恐怖，無鬪諍，亦無棘刺，無苦使役，米穀豐饒，乞食易得，賴吒恕羅住我國中，我當護如法。

復次，賴吒恕羅！有四種衰，謂衰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云何為四？病衰、老衰、財衰、親衰。賴吒恕羅！云何病衰？或有一人長病疾患，極重甚苦，彼作是念：『我長病疾患，極重甚苦，我實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病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病衰。

賴吒恕羅！云何老衰？或有一人，年耆根熟，壽過垂訖，彼作是念：『我年耆根熟，壽過垂訖，我實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老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老衰。

賴吒恕羅！云何財衰？或有一人貧窮無力，彼作是念：『我貧窮無力，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財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財衰。

賴吒恕羅！云何親衰？或有一人，親里斷種，死亡沒盡，彼作是念：『我親里斷種，死亡沒盡，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於後時，以親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是謂親衰。

賴吒恕羅昔時無病，安穩成就，平等食道，不冷不熱，平正安樂，順次不諍，由是之故，食噉含消[1]，安穩得化。賴吒恕羅非以病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恕羅往昔之時，年幼童子，髮黑清淨，身體盛壯，爾時作倡伎樂，極以自娛，莊嚴其身，常喜遊戲。彼時親屬皆不欲使令其學道，父母啼泣，憂慼懊惱，亦不聽汝出家學道。然汝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賴吒恕羅不以老衰故，剃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恕羅！此鍮蘆吒第一家、最大家、最勝家、最上家，謂財物也。賴吒恕羅不以財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1]食噉含消：軟食與硬食。

賴吒恕羅！此鍮蘆吒林間，大豪親、族親皆存在，賴吒恕羅不以親衰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賴吒恕羅，此四種衰，或有衰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見賴吒恕羅都無此衰，可使賴吒恕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賴吒恕羅！知見何等，為聞何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尊者賴吒恕羅答曰：「大王！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說四事，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云何為四？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此世非常，要當捨去；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

拘牢婆王問曰：「賴吒恕羅！向之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恕羅！我有兒孫、兄弟、枝黨、象軍、車軍、馬軍、步軍，皆能射御，嚴毅勇猛，王子力士，鉢邏鴦提、摩訶能伽，有占相，有策慮，有計算，有善知書，有善談論，有君臣，有眷屬，持呪知呪，彼隨諸方，有恐怖者，能制止之。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恕羅！向之所說，此有何義耶？」

尊者賴吒恕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此身頗有病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恕羅！今我此身常有風病。」

尊者賴吒恕羅問曰：「大王！風病發時，生極重、甚苦者。大王！爾時可得語彼兒孫、兄弟、象軍、馬軍、車軍、步軍，皆能射御，嚴毅勇猛，王子力士鉢邏鴦提、摩訶能伽，占相、策慮、計算、知書，善談論、君臣、眷屬，持呪知呪，汝等共來暫代我受極重甚苦，令我無病，得安樂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自作業，因業緣業，獨受極苦，甚重苦也。」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護，無可依恃。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護，無可依恃。』賴吒恕羅！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護，無可依恃。」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賴吒恕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恕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若大王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者，於意云何？爾時速疾何如於今？爾時筋力、形體、顏色何如於今？」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恕羅！若我時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自憶爾時，速疾、筋力、形體、顏色，無勝我者。賴吒恕羅！我今極老，諸根衰熟，壽過垂訖，年滿八十，不復能起。」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欲忍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亦欲是，忍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一切趣向老法。」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常，要當捨去。』賴吒恕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賴吒恕羅復問曰：「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若時有法，來不可依，忍樂破壞，一切世，無不歸死者。爾時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可得從此世持至後世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獨無二，亦無伴侶，從此世至後世也。」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常，要當捨去。我欲愛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常，要當捨去者。』我亦欲是，愛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常，要當捨去。」

拘牢婆王復問曰：「若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賴吒恕羅向所說，此復有何義？」

尊者賴吒恕羅答曰：「大王！我今問王，隨所解答。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賴吒恕羅復問曰：「大王！有豐拘樓國，及豐後宮、豐倉庫者，若於東方，有一人來，可信可任，不欺誑世，來語王言：『我從東方來，見彼國土，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國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恕羅！若我知有如是豐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之者，我必取之。」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從大海岸，若有人來，可信可任，不欺誑世，來語王言：『我從大海彼岸來，見彼國土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國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賴吒恕羅！若我知有如是豐國，爾所財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之者，我必取之。」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說此世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我欲愛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拘牢婆王語曰：「賴吒恕羅所說：『大王！此世無

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我亦欲是，愛樂於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實無滿，無有厭足，為愛走使。」

尊者賴吒恕羅語曰：「大王！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我說此四事，我欲愛樂是，我知見聞是，是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尊者賴吒恕羅說此頌曰：

我見世間人，有財.癡不施，得財復更求，慳貪積聚物。
王者得天下，整御隨其力，海內無厭足，復求於海外。
王及諸人民，未離欲.命盡，散髮妻子哭，嗚呼苦難伏。
衣被而埋藏，或積薪火燒，緣行至後世，燒已無慧念。
死後財不隨，妻子及奴婢，貧富俱共同，愚智亦復然。
智者不懷憂，唯愚抱悒慼，是故知慧勝，逮得正覺道。
深著於有有[1]，愚癡作惡行，於法.非法行，以力強奪他。
少智習効他，愚多作惡行，趣胎至後世，數數受生死。
已受出生世，獨作眾惡事，如賊他所縛，自作惡所害。
如是此眾生，至到於後世，為己所作業，自作惡所害。
如果熟自墮，老少亦如斯，欲莊美愛樂，心趣好惡色。
為欲所縛害，因欲恐怖生，王我見此覺，知是沙門妙。

尊者賴吒恕羅所說如是，拘牢婆王聞尊者賴吒恕羅所說，歡喜奉行。

賴吒恕羅經第十六竟 (六千七百七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一 (第三念誦)

[1] 有：指欲有(欲界)、色有(色界)、無色有(無色界)；指三界眾生，「有」(bhava)是「存在；生存」之意。

◎卷第三十二

（133）大品 優婆離經[1] 第十七(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那蘭陀，在波婆離奈林。爾時，長苦行尼揵，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苦行尼揵親子施設幾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揵親子不為我等施設於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但為我等施設於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尼揵親子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揵親子為我等輩施設三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罰、口罰，及意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云何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耶？」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我等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也。」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此三罰如是相似，尼揵親子，施設何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罰、口罰，為意罰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此三罰如是相似，我尊師尼揵親子，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所，不作惡業。

---

[1] ～《中部》M. 56. Upali sutta. (優婆離經)，梵 Upali(Hoernle)。

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瞿曇！身罰最重。」

世尊復再三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

長苦行尼揵亦再三答曰：「瞿曇！身罰最重。」

世尊再三審定長苦行尼揵如此事已，便默然住。長苦行尼揵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爾時，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我但施設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施設幾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及意業也。」

苦行尼揵問曰:「瞿曇！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耶？」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也。」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此三業如是相似，施設何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業、口業，為意業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此三業如是相似，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身業、口業則不然也。」

長苦行尼揵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

長苦行尼揵復再三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

世尊亦再三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於是，長苦行尼揵再三審定世尊如此事已，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而退還去，往詣尼揵親子所。

尼揵親子遙見長苦行尼揵來，即便問曰：「苦行！從何處來？」

長苦行尼揵答曰：「我從那難陀波婆離奈林，沙門瞿曇處來。」

尼揵親子問曰：「苦行！頗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共論。」

尼揵親子告曰：「苦行！若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者，盡為我說，我或能知彼之所論。」

於是，長苦行尼揵共世尊有所論者盡向彼說，尼揵親子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汝於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穩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1]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汝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是時，優婆離居士與五百居士，俱集在眾中，叉手向尼揵親子、優婆離居士語長苦行尼揵曰：「尊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耶？」

---

[1] 甘露（Amata）：Amata 有二義：一為無死；一為甘露或諸天的食物。

長苦行尼揵答曰：「居士！我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也。」

優婆離居士語長苦行尼揵曰：「我亦能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執長髦羊，隨所牽挽，我亦如是，能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手執毛裘，抖擻去塵；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

猶如沽酒師、沽酒弟子，取漉酒囊，著深水中，隨意所欲，隨所牽挽；我亦如是，能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挽。

猶龍象王年滿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力士將去，以水洗髀，洗脊，洗脇，洗腹，洗牙，洗頭，及水中戲。我亦如是，能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其所洗。我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

尼揵親子語優婆離居士曰：「我亦可伏沙門瞿曇，汝亦可也，長苦行尼揵亦可也。」

於是，長苦行尼揵白尼揵親子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

尼揵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優婆離居士再三白尼揵親子曰：「我今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

尼揵親子亦再三答曰：「汝可速往！我亦可伏沙門瞿曇，汝亦可也，長苦行尼揵亦可也。」

長苦行尼揵復再三白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

尼揵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優婆離居士！汝去隨意。」

於是，優婆離居士稽首尼揵親子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瞿曇！今日長苦行尼揵來至此耶？」世尊答曰：「來也。居士！」

優婆離居士問曰：「瞿曇！頗共長苦行尼揵有所論耶？」世尊答曰：「有所論也。」

優婆離居士語曰：「瞿曇！若共長苦行尼揵有所論者，盡為我說，若我聞已，或能知之。」於是，世尊共長苦行尼揵有所論者，盡向彼說。

爾時，優婆離居士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於尊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穩無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彼時，世尊告曰：「居士！我欲與汝共論此事，汝若住真諦者，以真諦答。」

優婆離居士報曰：「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揵來，好喜於布施，樂行於布施，無戲，樂不戲，為極清淨，極行呪也。若彼行來時，多殺大小蟲，云何？居士！尼揵親子於此殺生施設報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若思者有大罪，若無思者無大罪也。」

世尊問曰：「居士！汝說思為何等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意業是也。」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居士！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揵來，飲湯斷冷水，彼後無湯時，便欲飲冷水，不得冷水，彼便命終。居士！尼揵親子云何說彼尼揵所生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有天名意著[1]，彼尼揵命終，若意著死者，必生彼處。」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

[1]有天名意著：有一天界，叫作「意著」，即「往生意念所執著的天界」。

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居士！於意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來，彼作是說：『我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居士！於意云何？彼人寧能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那難陀內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是故彼人於此那難陀內一切眾生，必不能得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剝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瞿曇！彼人唐大煩勞。」

「居士！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來，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說：『我以發一瞋念，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使成灰。』居士！於意云何？彼沙門梵志，寧能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成灰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何但一那難陀？何但二、三、四？瞿曇！彼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若發一瞋念，能令一切國，一切人民燒使成灰，況一那難陀耶？」

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居士！汝頗曾聞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靜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

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我聞有也。」

「居士！於意云何？彼為誰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靜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

優婆離居士默然不答，世尊告曰：「居士！速答。居士！速答。今非默然時。居士在此眾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優婆離居士須臾默然已，語曰：「瞿曇！我不默然，我但思惟此義耳。瞿曇！彼愚癡尼揵，不善曉了，不能解知，不識良田而不自審，長夜欺我，為彼所誤，謂向沙門瞿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意罰而不如也。

如我從沙門瞿曇所說知義，仙人發一瞋念，能令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寂靜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告曰：「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重加歡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世尊！若我更為餘沙門梵志作弟子者，彼等便當持幢幡蓋，遍行宣令

於那難陀，作如是說：『優婆離居士為我作弟子，優婆離居士為我作弟子。然世尊作是說：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為善。』」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從今日始，不聽諸尼揵入我家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

世尊告曰：「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

優婆離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倍加歡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

世尊！我本聞世尊作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當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

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若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說如是，施與一切，隨心歡喜，但施與不精進者，不得大福；施與精進者，當得大福。」

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願無為也。我自知施與尼揵，不施與尼揵。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

至命盡。」

於是，世尊為優婆離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

世尊為彼說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便為彼說苦、集、滅、道，優婆離居士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集、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如是優婆離居士即於座中見四聖諦：苦、集、滅、道。」

於是，優婆離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為佛作禮：「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歸，勅守門者：「汝等當知，我今則為世尊弟子，從今日始，諸尼揵來，莫聽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尼揵來者，當語彼言：『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須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於是，長苦行尼揵聞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長苦行尼揵聞已，往詣尼揵親子所，白曰：「尊！此是我本所說。」

尼揵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尊！優婆離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

尼揵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長苦行尼揵復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尊自可往，亦可遣使。」

於是，尼揵親子告曰：「苦行！汝可自往，詣彼看之，為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耶？為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耶？」

長苦行尼揵受尼揵親子教已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長苦行尼揵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長苦行尼揵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

長苦行尼揵知此事已，奮頭而去，往詣尼揵親子所，白曰：「尊！此是如我本所說。」

尼揵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

長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尊！優婆離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

尼揵親子告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

長苦行尼揵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願尊自往。」於是，尼揵親子與大尼揵眾五百人俱，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尼揵親子與大尼揵眾，五百人俱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揵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

尼揵親子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但欲得見優婆離居士。」

守門人語曰：「願尊住此，我今入白尊者優婆離居士。」彼守門人即入白曰：「居士！當知尼揵親子與大尼揵眾五百人俱，住在門外，作如是語：『我欲得見優婆離居

士。』」

優婆離居士告守門人：「汝至中門，敷設床座訖，還白我。」守門人受教，往至中門，敷設床座訖，還白曰：「居士！當知敷床已訖，唯願居士自當知時。」

優婆離居士將守門人往至中門，若有床座，極高廣大，極淨好敷，謂優婆離居士本施尼揵親子所令坐者。優婆離居士自處其上，結跏趺坐，告守門人：「汝出往至尼揵親子所，作如是語：『尊人！優婆離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隨意。』」

彼守門人受教即出，至尼揵親子所，作如是語：「尊人！優婆離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隨意。』」於是，尼揵親子與大尼揵眾五百人，俱入至中門。

優婆離居士遙見尼揵親子與大尼揵眾五百人俱入，而作是語：「尊人！有座，欲坐隨意。」

尼揵親子語曰：「居士！汝應爾耶？自上高座，結跏趺坐，與人共語，如出家者學道無異。」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我自有物，欲與便與，不與便不與，此座我有，是故我言：『有座，欲坐隨意。』」

尼揵親子敷座而坐，語曰：「居士！何以故爾？欲降伏沙門瞿曇而反自降伏來。猶如有人，求眼入林，而失眼還。如是，居士欲往降伏沙門瞿曇，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來。猶如有人，以渴入池，而反渴還。居士亦然，欲往降伏沙門瞿曇，而反自降伏還。居士！何以故爾？」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尊人！譬一梵志，有年小婦，彼婦懷妊，語其夫曰：『我今懷妊，君去至市，可為兒買好戲具來。』時，彼梵志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穩產已，何憂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生女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婦再三語其夫曰：『我今懷妊，君去至市，速為兒買好戲具來。』梵志亦再三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穩產已，何憂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生女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

彼梵志者極憐念婦，即便問曰：『卿欲為兒買何戲具？』婦報之曰：『君去為兒買獼猴子好戲具來。』梵志聞已，往至市中買獼猴子戲具，持還語其婦曰：『我已為兒買獼猴子戲具來還。』其婦見已，嫌色不好，即語夫曰：『君可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染家，染作黃色，令極可愛，擣使光生。』梵志聞已，即時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染家而語之曰：『為我染此獼猴戲具，作好黃色，令極可愛，擣使光生。』

爾時，染家便語梵志：『獼猴戲具染作黃色，令極可愛，此可爾也，然不可擣使光澤生。』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獼猴忍受色，不能堪忍擣，若擣則命終，終不可椎打，此是臭穢囊，獼猴滿不淨。

尊人！當知尼揵所說亦復如是，不能堪忍受他難問，亦不可得思惟觀察，唯但染愚，不染慧也。

尊人！復聽，猶如清淨波羅奈衣，主持至染家，而語之曰：『為染此衣，作極好色，令可愛也，亦為極擣，使光澤生。』彼時染家語衣主曰：『此衣可染，作極好色，令可愛也，亦可極擣，使光澤生。』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如波羅奈衣，白淨忍受色，擣已則柔軟，光色增益好。

尊人！當知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亦復如是，極能堪忍，受他難問，亦快可得思惟觀察，唯但染慧，不染愚也。

尼揵親子語曰：「居士為沙門瞿曇幻呪所化。」

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善幻化呪，極善幻化呪。尊人！彼幻化呪，令我父母長夜得利饒益，安穩快樂，及其妻子、奴婢、作使、那難陀國王，及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令彼長夜得利饒益，安穩快樂。」

尼揵親子語曰：「居士！舉那蘭陀知優婆離居士是尼揵弟子，今者竟為誰弟子耶？」

於是，優婆離居士即從座起，右膝著地，若方有佛，叉手向彼，語曰：「尊人！聽我所說：

雄猛離愚癡，斷穢整降伏，無敵微妙思，學戒禪智慧。
安穩無有垢，佛弟子婆離，大聖修習已，得德說自在。
善念妙正觀，不高亦不下，不動常自在，佛弟子婆離。
無曲常知足，捨離慳得滿，作沙門成覺，後身尊大士。
無比無有塵，佛弟子婆離，無疾不可量，甚深得牟尼。

常安穩勇猛，住法微妙思，調御樂不戲，佛弟子婆離。
大龍樂住高，結盡得解脫，應辯才清淨，慧生離憂慼。
不還有釋迦，佛弟子婆離，正法禪思惟，無有嬈清淨。
常笑無有恚，樂離得第一，無畏常專精，佛弟子婆離。
七仙無與等，三達逮得梵，淨浴如明燈，得息止怨結。
勇猛極清淨，佛弟子婆離，得息慧如地，大慧除世貪。
可祠無上眼，上士無與等，御者無有恚，佛弟子婆離。
斷望無上善，善調無比御，無上樂歡喜，無疑有光明。
斷慢無上覺，佛弟子婆離，斷愛無比覺，無烟無有焰。
如去為善逝，無比無與等，名稱已逮正，佛弟子婆離。
此是百歎佛，本未曾思惟，優婆離所說，諸天來至彼。
善助加諸辯，如法如其人，尼揵親子問，佛十力弟子。

尼揵親子問曰：「居士！汝以何意稱歎沙門瞿曇耶？」優婆離居士報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猶善鬘師、鬘師弟子，採種種華，以長綖結作種種鬘。如是，尊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無量稱歎，我之所尊，以故稱歎。」

說此法時，優婆離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尼揵親子即吐熱血，至波恕國，以此惡患，尋便命終。佛說如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婆離經第十七竟 (六千二百六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卷第三十三

（134）大品 釋問經[1]第十八(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爾時，天王釋聞佛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時，天王釋告五結樂子：「我聞世尊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五結！汝來共往見佛。」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挾琉璃琴，從天王釋行，三十三天聞天王釋其意至重，欲往見佛，三十三天亦復侍從天王釋行。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三十三天忽沒不現，已住摩竭陀國王舍城東，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去石室不遠。

爾時，鞞陀提山，光耀極照，明如火焰，彼山左右居民見之，便作是念：「鞞陀提山火燒普燃。」

時，天王釋住一處已，告曰：「五結！世尊如是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有大威德，諸天共俱，樂彼遠離，宴坐安穩，快樂遊行，我等未通，不應便前。五結！汝

---

[1] ～《長部》D. 21. Sakkapabha suttanta. (帝釋所問經)，《長阿含 14 經》釋提桓因問經(T1.62.2)， No.15.《佛說帝釋所問經》(T1.246.2)，No.203.《雜寶藏經》卷 6(T4.476.)

往先通，我等然後當進。」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受天王釋教已，挾琉璃琴，即先往至因陀羅石室，便作是念：「知此處離佛不近不遠，令佛知我，聞我音聲。」住彼處已，調琉璃琴，作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漢相應偈，而歌頌曰：

賢禮汝父母，月及耽浮樓[1]，謂生汝殊妙，令我發歡心。
煩熱求涼風，渴欲飲冷水，如是我愛汝，如羅漢愛法。
如收水甚難，著欲亦復然，無量生共會，如施與無著。
池水清且涼，底有金粟沙[2]，如龍象熱逼，入此池水浴。
猶如鉤牽象，我意為汝伏，所行汝不覺，窈窕未得汝。
我意極著汝，煩冤燒我心，是故我不樂，如人入虎口。
如釋子思禪，常樂在於一，如牟尼得覺，得汝妙淨然。
如牟尼所樂，無上正盡覺，如是我所樂，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藥，如飢欲得食，賢汝止我心，猶如水滅火。
若我所作福，供養諸無著，彼是悉淨妙，我共汝受報。
願我共汝終，不離汝獨活，我寧共汝死，不用相離生。
釋為與我願，三十三天尊，汝人無上尊，是我願最堅。
是故禮大雄，稽首人最上，斷絕諸愛刺，我禮日之親。

於是，世尊從三昧起，讚歎五結樂子曰：「善哉！善哉！五結！汝歌音與琴聲相應，琴聲與歌音相應，歌

[1] 耽浮樓～Timbaru.
[2] 金粟沙～Kibjakkha.

音不出琴聲外，琴聲不出歌音外。五結！汝頗憶昔時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漢相應偈耶？」

五結樂子白曰：「世尊！唯然，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昔時世尊初得覺道，遊欝鞞羅[1]尼連禪河岸，阿闍恕羅、尼拘類樹下。爾時，躭浮樓樂王女，名賢月色[2]，有天名結，摩兜麗御車子，求欲彼女。大仙人！彼當求欲於彼女時，我亦復求欲得彼女。然，大仙人！求彼女時竟不能得，我於爾時住彼女後，便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漢相應偈。

大仙人！我歌頌此偈時，彼女迴顧，怡然含笑而語我曰：『五結！我未曾見彼佛世尊，然我已從三十三天聞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五結！若汝能數稱歎世尊者，可與汝共事大仙人，我唯一共會，自後不復見。』

於是，天王釋而作是念：『五結樂子已令世尊從定覺起已，通我於善逝。』彼時，天王釋告曰：『五結！汝即往彼，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

---

[1] 欝鞞羅～Uruvela.

[2] 賢月色～Bhadda Suriya.

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捨琉璃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然，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

爾時，世尊告曰：「五結！今，天王釋安穩快樂，及諸天、人、阿修羅、揵沓婆、羅剎，及餘種種身，安穩快樂。五結！天王釋欲見我者，隨其所欲。」

於是，五結樂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天王釋所，白曰：「天王！我已為白世尊，世尊今待天王，唯願天王自當知時。」

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往詣佛所。時，天王釋稽首佛足，再三自稱名姓言：「唯然，大仙人！我是天王釋，我是天王釋。」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拘翼！汝是天王釋。」時，天王釋再三自稱名姓，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結樂子，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時天王釋白曰：「唯然，大仙人！我去世尊近遠坐耶？」

世尊告曰：「汝近我坐。所以者何？汝有大天眷屬。」於是，天王釋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結樂子，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因陀羅石室忽然廣大，所以者何？佛之威神及諸天威德。時，天王釋坐已，白曰：「唯然，大仙人！我於長夜欲見世尊，欲請問法。

大仙人！往昔一時，世尊遊舍衛國，住石巖中，大仙人！我爾時自為及為三十三天，乘千象車，往至鞞沙門大王家。爾時，鞞沙門大王家有妾，名槃闍那，爾時，世尊入定寂然，彼妾叉手禮世尊足。

大仙人！我語彼曰：『妹！我今非往見世尊時，世尊入定，若世尊從定覺者，妹便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說：唯然，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彼妹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世尊為憶不耶？」

世尊告曰：「拘翼！彼妹為汝稽首我足，具宣汝意，問訊於我，我亦憶。拘翼！當汝去時，聞此音聲，便從定覺。」

「大仙人！昔時我聞：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於世時，增諸天眾，減阿修羅。大仙人！我自眼見世尊弟子比丘從世尊修習梵行，捨欲離欲，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於天中。

大仙人！瞿毘[1]釋女是世尊弟子，亦從世尊修習梵行，憎惡是女身，愛樂男形，轉女人身，得男子形，捨欲離欲，身壞命終，得生妙處三十三天，為我作子。彼

[1] 瞿毘～Gopika.

既生已，諸天悉知瞿婆[1]天子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大仙人！我復見有世尊弟子三比丘等，亦從世尊修習梵行，不捨離欲，身壞命終，生餘下賤伎樂宮中，彼既生已，日日來至三十三天供事諸天，奉侍瞿婆天子，天子見彼已，而說頌曰：

與眼優婆夷，我字名瞿毘，奉敬佛及法，淨意供養眾。
我已蒙佛恩，釋子大祐德，妙生三十三，彼知祐天子。
見彼本比丘，受生伎樂神，叉手面前立，瞿婆為說偈。
是本瞿曇子，我本為人時，來至到我家，飲食好供養。
汝本與聖等，行無上梵行，今為他所使，日來奉事天。
我本承事汝，聞聖善說法，得信.成就戒，妙生三十三。
汝本受奉事，行無上梵行，今為他所使，日來奉事天。
汝以何為面，受持佛法已，反背不向法，是眼覺善說。
我昔見汝等，今生下伎樂，自行非法行，自生於非法。
我本在居家，觀我今勝德，轉女成天子，自在五欲樂。
彼訶瞿曇等，厭已歎瞿曇，我今當進行，天子真諦說。
二於彼勤行，憶瞿曇法律，知欲有災患，彼即捨離欲。
彼為欲結縛，即得捨遠離，如象斷羈絆，度三十三天。
因陀羅天梵，一切皆來集，即彼座上去，雄猛捨塵欲。
帝釋見已厭，勝天天中天，彼本生下賤，度三十三天。
厭已妙息言，瞿婆後說曰：人中有佛勝，釋牟尼知欲。

[1] 瞿婆～Gopaka.

彼子中失念，我訶更復得，於三中之一，則生伎樂中。
二成等正道，在天定根樂，汝說如是法，弟子無有惑。
度漏斷邪疑，禮佛勝伏根，若彼覺諸法，二得昇進處。
彼得昇進已，生於梵天中，我等知彼法，大仙來至此。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鬼長夜無有諛諂，亦無欺誑，無幻質直。若有問者，盡欲知故，不欲觸嬈。彼之所問，亦復如是，我寧可說甚深阿毘曇。」世尊知已，為天王釋說此頌曰：

於現法樂故，亦為後世樂，拘翼自恣問，隨意之所樂。
彼彼之所問，盡當為決斷，世尊已見聽，日天求見義。
在摩竭陀國，賢婆娑婆問。

於是，天王釋白曰：「世尊！天、人、阿修羅、揵沓婆[1]、羅剎，及餘種種身，各各有幾結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天、人、阿修羅、揵沓婆、羅剎，及餘種種身，各各有二結：慳及嫉也。彼各各作是念：『令我無杖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鬪，無苦，安樂遊行。』彼雖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結，有怨有恚，有諍有鬪，有苦，無安樂遊行。」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天、人、阿修羅、揵沓婆、羅剎，及餘種種身，各各有二結。彼作是念：『令我無杖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鬪，無苦，安樂遊行。』彼雖作是念，

[1] 揵沓婆～Gandhabha.

然故有杖，有結有怨，有恚有諍，有鬪有苦，無安樂遊行。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慳、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慳、嫉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慳、嫉者，因愛不愛，緣愛不愛，從愛不愛生，由愛不愛有。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也。」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慳、嫉者，因愛不愛，緣愛不愛，從愛不愛生，由愛不愛有。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也。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愛不愛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愛不愛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愛不愛者，因欲緣欲，從欲而生，由欲故有。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愛不愛者，因欲緣欲，從欲而生，由欲故有，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時，天王釋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欲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有欲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欲者，因念緣念，從念而生，由念故有，若無念者，則無有欲。」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欲者，因念緣念，從念而生，由念故有，若無念者，則無有欲。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念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有念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念者，因思緣思，從思而生，由思故有，若無思者，則無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愛不愛，由愛不愛故有慳嫉，由慳嫉故有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生。

若無思者，則無有念，若無念者，則無有欲，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若無慳嫉者，則無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念者，因思緣思，從思而生，由思

故有，若無思者，則無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愛不愛，由愛不愛故有慳嫉，由慳嫉故有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生。

若無思者，則無有念，若無念者，則無有欲，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若無慳嫉者，則無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何者滅戲道跡？比丘何行，趣向滅戲道跡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滅戲道跡者，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拘翼，是謂滅戲道跡。比丘者，行此趣向滅戲道跡。」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滅戲道跡者，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大仙人！是為滅戲道跡。比丘者，行此趣向滅戲道跡。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幾法，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三法，修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拘翼！念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念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念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

拘翼！求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求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求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三法，修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大仙人說念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念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便斷彼；若念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

大仙人說求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求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便斷彼。若求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有幾法，護從解脫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有六法，護從解脫行六法也。云何為六？眼視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拘翼！眼視色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眼視色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眼視色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如是，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意知法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者有六法，護從解脫行六法。云何為六？眼視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大仙人說眼視色者，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眼視色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眼視色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如是，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大仙人說意知法者，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意知法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復斷幾法，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復斷三法，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喜，二曰憂，三曰捨。拘翼！喜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喜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喜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憂亦如是。

拘翼！捨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捨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捨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斷三法，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喜，二曰憂，三曰捨。大仙人說喜者，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喜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喜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憂亦如是。

大仙人說捨者，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捨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捨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也。」

時，天王釋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以何等故，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此世有若干種界，有無量界，彼隨所知界，即彼界隨其力，隨其方便，一向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拘翼！是故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耳。」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此世有若干種界，有無量界，彼隨所知界，即彼界隨其力，隨其方便，一向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大仙人！以是故，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耳。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不必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時，天王釋復問曰：「大仙人！以何等故？不必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不正善心解脫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拘翼！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正善心解脫者，彼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不正善心解脫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正善心解脫者，彼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白曰：「大仙人！我於長夜有疑惑刺，世尊今日而拔出之。所以者何？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世尊問曰：「拘翼！汝頗憶昔時曾問餘沙門梵志如此事耶？」

時，天王釋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各懷愁慼，數數歎說，我等若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者，必當往見。大仙人！然我等不得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已，便行具足五欲功

德。大仙人！我等放逸，行放逸已，大威德天子於極妙處，即便命終，大仙人！我見大威德天子於極妙處即命終時，便生極厭，身毛皆豎，莫令我於此處速命終。

大仙人！我因此厭，因此憂慼故，若見餘沙門梵志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樂遠離，宴坐安穩，快樂遊行。我見彼已，便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即往奉見，彼不識我，而問我言：『汝為是誰？』我時答彼：『大仙人！我是天王釋。大仙人！我是天王釋。』

彼復問我：『我曾見釋，亦見釋種姓，以何等故名為釋？以何等故為釋種姓？』

我便答彼：『大仙人！若有來問我事者，我便隨所能、隨其力而答彼，是故我名為釋，彼作是說：我等若隨其事以問釋者，釋亦隨其事答我，彼問我事，我不問彼，彼歸命我，我不歸命彼。』大仙人！從彼沙門梵志竟不得威儀法教，況復得如是問耶？」時，天王釋而說頌曰：

釋往釋往已，釋今作是說，遠離意所念，除疑諸猶豫。
久遠行於世，推求索如來，見沙門梵志，在遠離宴坐。
謂是正盡覺，往奉敬禮事，云何得昇進，如是我問彼。
問已不能知，聖道及道跡，世尊今為我，若意有所疑。
所念及所思，其意之所行，知心隱及現，明者為我說。
尊佛尊為師，尊無著牟尼，尊斷諸結使，自度度眾生。

覺者第一覺，御者最上御，息者尊妙息，大仙自度度。故我禮世尊，稽首人最上，斷絕諸愛刺，我禮日之親。

於是，世尊問曰：「拘翼！汝頗憶昔時，得如是離，得如是歡喜，謂於我得法喜耶？」

時，天王釋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昔一時，天及阿修羅共鬪戰。大仙人！天及阿修羅共鬪戰時，我作是念：『令天得勝，破阿修羅，諸天食及阿修羅食，盡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天及阿修羅共鬪戰時，天便得勝，破阿修羅，諸天食及阿修羅食，盡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爾時，有離有喜，不離刀杖、結怨、鬪諍、憎嫉，不得神通，不得覺道，不得涅槃。大仙人！今日得離，得喜，離刀杖、結怨、鬪諍、憎嫉，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世尊問曰：「拘翼！汝何因得離得喜？謂於我得法喜耶？」

時，天王釋答曰：「大仙人！我作是念：『我於此命終，生於人間，彼若有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謂剎利長者族、梵志長者族、居士長者族及餘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

生如是族已，成就諸根，如來所說法律有得信者，得信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智，學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邊。學智，學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若有諸天，有大

福祐，色像巍巍，光耀煒燁，極有威力，安穩快樂，長住宮殿，生於最上，我生彼中。」於是，天王釋說此頌曰：

捨離於天身，來下生人間，不愚癡入胎，隨我意所樂。
得身具足已，逮質直正道，行具足梵行，常樂於乞食。

學智，學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邊，學智，學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當作最上妙天，諸天聞名，色究竟天，往生彼中。大仙人！願當得阿那含。大仙人！我今定得須陀洹。」

世尊問曰：「拘翼！汝何因，得此極好極高、極廣差降，而自稱說得須陀洹耶？」時，天王釋以偈答曰：

不更有餘尊，唯世尊境界，得最上差降，未曾有此處。
大仙我此坐，即於此天身，我更得增壽，如是自眼見。

說此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天王釋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天王釋稱歎五結樂子曰：「善哉！善哉！汝五結，大益於我。所以者何？由汝故，佛從定寤，以汝先使世尊從定寤故，令我等後得見佛。五結！我從此歸，以躭浮樓伎樂王女賢月色嫁與汝作婦，及其父樂王本國拜與汝作伎樂王。」

於是，天王釋告三十三天曰：「汝等共來！若我等本為梵天王，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禮事者，彼今盡為世尊恭敬禮事。所以者何？世尊，梵天當造化最尊生眾生有，及當有彼所，可知盡知，可見盡見。」

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若本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禮事者，彼盡為世尊恭敬禮事，稽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再三為世尊恭敬禮事，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爾時，梵天色像巍巍，光耀煒燁，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即時以偈白世尊曰：

為多饒益義，見利義曰天，賢住摩竭國，婆娑婆問事。

大仙人說此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世尊告梵天曰：「如是，如是，如梵天所說。」

為多饒益義，見利義曰天，賢住摩竭國，婆娑婆問事。

梵天！我說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佛說如是。時，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并大梵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釋問經第十八竟 (七千三百六十八字)。

（135）大品 善生經[1]第十九(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饒蝦蟆林。爾時，善生居士子，父臨終時，因六方故，遺勅其子，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後，汝當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善生居士子聞父教已，白父曰：「唯，當如尊勅。」於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終後，平旦沐浴，著新氎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彼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時，遙見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氎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

[1] ～《長部》D. 31. Sivgalovada-suttanta. (教授尸迦羅越經)，《長阿含 16 經》善生經(T1.70.1)，No.16.《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T1.250.3)，No.17.《佛說善生子經》(T1.252.2)

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世尊見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問曰：「居士子！受何沙門梵志教，教汝恭敬供養禮事，平旦沐浴，著新芻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耶？』」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餘沙門梵志教也。世尊！我父臨命終時，因六方故，遺勅於我，善教善訶曰：『善生！我命終後，汝當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世尊！我受父遺教，恭敬供養禮事故，平旦沐浴，著新芻摩衣，手執生拘舍葉，往至水邊，叉手向六方禮：『東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眾生者，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我盡恭敬供養禮事彼已，彼亦當恭敬供養禮事我。』」

世尊聞已，告曰：「居士子！我說有六方，不說無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別六方，離四方惡不善業垢，彼

於現法可敬可重，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上生天中。居士子！眾生有四種業、四種穢。云何為四？居士子！殺生者，是眾生業種、穢種。不與取、邪淫、妄言者，是眾生業種、穢種。」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殺生不與取，邪淫犯他妻，所言不真實，慧者不稱譽。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癡。」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欲恚怖及癡，行惡.非法行，彼必滅名稱，如月向盡沒。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癡。」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斷欲無恚怖，無癡行法行，彼名稱普聞，如月漸盛滿。

居士子！求財物者，當知有六非道。云何為六？一曰種種戲求財物者為非道，二曰非時行求財物者為非道，三曰飲酒放逸求財物者為非道，四曰親近惡知識求財物者為非道。五曰常喜伎樂求財物者為非道，六曰懶惰求財物者為非道。

居士子！若人種種戲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負則生怨，二者失則生恥，三者負則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懷喜，五者使宗親懷憂，六者在眾所說，人不信用。居士子！人博戲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人非時行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不自護，二者不護財物，三者不護妻子，四者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為人所謗。居士子！人非時

行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飲酒放逸者，當知有六災患：一者現財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諸鬪諍，四者隱藏發露，五者不稱不護，六者滅慧生癡。居士子！人飲酒放逸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親近賊，二者親近欺誑，三者親近狂醉，四者親近放恣，五者逐會嬉戲，六者以此為親友，以此為伴侶。居士子！若人親近惡知識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喜聞歌，二者喜見舞，三者喜往作樂，四者喜見弄鈴，五者喜拍兩手，六者喜大聚會。居士子！若人喜伎樂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

居士子！若有懶惰者，當知有六災患。云何為六？一者大早不作業，二者大晚不作業，三者大寒不作業，四者大熱不作業，五者大飽不作業，六者大飢不作業。居士子！若人懶惰者，不經營作事，作事不營，則功業不成，未得財物，則不能得，本有財物，便轉消耗。」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種種戲逐色，嗜酒喜作樂，親近惡知識，懶惰不作業。
放恣不自護，此處壞敗人，行來不防護，邪淫犯他妻。
心中常結怨，求願無有利，飲酒念女色，此處壞敗人。
重作不善行，狠戾不受教，罵沙門梵志，顛倒有邪見。
兇暴行黑業，此處壞敗人。自乏無財物，飲酒失衣被。
負債如涌泉，彼必壞門族，數往至酒鑪，親近惡朋友。
應得財不得，是伴黨為樂，多有惡朋友，常隨不善伴。
今世及後世，二俱得敗壞。人習惡轉減，習善轉興盛。
習勝者轉增，是故當習勝。習昇則得昇，常逮智慧昇。
轉獲清淨戒，及與微妙止，晝則喜眠臥，夜則好遊行。
放逸常飲酒，居家安得成？大寒及大熱，謂有懶惰人。
至竟不成業，終不獲財利，若寒及大熱，不計猶如草。
若人作是業，彼終不失樂。

居士子！有四不親而似親。云何為四？一者知事非親似如親，二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三者言語非親似如親，四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

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以知事奪財，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四者或為利狎習。」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人以知為事，言語至柔軟，怖為利狎習，知非親如親，
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愛言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惡，三者面前稱譽，四者背說其惡。」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制妙善法，教作惡不善，對面前稱譽，背後說其惡。
若知妙及惡，亦復覺二說，是親不可親，知彼人如是。
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語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認過去事，二者必辯當來事，三者虛不真說，四者現事必滅，我當作不作認說[1]。」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認過及未來，虛論現滅事，當作不作說，知非親如親，
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惡趣伴非親似如親。云何為四？一者教種種戲，二者教非時行，三者教令飲酒，四者教親近惡知識。」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教若干種戲，飲酒犯他妻，習下不習勝，彼滅如月盡，
常當遠離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善親當知有四種。云何為四？一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二者愍念，當知是善親；三者求利，當知是善親；四者饒益，當知是善親。

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樂，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為彼捨己，二者為彼捨財，三者為彼捨妻子，四者所說堪忍。」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捨欲財妻子，所說能堪忍，知親同苦樂，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愍念，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教妙法，二者制惡法，三者面前稱說，四者却怨家。」

[1] 現事必滅，我當作不作認說：指「不承認(承擔)當下的責任」。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教妙善制惡，面稱却怨家，知善親愍念，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密事發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為喜，四者不得利不憂。」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密事露不藏，利喜無不憂，知善親求利，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因四事故饒益，當知是善親。云何為四？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便給與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常以愍念。」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知財盡.與物，放逸教愍念，知善親饒益，慧者當狎習。

居士子！聖法律中有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東方者，如是子觀父母，子當以五事奉敬供養父母。云何為五？一者增益財物，二者備辦眾事，三者所欲則奉，四者自恣不違，五者所有私物盡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養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為五？一者愛念兒子，二者供給無乏，三者令子不負債，四者婚娶稱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財物盡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

居士子！如是東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東方者，謂子父母也。居士子！若人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觀師，弟子當以五事恭敬供養於師。云何為五？一者善恭順，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業善，五者能奉敬師。弟子以此五

事恭敬供養於師，師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為五？一者教技術，二者速教，三者盡教所知，四者安處善方，五者付囑善知識。師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南方者，謂弟子、師也。居士子！若人慈順於師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觀妻子，夫當以五事愛敬供給妻子。云何為五？一者憐念妻子，二者不輕慢，三者為作瓔珞嚴具，四者於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親親。夫以此五事愛敬供給妻子，妻子當以十三事善敬順夫，云何十三？一者重愛敬夫，二者重供養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攝持作業，五者善攝眷屬，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後以愛行，八者言以誠實，九者不禁制門，十者見來讚善，十一者敷設床待，十二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十三者供養沙門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順夫。

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西方者，謂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1]觀奴婢使人，大家當以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云何為五？一者隨其力而作業，二者隨時食之，三者隨時飲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給湯藥。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給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當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為九？一者隨時作業，

[1]大家：此處指「主人」(ayyo)。

二者專心作業，三者一切作業，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後以愛行，六者言以誠實，七者急時不遠離，八者行他方時，則便讚歎，九者稱大家庶幾。奴婢使人以此九事善奉大家。

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北方者，謂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親友觀親友臣，親友當以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云何為五？一者愛敬，二者不輕慢，三者不欺誑，四者施與珍寶，五者極念親友臣。親友以此五事愛敬供給親友臣，親友臣亦以五事善念親友，云何為五？一者知財物盡，二者知財物盡已，供給財物，三者見放逸教訶，四者愛念，五者急時可歸依。親友臣以此五事善念親友。

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下方者，謂親友、親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親友臣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觀沙門梵志，施主當以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云何為五？一者不禁制門，二者見來讚善，三者敷設床坐，四者施設淨美豐饒飲食，五者擁護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養沙門梵志，沙門梵志亦以五事善念施主，云何為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聞，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門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

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別。居士子！聖法律中上方者，謂施主、沙門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門梵志者，必有增益而無衰耗。

居士子，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惠施及愛言，常為他行利，眾生等同利，名稱普遠至。
此則攝持世，猶如御車人，若無攝持者，母不因其子，
得供養恭敬，父因子亦然，若有此法攝，故得大福祐。
照遠猶日光，速利翻捷疾，不麤說聰明，如是得名稱。
定護無貢高，速利翻捷疾，成就信.尸羅，如是得名稱。
常起不懶惰，喜施人飲食，將去調御正，如是得名稱。
親友臣同恤，愛樂有齊限，謂攝在親中，殊妙如師子。
初當學技術，於後求財物，後求財物已，分別作四分，
一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舉藏置，急時赴所須，
耕作商人給，一分出息利，第五為取婦，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樂，彼必饒錢財，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財，猶如蜂採花，長夜求錢財，當自受快樂。
出財莫令遠，亦勿令普漫，不可以財與，兇暴及豪強。
東方為父母，南方為師尊，西方為妻子，北方為奴婢。
下方親友臣，上沙門梵志，願禮此諸方，二俱得大稱。
禮此諸方已，施主得生天。

佛說如是，善生居士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經第十九竟 (四千二百五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三 (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字)

◎卷第三十四

（136）大品 商人求財經[1]第二十 (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昔時，閻浮洲中，諸商人等皆共集會在賈[2]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復作是念：『諸賢入海，不可豫知安穩不安穩，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3]羊皮囊、大瓠、[4]押柧。』彼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柧，便入大海。彼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彼商人等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柧，浮向諸方。

爾時，海東大風猝起，吹諸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璅瑁、赤石、琁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

[1] ～《本生經》J.196. Valahassa(雲馬)，《增壹阿含 45.1 經》(T2.769.2)，No.190.《佛本行集經》卷 50(T3.883.2)，No.152.《六度集經》卷 37，59(T3.19c，33.2)

[2] 賈：音ㄍㄨˇ，商賈。

[3] 羖：音ㄍㄨˇ，黑色公羊。

[4] 押柧：木筏。押＝簿【宋】＊【元】＊【明】＊

彼商人等皆與婦人共相娛樂，彼商人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彼於後時，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獨住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於後，伺其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即竊南行。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既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穩快樂，不復得見。

彼商人聞已，極大恐怖，身毛皆豎，莫令人及非人觸嬈我者。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自制恐怖，復進南行。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進行南已，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見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彼大眾人曰：『諸賢！汝等何故，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穩快樂，不復得見耶？』

時，大眾人便答彼曰：『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也，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求以供家用。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穩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

賢者！我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便入大海。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浮向諸方。爾時，海東大風猝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

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璹瑁、赤石、琁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餘諸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有諸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

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滴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剎鬼[1]耳。』

[1] 羅剎鬼～Yakkhini.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於大叢樹，安徐下已，復道而還彼婦人所本共居處，知彼婦人故眠未寤，即於其夜，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速往至彼閻浮洲諸商人所，便作是語：『汝等共來！當至靜處，汝各獨往，勿將兒去，當共在彼，密有所論。』彼閻浮洲諸商人等共至靜處，各自獨去，不將兒息。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語曰：『諸商人！我則獨住於安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於是，我便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我安徐起，即竊南行，我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穩快樂，不復得見。

我聞是已，極大恐怖，身毛皆豎，莫令人及非人觸嬈我者。於是，我便自制恐怖，復進南行，進南行已，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我復見於大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彼大眾人曰：諸賢！汝等何故，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穩快樂，不復得見耶？

彼大眾人而答我曰：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

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穩不安穩，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賢者！我等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羖羊皮囊、大瓠、押栰，便入大海。

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栰，浮向諸方。爾時，海東大風猝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璅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

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滴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剎鬼耳。』

於是，閻浮洲諸商人問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曰：『賢者不問彼大眾人。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耶？』

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答曰：『諸賢！我時脫不如是問也。』於是，閻浮洲諸商人語曰：『賢者！還去至本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更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為諸商人默然而受。

是時，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還至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即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耶？』

彼大眾人答曰：『賢者！更無方便令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賢者！我作是念：我等當共破掘此牆，還歸本所，適發心已，此牆轉更倍高於常。賢者！是謂方便令我等不得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賢者！別有方便可令汝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我等永無方便。諸賢！我等聞天於空中唱曰：閻浮洲諸商人愚癡不定，亦不善解。所以者何？不能令十五日，說從解脫時而南行，彼有髦馬王，食自然粳米，安穩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度彼岸，誰欲從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耶？

汝等可共詣髦馬王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

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賢者！是謂方便令汝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商人汝來，可往至彼髦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於是，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語曰：『諸商人！今時往詣髦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諸商人隨諸天意，諸商人若使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髦馬王食自然粳米，安穩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渡彼岸，誰欲從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我等爾時即往彼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於是，髦馬王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食自然粳米，安穩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得度彼岸？我當脫彼，我當將彼，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時，閻浮洲諸商人聞已，即便往詣髦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度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穩度至閻浮洲。』

時髦馬王語曰：『商人！彼婦人等，必當抱兒共相將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琁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

相娛樂，設不用我者，當憐念兒子。』

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雖騎我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便當盡取食之；復次，若食人時，有血滴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雖持我身上一毛，彼必安穩度至閻浮洲。』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彼婦人等抱兒子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琁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

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雖得騎髦

馬王脊，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復次，食彼人時，有血滴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

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磲、珊瑚、琥珀、瑪瑙、玳瑁、赤石、璇珠者，彼雖持髦馬王一毛者，彼必安穩度至閻浮洲。

諸比丘！我說此喻，欲令知義，此說是義，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無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是我，我無有意者。』彼比丘得安穩去，猶如商人乘髦馬王，安穩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

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有法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無有色，聲、香、味、觸，法非是我，我無有法者。』彼比丘得安穩去，猶如商人乘髦馬王，安穩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是我，我有色陰，受、想、行，識陰是我，我有識陰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非是我，我無有色陰，受、想、行，識陰非是我，我無有識陰者。』彼比丘得安穩去，猶如商人乘髦馬王，安穩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栰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

如橋梵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風、空、識是我，我有識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梵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梵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無有地。水、火、風、空、識非是我，我無有識者。』彼比丘得安穩去，猶如商人乘髦馬王，安穩得度。」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有不信於，佛說正法律，彼人必被害，如為羅剎食。
若人有信於，佛說正法律，彼得安穩度，如乘髦馬王。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商人求財經第二十竟 (四千二百七十三字)。

（137）大品 世間經[1]第二十一(第三念誦) 2/13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集，亦為他說如來斷世間集；如來自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

[1]～《增支部》A.4.23. Loka(世間)，《如是語經》It.112. Loka.

若有一切盡普正[1]，有彼一切，如來知見覺得，所以者何？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覺，至于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中間。

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若說師子者，當知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如來至冷有[2]，無煩亦無熱，真諦不虛有。」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知一切世間，出一切世間，說一切世間，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能解一切縛，得盡一切業，生死悉解脫。
是天亦是人，若有歸命佛，稽首禮如來，甚深極大海。
知已亦修敬，諸天香音神，彼亦稽首禮，謂隨於死者。
稽首禮智士，歸命人之上，無憂離塵安，無礙諸解脫。
是故當樂禪，住遠離極定，當自作燈明，無我必失時。
失時有憂慼，謂墮地獄中。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經第二十一竟 (三百九十六字)。

---

[1] 若有一切盡普正：語義不明，或指「(如來)完全了知一切真理」。

[2] 如來至冷有：即「如來有至冷」，指「如來有最上之清涼」。

（138）大品 福經[1]第二十二(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莫畏於福、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說樂，畏於福，不愛樂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說苦。何以故？我憶往昔，長夜作福，長夜受報，愛樂意所念。我往昔時，七年行慈，七返成敗，不來此世，世敗壞時，生晃昱天[2]，世成立時，來下生空梵宮殿中，於彼梵中，作大梵天，餘處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天帝釋，復無量返作剎利頂生王。」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象，被好乘具，眾寶校飾，白珠珞覆，于娑賀象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馬，被好乘具，眾寶嚴飾，金銀交絡，髦馬王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車，四種校飾，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校飾，極利疾，名樂聲車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大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拘舍恕提王城為首。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樓，四種寶樓，金、銀、琉璃及水精，正法殿為首。

---

[1] ～《增支部》A.7.58.Pacala(睡眠)後半經，參閱《相應部》S.22.96.Gomayam(牛糞)，《雜阿含 264 經》(T2.67.3)

[2] 晃昱天（Abhassara）：或譯為「光音天」。.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御座，四種寶座，金、銀、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毹、毾㲪，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恕羅波遮悉哆羅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雙衣，有芻摩衣，有錦繒衣，有劫貝衣，有加陵伽波恕羅衣。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女，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姿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盡剎利種女，餘族無量。

比丘！我作剎利頂生王時，有八萬四千種食，晝夜常供，為我故設，欲令我食。比丘！彼八萬四千種食中，有一種食，極美淨潔，無量種味，是我常所食。

比丘！彼八萬四千女中，有一剎利女，最端正姝妙，常奉侍我。比丘！彼八萬四千雙衣中，有一雙衣，或芻摩衣，或錦繒衣，或劫貝衣，或加陵伽波恕羅衣，是我常所著。

比丘！彼八萬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毹、毾㲪，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恕邏波遮悉哆邏那，是我常所臥。

比丘！彼八萬四千樓觀中，有一樓觀，或金或銀，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城中，有一城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名拘舍恕提，是我常所居。

比丘！彼八萬四千車中而有一車，莊以眾好，師子、虎豹斑文之皮，織成雜色，種種莊飾，極利疾，名樂聲車是我常所載，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馬中而有一馬，體紺青色，頭像如烏，名髦馬王，是我常所騎，至觀望園觀。

比丘！彼八萬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舉體極白，七支盡正，名于娑賀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觀望園觀。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業果，為何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比丘！我復作此念：『是三業果，為三業報，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調御，三者守護。』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觀此福之報，妙善多饒益，比丘我在昔，七年修慈心。
七反成敗劫，不來還此世，世間敗壞時，生於晃昱天。
世間轉成時，生於梵天中，在梵為大梵，千生自在天。
三十六為釋，無量百頂王，剎利頂生王，為人之最尊。
如法非刀杖，政御於天下，如法不如枉，正安樂教授。
如法轉相傳，遍一切大地，大富多錢財，生於如是族。
財穀具滿足，成就七寶珍，因此大福祐，所生得自在。
諸佛御於世，彼佛之所說，知此甚奇特，見神通不少。
誰知而不信，如是生於冥，是故當自為，欲求大福祐。
當恭敬於法，常念佛法律。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福經第二十二竟 (一千一百五十四字)。

（139）大品 息止道經[1]第二十三(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年少比丘始成就戒，當以數數詣息止道，觀相[2]：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3]相。彼善受善持此相已，還至住處，澡洗手足，敷尼師檀，在於床上，結跏趺坐，即念此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習此相，速除心中欲恚之病。」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年少比丘，學未得止意，當詣息止道，欲除其淫欲。
心中無恚諍，慈愍於眾生，遍滿一切方，往至觀諸身。
當觀於青相，及以爛腐壞，觀烏蟲所食，骨骨節相連。
修習如是相，還歸至本處，澡洗於手足，敷床正基坐。
當以觀真實，內身及外身，盛滿大小便，心腎肝肺等。
若欲分衛[4]食，到人村邑間，如將鎧纏絡，常正念在前。
若見色可愛，清淨欲相應，見已觀如真，正念佛法律。
此中無骨筋，無肉亦無血，無腎心肝肺，無有涕唾腦。
一切地皆空，水種亦復然，空一切火種，風種亦復空。
若所有諸受，清淨欲相應，彼一切息止，如慧之所觀。
如是行精懃，常念不淨想，永斷淫怒癡，除一切無明。
興起清淨明，比丘得苦邊。

---

[1] ～cf.《經集》Sn.1.11. Vijaya sutta.(征勝經)
[2] 觀相：請參閱《清淨道論》第六、說不淨業處品：十不淨。
[3] 鏁：同「鎖」字。
[4] 分衛（pindapata）：托缽。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息止道經第二十三竟 (三百七十二字)。

（140）大品 至邊經[1]第二十四(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生活中，下極至邊，謂行乞食。世間大諱，謂為禿頭手擎鉢行，彼族姓子為義故授。所以者何？以厭患生老病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或得此純具足大苦陰邊，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學道耶？」

時，諸比丘白曰：「如是。」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彼愚癡人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掉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猶人以墨，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濁除濁，以廁除廁，但增其穢，從冥入冥，從闇入闇，我說彼愚癡人持沙門戒，亦復如是。

謂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掉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猶無事處，燒人殘木，彼火燼者，非無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我說彼愚癡人持

---

[1] ～《如是語經》It. 91. Jīvita(淨命自活)，No.765.《本事經》卷 4〔II.32〕(T17.682.1)，參閱 《相應部》S.22.80.Pindolyam(乞食)，《雜阿含 272 經》(T2.71.3)

沙門戒，亦復如是。謂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濁纏心中，憎嫉，無信，懈怠，失正念，無正定，惡慧，心狂，掉亂諸根，持戒極寬，不修沙門，不增廣行。」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愚癡失欲樂，復失沙門義，俱忘失二邊，猶燒殘火燼，
猶如無事處，燒人殘火燼，無事村不用，人著欲亦然。
猶燒殘火燼，俱忘失二邊。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至邊經第二十四竟 (四百二十二字)。

（141）大品 喻經[1]第二十五(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作田業，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作田業。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種子村及與鬼村，百穀藥木得生長養，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生長養。

[1] ～《相應部》S.3.17. Appamada(不放逸)；S.45.140-148. Padam etc.(足跡等)，《雜阿含 1239 經》(T2.339.2)，《別譯雜阿含 66 經》(T2.396.2)，，No.765.《本事經》卷 1(1.12) (T17.664.3)，cf.《如是語經》It.23. Ubho attha(二利)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諸根香，沈香為第一；猶諸樹香，赤栴檀為第一；猶諸水華，青蓮華為第一；猶諸陸華，須摩那華為第一；猶諸獸跡，彼一切悉入象跡中，象跡盡攝，彼象跡者，為最第一，謂廣大故。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諸獸中，彼師子王為最第一；猶如列陣共鬪戰時，唯要誓為第一。猶樓、觀、椽，彼一切皆依承椽[1]梁立，承椽梁皆攝持之，承椽梁者為最第一，謂盡攝故。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為本，不放逸為習，因不放逸生，不放逸為首，不放逸者，於諸善法為最第一。猶如諸山，須彌山王為第一；猶如諸泉，大海攝水，大海為第一。猶諸大身，阿須羅王為第一；猶諸瞻侍，魔王為第一；猶諸行欲，頂生王為第一；猶如諸小王，轉輪王為第一；猶如虛空諸星，宿月殿為第一；猶諸綵衣，白練為第一；猶諸光明，慧光明為第一；猶如諸眾，如來弟子眾為第一。

猶如諸法，有為及無為，愛盡、無欲、滅盡、涅槃為第一。猶諸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

[1] 椽：音ㄔㄨㄢˊ，承屋瓦的圓木。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彼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為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如是，若有諸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彼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有求財物，極好轉增多，稱譽不放逸，事無事慧說，
有不放逸者，必取二俱義，即此世能獲，後世亦復得，
雄猛觀諸義，慧者必解脫。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喻經第二十五竟 (七百七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四 (七千三百八十八字)
中阿含經大品第一竟 (五萬三百六十九字)。

◎卷第三十五 梵志品第二(有十一經)(第三念誦)

雨勢.歌羅.數 瞿默.象跡喻 聞德.何苦.欲 欝瘦.阿攝惙

（142）梵志品 雨勢經[1]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鷲巖山中。爾時，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1]，與跋耆相憎，常在眷屬數

[1] ～《增支部》A.7.20.Vassakara.(雨勢)，《長部 16 經》Maha-Parinibbana-Suttanta[I.1-11.](大般涅槃經)，《長阿含 2 經》遊行經，No.5.《佛般泥洹經》(T1.160)，No.6.《般泥洹經》，No.7.《大般涅槃經》(T1.191)，No.145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5(T24.382.)，《增壹阿含 40.2 經》(T2.738.3)

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遭無量厄。」

於是，摩竭陀王，未生怨[1]鞞陀提子，聞世尊遊王舍城，在鷲巖山中，便告大臣雨勢曰：「我聞沙門瞿曇遊王舍城，在鷲巖山中。雨勢！汝往至沙門瞿曇所，汝持我名，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當作是語：『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

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與跋耆相憎，常在眷屬數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遭無量厄。』沙門瞿曇當何所說？雨勢！若沙門瞿曇有所說者，汝善受持。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終不妄說。」

大臣雨勢受王教已，乘最好乘，與五百乘俱出王舍城，即便往詣鷲巖山中，登鷲巖山[2]，下車步進，往詣佛所，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問訊聖體，安快無病，氣力如常耶？瞿曇！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與跋耆相憎，常在眷屬數作是說：跋耆國人有大如意足，有

---

[1] 未生怨.鞞陀提子～Ajatasattu Vedehiputta.

[2]鷲巖山(Gijjhakutapabbata)：或譯為鷲峰、鷲嶺(Vulture Peak)。

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我當斷滅跋耆人種，破壞跋耆，令跋耆人遭無量厄，沙門瞿曇當何所說？」

世尊聞已，告曰：「雨勢！我昔曾遊跋耆國，彼國有寺名遮悉羅。雨勢！爾時我為跋耆國人說七不衰法，跋耆國人則能受行七不衰法。雨勢！若跋耆國人行七不衰法而不犯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大臣雨勢白世尊曰：「沙門瞿曇略說此事，不廣分別，我等不能得解此義，願沙門瞿曇廣分別說，當令我等得知此義。」

世尊告曰：「雨勢！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說此義。」大臣雨勢受教而聽。

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世尊迴顧問曰：「阿難！頗聞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也。」世尊即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數數集會，多聚集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耶？」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共俱集會，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未施設者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舊跋耆法善奉行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耶？」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不以力勢而犯他婦、他童女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尊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尊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尊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所有舊寺，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所有舊寺，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也。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所有舊寺，跋耆悉共修飾，遵奉，供養禮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廢，本之所為，不減損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世尊復問尊者阿難：「頗聞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漢，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漢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耶？」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我聞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漢，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漢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

世尊復告大臣雨勢：「若彼跋耆悉共擁護諸阿羅漢，極大愛敬，常願未來阿羅漢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雨勢！跋耆行此七不衰法，受持此七不衰法者，跋耆必勝，則為不衰。」

於是大臣雨勢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設彼跋耆成就一不衰法者，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不能伏彼，況復具七不衰法耶？瞿曇！我國事多，請退還歸。」世尊報曰：「欲去隨意。」於是，大臣雨勢聞佛所說，則善受持，起繞世尊三匝而去。

大臣雨勢去後不久，世尊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宣令一切盡集講堂，一切集已，便來白我。」

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唯然。世尊！」是時，尊者阿難便行宣令：「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今令一切盡集講堂。」一切集已，還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宣令：『若有比丘依鷲巖山處處住者，悉令一切盡集講堂。』今皆已集，唯願世尊自知其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講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今為汝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數數集會，多聚集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共齊集會，俱作眾事，共俱起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未施設事不更施設，本所施設而不改易，我所說戒善奉行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此未來有愛，喜欲共俱，愛樂彼，彼有起不隨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有長老上尊俱學梵行，比丘悉共尊敬，恭奉供養，於彼聞教則受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在無事處，山林高巖，閑居靜處，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樂住不離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悉共擁護諸梵行者，至重愛敬，常願未來諸梵行者而欲令來，既已來者，樂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於是，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尊師，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若比丘法、眾、戒、不放逸、供給、定，恭敬極重供養奉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不行於業，不樂於業，不習業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不行譁說，不樂譁說，不習譁說者；不行聚會，不樂聚會，不習聚會者；不行雜合，不樂雜合，不習雜合者；不行睡眠，不樂睡眠，不習睡眠者；不為利，不為譽，不為他人行梵行者；不為暫爾，不為德勝，於其中間捨方便，令德勝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成就信財、戒財、慚財、愧財、博聞財、施財，成就慧財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

法不衰。」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成就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成就慧力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修念覺支，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擇法、精進、喜、輕安[1]、定；修捨覺支，依捨離，依無欲，依滅盡，趣向出要法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我為汝等更說七不衰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七？若比丘應與面前律，與面前律；應與憶律，與憶律；應與不癡律，與不癡律；應與自發露，與自發露；應與居，與居；應與展轉，與展轉。眾中起諍，當以如棄糞掃止諍法止之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

[1] 輕安：原為「息」字，今改，以下同。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今為汝等說六慰勞法，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為六？以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如是慈口業、慈意業。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若有戒，不缺不穿、無穢無黑，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若有見是聖出要，明了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我向所言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雨勢經第一竟(三千七字)。

（143）梵志品[1]傷歌邏經 第二(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傷歌邏摩納，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

[1] ～《增支部》A.3.60. Savgarava.(傷歌邏)

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摩納[1]。若有疑者，恣汝所問。」

傷歌邏摩納即便問曰：「瞿曇！梵志如法行乞財物，或自作齋，或教作齋。瞿曇！若自作齋，教作齋者，彼一切行無量福跡。以因齋故，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自調御，自息止，自滅訖。如是，沙門瞿曇弟子，隨族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問曰：「摩納！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語曰：「阿難！沙門瞿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侍。」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侍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尊者阿難再三問曰：「摩納！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亦再三語曰：「阿難！沙門瞿曇及阿難，我俱恭敬、尊重奉侍。」

尊者阿難復語曰：「摩納！我不問汝恭敬、尊重奉侍誰，我但問汝此二道跡，何者最上最妙、最勝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傷歌邏摩納為阿難所屈，我寧可救彼。」世尊知已，告曰：「摩納！昔日王及群

[1] 摩納（māṇava）：意為未成年的年輕人。

臣普集大會，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集會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如此事：何因何緣，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然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緣，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然諸比丘少得道耶？瞿曇！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會，共論此事，以此事故共集會耳。」

爾時，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於意云何？若使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於摩納意云何？我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一福跡，不行無量福跡，因學道故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如我解沙門瞿曇所說義，彼沙門瞿曇弟子，隨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行無量福跡，不行一福跡，因學道故。」

世尊復告傷歌邏曰：「有三示現：如意足示現、占念示現、教訓示現。摩納！云何如意足示現？有一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行無量如意足之功德，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覆水如地，結跏趺坐，上昇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摩納！是謂如意足示現。

摩納！云何占念示現？有一沙門梵志，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聞天聲及非人聲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實有是意，無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諦無有虛設，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以聞天聲及非人聲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說，聞聲已。

占他意者，但以見他入無尋無伺定，見已，作是念：『如此賢者不念不思，如意所願。』彼賢者從此定寤，如是念。彼從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彼亦占過去，亦

占未來，亦占現在，久所作、久所說，亦占安靜處、住安靜處，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摩納！是謂占念示現。

摩納！云何教訓示現？有一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為他說：『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汝等共來，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摩納！是謂教訓示現。此三示現，何者示現最上、最妙最勝耶？」

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者，瞿曇！此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示現大法。瞿曇！若有沙門梵志，

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者。瞿曇！此亦自作自有，自受其報。瞿曇！於諸示現，此亦示現大法。

瞿曇！若有沙門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者。瞿曇！於三示現，此示現最上、最妙最勝。」

世尊復問傷歌邏曰：「於三示現，稱歎何示現？」傷歌邏摩納答曰：「瞿曇！於三示現，我稱說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沙門瞿曇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沙門瞿曇示現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門瞿曇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瞿曇！是故於三示現，我稱歎沙門瞿曇！」

於是，世尊告曰：「摩納！汝善達此論。所以者何？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於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摩納！我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摩納！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跡，行此道、行此跡已，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我為他說，他為彼說，如是展轉無量百千。摩納！是故汝善達此論，汝當如是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此所說義，應當如是。」

於是，傷歌邏摩納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惟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傷歌邏摩納、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傷歌邏經第二竟 (二千二百五十二字)。

（144）梵志品 算數目揵連經[1]第三(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算數梵志目揵連[2]，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目揵連！恣汝所問，莫自疑難。」

算數目揵連則便問曰：「瞿曇！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作，轉後成訖。瞿曇！此鹿子母堂陞梯，初昇一陞，後二、三、四。瞿曇！如是此鹿子母堂漸次第上。瞿曇！此御象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鉤故。瞿曇！此御馬者，亦漸次第調御成訖，謂因靬[革玄]故。

瞿曇！此剎利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捉弓箭故。

---

[1] ～《中部》M.107. Ganakamoggallana sutta. (算數家目犍連經)，No.70.《佛說數經》(T1.875.1)

[2] 算數梵志目揵連～Ganaka-Moggallana brahmano.

瞿曇！此諸梵志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謂因學經書故。瞿曇！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亦漸次第至成就訖。若有弟子，或男或女，始教一一數，二、二、三、三、十、百、千、萬，次第至上。瞿曇！如是我等學算數，以算數存命，漸次至成就訖。沙門瞿曇！此法律中，云何漸次第作，至成就訖？」

世尊告曰：「目揵連！若有正說漸次第作，乃至成就訖，我法律中謂正說，所以者何？我於此法律漸次第作，至成就訖。目揵連！若年少比丘初來學道，始入法律者，如來先教。比丘！汝來，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目揵連！若比丘身護命清淨，口意護命清淨者，如來復上教。

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目揵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觀內身如身，莫念欲相應念，至觀受、心、法如法，莫念非法相應念。

目揵連！若比丘觀內身如身，不念欲相應念，至觀受、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應念者，如來復上教。比丘！汝來，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目揵連！若比丘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者，如來復上教。

比丘！汝來，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目揵連！若比丘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者，如來復上教。

比丘！汝來，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汝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1]，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莫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汝於疑惑淨除其心。

汝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目揵連！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

[1]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或譯作「正身端坐，繫念在前」、「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反念不向：念頭不向相反的方向。

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目揵連！如來為諸年少比丘多有所益，謂訓誨教訶。目揵連！若有比丘、長老、上尊、舊學梵行，如來復上教，謂究竟訖一切漏盡。」

算數目揵連即復問曰：「沙門瞿曇！一切弟子如是訓誨，如是教訶，盡得究竟智必涅槃耶？」

世尊答曰：「目揵連！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有不得者。」

算數目揵連復更問曰：「瞿曇！此中何因何緣，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門瞿曇現在導師，或有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復不得耶？」

世尊告曰：「目揵連！我還問汝，隨所解答。目揵連！於意云何？汝知王舍城處，諳彼道耶？」算數目揵連答曰：「唯然。我知王舍城處，亦諳彼道。」

世尊問曰：「目揵連！若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揵連知王舍城處，諳彼道徑，可示語我耶？』

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從此東行，須臾不久，便捨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也。

復有人來，欲見彼王，至王舍城，其人問汝：『我

欲見王，至王舍城，算數目揵連知王舍城處，諳彼道徑，可示語我耶？』

汝告彼人曰：『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當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彼人聞汝語，受汝教已，即從此東行至彼某村，從某村去，得至某邑，如是展轉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盡見盡知。

目揵連！此中何因何緣，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汝現在導師，彼第一人隨受汝教，於後不久，捨平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也。

彼第二人隨受汝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也。」

算數目揵連答曰：「瞿曇！我都無事，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我現在導師，彼第一人不隨我教，捨平正道，從惡道還，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不見，亦不知耳。

彼第二人隨順我教，從平正道展轉得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園林，其地平正，樓觀浴池，若干華樹，狹長流河，又有清泉，彼盡見盡知耳。」

世尊告曰：「如是。目揵連！我亦無事，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為導師，為諸比丘如是訓誨，如是教訶，得究竟涅槃，或有不得。目揵連！但各自隨比丘所行。爾時世尊便記彼行，謂究竟漏盡耳。」

算數目揵連白曰：「瞿曇！我已知。瞿曇！我已解。瞿曇！猶如良地，有娑羅林，彼中有守娑羅林人，明健不懈，諸娑羅根，以時鋤掘，平高填下，糞沃溉灌，不失其時。若其邊有穢惡草生，盡拔棄之；若有橫曲不調直者，盡調治之；若有極好中直樹者，便權養護，隨時鋤掘，糞沃溉灌，不失其時。如是良地，娑羅樹林，轉茂盛好。瞿曇！如是有人諛諂、欺誑、極不庶幾[1]、無信、懈怠、無念、無定、惡慧、心狂、諸根掉亂，持戒寬緩，不廣修沙門。

瞿曇！如是之人不能共事，所以者何？瞿曇！如是人者，穢污梵行。瞿曇！若復有人，不諛諂，亦不欺誑、庶幾，有信，精進不懈，有念有定，亦有智慧，極恭敬戒，廣修沙門。瞿曇！如是之人，能共事也，所以者何？瞿曇！如是人者，清淨梵行。

瞿曇！猶諸根香，沈香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彼沈香者，於諸根香為最上故。瞿曇！猶諸娑羅樹香，赤栴檀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赤栴檀者，於諸娑羅樹香為最上故。瞿曇！猶諸水華，青蓮華為第一。所以

[1]庶幾(cāga)：即「施捨」。

者何？瞿曇！青蓮華者，於諸水華為最上故。瞿曇！猶諸陸華，修摩那花為第一。所以者何？瞿曇！修摩那花者，於諸陸花為最上故。瞿曇！猶如世中諸有論士，沙門瞿曇為最第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論士，能伏一切外道異學故。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算數目揵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算數目揵連經第三竟 (二千三百五十四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七千六百一十三字)(第三念誦)

◎卷第三十六

（145）梵志品 瞿默目揵連經[1]第四(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王舍城。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治王舍城，為防跋耆故，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遣瞿默目揵連[2]田作人，往至竹林加蘭陀園。

爾時，尊者阿難過夜平旦，著衣持鉢，為乞食故，入王舍城，尊者阿難作是念：「且置王舍城乞食，我寧可往詣瞿默目揵連田作人所。」於是，尊者阿難往詣瞿默目揵連田作人所。

梵志瞿默目揵連遙見尊者阿難來，即從座起，偏袒

---

[1] 《中部》M. 108. Gopakamoggallana sutta. (瞿默目犍連經)

[2] 瞿默目揵連～Gopaka-Moggallana.

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難白曰：「善來，阿難！久不來此，可坐此座，尊者阿難即坐彼座。」

梵志瞿默目揵連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報曰：「目揵連！汝便可問，我聞當思。」則便問曰：「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

尊者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揵連共論此事時，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慰勞田作人，往詣梵志瞿默目揵連田作人所。摩竭陀大臣雨勢，遙見尊者阿難坐在梵志瞿默目揵連田作人中，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揵連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會此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梵志瞿默目揵連問我：『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云何答彼？」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與世尊等。」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唯然，阿難！無一比丘與世尊等，頗有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為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亦無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

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頗有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亦無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阿難！若爾者，汝等無所依，共和合不諍、安穩，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在時耶？」

尊者阿難告曰：「雨勢！汝莫作是說，言我等無所依。所以者何？我等有所依耳。」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亦無一比丘為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何因何緣，今說我有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我等不依於人而依於法**。雨勢！我等若依村邑遊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集坐一

處。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請彼比丘為我等說法；若彼眾清淨者，我等一切歡喜奉行彼比丘所說。若彼眾不清淨者，隨法所說，我等教作是。」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非汝等教作是，但法教作是。阿難！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如是阿難等共和合不諍、安穩，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在時。」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頗有可尊敬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有可尊敬。」

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亦無一比丘為世尊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汝何因何緣，今說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有十法而可尊敬，我等若見比丘有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尊奉禮事於彼比丘。云何為十？雨勢！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增上戒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尊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

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誦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多聞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作善知識，作善朋友，作善伴黨。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善知識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樂住遠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也。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住遠離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尊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樂於宴坐，內行正止，亦不離伺，成就於觀，增長空行。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宴坐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知足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有正念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精懃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慧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雨勢！我等若見比丘諸漏盡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尊奉禮事於彼比丘。

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此十法而可尊敬。雨勢！我等若見比丘行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於是，彼大眾放高大音聲：「可修直道，非不可修，若修直道，非不可修者，隨世中阿羅漢，愛敬尊重，供養禮事。若諸尊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羅漢，愛敬尊重，供養禮事。」

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及其眷屬問曰：「阿難！今遊何處？」

尊者阿難答曰:「我今遊行此王舍城竹林加蘭陀園。」「阿難！竹林加蘭陀園，至可愛樂，整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阿難！樂住竹林加蘭陀園耶？」

尊者阿難答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陀園至可愛樂，整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雨勢！我樂住竹林加蘭陀園中，所以者何？以世尊擁護故。」

是時，婆難[1]大將在彼眾中，婆難大將白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陀園至可愛樂，整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彼尊者樂住竹林加蘭陀園。所以者何？此尊者行伺、樂伺故。」

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已，語曰：「婆難大將！沙門瞿曇昔時遊行金鞞羅樂園中。婆難大將！爾時我數往詣彼，見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行伺，樂伺，稱歎一切伺。」

尊者阿難聞已，告曰：「雨勢！莫作是說，沙門瞿曇稱說一切伺。所以者何？世尊或稱說伺，或不稱說。」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沙門瞿曇不稱說伺，不稱說何等伺？」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或有一貪欲所纏而起貪欲，不知出要如真，彼為貪欲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一伺，世尊不稱說。

復次，雨勢！或有一瞋恚所纏而起瞋恚，不知出要如真，彼為瞋恚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二伺，世尊不稱說。

復次，雨勢！或有一睡眠所纏而起睡眠，不知出要如真，彼為睡眠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三伺，世尊不稱說。

---

[1] 婆難～Upananda.

復次，雨勢！或有一疑惑所纏而起疑惑，不知出要[1]如真，彼為疑惑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四伺，世尊不稱說。雨勢！世尊不稱說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此四伺可增，可增處，沙門瞿曇不稱說。所以者何？正盡覺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何等伺沙門瞿曇所稱說？」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雨勢！世尊稱說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此四伺可稱，可稱處，沙門瞿曇所稱說。所以者何？以正盡覺故。阿難！我事煩猥，請退還歸。」

尊者阿難告曰：「欲還隨意。」

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尊者阿難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三匝而去。」

是時，梵志瞿默目揵連，於摩竭陀大臣雨勢去後不久，白曰：「阿難！我所問事，都不答耶？」

尊者阿難告曰：「目揵連！我實不答。」梵志瞿默目揵連白曰：「阿難！我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汝可便問，我聞當思。」

梵志瞿默目揵連即問曰：「阿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漢解脫，此三解脫有何差

[1] 出要：即「出離」。

別？有何勝如？」

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漢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

梵志瞿默目揵連白曰：「阿難！可在此食。」尊者阿難默然而受。梵志瞿默目揵連知阿難默然受已，即從座起，自行澡水，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極令飽滿，食訖舉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別坐聽法。尊者阿難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尊者阿難所說如是。摩竭陀大臣雨勢眷屬，及梵志瞿默目揵連，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瞿默目揵連經第四竟 (三千一百四十三字)。

（146）梵志品　象跡喻經[1]第五(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卑盧[2]異學，平旦則從舍衛國出，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佛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卑盧異學，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

[1] ～《中部》M. 27. Hatthipadopama sutta(cula). (象跡喻小經)

[2] 卑盧～Pilotika.

爾時，生聞梵志乘極好白乘，與五百弟子俱，以平旦時，從舍衛出，至無事處，欲教弟子諷讀經書，生聞梵志遙見卑盧異學來，便問：「婆蹉[1]！晨起從何處來？」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我見世尊，禮事供養來。」

生聞梵志問曰：「婆蹉！頗知沙門瞿曇空安靜處學智慧耶？」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何等人可知世尊空安靜處學智慧耶？梵志！若知世尊空安靜處學智慧者，亦當如彼。但，梵志！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義，我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我亦如是，我所讀書有四句義，因四句義，我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云何四句義？梵志！智慧剎利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無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我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問，若不能答，便伏捨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得如此第一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

[1] 婆蹉～Vacchayana.

如是智慧梵志、智慧居士、智慧沙門論士，多聞決定，能伏世人，無所不知，則以諸見造作文章，行於世間。彼作是念：『我往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復重問，若不能答，便伏捨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便往彼所，見世尊已，尚不敢問，況復能伏？梵志！我所讀書，用得如此第四句義，我因此義，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我所讀書有此四句義，我因此四句義故，必信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生聞梵志語曰：「婆蹉！汝大供養沙門瞿曇，所因所緣，歡喜奉行。」

卑盧異學答曰：「梵志！如是如是。我極供養於彼世尊，亦極稱譽，一切世間亦應供養。」

彼時，生聞梵志聞此義已，即從乘下，右膝著地，叉手向勝林給孤獨園，再三作禮：南無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如是至三已，還乘極好白乘，往詣勝林給孤獨園，到彼乘地，即便下乘，步進詣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生聞梵志向與卑盧異學所共論事，盡向佛說，世尊聞已，告曰：「梵志！卑盧異學說象跡喻，猶不善作，亦不具足，如象跡喻善作具足者，今為汝說，當善聽之。梵志！譬善象師，遊無事處，於樹林間，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不信者，

於此林中復有母象，名加梨瓮，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

梵志！彼善象師或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加羅梨，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梵志！彼善象師或復不信，於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婆恕瓮，身極高大，彼有此跡，即尋此跡，復見大象跡，見已，必信彼象極大而有此跡。彼尋此跡已，見大象跡，大象跡方，極長極廣，周匝遍著，正深入地，及見彼象，或去或來，或住或走，或立或臥，見彼象已，便作是念：『若有此跡，必是大象。』

梵志！如是。若世中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乃至天、人，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彼所說法，或居士、居士子，聞已得信，於如來正法律，彼得信已，便作是念：『在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淨修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彼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出家已，捨親族相，受比丘要，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

彼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彼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悋，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彼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淫，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彼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彼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說群黨事，彼於兩舌淨除其心。

彼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憙，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憙可愛，使他安穩，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彼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隨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

彼離治生，斷於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1]，不以小利侵欺於人，彼於治生淨除其心。

彼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彼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彼離受奴婢，斷受奴婢，彼於受奴婢淨除其心。彼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彼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彼離受雞猪，斷受雞猪，彼於受雞猪淨除其心。彼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彼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彼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彼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彼離酒、斷酒，彼於飲酒淨除其心。彼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彼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花鬘、瓔珞、塗香、脂粉，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彼離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斷歌舞、倡妓及往觀聽，彼於歌舞、倡妓及往觀聽淨除其心。彼離受生色、像寶[2]，斷受生色像寶，彼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彼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彼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復行極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復

[1] 折斗量：意為「折扣，減價」。
[2] 生色像寶：生色指「黃金」，像寶即珠寶。

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

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復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彼已成就此聖戒聚，及極知足，守護諸根，正知出入，復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1]，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

[1] 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或譯作「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反念不向：念頭不向相反的方向。

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彼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彼離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逮第三禪成就遊。

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然彼不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梵志！是謂如來所屈，如來所行，如來所服，彼以此為訖，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法善，如來弟子聖眾善趣。梵志！於意云何？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耶？」

生聞梵志答曰：「唯然，瞿曇！如是象跡喻，善作具足。」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及卑盧異學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象跡喻經第五竟 (二千九百八十八字)。

（147）梵志品 聞德經 第六(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問。」

生聞梵志即便問曰：「沙門瞿曇弟子或有在家，或有出家學道，以何義故博聞誦習耶？」

世尊答曰：「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學道，所以博聞誦習，欲自調御，欲自息止，自求滅訖。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學道，以此義故博聞誦習。」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博聞誦習有差別耶？博聞誦習有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博聞誦習而有差別，博聞誦習則有功德。」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博聞誦習有何差別，有何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多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不憂

慼、愁煩、啼哭，不椎[1]身懊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晝日作業，欲得其利，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彼所作業敗壞不成已，然不憂慼、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解，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慼、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梵志！若多聞聖弟子所有愛念，異無散解，不復相應，與別離已，然不憂慼、愁煩、啼哭，不椎身懊惱，亦不癡狂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念出家學道。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念出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梵志！若多聞聖弟子知所有財物皆悉無常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

[1] 椎：音ㄔㄨㄟˊ，同「槌」字。

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梵志！若多聞聖弟子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不樂，生不樂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終不著。若多聞聖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終不著，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若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為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若多聞聖弟子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為此三惡不善念已，心終不著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梵志！若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則得苦邊者，

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淫、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則得苦邊。若多聞聖弟子三結已盡，淫、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則得苦邊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1]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若多聞聖弟子五下分結盡，生彼間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慧觀斷漏而知漏。若多聞聖弟子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慧觀斷漏而知漏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復次，梵志！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若多聞聖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1] 五下分結：指身見(我見)、戒禁取、疑(對正法的疑惑)、欲貪、瞋恚。五下分結為證入第三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梵志！是謂博聞誦習而有差別，有此功德。

生聞梵志復問世尊：「此博聞誦習有此差別，有此功德，頗更有差別，更有功德，最上、最妙最勝耶？」

世尊答曰：「梵志！此博聞誦習有此差別，有此功德，更無差別，更無功德最上，最妙最勝者。」

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德經第六竟 (一千六百九字)。

（148）梵志品 何苦經[1]第七(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問。」

生聞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學道者有何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1] ～cf.《增支部》A.5.31. Sumana(須摩那)，《增壹阿含 17.8 經》(T2.584.3)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云何以自在為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不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悉不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長，爾時，在家憂苦愁慼，因此故，在家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慼。梵志！若出家學道者，行隨其欲，行隨恚癡，爾時，出家學道憂苦愁慼，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有憂苦，多懷愁慼。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為苦，出家學道者，以自在為苦。」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有何樂？出家學道者有何樂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在家者，云何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云何以不自在為樂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錢得增長，金銀、真珠、琉璃、水精，皆得增長，畜牧、穀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長，爾時，在家快樂歡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樂歡喜。

梵志！出家學道者，行不隨欲，行不隨恚癡，爾時，出家學道，快樂歡喜。因此故，出家學道者，多快樂歡喜。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為樂，出家學道者，以不自在為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無利義？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有利義？」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若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云何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時天及人鬪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憂苦愁慼，因此故，天及人多有憂苦，多懷愁慼。若時天及人不鬪諍、不怨憎者，爾時，天及人快樂歡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樂、多歡喜。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諍者，必無利義，天及人不諍者，必有利義。」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饒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天及人云何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世尊答曰：「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惡，口意行非法及行惡者，爾時，天及人必當減損，阿修羅必當興盛。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護其身，口意行如法，守護口意者，爾時，天及人必當興盛，阿修羅

必當滅損。梵志！如是天及人，行於非法及行惡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惡者，必得饒益，必得其樂。」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觀惡知識？」

世尊答曰：「梵志！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惡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日日盡去。梵志！有時月乃至於盡，都不復見。梵志！惡知識人於如來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則於後時而不孝順，亦不恭敬，所行不順，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梵志！有時此惡知識教滅善法，猶如月盡。梵志！如是當觀惡知識猶如月也。」

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觀善知識？」

世尊答曰：「梵志！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生聞梵志復問曰：「瞿曇！云何當觀善知識猶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日日增長。梵志！或時月十五日，其月豐滿。梵志！如是善知識於如來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於後時，孝順恭敬，所行隨順，立於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長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增長。梵志！有時彼善知識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梵志！如是當觀善知識猶如月也。」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譬如月無垢，遊於虛空界，一切世星宿，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庶幾無慳貪，世間一切慳，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興起雲雷電，雨下極滂沛，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庶幾無慳貪，施飲食豐足，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如天降時雨，彼福雨廣大，施主之所雨。
錢財多名譽，得生於善處，彼當受於福，死已生天上。

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苦經第七竟 (一千四百二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 (九千一百六十五字)

◎ 卷第三十七

（149）梵志品 何欲經[1]第八(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生聞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梵志即便問曰：「瞿曇！剎利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剎利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所立以刀，依於人民[2]，以自在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居士何欲？何行？何立？

---

[1] ～《增支部》A.6.52. Khattiya(剎帝利)，《增壹阿含 37.8 經》(T2.714.2)

[2] 人民：A.6.52./III,363.：軍隊。

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居士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立以技術，依於作業，以作業竟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婦人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

世尊答曰：「婦人者，欲得男子，行於嚴飾，立以兒子，依於無對[1]，以自在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偷賊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偷賊者，欲不與取，行隱藏處，所立以刀，依於闇冥，以不見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梵志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梵志者，欲得財物，行於智慧，立以經書[2]，依於齋戒[3]，以梵天為訖。」

生聞梵志問曰：「瞿曇！沙門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訖耶？」世尊答曰：「沙門者，欲得真諦[4]，行於智慧，所立以戒，依於無處，以涅槃為訖。」

生聞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生聞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何欲經第八竟 (四百二十二字)。

---

[1] 無對：A.6.52./III,363.：asapati(不與其他女人共有丈夫)

[2] 經書：A.6.52./III,363.：manta (真言)。

[3] 齋戒：A.6.52./III,363.：yabba (祀祠)。

[4] 真諦：A.6.52./III,363.：khantisoracca (忍辱、柔和)。

（150）梵志品 鬱瘦歌邏經第九(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陀園。爾時，鬱瘦歌邏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鬱瘦歌邏梵志即便問曰：「瞿曇！梵志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奉事，梵志應奉事梵志；剎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梵志。瞿曇！此四種姓應奉事梵志。

瞿曇！梵志為剎利施設奉事，剎利應奉事剎利；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剎利。瞿曇！此三種姓應奉事剎利。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奉事，居士應奉事居士，工師亦應奉事居士。瞿曇！此二種姓應奉事居士。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奉事，工師應奉事工師，誰復下賤，應施設奉事工師，唯工師奉事工師。」

世尊問曰：「梵志！諸梵志頗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作是說：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

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為諸梵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奉事，為梵志施設奉事，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奉事。」

世尊問曰：「梵志！云何奉事？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1]，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2]，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

欝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我問彼梵志，於意云何？

---

[1] 有如無勝者(na seyyo)：意為「沒有比較好」，菩提比丘譯為「not better」。

[2] 有勝無如者（na pāpiyo）：意為「有比較好」。

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如無勝者，我不應奉事彼。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有勝無如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1]、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1]庶幾(cāga)：即「施捨」。比對《中部 96 經》經文，庶幾為「施捨」(cāga)的對譯。

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欝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

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來，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不顛倒，自由自在，我問彼梵志，於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癡，亦非顛倒，心無顛倒，自由自在，亦如是答我曰：『瞿曇！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

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

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失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不應奉事彼。

瞿曇！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奉事剎利、居士、工師，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聞、庶幾、智慧者，我應奉事彼。』」

鬱瘦歌邏梵志白曰：「瞿曇！梵志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

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乞求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梵志施設乞求自有財物，若梵志輕慢乞求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剎利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剎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若剎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剎利施設弓箭自有財物，若剎利輕慢弓箭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作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居士施設田作自有財物，若居士輕慢田作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者，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麻、自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猶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則便失利。如是，瞿曇！梵志為工師施設麻、自有財物，若工師輕慢麻者，則便輕慢自有財物，輕慢自有財物已，則便失利。」

世尊問曰：「梵志！諸梵志頗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曇！但諸梵志自說：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告曰：「梵志！猶如有人，強與他肉，而作是說：『士夫可食，當與我直。』梵志！汝為諸梵志說，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為四種姓施設四種自有財物，為梵志施設自有財物，為剎利、居士、工師，施設自有財物。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剎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剎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頗有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剎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剎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有生剎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梵志！於意云何？為剎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洗浴，去垢極淨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剎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梵志！於意云何？為剎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猪狗槽、伊蘭檀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為彼火獨有焰有色，有熱有光，能作火事耶？為彼火獨無焰無色，無熱無光，不能作火事耶？為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有焰有色，有熱有光，能為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獨無焰無色，無熱無光，不能為火事者，亦無是處。但，瞿曇！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諸法，為人施設息止法、滅訖法、覺道法、善趣法，施設自有財物。」

世尊問曰：「梵志！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或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熱生烟，頗有焰色熱烟，焰色熱烟而差別耶？」

鬱瘦歌邏梵志答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若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熱生烟，我於彼火，焰色熱烟，焰色熱烟不能施設有差別也。」

世尊告曰：「梵志！如是我所得火，所得不放逸，能滅放逸及貢高、慢，我於此火，火亦不能施設有差別也。」

鬱瘦歌邏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鬱瘦歌邏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鬱瘦歌邏經第九竟 (三千五百八十五字)。

（151）梵志品 阿攝怒經[1]第十(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梵志於拘薩羅，集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

彼作是念：諸賢！為誰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彼復作是念：阿攝怒邏延多那摩納[2]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怒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

---

[1] ～《中部》M.93.Assalayanasuttam (阿攝怒經)，No.71.《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T1.876.2)

[2] 阿攝怒邏延多那摩納～Assalayana manava.

以此事如法難詰。

諸賢！可共詣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所，向說此事，隨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所說，我等當受。」

於是，拘薩羅眾多梵志即詣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摩納！我等眾多梵志於拘薩羅，集在學堂，共論此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1]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

我等作是念：『諸賢！為誰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以此事如法難詰？』

我等復作是念：『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以此事如法難詰。」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語諸梵志曰：「諸賢！沙門瞿曇，如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

拘薩羅眾多梵志語曰：「摩納！汝未有屈事，未可豫自伏。所以者何？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為父母所舉，

[1] 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彼，指梵天。我等梵志，是梵天（之）子，從梵天口生。

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有力能至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願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往詣沙門瞿曇所，則以此事如法難詰。」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為拘薩羅眾多梵志，默然而受。於是，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與彼拘薩羅眾多梵志，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摩納！恣汝所問。」

阿攝恕邏延多那便問曰：「瞿曇！諸梵志等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未知沙門瞿曇當云何說？」

世尊告曰：「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納！頗聞餘尼[1]及劒浮[2]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我聞餘尼及劒浮國有二種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也。」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

[1] 餘尼～Yona.

[2] 劒浮～Kamboja.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剎利、居士、工師，為不然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觸不礙；剎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頗獨有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剎利、居士、工師，不然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剎利、居士、工師亦然。」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

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剎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摩納！於意云何？為剎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一切百種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百種人來，或有一人而語彼曰：『汝等共來！若生剎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摩納！於意云何？為剎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極燥娑羅及栴檀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居士族、工師族者，彼當以燥猪狗槽、伊蘭檀木，及餘弊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耶？為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

火長養耶？」

阿攝怼邏多那摩納答曰：「瞿曇！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為彼火獨有焰有色，有熱有光，能作火事耶？為彼火獨無焰無色，無熱無光，不能作火事耶？為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若彼百種人皆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以鑽鑽之，生火長養者，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獨有焰有色，有熱有光，能為火事者，終無是處；若彼火獨無焰無色，無熱無光，不能為火事者，亦無是處。瞿曇！但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熱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快

說此喻，但諸梵志作如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告曰：「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摩納！猶若如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因木生者，即木火數；若因草糞薪生者，即薪火數。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剎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說？彼為剎利，為梵志耶？」

阿攝[厽]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剎利女與梵志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說彼剎利，亦不說梵志。瞿曇！我但說彼他身。」

「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若梵志女與剎利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說？彼為梵志，為剎利耶？」

阿攝[厽]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梵志女與剎利

男共合會者，彼因合會，後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說彼梵志，亦不說剎利。瞿曇！我但說彼他身。」

「如是，摩納！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人有眾多草馬，放一父驢，於中一草馬與父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生駒，汝云何說？彼為驢，為馬耶？」

阿攝惙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有草馬與驢共合會，彼因合會，後便生駒，我不說彼驢，亦不說馬，瞿曇！我但說彼騾也。」

「如是，摩納！若此身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者，即工師族數。」

世尊告曰：「摩納！乃往昔時，有眾多仙人共住無事高處，生如是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聞眾多仙人，共住無事高處，生如是惡見已，著袈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繖，著白衣、屣[1]，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

[1] 屣：音ㄒㄧㄝˇ，木屐。

於是，共住無事高處，有一仙人見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繳，著白衣、屣，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見已，往詣共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所，便作是語：『諸賢！今有一人，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頭，拄杖持繳，著白衣、屣，不從門入，至仙人住處，靜室經行，我等寧可共往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耶？』」

「於是，共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即往詣彼阿私羅仙人提鞞邏所，到已共呪：『汝作灰，汝作灰。』如其呪法呪之，汝作灰，汝作灰者，如是如是，光顏益好，身體悅澤。彼眾多仙人便作是念：我等本呪：汝作灰，汝作灰者，彼即作灰。我今呪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等如其呪法呪此人，此人光顏益好，身體悅澤，我寧可問，即便問之：『汝為是誰？』

阿私羅仙人提鞞邏答曰：『諸賢！汝等頗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耶？』答曰：『聞有阿私羅仙人提鞞邏。』

復語曰：『我即是也。』

彼眾多仙人即共辭謝阿私羅仙人提鞞邏曰：「願為忍恕，我等不知尊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耳。』

於是，阿私羅仙人提鞞邏語諸仙人曰：『我已相恕，汝等實生惡見：『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彼諸仙人答曰：「如是，阿私羅。」

復問諸仙人曰：『汝等為自知己父耶？』

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彼父復父，乃至七世父，彼梵志取梵志婦，非非梵志。』

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為自知己母耶？』

彼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彼母復母，乃至七世母，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

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頗自知受胎耶？』彼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會受胎，父母合會，無滿堪耐，香陰已至[1]。阿私羅！此事等會，入於母胎。』

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頗知受生為男？為女？知所從來？為從剎利族來？梵志、居士、工師族來耶？為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來耶？』

彼諸仙人答曰：『不知。』

阿私羅復語彼仙人曰：『諸賢！不見不知此者，汝等不知受胎，誰從何處來？為男為女，為從剎利來？梵志、居士、工師來？為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來？然作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1] 香陰已至：從此生到來生的「識」以香為食，故稱「香陰」。香陰：即「識」。

摩納！彼住無事高處眾多仙人，為阿私羅仙人提鞞邏如是善教善訶，不能施設清淨梵志，況汝師徒著皮草衣？』

於是，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為世尊面訶詰責，內懷愁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世尊面訶詰責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已，復令歡悅，即便告曰：『摩納！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二不學問，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為先施誰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好學問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復問曰：「摩納！復有一梵志作齋行施，彼有四兒，二好學問，然不精進，喜行惡法；二不學問，然好精進，喜行妙法，於摩納意云何，彼梵志為先施誰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答曰：「瞿曇！若彼梵志其有二兒，雖不學問，而好精進，喜行妙法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告曰：「摩納！汝先稱歎學問，後稱歎持戒。摩納！我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汝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

於是，阿攝恕邏延多那摩納即從座起，欲稽首佛足。爾時，彼大眾唱高大音聲：「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

如沙門瞿曇說，四種姓皆悉清淨，施設顯示，令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亦說四種姓皆悉清淨。」

爾時，世尊知彼大眾心之所念，告曰：「止！止！阿攝怼邏延多那！但心喜足，可還復坐，我當為汝說法。」

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念而住。於是，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是時，拘薩羅眾多梵志還去不遠，種種言語責數阿攝怼邏延多那：「欲何等作，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為眼入林中，而反失眼還。阿攝怼邏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猶如有人，為飲入池，而反渴還。阿攝怼邏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門瞿曇，而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還。阿攝怼邏延多那！欲何等作？」

於是，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語拘薩羅眾多梵志曰：「諸賢！我前已說：沙門瞿曇如法說法，若如法說法者，不可難詰也。」佛說如是，阿攝怼邏延多那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攝怼經第十竟 (四千四百一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七(八千四百二十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第二竟 (二萬五千一百九十八字)。

◎ 卷第三十八 梵志品第一

(有十經) (第四一日誦名分別)有三品半合有三十五經)

鸚鵡.鬚閑提　婆羅婆遊堂　須達.梵波羅　黃蘆園.頭那
阿伽羅訶那　阿蘭那.梵摩

（152）梵志品 鸚鵡經[1]第一 (第三念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陀園。爾時，鸚鵡摩納都題子[2]少有所為，往至王舍城，寄宿居士家。於是，鸚鵡摩納都題子問所寄宿居士曰：「頗有沙門梵志，宗主眾師，統領大眾，為人所尊，令我隨時往見奉敬，儻能因此敬奉之時，得歡喜耶？」

居士答曰：「有也，天愛！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天愛！自可隨時往見，詣彼奉敬，或能因此奉敬之時，心得歡喜。」

鸚鵡摩納即復問曰：「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見之。」居士答曰：「沙門瞿曇在此王舍城竹林加蘭陀園，便可往見。」

於是，鸚鵡摩納從所寄宿居士家出，往詣竹林加蘭陀園。鸚鵡摩納遙見世尊在樹林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

---

[1] ～《中部》M. 99. Subha sutta. (須婆經)，No.79.《佛說鸚鵡經》(T1.888.2)

[2] 鸚鵡摩納都題子～Subha manava Todeyyaputta.

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便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鸚鵡摩納問曰：「瞿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得善解，則知如法，出家學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云何？」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願今為我分別此事。」

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鸚鵡摩納受教而聽。

佛言：「摩納！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我不稱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不得善解，不知如法。是故，摩納！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邪行者，我不稱彼。

摩納！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必得善解，則知如法。是故，摩納！若有在家及出家學道行正行者，我稱說彼。摩納！我如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志，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如我所聞，若在家者，便有大利，有大功德，出家學道者，則不然也。我問瞿曇此事云何？」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願復為我分別此事。」

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鸚鵡摩納受教而聽。

佛言：「摩納！若在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如是，摩納！若在家者亦復如是。

摩納！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猶如治生，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無大功德。如是，摩納！出家學道亦復如是。

摩納！若在家者，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猶如田作，有大災患，有大鬪諍，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如是，摩納！若在家者亦復如是。

摩納！出家學道，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猶如治生，少有災患，少有鬪諍，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報，有大功德。如是，摩納！出家學道亦復如是。

摩納！我如是說，說此二法，如是分別，如是顯示。若有沙門梵志，有力，堅固，深入，一向專著，而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彼諸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諸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在此眾，今可說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我無不可。所以者何？瞿曇！於今現在此眾。」

世尊告曰：「汝便可說。」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善聽。瞿曇！梵志施設第一真諦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第二誦習，第三熱行，第四苦行。瞿曇！梵志施設第五梵行，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彼梵志中，頗有一梵志作如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

世尊告曰：「頗有師及祖師，至七世父母，作如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耶？』」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

爾時，世尊問曰：「摩納！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一曰夜吒[1]，二曰婆摩[2]，三曰婆摩提婆[3]，四曰毗奢蜜哆羅[4]，五曰夜婆陀揵尼[5]，

[1] 夜吒～Atthaka.
[2] 婆摩～Vamaka.
[3] 婆摩提婆～Vamadeva.
[4] 毗奢蜜哆羅～Vessamitta.
[5] 夜婆陀揵尼～Yamataggi.

六曰應疑羅婆[1]，七曰婆私吒[2]，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3]，十曰婆恕[4]。謂今諸梵志即彼具經，誦習持學，彼頗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無也，瞿曇！但諸梵志因信受持。」

世尊告曰：「若於諸梵志，無一梵志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亦無師及祖師，乃至七世父母而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

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邏，五曰夜婆陀揵尼，六曰應疑羅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羅婆，十曰婆恕。

謂今諸梵志即彼具經，誦習持學，彼無作是說：『我此五法，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已，施設果報。』摩納！彼諸梵志不以此故，於信向中無根本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實無根本，但諸梵志聞已受持。」

世尊告曰：「猶眾盲兒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見於後，亦不見中；彼在中者，不見於前，亦不見後；彼

---

[1] 應疑羅婆～Avgiras.
[2] 婆私吒～Vasettha.
[3] 婆羅婆～Bharadvaja.
[4] 婆恕～Bhagu.

在後者，不見於中，亦不見前。摩納！所說諸梵志輩亦復如是。摩納！前說信而後復說聞。」

鸚鵡摩納瞋恚世尊，憎嫉不悅，誹謗世尊，指謫世尊，罵詈世尊：「應誹謗瞿曇！應指謫瞿曇！應墮瞿曇！」語世尊曰：「有一梵志，名弗袈裟裟羅[1]，姓直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鸚鵡摩納都題子瞋恚於我，憎嫉不悅，誹謗於我，指謫於我，罵詈於我：『應誹謗瞿曇！應指謫瞿曇！應墮瞿曇！』而語我曰：『瞿曇！有梵志名弗袈裟裟羅，姓直清淨化，彼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此事不然。』

世尊知已，告曰：「摩納！梵志弗袈裟裟羅，姓直清淨化，彼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然後作是說：『若有沙門梵志，於人上法，有知有見，現我得者，我聞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虛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說得人上法？若於人上法言我知我見者，

[1] 弗袈裟裟羅～Pokkharassati.

此事不然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梵志弗袈裟裟羅，姓直清淨化，自有一婢，名曰不尼，尚不能知心之所念，況復欲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耶？若使知者，終無是處。」

世尊告曰：「猶人生盲，彼作是說：『無黑白色，亦無見黑白色者；無好惡[1]色，亦無見好惡色；無長短色，亦無見長短色；無近遠色，亦無見近遠色；無麤細色，亦無見麤細色。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盲人作如是說，為真實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有黑白色，亦有見黑白色者；有好惡色，亦有見好惡色；有長短色，亦有見長短色；有近遠色，亦有見近遠色；有麤細色，亦有見麤細色。若言我初不見不知，是故無色。彼生盲人作是說者，為不真實。」

「摩納！梵志弗袈裟裟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如生盲、無目人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如盲，瞿曇！」

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謂商伽[2]梵志、生聞梵志、弗袈裟裟羅梵志，及汝父都題[3]，若彼所說，

---

[1] 惡：音ㄜˋ，形容詞；若是動詞，則為ㄨˋ音，如厭惡。

[2] 商伽～Cavki.

[3] 都題～Todeyya.

可不可，有真無真，有高有下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謂商伽梵志、生聞梵志、弗袈裟羅梵志，及我父都題。彼所說者，於我意者，欲令可，莫令不可；欲令真，莫令不真；欲令高，莫令下。」

彼時，世尊問曰：「摩納！梵志弗袈裟羅，姓直清淨化，彼所說者，非為不可，無有可耶？非為不真，無有真耶？非為至下，無有高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實爾，瞿曇！」

「復次，摩納！有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云何為五？摩納！欲第一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摩納！恚、身見、戒取，疑第五法，作障礙，作覆蓋，作盲無目，能滅智慧，唐自疲勞，不得涅槃。

摩納！於意云何？為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

摩納！梵志弗袈裟羅，姓直清淨化，為欲所染，欲所穢染，欲觸，欲倚，著於欲，入於欲中，不見災患，不知出要而行於欲。彼為此五法之所障礙，覆蓋、陰纏，彼若欲觀自義，觀他義，觀俱義，及知一切沙門梵志心之所念者，終無是處。

復次，摩納！有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彼有愛色欲相應，甚可於樂。云何為五？目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摩納！於意云何？眾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樂生喜，不復過是耶？」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因草木而燃火，及離草木而燃火，何者光焰最上，最妙，最勝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若離草木而燃火者，終無是處，唯有如意足力[1]。瞿曇！若離草木而燃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勝。」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摩納！若離草木而燃火者，終無是處，唯有如意足力。若離草木而燃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勝，我今假說。

摩納！如因草木而燃火者，如是，眾生所生喜樂，謂因欲、惡不善之法，不得捨樂，及於止息。摩納！如離草木而燃火者，如是，**眾生所生捨樂，謂因離欲，從諸善法而得捨樂，及於止息。**」

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有一梵志作齋行施，或從東方，有剎利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第

[1] 如意足力：即「神通力」。請參閱《清淨道論》第十二、神變品：「質多居士答應摩訶迦後，就在廊前鋪上鬱多羅僧，放上草聚，尊者摩訶迦進入精舍，關上門，顯現這樣的神變：從鑰孔及門閂的間隙發出火焰，燒了那捆草，但沒有燒到鬱多羅僧。」（381頁）

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飲食。』彼於其中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飲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

或從南方，有梵志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淨妙食。』彼於其中不得淨妙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西方，有居士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饒食，彼於其中不得豐饒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或從北方，有工師童子來，彼作是說：『我於其中得豐足食。』彼於其中不得豐足食，便生怨恨，而懷憎嫉。摩納！彼諸梵志行如是施，施設何等報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梵志不如是心行於布施，使他生怨恨，而懷憎嫉。瞿曇！當知梵志以愍傷心而行於施，以愍傷心而行施已，便得大福。」

世尊告曰：「摩納！梵志非為施設第六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見此法多在何處，為在家耶？為出家學道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多有憎諍，彼不能得守護誠諦。**

瞿曇！出家學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彼必能得守護誠諦。瞿曇！彼誠諦者，我見多

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結恨，多有憎諍，彼不得行施，不得誦習，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

瞿曇！出家學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結恨，少有憎諍，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苦行，得行梵行。瞿曇！行梵行者，我見此法多在出家學道，非在家也。」

世尊告曰：「摩納！若有梵志施設五法，有大果報，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者，我說是從心起。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為修彼故。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比丘守護誠諦者，彼因守護誠諦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喜及悅，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

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為修彼故，如是彼得行施，彼得誦習，得行苦行，得行梵行。彼因行梵行故，得喜得悅。摩納！若有喜及悅，善善相應，我說是從心起。

云何為心？若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摩納！猶如有人，善吹於螺，彼若有方，未曾聞者，彼於夜半而登高山，極力吹螺，出微妙聲，遍滿四方，如是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

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天及餘天。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天及餘天。汝觀於彼，誰得作天及餘天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天，要求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必得作天或餘天也。」

世尊問曰：「摩納！於意云何？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行貪伺相應心，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令我作梵天及餘梵天。汝觀於彼，誰得作梵天及餘梵天耶？」

鸚鵡摩納答曰：「瞿曇！若此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無結無怨，無恚無諍，無量極廣善修，心定意解，遍滿成就遊者，我觀於彼，得作梵天或餘梵天。」

鸚鵡摩納問曰：「瞿曇！知梵道跡耶？」

世尊告曰：「摩納！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摩納！於意云何？那羅歌邏村，去此眾不遠耶？」

鸚鵡摩納答曰：「不遠。」

世尊告曰：「摩納！於意云何？汝於此眾告一人曰：『汝往至彼那羅歌邏村，到便即還。』彼受汝教，速疾往至那羅歌邏村，到便即還。彼往返已，汝問道路，謂於那羅歌邏村，往返出入事，彼人寧住不能答耶？」

鸚鵡摩納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摩納！彼人往返於那羅歌邏村，問道路事，乃可得住而不能答。若問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道跡者，終不暫住而不能答。」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沙門瞿曇！無著天祠，此事具足，謂問梵道跡能速答故。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鸚鵡摩納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鸚鵡經第一竟 (四千五百六十一字)。

（153）梵志品 鬚閑提經[1]第二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婆羅婆第一靜室，坐於草座。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劍摩瑟曇，次第乞食，食訖中後，還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詣一林，至晝行處。爾時，世尊入於彼林，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於是，鬚閑提異學，中後彷徉，往詣婆羅婆第一靜

[1] ～《中部》M.75.Magandiya sutta (摩犍提經)，Dhp.204.

室，鬚閑提異學，遙見婆羅婆第一靜室，有布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鬚閑提異學見已，問曰：「婆羅婆第一靜室，誰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

婆羅婆梵志答曰：「鬚閑提！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彼第一靜室，有此草座，一脇臥處，似師子臥，似沙門臥，似梵行臥。」

鬚閑提異學語曰：「婆羅婆！我今不可見見，不可聞聞，謂我見沙門瞿曇臥處。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壞敗地，壞敗地者，無可用也。」

婆羅婆語曰：「鬚閑提！汝不應以此事罵彼沙門瞿曇。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多有慧，剎利慧、梵志慧、居士慧、沙門慧，若說慧者皆得聖智。鬚閑提！我欲以此義向彼沙門瞿曇說，為可爾不？」

鬚閑提語曰：「婆羅婆！若欲說者，則隨汝意，我無所違。婆羅婆！若見沙門瞿曇者，我亦說此義。所以者何？彼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也。」

爾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婆羅婆梵志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事，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婆羅婆梵志第一靜室，於草座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婆羅婆梵志遙見世尊在樹林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進

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婆羅婆與鬚閑提異學，共論此草座處耶？」

婆羅婆梵志答世尊曰：「如是，瞿曇！我亦欲以此事向沙門瞿曇說，然沙門瞿曇未說已自知。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世尊與婆羅婆梵志共論此事，鬚閑提異學於後彷徉，往詣婆羅婆第一靜室。世尊遙見鬚閑提異學來已，而作是說：「鬚閑提！**不調御眼根，不密守護而不修者，必受苦報**。彼於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者，必得樂報。鬚閑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耶？」

鬚閑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鬚閑提！**如是，耳、鼻、舌、身根；不調御意根，不密守護而不修者，必受苦報**。彼於沙門瞿曇善自調御，善密守護而善修者，必得樂報。鬚閑提！汝因此故，說沙門瞿曇敗壞地，敗壞地者，無可用耶？」

鬚閑提異學答世尊曰：「如是，瞿曇！」

世尊問曰：「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彼眼知色，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眼知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眼知色，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彼若見人，未離色欲，為色愛所食，為色熱所熱。彼眼知色，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

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愛因色，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如是，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身知觸，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身知觸，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

彼若見人，未離觸欲，為觸愛所食，為觸熱所熱，彼身知觸，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見此樂，因愛因觸，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問曰：「鬚閑提！於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學道，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彼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

彼若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不稱彼，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不稱彼，薄賤故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彼有所說耶？」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鬚閑提！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得五欲功德，易不難得，愛念意樂，可欲相應。我於後時，捨五欲功德，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

我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可欲相應，行時見已，我不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稱彼，薄賤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如居士、居士子，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諸生活具，種種豐饒，彼得五欲，易不難得。彼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臨死之時不樂，捨五欲功德，身壞命終，復生善處，得生天上，具足行五欲功德。鬚閑提！此天及天子寧當捨天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念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人間欲者，臭處不淨，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極苦。瞿曇！於人間欲，天欲最上，最妙最勝。若彼天及天子捨於天上五欲功德，樂人間欲，歡喜念者，終無是處。」

「如是，鬚閑提！我斷人間欲，度於天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五欲功德，集、滅、味、患、出要，見如真，內息心遊行。我見人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五欲功德，愛念意樂，

可欲相應，行時見已，我不稱彼，我不樂彼。鬚閑提！於意云何？若有此樂，因欲，因欲愛，樂此樂時，薄賤故我不稱彼，薄賤故我不樂彼。鬚閑提！寧可於我有所說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人病癩，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1]瘡開，臨火坑炙。鬚閑提！於意云何？若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如是寧得除病有力，不壞諸根，為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若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癩瘡為樂。

鬚閑提！如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如是更生，瘡轉增多，本瘡轉大，然彼反以癩瘡為樂。鬚閑提！如是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

鬚閑提！如是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為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

---

[1] 擿：同「擲」字；又音ㄊㄧˋ，揭開。

世尊告曰：「鬚閑提！猶王及大臣，得五所欲，易不難得。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

如是，鬚閑提！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鬚閑提！若眾生未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欲者，如是欲轉增多，欲愛轉廣，然彼反以欲愛為樂。彼若不斷欲，不離欲愛，內息心，已行當行，今行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斷欲，離欲愛，謂行於欲。

鬚閑提！猶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有人為彼，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與如其像好藥，與如其像好藥已，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若見人有癩病，身體爛熟，為蟲所食，以爪擿瘡開，臨火坑炙。鬚閑提！彼人見已，寧復意樂稱譽喜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有病須藥，無病不須。」

「鬚閑提！於意云何？若彼癩人，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有二力士，強捉彼人，臨火坑炙，彼於其中，憧惶迴避，身生重熱，鬚閑提！於意云何？此火坑者，於今更熱，大苦可患，甚於本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其本病癩，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火，苦觸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瞿曇！彼人於今，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於苦火，苦觸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

鬚閑提！如病癩人，身體爛熟，為蟲所食，抓擿瘡開，臨火坑炙，彼於苦火，苦觸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如是，鬚閑提！眾生不離欲，為欲愛所食，為欲熱所熱，而行於欲，彼於苦欲，有樂欲想，其心迷亂，有顛倒想。

鬚閑提！猶如彼人，除病得力，不壞諸根，已脫癩病，身體完健，平復如故，更還本所，彼於苦火，苦觸想，其心泰然，無顛倒想。如是，鬚閑提！我於苦欲，有苦欲想，得如真，無顛倒想。所以者何？

鬚閑提！過去時，欲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苦更觸。未來、現在，欲亦不淨，臭處，意甚穢惡，而不可向，憎諍，苦更觸。鬚閑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鬚閑提異學白世尊曰：「瞿曇！我亦曾從耆舊、尊德長老、久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世尊問曰：「鬚閑提！若汝曾從耆舊、尊德長老、久學梵行所，聞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鬚閑提！何者無病？何者涅槃耶？」

於是，鬚閑提異學，身即是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1]，以兩手捫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世尊語曰：「鬚閑提！猶如生盲，從有目人聞其所說：『白淨無垢，白淨無垢。』彼聞此已，便求白淨。有諂誑人而不為彼求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則以垢膩不淨之衣，持往語曰：『汝當知之，此是白淨無垢之衣，汝以兩手敬受披身。』

彼盲子喜，即以兩手敬受披身而作是說：『白淨無垢，白淨無垢。』鬚閑提！彼人為自知說，為不知說，為自見說，為不見說？」

鬚閑提異學答曰：「瞿曇！如是說者，實不知見。」

世尊語曰：「如是，鬚閑提！如盲無目，身即是病，是癰，是箭，是蛇，是無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兩手捫摸而作是說：『瞿曇！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鬚閑提！汝尚不識於無病，何況知見於涅槃耶？言知見者，終無是處。鬚閑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諸道八正道，住安穩甘露。

彼眾多人，並共聞之，眾多異學聞此偈已，展轉相傳，不能知義。彼既聞已，而欲求教，彼並愚癡，還相欺誑，彼自現身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所長，常覆按摩澡浴，強忍、破壞、磨滅，離散之法。

---

[1] 非神：即「非我」，指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ego）。

然見神受神，緣取則有[1]，緣有則生，緣生則有老死，緣老死則有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生純大苦陰。於是，鬚閑提異學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我今極信沙門瞿曇！唯願瞿曇，善為說法，令我得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世尊告曰：「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為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猶生盲人，因他往語：『汝當知之，此是青色，黃、赤、白色。』鬚閑提！彼生盲人頗因他說，知是青色、黃、赤、白色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曇！」

「如是，鬚閑提！若汝聖慧眼未淨者，我為汝說無病、涅槃，終不能知，唐煩勞我。鬚閑提！我為汝說如其像妙藥，令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閑提！若汝聖慧眼得清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鬚閑提！猶生盲人，有諸親親為彼慈愍，求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故，為求眼醫，彼眼醫者與種種治，或吐或下，或灌於鼻，或復灌下，或刺其眼，或令淚出。鬚閑提！儻有此處，得淨兩眼。

鬚閑提！若彼兩眼得清淨者，則便自見此是青色，

[1] 十二緣起：：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以生為緣，生起老死、憂悲苦惱）。

黃、赤、白色，見彼垢膩不淨之衣，便作是念：『彼即怨家，長夜則以垢膩之衣欺誑於我。』便有憎心。鬚閑提！此人儻能殺害於彼。

如是，鬚閑提！我為汝說如其像妙藥，令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鬚閑提！若汝聖慧眼得清淨者，汝便自知此是無病，此是涅槃。

鬚閑提！**有四種法，未淨聖慧眼而得清淨。云何為四？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鬚閑提！汝當如是學，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聞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鬚閑提！當學如是。

鬚閑提！汝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已，便聞善法，聞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

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如是知苦如真。云何知苦集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如是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滅如真？謂此愛當受未來有，與喜欲俱，願彼彼有滅、無餘、斷、捨、吐、盡、無欲、沒、息止，如是知苦滅如真。云何知苦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如是知苦滅道如真。」

說此法已，鬚閑提異學，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鬚閑提異學，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

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令我得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修行梵行。」

鬚閑提異學即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鬚閑提出家學道，受具足，知法已，至得阿羅漢。

佛說如是，尊者鬚閑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鬚閑提經第二竟 (四千一百二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八 (八千六百六十二字)

◎卷第三十九

（154）梵志品 婆羅婆堂經[1]第三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羅婆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而語之曰：「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大過。」

[1] ～《長部》D.27.Aggabba-Suttanta.(起世因本經)，《長阿含 5 經》小緣經(T1.36b~)，No.10.《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T1.216.2)

爾時，世尊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遙見世尊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見已，語曰：「賢者婆羅婆！當知世尊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賢者婆羅婆！可共詣佛，或能因此從佛聞法。」

於是，婆私吒及婆羅婆即詣佛所，稽首作禮，從後經行，世尊迴顧，告彼二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不大責數耶？」

彼即答曰：「唯然。世尊！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至苦。」

世尊問曰：「婆私吒！諸梵志見已，云何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耶？」

答曰：「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而作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大過。』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如是極訶責數，甚急至苦。」

世尊告曰：「婆私吒！彼諸梵志所說至惡，困極無賴。所以者何？謂彼愚癡，不善曉解，不識良田，不能自知，作如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

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我此無上明、行、作證，不說生勝，不說種姓，不說憍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

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應說生，應說種姓，應說憍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婆私吒！若有計生，計姓，計慢者，彼極遠離於我無上明、行、作證。

婆私吒！說生，說姓，說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者，於我無上明、行、作證別。

復次，婆私吒！謂有三種，令非一切人人共諍，雜善不善法，彼則為聖所稱、不稱。云何為三？剎利種、梵志種、居士種。婆私吒！於意云何？剎利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居士亦然，非梵志耶？」

答曰：「世尊！剎利亦可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梵志居士，亦復如是。」

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梵志離殺，斷殺，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剎利、居士為不然耶？」

答曰：「世尊！梵志亦可離殺，斷殺，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剎利、居士亦復如是。」

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若有無量惡不善法，是剎利、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有無量善法，是梵志所行，非剎利、居士耶？」

答曰：「世尊！若有無量惡不善法，彼剎利、居士亦不可行；梵志、居士，亦復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剎利、居士，亦復如是。」

「婆私吒！若有無量惡不善法，一向剎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無量善法，一向梵志行，非剎利、居士者。彼諸梵志可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1]，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見梵志女始婚姻時，婚姻已後，見懷妊時，懷妊已後，見產生時，或童男，或童女。婆私吒！如是諸梵志亦如世法，隨產道生，然彼妄言，誣謗梵天而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婆私吒！若族姓子、若干種姓、若干種名，捨若干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我學道，應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彼族姓子，入我正法律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斷疑度惑，無有猶豫，於世尊法得無所畏，是故彼應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婆私吒！彼梵天者，是說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是如來，今是如來，無煩無熱，不離如者，是如來也。婆私吒！於意云何？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耶？」

---

[1] 梵天子：梵天之子。

彼則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若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如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我。

有眾生生晃昱天，彼於其中，妙色意生，一切肢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

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風吹攪，結構為精，合聚和合，猶如熟酪，以抨抨乳，結構為精，合聚和合。如是，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風吹攪，結構為精，合聚和合，從是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

婆私吒！有時此世還復成時，若有眾生生晃昱天，壽盡業盡，福盡命終，生此為人，生此間已，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

婆私吒！爾時，世中無有日月，亦無星宿，無有晝夜，無月、半月，無時無歲。婆私吒！當爾之時，無父無母，無男無女，又無大家，復無奴婢，唯等眾生。

於是，有一眾生，貪餮[1]不廉，便作是念：『云何地味？我寧可以指抄此地味嘗。』彼時，眾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嘗，如是，眾生既知地味，復欲得食。彼時，眾生

[1] 餮：音ㄊㄧㄝˋ，貪食。

復作是念：『何故以指食此地味，用自疲勞？我今寧可以手撮此地味食之。』彼時，眾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

於彼眾生中復有眾生，見彼眾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便作是念：『此實為善，此實為快，我等寧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時，彼眾生即以手撮此地味食，若彼眾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轉厚，轉重轉堅，若彼本時有清淨色，於是便滅，自然生闇。

婆私吒！世間之法，自然有是，若生闇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宿，生星宿已，便成晝夜，成晝夜已，便有月、半月，有時有歲。彼食地味，住世久遠。

婆私吒！若有眾生食地味多者，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1]，因色勝如故，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滅，地味滅已，彼眾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味！奈何地味！』猶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

婆私吒！地味滅後，彼眾生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肥，住世久遠。

婆私吒！若有眾生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

[1] 有勝有如：勝如（vemattata）指差異，區別，優劣。

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肥便滅，地肥滅已，彼眾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肥！奈何地肥！』猶如今人為他所責，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

婆私吒！地肥滅後，彼眾生生婆羅[1]，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曇華色。云何為味？如淳蜜丸味。彼食此婆羅，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眾生食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眾生眾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羅便滅，婆羅滅已，彼眾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婆羅？奈何婆羅？』猶如今人，苦法所觸，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

婆私吒！婆羅滅後，彼眾生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有[糸+(芒-亡)]糠，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無有生氣。眾生食此自然粳米，如彼眾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眾生等便生若干形，或有眾生而生男形，或有眾生而生女形。若彼眾生生男女形者，彼相見已，便作是語：『惡眾生生，惡眾生生。』

婆私吒！惡眾生生者，謂說婦人也。若彼眾生生於男形及女形者，彼眾生等則更相伺，更相伺已，眼更相

[1] 婆羅～Badalata.

視，更相視已，則更相染，更相染已，便有煩熱，有煩熱已，便相愛著，相愛著已，便行於欲。若見行欲時，便以木石，或以杖塊而打擲之，便作是語：『咄！咄！弊惡眾生，作非法事。』云何眾生共作是耶？猶如今人迎新婦時，則以襆華散，或以華鬘垂，作如是言：『新婦安穩，新婦安穩。』本所可憎，今所可愛。

婆私吒！若有眾生，惡不淨法，憎惡羞恥，懷慚愧者，彼便離眾一日、二日，至六、七日，半月、一月，乃至一歲。婆私吒！若有眾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彼便作家而作是說：『此中作惡，此中作惡。』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於中有一懶惰眾生，便作是念：『我今何為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寧可并取一日食直。』彼便并取一日食米。於是，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眾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并取，汝自取去。』

彼眾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為善，此實為快，我亦寧可并取明日所食米。』彼便并取明日米來，復有一眾生語彼眾生曰：『眾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并取明日米來，汝自取去。』

彼眾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為善，此實為快，我今寧可并取七日食米來。』時，彼眾生即便并取七日米來，如彼眾生，自然粳米極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皮[illegible]，刈至七日亦生皮[illegible]，隨所刈處，即不復生。

於是，彼眾生便共聚集，極悲啼泣，作如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我曹等儲蓄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一切肢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我等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味，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味多者，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滅，地味滅後，我等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肥，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肥便滅，地肥滅後，我等生婆羅，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加曇華色。云何為味？如淳蜜丸味。我等食婆羅，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羅便滅，婆羅滅後，我等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有 藁，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無有生氣，我等食彼自然粳米，如我等自然粳米，極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皮 ，

刈至七日，亦生皮 ，隨所刈處，即不復生，我等寧可造作田種，立標榜耶？』

於是，彼眾生等，造作田種，竪立標榜。於中有一眾生自有稻穀，而入他田，竊取他稻，其主見已，便作是語：『咄！咄！弊惡眾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入他田，竊取他稻。汝今可去，後莫復作。』然彼眾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其主亦至再三見已，便以拳扠，牽詣眾所，語彼眾曰：『此一眾生自有稻穀，而入我田竊取我稻。』然彼一眾生亦語眾曰：『此一眾生以拳扠我，牽來詣眾。』

於是，彼諸眾生共聚集會，極悲啼泣而作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守田也。所以者何？因守田故，便共諍訟，有失有盡，有相道說，有拳相扠，我等寧可於其眾中，舉一端正、形色極妙，最第一者，立為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若可擯者，當令彼擯，若我曹等所得稻穀，當以如法輸送與彼。』

於是，彼眾生中，若有端正，形色極妙，最第一者，眾便共舉，立為田主，若可訶者，彼便訶責，若可擯者，彼便擯棄，各有稻者，便以如法輸送與田主，是田主謂之剎利也，令如法，樂眾生，守護行戒是王，是王謂之王也。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剎利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於是，彼異眾生以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彼從無事，

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彼多眾生，見便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眾生以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此諸尊捨害、惡、不善法是梵志，是梵志謂之梵志也。』

彼眾生學禪不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

彼多眾生見如是已，便不復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眾生，本以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於禪，不能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此諸尊等，更學博聞，不復學禪，是博聞，是博聞謂之博聞。』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梵志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於是，彼異眾生，各詣諸方而作田業，是各個諸方而作田業，是各個諸方而作田業，謂之鞞舍[1]。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鞞舍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於剎利族，族姓之子，能自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法，

[1] 鞞舍（Vessa）：或譯為「吠舍」。

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而作是念：『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

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亦自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亦作是念：『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婆私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

婆私吒！我今廣說此三種姓。云何廣有此三種耶？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苦。

婆私吒！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

婆私吒！剎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

婆私吒！剎利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種廣分別也。梵天帝主說此偈曰：

剎利二足尊，謂有種族姓，求學明及行，彼為天人稱。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說此偈，非不善也；善歌諷誦，非不善也；善詠語言，非不善也。謂如是說：

剎利二足尊，謂有種族姓，求學明及行，彼為天人稱。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

剎利二足尊，謂有種族姓，求學明及行，彼為天人稱。

佛說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羅婆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婆羅婆堂經第三竟 (五千六十八字)。

（155）梵志品 須達多經[1] 第四(第三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須達多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居士家頗行施耶？」

須達多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為至麤，

[1] ～《增支部》A.9.20. Velama(隨藍)，No.72.《佛說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T1.878.3)，No.73.佛說須達經，No.74.佛說長者施報經，《增壹阿含 27.3 經》(T2.644.2)

不能好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

世尊告曰：「居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居士！若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麤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

居士！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1]，極大富樂，資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象，莊校嚴飾，白絡覆上，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馬，莊校嚴飾，白絡金合霏那，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牛，衣繩衣覆，[犮]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女，姿容端正，覩者歡悅，眾寶瓔珞，嚴飾具足，行如是大施，況復其餘食噉含消？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若復有施滿閻浮場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食，若復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復有施一阿那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復有施一阿羅漢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

[1] 隨藍～Velama.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食，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百辟支佛食，若復有施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百辟支佛食，若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若有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 牛頃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羅漢、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眾，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眾，及受戒，為一切眾生行於慈心，乃至

牛頃，若有能觀一切法無常、苦、空，及非神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於意云何？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當知即是我也。我昔為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居士！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慼，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居士！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慼，我今已得脫一切苦。」佛說如是，須達多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達哆經第四竟 (一千五百八十九字)。

（156）梵志品 梵波羅延經[1] 第五(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拘娑羅國眾多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

[1] ～《經集》Sn .2.7. Brahmanadhammika sutta. (婆羅門法經)

耶？」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時，諸梵志問曰：「瞿曇！今頗有梵志學故梵志法，為越故梵志法耶？」

世尊答曰：「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時，諸梵志問曰：「瞿曇！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來為幾時耶？」彼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謂昔時有，自調御熱行，捨五欲功德，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率至柔軟性，恕亮無害心，忍辱護其意。
昔時有此法，梵志不護此，梵志不守護，所有錢財穀。
誦習錢財穀，梵志守此藏，衣色若干種，屋舍及床榻。
豐城及諸國，梵志學如是，此梵志莫害，率守護諸法。
往到於他門，無有拘制彼，發家乞求去，隨其食時到，
梵志住在家，見者欲為施，滿四十八年，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昔時梵志行，彼不偷財物，亦無有恐怖。
愛受攝相應，當以共和合，不為煩惱故，怨淫相應法。
諸有梵志者，無能行如是，若有第一行，梵志極堅求。
彼諸淫欲法，不行乃至夢，彼因此梵行，自稱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慧者當知彼，床薄衣極單，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立齋行布施，齋時無異乞，自於己乞求。
立齋行施時，彼無有殺牛，如父母兄弟，及餘有親親，
人牛亦如是，彼因是生樂，飲食體有力，乘者安穩樂，
知有此義理，莫樂殺於牛，柔軟身極大，精色名稱譽。
慇懃自求利，昔時梵志行，梵志為自利，專事及非事。

彼當來此世，必度脫此世，彼月過於月，見意趣向彼。
遊戲於夜中，嚴飾諸婦人，吉牛圍繞前，婦女極端正。
人間微妙欲，梵志之常願，具足車乘具，善作縫治好。
家居及婚姻，梵志之常願，彼造作此縛，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莫失其財利，饒財物米穀，若有餘錢財。
大王相應此，梵志及車乘，象齋及馬齋，馬齋不障門。
聚集作齋施，財物施梵志，彼從此得利，愛樂惜財物。
彼以起為欲，數數增長愛，猶如廣池水，及無量財物。
如是人有牛，於生生活具，彼造作此縛，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莫失其財利，饒財物米穀，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應此，梵志及車乘，無量百千牛，因為齋故殺，
頭角無所嬈，牛猪昔時等，往至捉牛角，持利刀殺牛，
喚牛及於父，羅剎名曰香，彼喚呼非法，以刀刺牛時。
此法行於齋，越過最在前，無有事而殺，遠離衰退法。
昔時有三病，欲不用食者，以憎嫉於牛，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憎諍，故為智所惡，若人見如是，誰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無智最下賤，各個為欲憎，若婦誹謗夫。
剎利梵志女，及守護於姓，若犯於生法，自在由於欲。

如是，梵志！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越故梵志法來，爾許時也。」於是，拘娑羅國眾多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彼拘娑羅國眾多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波羅延經第五竟 (九百五十九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十千六百九字)(第四分別誦)

◎ 卷第四十

（157）梵志品 黃蘆園經[1]第六(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蘭若，在黃蘆園中。爾時，鞞蘭若梵志，年耆宿老，壽將欲過，命垂至盡，年百二十，拄杖而行，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當在佛前倚杖而立，白曰：「瞿曇！我聞沙門瞿曇年幼極少，新出家學，，若有名德沙門梵志親自來詣，而不禮敬，亦不尊重，不從座起，不請令坐，瞿曇！此事大為不可。」

世尊告曰：「梵志！我初不見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謂自來詣，能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座起，請令坐者。梵志！若有來詣，欲令如來禮敬尊重，而從座起，請令坐者，彼人必當頭破七分。」

梵志復白：「瞿曇無味。」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若有色味、聲味、香味、觸味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味，然不如汝言。」

梵志復白：「瞿曇無恐怖。」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

---

[1] ～《增支部》A.8.11. Verabja(鞞蘭若)，No.75.《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T1.882.1)

若有色恐怖，聲、香、味、觸恐怖者，彼如來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謂有事令我無恐怖，然不如汝言。」

梵志復白：「瞿曇不入胎。」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若有沙門梵志，當來胎床，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者，我說彼不入胎。如來當來胎床，斷智，絕滅，拔根，終不復生，是故令我不入胎，是謂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

梵志！我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猶鷄生卵，或十或十二，隨時念，隨時覆，隨時暖，隨時擁護。彼於其後，鷄設放逸，於中有鷄子，或以口嘴，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穩自出，彼於鷄子為最第一。我亦如是，於此眾生，無明來，無明樂、無明覆，無明卵之所裹，我先觀法，我於眾生為最第一。

梵志！我持蒿草往詣覺樹，布草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不破正坐，要至漏盡，我不破正坐，要至漏盡，我正坐已，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逮初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一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逮第二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

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逮第三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逮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我爾時獲第四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覺憶宿命智通作證。我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是謂我爾時初夜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懃，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作證，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

此眾生成就身惡，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上生天中，是謂我爾時中夜得此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漏盡智通作證，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我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我爾時後夜得此第三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

復次，梵志！若有正說而說不癡法，眾生生世，一切眾生最勝，不為苦樂所覆，當知正說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說不癡法，眾生生世，一切眾生最勝，不為苦樂所覆。」

於是，鞞蘭若梵志即便捨杖，稽首佛足，白世尊曰：「世尊為第一，世尊為大，世尊為最，世尊為勝，世尊為等，世尊為不等，世尊無與等等，世尊無障，世尊無障人。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

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鞞蘭若梵志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黃蘆園經第六竟(千六百二字)。

（158）梵志品 頭那經[1]第七(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頭那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頭那！若有問汝是梵志耶？汝梵志汝自稱說。」

梵志頭那答曰：「瞿曇！若有正稱說梵志者，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經典，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瞿曇！正稱說梵志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經典，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

世尊告曰：「頭那！我今問汝，隨所解答。頭那！於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壽終命過，誦持經書，流布經書，誦習經典，所謂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毗奢蜜哆邏、夜陀揵尼、應疑羅娑、婆私吒、迦葉、婆羅婆、婆和，謂此施設五種梵志，有梵志猶如梵，有梵志似如天，有梵志不越界，有梵志越界，有梵志旃荼羅第五。頭那！

[1] ～《增支部》A.5.192. Dona (頭那)

此五種梵志，汝為似誰？」

頭那白曰：「瞿曇略說此義，不廣分別，我不能知，唯願沙門瞿曇善說，令我知義。」

世尊告曰：「頭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分別說。」

頭那白曰：「唯然，瞿曇！頭那梵志受教而聽。」

佛言：「頭那！云何梵志猶如梵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經典。彼得經書，誦習經典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

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頭那！如是梵志猶如梵也。

頭那！云何梵志似如天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經典，彼得經書，誦習經典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

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行身妙行，口意妙行，行身妙行，口意妙行已，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上生天中。頭那！如是梵志似如天也。

頭那！云何梵志不越界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經典。彼得經書，誦習經典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

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剎利女，不懷妊，不產生。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婬，是故梵志非趣懷妊。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恚，是故梵志不趣產生。

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慠，不為莊嚴，不為校飾，但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住彼，持彼，不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不越界也。

頭那！云何梵志為越界耶？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經典，彼得經書，誦習經典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

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剎利女，不懷妊，不產生。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妊，是故梵志不趣懷妊。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恚，是故梵志不趣產生。

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慠，不為莊嚴，不為校飾，但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處所界障，不住止彼，不受持彼，便越於彼。頭那！如是梵志名越界也。

頭那！云何梵志梵志旃荼羅[1]？若有梵志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經書，誦習經典，彼得經書，誦習經典已，為供養師求乞財物，如法，非不如法。

[1] 旃荼羅～Candala.

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書，非算，非數，非印，非手筆，非文章，非經，非詩，非以刀杖，非王從事。

如法求乞，求乞財物供養於師，布施財物已，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愛，相攝合會，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不剎利女，不懷妊，不產生。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懷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妊，是故梵志不趣懷妊。

頭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產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淨恚，是故梵志不趣產生。

頭那！彼所趣向，不為財物，不為憍慠，不為莊嚴，不為校飾，但為子故，彼生子已，作王相應事、賊相應事、邪道相應事，作如是說：『梵志應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污，猶若如火，淨亦燒，不淨亦燒。梵志不應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穢污。』頭那！如是梵志梵志旃荼羅。頭那！此五種梵志，汝為似誰？」

頭那白曰：「瞿曇！說此最後梵志旃荼羅者，我尚不及，況復餘耶？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頭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頭那經第七竟 (千八百五十字)。

（159）梵志品 阿伽羅訶那經第八(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阿伽羅訶那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梵志即便問曰：「瞿曇！梵志經典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志經典依於人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人依稻麥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稻麥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稻麥依地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地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地依水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水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水依風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風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風依空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空無所依，但因日月，故有虛空。」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日月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日月依於四天王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四王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四王天依三十三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三十三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三十三天依焰摩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焰摩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焰摩天依兜率陀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兜率陀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兜率陀天依化樂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化樂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化樂天依他化樂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他化樂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他化樂天依梵世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梵世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世依於大梵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大梵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大梵依於忍辱溫良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忍辱溫良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忍辱溫良依涅槃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涅槃何所依住？」

世尊告曰：「梵志意欲依無窮事，汝今從我受問無邊，然涅槃者無所依住，但涅槃滅訖，涅槃為最。梵志！以此義故，從我行梵行。」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阿伽羅訶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伽羅訶那經第八竟 (六百三十四字)。

（160）梵志品 阿蘭那經[1]第九(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

彼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

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在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論何事？以何等故集坐講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世尊！我等共論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講堂。」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汝作是說：『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

[1] ～《增支部》A.7.70. Araka(阿羅迦)；A.7.69. Sunetta(妙眼)

於妙行，無為無求。』所以者何？

我亦如是說：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所以者何？

乃過去世時，有眾生壽八萬歲，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饒財珍寶，村邑相近，如鷄一飛，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飲食、老，更無餘患。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拘牢婆，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必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

比丘！拘牢婆王有梵志，名阿蘭那[1]大長者，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經典，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比丘！梵志阿蘭那有無量百千摩納磨，梵志阿蘭那為無量百千摩納磨住一無事處，教學經書。」

爾時，梵志阿蘭那獨住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

[1] 阿蘭那～Araka.

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我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於是，梵志阿蘭那往至若干國，眾多摩納磨所，而語彼曰：『諸摩納磨！我獨住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摩納磨！我今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等當作何等？』

彼若干國眾多摩納磨白曰：『尊師！我等所知，皆蒙師恩，若尊師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我等亦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彼尊師出家學道。』於是，梵志阿蘭那於後時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若干國，眾多摩納磨，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彼尊師梵志阿蘭那出家學道，是為尊師阿蘭那，是為尊師阿蘭那弟子名號生也。

爾時，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諸摩納磨！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

爾時，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諸摩納磨！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

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則消，暫有不久。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朝露，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大雨時，滴水成泡，或生或滅。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泡，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以杖投著水中，還出至速。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杖，投水出速，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新瓦盂，投水即出，著風熱中，乾燥至速。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新瓦盂，水漬速燥，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小段肉，著大釜水中，下熾燃火，速得消盡。如是，摩納磨！人命如肉消，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縛賊送至標下殺，隨其舉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盡。如是，

摩納磨！人命如賊，縛送標下殺，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屠兒牽牛殺之，隨其舉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盡。如是，摩納磨！人命如牽牛殺，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摩！猶如機織，隨其行緯，近成近訖。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機織訖，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山水，瀑漲流疾，多有所漂，水流速駃[1]，無須臾停。如是，摩納磨！人壽行速去，無一時住。如是，摩納磨！人命如駃水流，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夜闇，以杖投地，或下頭墮地，或上頭墮地，或復臥墮，或墮淨處，或墮不淨處。如是，摩納磨！眾生為無明所覆，為愛所繫，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餓鬼，或生天上，或生人間。如是，摩納磨！人命如闇杖投地，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1] 駃：同「快」字。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我於世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我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

摩納磨！汝等於世，亦當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汝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我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摩納磨！汝等亦當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梵世法：『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

兜率陀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

爾時，尊師阿蘭那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

尊師阿蘭那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尊師阿蘭那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

比丘！於意云何？昔時尊師阿蘭那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比丘，當知即是我也。我於爾時名尊師阿蘭那，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我於爾時為諸弟子說梵世法。

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率陀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

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

我於爾時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我於爾時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

我於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我於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慼，亦未能得脫一切苦。比丘！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慼，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比丘！若有正說者：『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行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比丘！今是正說。所以者何？今若有長壽，遠至百歲，或復小過者。若有長壽者，命存三百時，春時百、夏時百、冬時百，是命存千二百月，春四百月、夏四百、冬四百。命存千二百月者，命存二千四百半月，春八百、夏八百、冬八百。命存二千四百半月者，三萬六千晝夜，春萬二千、夏萬二千、冬萬二千，命存三萬六千晝夜者，七萬二千食，及障礙及母乳。

於有障礙，苦不食，瞋不食，病不食，有事不食，行來不食，至王間不食，齋日不食，不得者不食，是謂比丘一百歲，命存百歲數、時數、歲時數、月數、半月數、月半月數、晝數、夜數、晝夜數、食數、障礙數、食障礙數。

比丘！若有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悲，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者，我今已作，汝亦當復作。至

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蘭那經第九竟 (三千二百九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七千三百七十三字)(第四分別誦)

◎卷第四十一

（161）梵志品 梵摩經[1]第十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鞞陀提[2]國，與大比丘眾俱。爾時，彌薩羅[3]有梵志，名曰梵摩，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豐饒，彌薩羅，乃至水草木，謂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特與梵封。梵志梵摩，有一摩納[4]，名優多羅，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經典，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

梵志梵摩聞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遊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彼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

[1] ～《中部》M.91.Brahmayu sutta. (梵摩經)，No.76.《梵摩渝經》(T1.883.2)

[2] 鞞陀提～Videha.

[3] 彌薩羅～Mithila.

[4] 摩納：意為未成年的年輕人。

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復次，聞彼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梵志梵摩聞已，告曰：「優多羅[1]！我聞如是：彼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遊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優多羅！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彼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

[1] 優多羅～Uttara.

復次，優多羅！彼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優多羅！汝受持諸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優多羅答曰：「唯然，世尊！我受持諸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

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梵志梵摩告曰：「優多羅！汝往詣彼沙門瞿曇所，觀彼沙門瞿曇為如是，為不如是，實有三十二大人相耶？」

優多羅摩納聞已，稽首梵志梵摩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觀世尊身三十二相，彼見世尊身有三十相，於二相疑惑，陰馬藏及廣長舌，世尊念曰：「此優多羅於我身觀三十二相，彼見有三十相，於二相疑惑，陰馬藏及廣長舌，我今寧可斷其疑惑。世尊知已，即如其像作如意足，如其像作如意足已，令優多羅摩納見我身陰馬藏及廣長舌。」

於是，世尊即如其像作如意足，如其像作如意足已，優多羅摩納見世尊身陰馬藏及廣長舌。廣長舌者，從口出舌，盡覆其面，優多羅摩納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

周聞十方。」

優多羅摩納復作是念：「我寧可極觀威儀禮節，及觀遊行所趣。」於是，優多羅摩納尋隨佛行，於夏四月觀威儀禮節，及觀遊行所趣，優多羅摩納過夏四月，悅可世尊威儀禮節，及觀遊行所趣，白曰：「瞿曇！我今有事，欲還請辭。」

世尊告曰：「優多羅！汝去隨意。」優多羅摩納聞世尊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座起，繞三匝而去，往詣梵志梵摩所，稽首梵志梵摩足，却坐一面。

梵志梵摩問曰：「優多羅！實如所聞，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為如是，為不如是，實有三十二大人相耶？」

優多羅摩納答曰：「唯然，尊！實如所聞，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是，非不如是，實有三十二相。尊！沙門瞿曇足安平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足下生輪，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足指纖長，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足周正直，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足跟踝後兩邊平滿，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足兩踝傭，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身毛上向，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手足網縵，猶如鵝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手足極妙，柔弱軟軟，猶兜羅華，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肌皮軟細，塵水不著，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一一毛，一一毛者，身一一孔一毛生，色若紺青，如螺右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鹿[跳-兆+(月/(月/月))]腸，猶如鹿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陰馬藏，猶良馬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身形圓好，猶尼拘類樹，上下圓相稱，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身不阿曲，身不曲者，平立伸手以摩其膝，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身黃金色，如紫磨金，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身七處滿，七處滿者，兩手、兩足、兩肩及項，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其上身大，猶如師子！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師子頰車，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脊背平直，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兩肩上連，通頸平滿，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四十齒，平齒，不踈齒，白齒，通味第一味，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梵音可愛，其聲猶如迦羅毘伽，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

復次，尊！沙門瞿曇廣長舌，廣長舌者，舌從口出，遍覆其面，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承淚處滿，猶如牛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眼色紺青，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頂有肉髻，團圓相稱，髮螺右旋，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復次，尊！沙門瞿曇眉間生毛，潔白右縈，是謂沙門瞿曇大人大人之相，是謂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

若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復次，尊！我見沙門瞿曇著衣，已著衣，被[1]衣、已被衣，出房，已出房，出園，已出園，行道至村間，入村，已入村，在巷，入家，已入家，正床，已正床，坐，已坐，澡手，已澡手，受飲食，已受飲食，食，已食，澡手呪願，從座起，出家，已出家，在巷，出村，已出村，入園，已入園，入房，已入房。

[1] 被：同「披」字。

尊！沙門瞿曇著衣齊整，不高不下，衣不近體，風不能令衣遠離身。尊！沙門瞿曇被衣齊整，不高不下，衣不近體，風不能令衣遠離身。尊！沙門瞿曇常著新衣，隨順於聖，以刀割截，染作惡色，如是彼聖染作惡色，彼持衣者，不為財物，不為貢高，不為自飾，不為莊嚴，但為障蔽蚊虻、風日之所觸故，及為慙愧，覆其身故。

彼出房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出房時，終不低身。尊！沙門瞿曇若欲行時，先舉右足，正舉正下，行不擾亂，亦無惡亂。行時兩踝終不相捵[1]。

尊！沙門瞿曇行時，不為塵土所坌[2]。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出園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出園時，終不低身，往到村間，身極右旋，觀察如龍，遍觀而觀，不恐不怖，亦不驚懼，觀於諸方，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彼入村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入村時，終不低身，彼在街巷，不低視，亦不仰視，唯直正視，於中不礙所知所見。

尊！沙門瞿曇，諸根常定。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入家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入家時，終不低身。尊！沙門瞿曇迴身右旋，正床而坐，彼於床上，不極身力坐，亦不以手案胜[3]坐床，彼坐床已，不悒悒，不煩惱，

---

[1] 捵：音ㄔㄥˊ，碰觸。
[2] 坌：音ㄅㄣˋ（笨）。
[3] 胜：腿。

亦復不樂。受澡水時，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彼受飲食，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尊！沙門瞿曇，受食平鉢等羹飯食。尊！沙門瞿曇，摶食齊整徐著口中，摶食未至，不豫張口，及在口中，三嚼而咽，無飯及羹亦不斷碎，有餘在口，復納後摶。

尊！沙門瞿曇以三事清淨，食欲得味，不欲染味彼食，不為財物，不為貢高，不為自飾，不為莊嚴，但欲存身，久住無患，用止故疹[1]，不起新病，存命無患，有力快樂。飯食已訖，受洗手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受澡鉢水，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彼洗手淨已，其鉢亦淨，洗鉢淨已，其手亦淨，拭手已，便拭鉢，拭鉢已，便拭手，彼洗拭鉢已，安著一面，不近不遠，不數觀鉢，亦不為鉢。

彼不毀呰此食，亦不稱譽彼食，但暫默然。食已，為諸居士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便退而還。

彼出家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出家時，終不低身。彼在街巷，不低視，亦不仰視，唯直正視，於中不礙所知所見。尊！沙門瞿曇諸根常定。所以者何？以本善行故。彼出村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出村時，終不低身，彼入園時，身不低仰。尊！沙門瞿曇入園時，終不低身。

---

[1] 故疹：舊疾。

彼中食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房宴坐。尊！沙門瞿曇饒益世間故，入房宴坐。尊！沙門瞿曇於晡時，從宴坐起，面色光澤。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尊！沙門瞿曇口出八種音聲，一曰甚深，二曰毘摩樓簸，三曰入心，四曰可愛，五曰極滿，六曰活瞿，七曰分了，八曰智也。多人所愛，多人所樂，多人所念，令得心定。

尊！沙門瞿曇隨眾說法，聲不出眾外，唯在於眾，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即從座起，還歸本所。尊！沙門瞿曇其像如是，但有殊勝復過於是。尊！我欲詣彼沙門瞿曇，從學梵行。」

梵志梵摩告曰：「隨意。」

於是，優多羅摩納稽首梵志梵摩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願從世尊學道，受具足，成就比丘，得從世尊修行梵行。」

於是，世尊度優多羅摩納，令學道，受具足。度優多羅摩納，令學道受具足已，遊行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展轉進前，到彌薩羅，住彌薩羅、大天奈林。

彼彌薩羅梵志居士，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行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展轉來至此彌薩羅，住大天奈林。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敬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寧可共往，見彼沙門瞿曇，禮拜供養。」

彼彌薩羅梵志居士，各與等類，眷屬相隨，從彌薩羅出，北行至大天奈林，欲見世尊禮拜供養，往詣佛已，或有彌薩羅梵志居士，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有與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或有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有遙見佛已，默然而坐。彼彌薩羅梵志、居士，各各坐已，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梵志梵摩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行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展轉來至此彌薩羅國，住大天奈林。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彼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有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敬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我寧可往見沙門瞿曇！禮拜供養。」

梵志梵摩告御者曰：「汝速嚴駕！我今欲往詣沙門瞿曇！」

御者受教，即速嚴駕訖，還白曰：「嚴駕已畢，尊自知時。」於是，梵摩乘極賢妙車，從彌薩羅出，北行至大天奈林，欲見世尊禮拜供養。

爾時，世尊在無量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梵志梵摩遙見世尊在無量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見已，恐怖。於是，梵摩即避在道側，至樹下住，告一摩納：「汝往詣彼沙門瞿曇，為我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瞿曇！我師梵摩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瞿曇！我師梵摩欲來見沙門瞿曇！』

於是，摩納即受教行，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師梵摩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瞿曇！我師梵摩欲來見沙門瞿曇！」

世尊告曰：「摩納！令梵志梵摩安穩快樂，令天及人、阿修羅、揵沓婆、羅剎，及餘種種身，安穩快樂。摩納！梵志梵摩欲來隨意。」於是，摩納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座起，繞佛三匝而去，還詣梵志梵摩所，白曰：「尊！我已通沙門瞿曇，彼沙門瞿曇今住待尊，唯尊知時。」

梵志梵摩即從車下，步詣佛所，彼眾遙見梵志梵摩來，即從座起，開道避之。所以者何？以有名德及多識

故。梵志梵摩告彼眾曰：「諸賢！各各復坐，我欲直往見沙門瞿曇。」於是，梵摩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爾時，梵摩不壞二根，眼根及耳根。梵志梵摩坐已，諦觀佛身三十二相，彼見三十相，於二相有疑，陰馬藏及廣長舌。梵志梵摩即時以偈問世尊曰：

如我昔曾所聞，三十二大人相，於中求不見二，
尊沙門瞿曇身，為有陰馬藏不？一切人尊深密，
云何為人最尊，不現視微妙舌，若尊有廣長舌，
唯願令我得見，今實有疑惑心，願調御決我疑。

世尊作是念：「此梵志梵摩求我身三十二相，彼見三十，於二有疑，陰馬藏及廣長舌，我今寧可除彼疑惑。」世尊知已，作如其像如意足，作如其像如意足已，梵志梵摩見世尊身陰馬藏及廣長舌，於中廣長舌者，舌從口出，盡覆其面，世尊止如意足已，為梵志梵摩說此頌曰：

謂汝昔曾所聞，三十二大人相，彼一切在我身，
滿具足最上正。調御斷於我疑，梵志發微妙信。
至難得見聞，最上正盡覺。出世為極難，最上正盡覺，
梵志我正覺，無上正法王。

梵志梵摩聞已，而作是念：此沙門瞿曇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謂成就大人相者，必有二處真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

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穩。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名稱流布，周聞十方。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此梵志梵摩，長夜無諛諂，無欺誑，所欲所問者，一切欲知，非為觸嬈，彼亦如是，我寧可說彼甚深阿毘曇。」世尊知已，為梵志梵摩即說頌曰：

現世樂法故，饒益為後世，梵志汝問事，隨本意所思。
彼彼諸問事，我為汝斷疑，世尊已許問，梵志梵摩故，
便問世尊事，隨本意所思，云何為梵志，三達[1]有何義？
以何說無著，何等正盡覺？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滅惡不善法，立住擇梵行，修習梵志行，以此為梵志。
明達於過去，見樂及惡道，得無明盡訖，知是立牟尼。
善知清淨心，盡脫婬怒癡，成就於三明，以此為三達。
遠離不善法，正住第一義，第一世所敬，以此為無著。
饒益天及人，與眼滅壞諍，普知現視盡，以此為正覺。

於是，梵摩即從座起，欲稽首佛足，彼時大眾同時俱發高大音聲：「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彌薩羅國，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於彼最第一，謂出生故。

[1] 三達：即三明，指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即解脫)。.

梵志梵摩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彼為沙門瞿曇極下意，尊敬作禮，供養奉事。

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彌薩羅國，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於彼最第一，謂學書故。梵志梵摩博聞總持，誦過四經典，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彼為沙門瞿曇極下意，尊敬作禮，供養奉事。

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彌薩羅國，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於彼最第一，謂財物故。梵志梵摩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豐饒。彌薩羅，乃至水草木，謂王摩竭陀，未生怨，鞞陀提子，特與梵封，彼為沙門瞿曇極下意，尊敬作禮，供養奉事。

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此彌薩羅國，所有梵志居士者，梵志梵摩於彼最第一，謂壽命故。梵志梵摩極大長老，壽命具足，年百二十六，彼為沙門瞿曇極下意，尊敬作禮，供養奉事。」

是時，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眾心之所念，世尊知已，告梵志梵摩：「止！止！梵志！但心意足，可還復坐，為汝說法。」

梵志梵摩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嘆無欲為妙，道品白淨，為說是已。

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具為彼說苦、集、滅、道，梵志梵摩即於座上見四聖諦：苦、集、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為色，如是梵摩即於座上見四聖諦：苦、集、滅、道。於是，梵摩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由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稽首佛足：「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時，梵志梵摩扠手向佛，白曰：「世尊！唯願明日垂顧受請，及比丘眾。」世尊為梵志梵摩故，默然而受。

梵志梵摩知世尊默然受已，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還歸其家，即於其夜，施設餚饌，極妙上味，種種豐饒食噉含消，施設已訖，平旦敷床，至時唱曰：「世尊！飯食已辦，唯聖知時。」

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比丘翼從，世尊在前，往詣梵志梵摩家，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梵志梵摩知世尊及比丘眾，眾坐已定，自行澡水，以上味餚饌、

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酧酌，令極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坐受呪願。梵志梵摩坐已，世尊為彼說呪願曰：

呪火第一齋，通音諸音本，王為人中尊，海為江河長，月為星中明，明照無過日，上下維諸方，及一切世間，從人乃至天，唯佛最第一。

於是，世尊為梵志梵摩說呪願已，從座起去，彌薩羅國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則便遊行至舍衛國，展轉前進，到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於是，眾多比丘舍衛乞食時，聞彼彌薩羅梵志梵摩，以偈問佛事，彼便命終。諸比丘聞已，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等眾多比丘，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時，聞彼彌薩羅梵志梵摩，以偈問佛事，彼便命終。世尊！彼至何處，為生何許，後世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梵志梵摩極有大利，最後知法，為法故，不煩勞我。比丘！梵志梵摩五下分結盡，生彼得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爾時，世尊記說梵摩得阿那含。佛說如是，梵志梵摩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摩經第十竟 (六千七百七十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一 (六千七百七十六字) ~

中阿含梵志品第一竟 (三萬四百五十四字)

◎ 卷第四十二

根本分別品第二　(有十經)(第四分別誦)

分別六界.處　觀法.溫泉林　釋中[1]禪室尊　阿難說.意行
拘樓瘦.無諍　鸚鵡.分別業

（162）根本分別品　分別六界經[2]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往詣王舍城宿。於是，世尊往至陶家，語曰：「陶師！我今欲寄陶屋一宿[3]，汝見聽耶？」

陶師答曰：「我無所違，然有一比丘先已住中，若彼聽者，欲住隨意。」爾時，尊者弗迦邏娑利[4]先已在彼，住陶屋中。於是，世尊出陶師家，入彼陶屋，語尊者弗迦邏娑利曰：「比丘！我今欲寄陶屋一宿，汝見聽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君！我無所違，此陶屋草座已敷，君欲住者，自可隨意。」

爾時，世尊從彼陶屋出外，洗足訖，還入內，於草座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竟夜默然，靜坐定意，尊者弗迦邏娑利，亦竟夜默然，靜坐定意。彼時，世尊而作是念：「此比丘住止寂靜，甚奇甚特！我今寧可問彼比丘：『汝師是誰？依誰出家學道受法？』」

---

[1] 釋中（Sakka）：即「釋迦」。
[2] ～《中部》M.140.Dhatuvibhavga sutta (界分別經)
[3] 宿：音ㄒㄧㄡˋ，夜。
[4] 弗迦邏娑利～Pukkusati.

世尊念已，問曰：「比丘！汝師是誰？依誰出家學道受法？」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賢者！有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覺無上正盡覺，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學道受法。」

世尊即復問曰：「比丘！曾見師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不見。」

世尊問曰：「若見師者，為識不耶？」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不識，賢者！然我聞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學道受法。」

彼時，世尊復作是念：「此族姓子依我出家學道受法，我今寧可為說法。」

世尊念已，語尊者弗迦邏娑利曰：「比丘！我為汝說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六界，汝當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弗迦邏娑利答曰：「唯然。」

佛告彼曰：「比丘！人有六界聚、六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若有住彼，不聞憂慼事，不聞憂慼事已，意便不憎、不憂不勞，亦不恐怖。如是，有教，不放逸慧，守護真諦，長養惠施。比丘！當學最上，當學至寂，分別六界。如是，比丘！人有六界聚，此說何因？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比丘！人有六界

聚者，因此故說。

比丘！人有六觸處，此說何因？謂比丘眼觸見色，耳觸聞聲，鼻觸嗅香，舌觸嘗味，身觸覺觸，意觸知法。比丘！人有六觸處者，因此故說。

比丘！人有十八意行，此說何因？謂比丘眼見色，觀色喜住，觀色憂住，觀色捨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觀法喜住，觀法憂住，觀法捨住。比丘！此六喜觀、六憂觀、六捨觀，合已十八行。比丘！人有十八意行者，因此故說。

比丘！人有四住處，此說何因？謂真諦住處、慧住處、施住處、息住處。比丘！人有四住處者，因此故說。

云何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地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髮、毛、爪、齒、麤細膚、皮、肉、骨、筋、腎、心、肝、肺、脾、大腸、胃、糞。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堅，堅性住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地界也。

比丘！若有內地界及外地界者，彼一切總說地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地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水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腦膜、眼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痰、小便，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水，水性潤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水界也。

比丘！若有內水界及外水界者，彼一切總說水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水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此身界，今我此身有內火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熱身、暖身、煩悶身、溫壯身，謂消飲食，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火，火性熱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火界也。

比丘！若有內火界及外火界者，彼一切總說火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火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風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上風、下風、脇風、掣縮風、蹴風、非道風、節節行風、息出風、息入風。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風，風性動內，於生所受，是謂比丘內風界也。

比丘！若有內風界及外風界者，彼一切總說風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風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復次，比丘不放逸慧。若有比丘分別身界，今我此身有內空界而受於生，此為云何？謂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咽喉動搖，謂食噉含消，安徐咽住，若下過出。如斯之比，此身中餘在內，內所攝空，在空不為肉、皮、骨、筋所覆，是謂比丘內空界也。

比丘！若有內空界及外空界者，彼一切總說空界，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神也，如是慧觀，知其如真，心不染著於此空界，是謂比丘不放逸慧。

比丘！若有比丘於此五界知其如真，知如真已，心不染彼而解脫者，唯有餘識，此何等識？樂識、苦識、喜識、憂識、捨識。比丘！因樂觸故生樂受，彼受樂受，受樂受已，即知受樂受。若有比丘滅此樂觸，滅此樂觸，若有從樂觸生樂受者，彼亦滅息止，知已冷也。

比丘！因苦觸故生苦受，彼受苦受，受苦受已，即知受苦受。若有比丘滅此苦觸，滅此苦觸已，若有從苦觸生苦受者，彼亦滅息止，知已冷也。

比丘！因喜觸故生喜受，彼受喜受，受喜受已，即知受喜受。若有比丘滅此喜觸，滅此喜處已，若有從喜觸生喜受者，彼亦滅息止，知已冷也。

比丘！因憂觸故生憂受，彼受憂受，受憂受已，即知受憂受。若有比丘滅此憂觸，滅此憂處已，若有從憂畜生憂受者，彼亦滅息止，知已冷也。

比丘！因捨觸故生捨受，彼受捨受，受捨受已，即知受捨受。若有比丘滅此捨觸，滅此捨處已，若有從捨觸生捨受者，彼亦滅息止，知已冷也。

比丘！彼彼觸故生彼彼受，滅彼彼觸已，彼彼受亦滅，彼知此受從觸，觸本，觸集，從觸生，以觸為首，依觸行。

比丘！猶如火母，因鑽及人，方便熱相故而生火也。比丘！彼彼眾多林木相離分散，若從彼生火，火數熱於生數受，彼都滅止息，則冷樵木也。

如是，比丘！彼彼觸故生彼彼受，滅彼彼觸故彼彼受亦滅，彼知此受從觸，觸本，觸集，從觸生，以觸為首，依觸行。若比丘不染此三受而解脫者，彼比丘唯存於捨，極清淨也。

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

比丘！猶工煉金，上妙之師以火燒金，鍛令極薄，又以火燸[1]，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比丘！此金者，於金師以數數足火，熟煉令淨，極使柔軟而有光明已。彼金師者，隨所施設，或縺[2]繒綵，嚴飾新衣，指鐶、臂釧、瓔珞、寶鬘，隨意所作。

如是，比丘！彼比丘作是念：『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空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我此清淨捨，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修如是心，依彼，住彼，立彼，緣彼，繫縛於彼。』

---

[1] 燸：音ㄌㄢˇ，

[2] 縺＝纏【宋】【元】【明】

彼比丘復作是念：『我此清淨捨，依無量空處者，故是有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此捨不復移入無量空處。我此清淨捨，依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者，故是有為。若有為者，則是無常，若無常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便知苦，知苦已，此捨不復移入無量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

比丘！若有比丘於此四處以慧觀之，知其如真，心不成就，不移入者，彼於爾時不復有為，亦無所思，謂有及無，彼受身最後覺，則知受身最後覺，受命最後覺，則知受命最後覺，身壞命終，壽命已訖，彼所覺一切滅息止，知至冷[1]也。

比丘！譬如燃燈，因油因炷，彼若無人更增益油，亦不續炷，是為前已滅訖，後不相續，無所復受。如是，比丘受身最後覺，則知受身最後覺；受命最後覺，則知受命最後覺，身壞命終，壽命已訖，彼所覺一切滅息止，知至冷也，是謂比丘第一正慧，謂至究竟滅訖，漏盡比丘成就於彼，成就第一正慧處。

比丘！此解脫住真諦，得不移動，真諦者，謂如法也。妄言者，謂虛妄法。比丘！成就彼第一真諦處[2]。

---

[1] 至冷：指「究竟清涼」。

[2] 第一真諦處（Parama saccadhitthana）：Parama：較高的(superior)，最好的，卓越的(excellent)。

比丘！彼比丘施說施若[1]本必有怨家，彼於爾時放捨、吐離、解脫、滅訖，是謂比丘第一正惠施，謂捨離一切世盡，無欲、滅、息、止，比丘成就於彼，成就第一惠施處。

比丘！彼比丘心為欲、恚、癡所穢，不得解脫。比丘！此一切婬、怒、癡盡，無欲、滅、息、止，得第一息[2]。比丘！成就彼者，成就第一息處。

比丘！我者是自舉，我當有，是亦自舉；我當非有非無，是亦自舉；我當色有，是亦自舉；我當無色有，是亦自舉；我當非有色非無色，是亦自舉；我當有想，是亦自舉；我當無想，是亦自舉；我當非有想非無想，是亦自舉，是貢高，是憍傲，是放逸。比丘！若無此一切自舉、貢高、憍傲、放逸者，意謂之息。

比丘！若意息者，便不憎不憂、不勞不怖。所以者何？彼比丘成就法故，不復有可說憎者。若不憎則不憂，不憂則不愁，不愁則不勞，不勞則不怖，因不怖便當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說此法已，尊者弗迦邏娑利，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尊者弗迦邏娑利，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由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

---

[1] 說施若：宋本作「設若」，元、明二本均作「設苦」。
[2] 息（Upasama）：寂靜，止息。

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悔過；善逝！我自首。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解，不識良田，不能自知。所以者何？以我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君[1]也。唯願世尊聽我悔過，我悔過已，後不更作。」

世尊告曰：「比丘！汝實愚癡，汝實不定，汝不善解，謂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君也。比丘！若汝能自悔過，見已發露，護不更作者。比丘！如是則於聖法律中益而不損，謂能自悔過，見已發露，護不更作。」佛說如是，尊者弗迦邏娑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六界經第一竟 (三千一百三十一字)。

（163）根本分別品 分別六處經[2] 第二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六處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唯當受教。」

佛言：「汝等六處當知內也。六觸處當知內，十八意行當知內，三十六刀當知內，於中斷彼成就是，無量說法當知內，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

[1] 君（Avuso）：朋友對低戒臘的比丘的禮貌上的稱呼。

[2] M. 137. Salayatana vibhavga sutta.此經相當於《中部》137 經。

教，無上調御士[1]者，調御士趣一切方便，是謂分別六處經事。六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謂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六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六觸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謂眼觸為見色，耳觸為聞聲，鼻觸為嗅香，舌觸為嘗味，身觸為覺觸，意觸為知法，六觸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十八意行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比丘者，眼見色已，分別色喜住，分別色憂住，分別色捨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分別法喜住，分別法憂住，分別法捨住，是謂分別六喜、分別六憂、分別六捨，總說十八意行，十八意行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三十六刀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有六喜依著，有六喜依無欲；有六憂依著，有六憂依無欲；有六捨依著，有六捨依無欲。云何六喜依著？云何六喜依無欲？眼見色已，生喜，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

云何喜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愛色、欲相應樂，未得者欲得，已得者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著。

---

[1] 無上調御士：(Trainer of men to be tamed)：巴利文是 anuttara-purisa-damma-sarathi，意指應被調伏之人的無上調御者。古人譯為「無上士、調御丈夫」兩種名號，若加上「如來」即為十一個名號；依巴利文應為一個名號（無上調御丈夫），若加上「如來」則為十個名號。請參考蔡奇林著《暗夜光明》（＜香光莊嚴＞第 98 期，45 頁）。

云何喜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無欲。

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生喜，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喜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愛法、欲相應樂，未得者欲得，已得者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著。

云何喜依無欲？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生喜，如是喜，是謂喜依無欲。

云何六憂依著？云何六憂依無欲？眼見色已，生憂，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憂依著？眼知色可喜、意念、愛色、欲相應樂，未得者不得，已得者過去、散壞、滅、變易，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著。

云何憂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作是念：『我何時彼處成就遊，謂處諸聖人成就遊，是為上具觸願恐怖，知苦憂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無欲。如是，耳、鼻、舌、身。

意知法已，生憂，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憂依著？意知法可喜、意念、愛法、欲相應樂，未得者不得，已得者過去、散壞、滅、變易，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著。

云何憂依無欲？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作是念：我何時彼處成就遊？謂處諸聖人成就遊，是為上具觸願恐怖，知苦憂生憂，如是憂，是謂憂依無欲。

云何六捨依著？云何六捨依無欲？眼見色已生捨，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

云何捨依著？眼知色生捨，彼平等、不多聞、無智慧、愚、癡、凡夫，為色有捨，不離色，是謂捨依著。

云何捨依無欲？知色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色無常、苦、滅法，憶已捨住。若有至意修習捨，是謂捨依無欲。如是，耳、鼻、舌、身。

意知法已生捨，當知二種：或依著，或依無欲。云何捨依著？意知法，生捨、平等，不多聞、無智慧、愚癡凡夫，為法有捨，不離法，是謂捨依著。

云何捨依無欲？意知法無常、變易，盡、無欲、滅、息，前及今，一切法無常、苦、滅法，憶已捨住。若有至意修習捨，是謂捨依無欲。是為六喜依著、六喜依無欲；六憂依著、六憂依無欲；六捨依著、六捨依無欲，總說三十六刀，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於中斷彼成就是者，此何因說？謂此六喜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喜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憂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憂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

謂此六捨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捨依著，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憂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

謂此六喜依無欲，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謂此六捨依無欲，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六憂依無欲，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

有捨無量觸，若干觸，有捨一觸，不若干觸。云何有捨無量觸，若干觸？若捨，為色，為聲，為香，為味，為觸，此捨無量觸，若干觸。

云何捨一觸，不若干觸？謂捨或依無量空處，或依無量識處，或依無所有處，或依非有想非無想處，此捨一觸，不若干觸，謂此捨有一觸，不若干觸，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捨有無量觸，若干觸。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取無量、依無量、住無量，謂此捨有一觸，不若干觸。取是，依是，住是也，謂此捨有無量觸，若干觸，滅彼，除彼，吐彼，如是斷彼也，於中斷彼成就是者，因此故說。

無量說法當知內者，此何因說？如來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於如來法。所以者何？如來說法，無有極不可盡法，文句法句觀義，乃至

四弟子命終，猶如四種善射之人，挽彊[1]俱發，善學善知，而有方便，速徹過去。

如是，世尊有四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辯才成就第一辯才，壽活百歲，如來為彼說法滿百年，除飲食時、大小便時、睡眠息時，及聚會時。彼如來所說法，文句法句觀義，以慧而速觀義，不復更問於如來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極，不可盡，無量說法當知內者，因此故說。

三意止[2]，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者。此何因說？若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世尊教，不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憂慼也，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一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

復次，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歡喜也，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二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

---

[1] 彊：通「強」字。

[2] 三意止（tayo satipaṭṭhānā）：即「三個念處」，菩提比丘譯為「three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復次，如來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或有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世尊教，不能得定者。

或有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世尊教，能得定者。世尊不以此為憂慼，亦不歡喜，但世尊捨無所為，常念，常智，是謂第三意止，謂聖人所習，聖人所習已，眾可教也，因此故說。

無上調御士者，謂調御士趣一切方者。此何因說？調御士者，此說調御士趣一方，或東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調御象者，調御象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調御馬者，調御馬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調御牛者，調御牛趣一方，或東方，或南、西、北方也。

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於中方者色觀色，是謂第一方。內無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方。淨解脫身觸成就遊，是謂第三方。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1]，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方。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方。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六方。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

[1]有對想(paṭighasaññā)：菩提比丘譯為「瞋想」(perceptions of aversion)。「有對」(paṭigha)，有兩個意思：一為「障礙」，一為「瞋恚，厭惡」。

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方。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盡身觸成就遊，慧觀漏盡斷智，是謂第八方。無上調御士者，調御士趣一切方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六處經第二竟 (二千五百一十二字)。

（164）根本分別品 分別觀法經[1]第三(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觀法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唯當受教。」

佛言：「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佛說如是已，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

[1] ～《中部》M.137.Salayatanavibhavgasuttam (六處分別經)，《中部》M.138.Uddesavibhavgasuttam (總說分別經)

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

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1]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

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爾時，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花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

[1] 尊者大迦旃延～Ayasma Maha-kaccana.

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云何比丘心出外灑散？諸賢！比丘眼見色，識食色相，識著色樂相，識縛色樂相，彼色相味結縛，心出外灑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識食法相，識著法樂相，識縛法樂相，彼法相味結縛，心出外灑散。諸賢！如是比丘心出外灑散。

諸賢！云何比丘心不出外灑散？諸賢！比丘眼見色，識不食色相，識不著色樂相，識不縛色樂相，彼色相味不結縛心，不出外灑散。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識不食法相，識不著法樂相，識不縛法樂相，彼法相味不結縛心，不出外灑散。諸賢！如是比丘心不出外灑散。

諸賢！云何比丘心不住內？諸賢！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

彼識著離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

彼識著定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

彼識著無喜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識著捨，及念、清淨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識著空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識著識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識著無所有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識著無想智味，依彼住彼，緣彼縛彼，識不住內。諸賢！如是比丘心不住內。

諸賢！云何比丘心住內？諸賢！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識不著離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識不著定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識不著無喜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識不著捨及念、清淨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空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識不著識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無所有智味，不依彼，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

復次，諸賢！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識不著無想智味，不依彼，

不住彼，不緣彼，不縛彼，識住內也。諸賢！如是比丘心住內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而恐怖？諸賢！比丘不離色染，不離色欲，不離色愛，不離色渴。諸賢！若有比丘不離色染，不離色欲，不離色愛，不離色渴者，彼欲得色，求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欲得色，著色，住色，色即是我，色是我有已，識捫摸色，識捫摸色已，變易彼色時，識轉於色，識轉於色已，彼生恐怖法，心住於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懼煩勞，不受而恐怖。如是受、想、行。

比丘不離識染，不離識欲，不離識愛，不離識渴。諸賢！若有比丘不離識染，不離識欲，不離識愛，不離識渴者，彼欲得識，求識，著識，住識，識即是我，識是我有，彼欲得識，求識，著識住識，識即是我，識是我有已，識捫摸識，識捫摸識已，變易彼識時，識轉於識，識轉於識已，彼生恐怖法，心住於中，因心不知故，便怖懼煩勞，不受而恐怖。諸賢！如是比丘不受恐怖。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不恐怖。諸賢！比丘離色染，離色欲，離色愛，離色渴。諸賢！若有比丘離色染、離色欲、離色愛、離色渴者，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彼不欲得色，不求色，不著色，不住色，色非是我，色非我有已，識不捫摸色，識不捫摸色已，變易彼色時，識不轉於色，識不

轉於色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懼，不煩勞，不受，不恐怖。

如是，受、想、行。比丘離識染，離識欲，離識愛，離識渴。諸賢！若有比丘離識染，離識欲，離識愛，離識渴者，彼不欲得識，不求識，不著識，不住識，識非是我，識非我有，彼不欲得識，不求識，不著識，不住識，非是我，識非我有已，識不捫摸識，識不捫摸識已，變易彼識時，識不轉於識，識不轉於識已，彼不生恐怖法，心不住中，因心知故，便不怖懼，不煩勞，不受，不恐怖。諸賢！如是比丘不受，不恐怖。

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心出外灑散，心不住內，不受而恐怖。比丘！如是如是觀，如汝觀已。比丘！心不出外，不灑散，心住內，不受，不恐怖，如是不復生、老、病、死，是說苦邊。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嘆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

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觀法經第三竟 (二千七百五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二(八千三百九十四字)

◎卷第四十三

（165）根本分別品 溫泉林天經[1]第四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尊者三彌提[2]亦遊王舍城，住溫泉林。於是，尊者三彌提夜將向旦，從房而出，往詣溫泉，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三彌提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却住於一面已，白尊者三彌提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3]偈耶？」

尊者三彌提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尊者三彌提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

[1] ～《中部》M.133.Mahakaccana-bhaddekaratta- sutta.(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cf. 藏(東北 313, 617, 974.)

[2] 尊者三彌提～Ayasma Samiddhi.

[3] 跋地羅帝～Bhaddekaratta.

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法有義，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三彌提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於是，尊者三彌提，天沒不久，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今日夜將向旦，出房往詣彼溫泉所，脫衣岸上，入溫泉浴，浴已便出，住岸拭身。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溫泉岸，彼天却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耶？』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我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

彼天答曰：『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

我復問：『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彼天答曰：『世尊遊此王舍城，住竹林迦蘭陀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我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世尊問曰：「三彌提！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三彌提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所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三彌提！彼天子名正殿，為三十三天軍將。」於是，尊者三彌提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三彌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說。」尊者三彌提白曰：「唯然。」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言：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佛說如是，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

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

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云何比丘念過去耶？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

如是，耳、鼻、舌、身。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念過去。諸賢！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念過去。諸賢！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意所念，愛色，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

如是，耳、鼻、舌、身。實有意知法可喜、意所念，愛法，欲相應，心樂，捫摸本，本即過去也。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念過去。諸賢！如是比丘不念過去也。

諸賢！云何比丘願未來耶？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彼未得欲得，已得心願，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

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欲得，已得心願，因心願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願未來。諸賢！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願未來？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

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未來者，未得不欲得，已得心不願，因心不願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願未來。諸賢！如是比丘不願未來也。

諸賢！云何比丘受現在法？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

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欲染著，因識欲染著已，則便樂彼，因樂彼已，便受現在法。諸賢！如是比丘受現在法也。

諸賢！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諸賢！比丘若有眼、色、眼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

如是耳、鼻、舌、身。若有意、法、意識現在者，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因識不欲染著已，則便不樂彼，因不樂彼已，便不受現在法。諸賢！如是比丘不受現在

法。諸賢！謂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共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即從座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嘆曰：「 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教，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大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溫泉林天經第四竟 (二千五百八十字)。

（166）根本分別品 釋中禪室尊經[1]第五(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盧夷強耆[2]遊於釋中，在無事禪室。於是，尊者盧夷強耆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往詣尊者盧夷強耆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却住於一面已，白尊者盧夷強耆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彼天曰：「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彼天答曰：「一時，世尊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陀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

[1] ～《中部》M.134. Lomasakavgiya bhaddekaratta sutta. (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No.77.《尊上經》(T1.886.1)

[2] 盧夷強耆～Lomasakavgiya.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

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尊者盧夷強耆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天沒不久，於是，尊者盧夷強耆在釋中，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舍衛國，展轉進前，至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盧夷強耆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一時遊於釋中，在無事禪室。世尊！我於爾時，夜將向旦，從彼禪室出，在露地禪室蔭中，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有一天形體極妙，色像巍巍，夜將向旦，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彼天色像，威神極妙，光明普照，於其禪室，彼天却住於一面已，而白我曰：『比丘！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我答彼天：『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亦不受義。』

尋問彼天：『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彼天答曰：『我受持跋地羅帝偈，然不受義。』

我復問天：『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天答我曰：『一時，佛遊王舍城，住竹林迦蘭陀園。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不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比丘！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不受持義也。』

我復問天：『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天答我曰：『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比丘！可往而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所以者何？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有義有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彼天說如是，稽首禮足，繞三匝已，即彼處沒。」

於是，世尊問尊者盧夷強耆：「汝知彼天從何處來？彼天名何耶？」

尊者盧夷強耆答曰：「世尊！我不知彼天從何處來，亦不知名也。」

世尊告曰：「強耆！彼天子名般那，為三十三天軍將。」

彼時，尊者盧夷強耆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強耆！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說其義。」

尊者盧夷強耆白曰：「唯然。當受教聽。」佛言：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強耆！云何比丘念過去耶？若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強耆！云何比丘不念過去？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受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過去。

強耆！云何比丘願未來耶？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強耆！云何比丘不願未來？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受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強耆！云何比丘受現在法？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

強耆！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受想行識，不欲，不著，

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佛說如是，尊者盧夷強耆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釋中禪室尊經第五竟 (千五百三十六字)。

（167）根本分別品 阿難說經[1]第六(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爾時，有一比丘，過夜平旦，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彼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於是，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阿難比丘所，作如是語：『阿難！世尊呼汝。』」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至尊者阿難所而語曰：「世尊呼尊者阿難！」

尊者阿難即往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世尊問曰：「阿難！汝實為諸比丘夜集講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尊者阿難答曰：「唯然。」

世尊問曰：「阿難！汝云何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

尊者阿難即便說曰：

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
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

[1] 《中部》M. 132. Anandabhaddekaratta sutta. (阿難一夜賢者經)

若學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
如是行精進，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念過去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有比丘樂過去色，欲、著、住；樂過去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念過去也。」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念過去？」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過去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過去受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念過去。」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願未來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未來色，欲、著、住；樂未來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願未來也。」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願未來？」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未來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未來受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願未來。」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樂現在色，欲、著、住；樂現在受想行識，欲、著、住，如是比丘受現在法。」

世尊即復問曰：「阿難！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若比丘不樂現在色，不欲，不著，不住；不樂現在受想行識，不欲，不著，不住，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世尊！我以如是為諸比丘夜集講

堂，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我弟子有眼有智，有義有法。所以者何？謂弟子在師面前如是句，如是文，廣說此義，實如阿難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說觀義應如是也。」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難說經第六竟 (七百七十二字)。

（168）根本分別品 意行經[1]第七(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謂分別意行經，如意行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意行生？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梵身天中。諸梵身天者，生彼住彼，受離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初禪，受離生喜樂，此二離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梵身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

[1] ～《中部》M. 120. Savkharuppatti sutta. (行生經)

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晃昱天中。諸晃昱天者，生彼住彼，受定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二禪，受定生喜樂，此二定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晃昱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遍淨天中。諸遍淨天者，生彼住彼，受無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三禪，受無喜樂，此二無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遍淨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果實天中。諸果實天者，生彼住彼，受捨念清淨樂，及比丘住此，入第四禪，受捨念清淨樂，此二捨念清淨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果實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量空處天中。

諸無量空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空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量空處想，此二無量空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空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度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量識處天中。諸無量識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識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量識處想，此二無量識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識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度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無所有處天中。諸無所有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所有處想，及比丘住此，受無所有處想，此二無所有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所有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想，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諸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者，生彼住彼，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及比丘住此，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此二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行此定，然後生彼，彼此

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復次，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智，彼諸定中，此定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者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如是彼諸定中，此定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得此定，依此定，住此定已，不復受生老病死苦，是說苦邊。」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意行經第七竟 (千三百十九字)。

(169)根本分別品 拘樓瘦無諍經[1]第八(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婆奇瘦，劍摩瑟曇，拘樓都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名分別無諍經。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離此二邊，則有中

[1] ～《中部》M. 139. Arana-Vibhavga sutta. (無諍分別經)，《相應部》S.56.11.Tathagatena vutta(1)(如來所說 1)，參閱《相應部》S.42.12.Rasiyo(王髮)，《雜阿含 912 經》(T2.228.3)

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決定於齊[1]，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也。

莫相道說，亦莫面前稱譽；齊限說，莫求齊限；隨國俗法，莫是莫非，此分別無諍經事。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此何因說？

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是說一邊，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是說二邊。莫求欲樂，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因此故說。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此何因說？有聖道八支，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因此故說。

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此何因說？云何為稱？云何為譏而不說法？

若有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欲者，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

[1]決定於齊：確定其範圍(定義)。

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彼沙門梵志所可畏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彼沙門梵志復抱此苦，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

有結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

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所以者何？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自譏，所以者何？若有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譏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自稱，所以者何？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自稱，如是有稱有譏而不說法也。

不稱不譏而為說法。云何不稱不譏而為說法，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

彼不如是說：欲無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

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有結不盡，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不盡者，彼有亦不盡，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有結盡者，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結盡者，彼有亦盡，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不求內樂者，彼亦不求內，是故彼一切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不達此法，唯有苦法，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則便說法。所以者何？彼不如是說：若有求內樂者，彼亦求內，是故彼一切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不達此法，唯無苦法，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彼知此已，是故便說法，如是不稱不譏而為說法，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因此故說也。

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者，此何因說，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也。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云何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不可修也？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樂，此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

云何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耶？**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者，因此故說。

莫相道說，亦莫面前稱譽者，此何因說？有相道說

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有相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有相道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於中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者，此終不可說。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者，彼亦當學不說是也。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義相應者，彼為知時，正智正念，令成就彼，如是面前稱譽，莫相道說，亦莫面前稱譽者，因此故說。

齊限說，莫不齊限者，此何因說？不齊限說者，煩身，念憙忘，心疲極，聲壞，向智者不自在也。齊限說者，不煩身，念不憙忘，心不疲極，聲不壞，向智者得自在也。齊限說，莫不齊限者，因此故說。

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此何因說？云何隨國俗法？是及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 ，或說盂，或說椀，或說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 ，或說盂，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隨其力，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是及非也。

云何隨國俗法？不是不非耶？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 ，或說盂，或說椀，或說器。如彼彼方，彼彼人間，彼彼事，或說甌，或說 ，或說盂，或說椀，或說器。彼彼事不隨其力，不一向說此是真諦，餘者虛妄，如是隨國俗法，不是不非也，隨國俗法，莫是莫非者，因此故說。

有諍法、無諍法。云何有諍法？云何無諍法？若欲

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業，為凡夫行，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若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

有結不盡，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有結滅盡，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不求內樂，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求於內樂，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

於中若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有諍也。

於中若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

於中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有諍也。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有諍也。

於中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

無齊限說者，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有諍也。

齊限說者，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

隨國俗法，是及非，此法有諍。以何等故此法有諍？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法有諍也。

隨國俗法，不是不非，此法無諍。以何等故此法無諍？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無諍也，是謂諍法。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知諍法及無諍法已，棄捨諍法，修習無諍法，汝等當學。」如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

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

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竟(三千一十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三(九千二百二十三字)(第四分別誦)

◎卷第四十四

（170）根本分別品 鸚鵡經[1]第九(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乞食時，往詣鸚鵡摩納都提子[2]家。是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少有所為，出行不在。彼時，鸚鵡摩納都提子家有白狗，在大床上金盤中食。於是，白狗遙見佛來，見已便吠，世尊語白狗：「汝不應爾，謂汝從呿[3]至吠。」

白狗聞已，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鸚鵡摩納都提子於後還家，見已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問家人曰：「誰觸嬈我狗，令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

家人答曰：「我等都無觸嬈白狗，令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摩納！當知今日沙門瞿曇來此乞食，白狗見已，便逐吠之。沙門瞿曇語白狗曰：『汝不應爾，謂汝從呿至吠。』因是，摩納！故令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

鸚鵡摩納都提子聞已，便大瞋恚，欲誣世尊，欲謗

---

[1] ～《中部》M.135.Culakammavibhavgasuttam (小業分別經)，No.78.《兜調經》(T1.887.2)，No.79.《鸚鵡經》(T1.888.2)，No.80.《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T1.891.1)。No.81.《分別善惡報應經》(T1.895.2)

[2] 鸚鵡摩納都提子～Subha manava Todeyyaputta.

[3] 呿：同「詆」字。＝嗤【聖】

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即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彼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納都提子來，告諸比丘：「汝等見鸚鵡摩納都提子來耶？」答曰：「見也。」

世尊告曰：「鸚鵡摩納都提子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生地獄。所以者何？以彼於我極大瞋恚。若有眾生因瞋恚心故，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於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往詣佛所，語世尊曰：「沙門瞿曇！今至我家乞食來耶？」

世尊答曰：「我今往至汝家乞食。」

「瞿曇！向我白狗說何等事？令我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

世尊答曰：「我今平旦，著衣持鉢，入舍衛乞食，展轉往詣汝家乞食，於是白狗遙見我來，見已而吠，我語白狗：『汝不應爾，謂汝從呿至吠。』是故白狗極大瞋恚，從床來下，至木聚邊，憂慼愁臥。」

鸚鵡摩納問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告曰：「止！止！摩納！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

鸚鵡摩納復更再三問世尊曰：「白狗前世是我何等？」

世尊亦再三告曰：「止！止！摩納！慎莫問我，汝聞此已，必不可意。」世尊復告於摩納曰：「汝至再三問我不止，摩納！當知彼白狗者，於前世時即是汝父，名都提也。」

鸚鵡摩納聞是語已，倍極大恚，欲誣世尊，欲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墮沙門瞿曇，語世尊曰：「我父都提，大行布施，作大齋祠，身壞命終，生妙梵天。何因何緣？乃生於此下賤狗中。」

世尊告曰：「汝父都提以此增上慢，是故生於下賤狗中：

梵志增上慢，此終六處生，雞狗猪及豺，驢五地獄六。

鸚鵡摩納！若汝不信我所說者，汝可還歸語白狗曰：『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摩納！白狗必還上床也。『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盤中食。』摩納！白狗必當還於金盤中食也。『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示我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摩納！白狗必當示汝以前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汝所不知。」

於是，鸚鵡摩納聞佛所說，善受持誦，繞世尊已，而還其家，語白狗曰：「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當還在大床上。」白狗即還在大床上。「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白狗還於金盤中食。」白狗即還金盤中食。

「若前世時是我父者，當示於我父本所舉金、銀、水精、珍寶藏處，謂我所不知。」白狗即從床上來下，往至前世所止宿處，以口及足掊[1]床四脚下，鸚鵡摩納便從彼處大得寶物。

[1] 掊：音ㄆㄡˊ，以手掘土。

於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得寶物已，極大歡喜，以右膝著地，叉手向勝林給孤獨園，再三舉聲，稱譽世尊：「沙門瞿曇所說不虛，沙門瞿曇所說真諦，沙門瞿曇所說如實。」再三稱譽已，從舍衛出，往詣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納來，告諸比丘：「汝等見鸚鵡摩納來耶？」

答曰：「見也。」

世尊告曰：「鸚鵡摩納今命終者，如屈伸臂頃，必生善處。所以者何？彼於我極有善心。若有眾生因善心故，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中。」

爾時，鸚鵡摩納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告曰：「云何摩納？如我所說白狗者為如是耶？不如是耶？」

鸚鵡摩納白曰：「瞿曇！實如所說。瞿曇！我復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瞿曇！何因何緣？彼眾生者，俱受人身而有高下，有妙不妙。所以者何？瞿曇！我見有短壽，有長壽者；見有多病，有少病者；見不端正，有端正者；見無威德，有威德者；見有卑賤族，有尊貴族者；見無財物，有財物者；見有惡智，有善智者。」

世尊答曰：「彼眾生者，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納白世尊曰：「沙門瞿曇所說至略，不廣分

別，我不能知，願沙門瞿曇為我廣說，令得知義。」

世尊告曰：「摩納！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廣分別說。」

鸚鵡摩納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短？若有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害意著惡，無有慈心於諸眾生，乃至蜫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壽命極短。所以者何？此道受短壽，謂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長？若有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壽命極長。所以者何？此道受長壽，謂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觸嬈眾生，彼或以手拳，或以木石，或以刀杖，觸嬈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多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多疾病，謂男子女人觸嬈眾生，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疾病？若有男子女人不觸嬈眾生，彼不以手拳，不以木石，不以刀杖觸嬈眾生，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無有疾病。所以者何？此道受無疾病，

謂男子女人不觸嬈眾生。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不端正？若有男子女人急性多惱，彼少所聞，便大瞋恚，憎嫉生憂，廣生嗔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形不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不端正，謂男子女人急性多惱。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形體端正？若有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彼聞柔軟麤獷[1]強言，不大瞋恚，不憎嫉生憂，不廣生嗔怒，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形體端正。所以者何？**此道受形體端正，謂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惱**。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威德？若有男子女人內懷嫉妒，彼見他得供養恭敬，便生嫉妒；若見他有物，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威德。所以者何？此道受無威德，謂男子女人內懷嫉妒。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大威德？若有男子女人不懷嫉妒，彼見他得供養恭敬，不生嫉妒，若見他有物，不欲令我得，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大威德。所以者何？此道

[1] 獷：凶悍貌。

受有威德，謂男子女人不懷嫉妬。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卑賤族？若有男子女人憍傲大慢，彼可敬，不敬；可重，不重；可貴，不貴；可奉，不奉；可供養，不供養；可與道，不與道；可與坐，不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不叉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生卑賤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卑賤族，謂男子女人憍傲大慢。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生尊貴族？若有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彼可敬而敬，可重而重，可貴而貴，可奉事而奉事，可供養而供養，可與道而與道，可與坐而與坐，可叉手向禮拜問訊而叉手向禮拜問訊，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生尊貴族。所以者何？此道受生尊貴族，謂男子女人不憍傲大慢。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無有財物？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彼不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華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無有財物。所以者何？此道受無財物，謂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多有財物？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彼施與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飲食、衣被、花鬘、塗香、屋舍、床榻、明燈、給使，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多有財物。所以者何？此道受多有財物，謂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惡智慧？若有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不往詣彼，隨時問義：『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設問不行，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間，有惡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惡智慧，謂男子女人不數數往詣彼問事。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

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有善智慧？若有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彼若有名德、沙門梵志，數往詣彼，隨時問義：『諸尊！何者為善？何者不善？何者為罪？何者非罪？何者為妙？何者不妙？何者為白？何者為黑？白黑從何生？何義現世報？何義後世報？』問已能行，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來生人間，有善智慧。所以者何？此道受善智慧，謂男子女人能數數往詣彼問事。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

報也。

摩納！當知作短壽相應業必得短壽，作長壽相應業必得長壽，作多疾病相應業必得多疾病，作少疾病相應業必得少疾病；作不端正相應業必得不端正，作端正相應業必得端正；作無威德相應業必得無威德，作威德相應業必得威德；作卑賤族相應業必得卑賤族，作尊貴族相應業必得尊貴族；作無財物相應業必得無財物，作多財物相應業必得多財物；作惡智慧相應業必得惡智慧，作善智慧相應業必得善智慧。摩納！此是我前所說，眾生因自行業，因業得報，緣業，依業、業處，眾生隨其高下，處妙不妙。」

鸚鵡摩納都提子白曰：「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從今日入都提家，如入此舍衛地優婆塞家，令都提家長夜得利義，得饒益安穩快樂。」佛說如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及無量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鸚鵡經第九竟 (三千四百六十五字)。

（171）根本分別品 分別大業經[1]第十(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尊者三彌提亦遊王舍城，住無事禪屋[1]中。於是，

[1] ～《中部》M.136. Maha-kamma-vibhavga sutta. (大業分別經)

異學哺羅陀子，中後彷徉，往詣尊者三彌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賢三彌提！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異學哺羅陀子便問曰：「賢三彌提！我面從沙門瞿曇聞，面從沙門瞿曇受，身口業虛妄，唯意業真諦，或有定[2]，比丘入彼定無所覺。」

尊者三彌提告曰：「賢哺羅陀子！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說，賢哺羅陀子！世尊無量方便說：若故作業，作已成者，我說無不受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作已成者，我不說必受報也。」

異學哺羅陀子再三語尊者三彌提曰：「賢三彌提！我面從沙門瞿曇聞，面從沙門瞿曇受：身口業虛妄，唯意業真諦，或有定，比丘入彼定無所覺。」

尊者三彌提亦再三告曰：「賢哺羅陀子！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為不善也。世尊不如是說，賢哺羅陀子！世尊無量方便說：若故作業，作已成者，我說無不受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作已成者，我不說必受報也。」

---

[1] 無事禪屋～Arabbakutika.

[2] 定～Samapatti.

異學哺羅陀子問尊者三彌提：「若故作業，作已成者，當受何報？」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若故作業，作已成者，必受苦也。」

異學哺羅陀子復問尊者三彌提曰：「賢三彌提！汝於此法律學道幾時？」

尊者三彌提答曰：「賢哺羅陀子！我於此法律學道未久，始三年耳。」

於是，異學哺羅陀子便作是念：「年少比丘尚能護師，況復舊學上尊人耶？」於是，異學哺羅陀子聞尊者三彌提所說，不是不非，即從座起，奮頭而去。

彼時，尊者大周那去尊者三彌提晝行坐處不遠，於是，尊者大周那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彼盡誦習，善受持已，即從座起，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盡向尊者阿難說之。

尊者阿難聞已，語曰：「賢者周那！得因此論，可往見佛，奉獻世尊。賢者周那！今共詣佛，具向世尊而說此義，或能因是得從世尊聞異法也。」

於是，尊者阿難、尊者大周那共往詣佛。尊者大周那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彼時，尊者阿難語曰：「賢者大周那！可說，可說。」於是，世尊問曰：「阿難！周那比丘欲說何事？」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今自當聞。」於是，尊者大

周那謂尊者三彌提與異學哺羅陀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

世尊聞已，告曰：「阿難！看三彌提比丘癡人無道。所以者何？異學哺羅陀子問事不定，而三彌提比丘癡人一向答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若三彌提比丘因此事說，所有受者是苦，當何咎耶？」

世尊呵尊者阿難曰：「看！阿難比丘亦復無道。阿難！此三彌提癡人，彼異學哺羅陀子盡問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阿難！若三彌提癡人為異學哺羅陀子所問，如是答者：『賢哺羅陀子！若故作樂業，作已成者，當受樂報；若故作苦業，作已成者，當受苦報。若故作不苦不樂業，作已成者，當受不苦不樂報。』

阿難！若三彌提癡人為異學哺羅陀子所問，如是答者：『異學哺羅陀子眼尚不敢視三彌提癡人，況復能問如是事耶？』阿難！若汝從世尊聞分別大業經者，於如來倍復增上，心靜得喜。」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分別大業經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阿難！或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

阿難！或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或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身惡行，亦無身惡行報，無口意惡行，亦無口意惡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1]，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身妙行，亦無身妙行報，無口意妙行，亦無口意妙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若更有如

[1]極力捫摸：極執著。捫摸：意為「抓取，執著」。

是比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有身惡行，亦有身惡行報；有口意惡行，亦有口意惡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

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報；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報。』所以者何？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若所見所

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無身惡行，亦無身惡行報；無口意惡行，亦無口意惡行報者。』我不聽彼。

若作是說：『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者。』我不聽彼。

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

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無身妙行，亦無身妙行報；無口意妙行，亦無口意妙行報。』我不聽彼。

若作是說：『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者，我不聽彼。

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

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有身惡行，亦有身惡行報；有口意惡行，亦有口意惡行報。』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我見彼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者，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惡處地獄中者，我不聽彼。

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

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於中若有一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作如是說：有身妙行，亦有身妙行報；有口意妙行，亦有口意妙行報者，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我見彼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我聽彼也。

若作是說：若更有如是比離殺、不與取、邪婬、妄

言，乃至邪見，彼一切身壞命終，亦生善處天中者，我不聽彼。若作是說：如是見者，則為正見，異是見者，則彼智趣邪者，我不聽彼。

若所見所知，極力捫摸，一向著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者，我不聽彼。所以者何？阿難！如來知彼人異。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彼若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彼於現法中受報訖而生於彼，或復因後報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或復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未盡應受善處報，彼因此緣此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或復死時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彼若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彼於現法中受報訖而生於彼；或復因後報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緣，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

或復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未盡應受地獄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死時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彼即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

或復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未盡應受地獄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或復死時生不善心，心所有法邪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彼即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

或復本作善業，作已成者，因離、護故，未盡應受報，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死時生善心，心所有法正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阿難！如來知彼人為如是也。

復次，有四種人：或有人無有似有，或有似無有，或無有似無有，或有似有。阿難！猶如四種[木+奈]，或[木+奈]不熟似熟，或熟似不熟，或不熟似不熟，或熟似熟。如是，阿難！四種[木+奈]喻人，或有人無有似有，或有似無有，或無有似無有，或有似有。」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大業經第十竟 (三千五百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四(六千九百七十二字)

中阿含根本分別品第二竟(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字)。

◎卷第四十五　心品第三（有十經）（第四分別誦）

心.浮.受法二 行禪.說.獵師　五枝財物主 瞿曇彌.多界

（172）心品 心經[1] 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比丘，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誰將世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彼時，比丘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誰將世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誰將世間去，誰為染著，誰起自在？』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心將世間去，心為染著，心起自在。比丘！彼將世間去，彼為染著，彼起自在。比丘！多聞聖弟子非心將去，非心染著，非心自在。比丘！多聞聖弟子不隨心自在，而心隨多聞聖弟子。」

比丘白曰：「　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1] ～《增支部》A.4.186. Ummagga，《相應部》S.1.62. Cittam (依)心(導世間)、《雜阿含 25 經》、《雜阿含 434 經》、No.82.《佛說意經》(T1.901.2)

問曰：「世尊！多聞比丘，說多聞比丘。世尊！云何多聞比丘？云何施設多聞比丘？」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多聞比丘，說多聞比丘。世尊！云何多聞比丘？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說甚多，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1]。比丘！若有族姓子，我所說四句偈，知義知法，趣法向法，趣順梵行。比丘！說多聞比丘無復過是。比丘！如是多聞比丘，如來如是施設多聞比丘。」

比丘白曰：「 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問曰：「世尊！多聞比丘，明達智慧，說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世尊！云何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多聞比丘明

[1] 正經…說義：Sutta（正經），Geyya（歌詠），Veyyakarana（記說），Gatha（偈他），Udana（此說，或譯作「自說」），Itivuttaka.（本起，或譯作「如是語」），Jataka（生處，或譯作「本生」），Abbhuta-dhamma（未曾有法），Vedalla（廣解）。

達智慧，說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世尊！云何多聞比丘明達智慧？云何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比丘！若比丘聞此苦，復以慧正見苦如真者，聞苦集、苦滅、苦滅道，復以慧正見苦滅道如真者。比丘！如是多聞比丘明達智慧，如來如是施設多聞比丘明達智慧。」

比丘白曰：「善哉！善哉！唯然，世尊！」彼時，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問曰：「世尊！聰明比丘黠慧、廣慧[1]，說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世尊！云何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云何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有賢道而有賢觀，極妙辯才，有善思惟：『世尊！云何聰明比丘黠慧、廣慧？云何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比丘！所問為如是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若比丘不念自害，不念害他，亦不念俱害，比丘但念自饒益，及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比丘！如是聰明比丘黠慧廣慧，如來如是施設聰明比丘黠慧廣慧。」

[1] 聰明比丘黠慧廣慧~Pandito mahapabbo（智者大慧）

比丘白曰：「 善哉！善哉！唯然，世尊！」

彼時，比丘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善誦習已，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還。彼時，比丘聞世尊教，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尊者知法已，乃至得阿羅漢。」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心經第一竟 (千五十四字)

（173）心品 浮彌經[1]第二(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尊者浮彌，亦在王舍城無事禪室中。尊者浮彌過夜平旦，著衣持鉢，欲入王舍城而行乞食，尊者浮彌復作是念：「且置入王舍城乞食，我寧可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於是，尊者浮彌便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遙見尊者浮彌來，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浮彌作如是說：「善來，尊者浮彌！尊者浮彌久不來此，可坐此床。」尊者浮彌即便就坐。王子耆婆先那童子稽首尊者浮彌足，却坐一面，白曰：

[1] ～M. 126. Bhumija sutta. (浮彌經)

「尊者浮彌！我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浮彌答曰：「王童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王童子便問尊者浮彌：「或有沙門梵志來詣我所，而語我曰：『王童子！有人作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無願，或願無願，或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尊者浮彌！尊師何意？云何說？」

尊者浮彌告曰：「王童子！我不面從世尊聞，亦不從諸梵行聞，王童子！世尊或如是說：『或有人作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或無願，或願無願，或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

王童子白曰：「若尊者浮彌尊師如是意、如是說者，於此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最在其上。尊者浮彌！可在此食。」尊者浮彌默然而受，王童子知尊者浮彌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以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酌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已，取一小床別坐聽法。

尊者浮彌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座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與王童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世尊聞已，告曰：「浮彌！何意不為王童子說四喻耶？」

尊者浮彌問曰：「世尊！何謂四喻？」

世尊答曰：「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

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而[牛+敫]牛角，必不得乳，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乳而[牛+敫]牛角，必不得乳。所以者何？以邪求乳，謂[牛+敫]牛角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乳者，飽飲飼牛而[牛+敫]牛乳，彼必得乳，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乳，飽飲飼牛而[牛+敫]牛乳，彼必得乳。所以者何？以正求乳，謂[牛+敫]牛乳也。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酥，以器盛水，以抨抨之，必不得酥。所以者何？以邪求酥，

謂抨水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酥者，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酥，以器盛酪，以抨抨之，彼必得酥。所以者何？以正求酥，謂抨酥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笮[1]具盛沙，以冷水漬而取壓之，必不得油，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油，以笮具盛沙，以冷水漬而取壓之，必不得油。

[1] 笮：音ㄓㄚˋ，酒器。

所以者何？以邪求油，謂壓沙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猶如有人欲得油者，以笮具盛麻子，以煖湯漬而取壓之，彼必得油；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油，以笮具盛麻子，以煖湯漬而取壓之，彼必得油。所以者何？以正求油，謂壓麻子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火者，以濕木作火母，以濕鑽鑽，必不得火；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火，以濕木作火母，以濕鑽鑽，必不得火。所以者何？以邪求火，謂鑽濕木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邪見、邪見定，彼作願行，行邪梵行，必不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邪梵行，必不得果。所以者何？以邪求果，謂無道也。

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猶如有人欲得火者，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鑽鑽，彼必得火；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人欲得火，以燥木作火母，以燥鑽鑽，彼必得火。所以者何？以正求火，謂鑽燥木也。

如是，浮彌！若有沙門梵志，正見、正見定，彼作願行，行正梵行，彼必得果；無願、願無願、非有願非無願行正梵行，彼必得果。所以者何？以正求果，謂有道也。

浮彌！若汝為王童子說此四喻者，王童子聞已必大歡喜，供養於汝，盡其形壽，謂衣被、飲食、臥具、湯藥，及餘種種諸生活具。」

尊者浮彌白曰：「世尊！我本未曾聞此四喻，何由得說？唯今始從世尊聞之。」佛說如是，尊者浮彌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浮彌經第二竟 (二千八十三字)

（174）心品 受法經（上）[1]第三(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真實有四種受法。云何為四？或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沙門梵志，快莊嚴女共相娛樂，作如是說：『此沙門梵志，於欲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斷於欲，施設斷欲，此快莊嚴於女身體樂觸觸。』彼與此女共相娛樂，於中遊戲，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方作是念：『彼沙門梵志，於欲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斷於欲，施設斷欲。我等因欲、諍欲，緣欲故，受如是極苦、甚重苦也。』

猶春後月，日中極熱，有葛藤子，日炙坼[2]迸，墮一娑羅樹下。彼時，娑羅樹神因此故而生恐怖，於是，彼樹神，若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有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當來有恐怖、有災患故，便往至彼樹神所，而慰勞曰：『樹神勿怖！樹神勿怖！今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

---

[1]～M. 45. Dhammasamadana sutta.(Culadhammasamadanasuttam) (得法小經) 受法經＋(上)【明】。

[2] 坼：音ㄔㄜˋ，分裂。

成種子，如是，樹神，汝得安穩。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

彼樹神而作是念：『以何等故？彼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來慰勞我言：『樹神勿怖！樹神勿怖！樹神！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成種子。如是，樹神！汝得安穩。』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成莖枝葉，柔軟成節，觸體喜悅，此莖枝葉，柔軟成節，觸體喜悅，樂觸觸。

此緣樹成大枝節葉，纏裹彼樹，覆蓋在上，覆蓋在上已，彼樹神而作是念：『彼邊傍種子村神、村百穀藥木，親親朋友樹神，於種子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而來慰勞我言：『樹神勿怖！樹神勿怖！樹神！此種子或為鹿食，或孔雀食，或風吹去，或村火燒，或野火燒，或敗壞不成種子，如是，樹神！汝得安穩。』

若此種子非為鹿食，非孔雀食，非風吹去，非村火燒，非野火燒，亦非敗壞不成種子，此種子不缺不穿，亦不剖坼，不為風雨、日所中傷，得大雨漬，便速生也。我因種子、緣種子故，受此極苦，甚重苦也。

如是，或有沙門梵志，快莊嚴女共相娛樂，作如是說：『此沙門梵志，於欲，見當來有何恐怖？有何災患？而斷於欲，施設斷欲，此快莊嚴於女身體樂觸觸。』彼與此女共相娛樂，於中遊戲，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方作是念：『彼沙門梵志，於欲見此當來恐怖，見此災患故，斷於欲，施設斷欲。我等因欲、諍欲，緣欲故，受如是極苦，甚重苦也。』是謂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一自然重濁欲、重濁恚、重濁癡，彼數隨欲心，受苦憂慼，數隨恚心、癡心，受苦憂慼。彼以苦以憂，盡其形壽，修行梵行，乃至啼泣墮淚，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必生善處，生於天中，是謂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沙門梵志，裸形無衣，或以手為衣，或以葉為衣，或以珠為衣，或不以瓶取水，或不以樝取水，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食，不自往，不遣信，不來尊，不善尊，不住尊。

若有二人食，不在中食，不懷妊家食，不畜狗家食，家有糞蠅飛來而不食，不噉魚，不食肉，不飲酒，不飲惡水，或都不飲，學無飲行，或噉一口，以一口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為足；或食一得，以一得為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為足；或日一食，以一食為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以一食為足。

或食菜茄，或食稗子，或食秕米，或食雜糓麩，或食頭頭邏食，或食粗食。或至無事處，依於無事，或食根，或食果，或食自落果，或持連合衣，或持毛衣，或持頭舍衣，或持毛頭舍衣，或持全皮，或持穿皮，或持全穿皮，或持散髮，或持編髮，或持散編髮，或有剃髮，或有剃鬚，或剃鬚髮，或有拔髮，或有拔鬚，或拔鬚髮。或住立斷坐，或修蹲行，或有臥刺，以刺為床，或有臥草，以草為床。

或有事水，晝夜手抒，或有事火，竟宿燃之，或事日月、尊祐[1]大德，叉手向彼。如此之比，受無量苦，學煩熱行，彼受此法，成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是謂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或有一自然不重濁欲，不重濁恚，不重濁癡，彼不數隨欲心，受苦憂慼，不數隨恚心、癡心，受苦憂慼，彼以樂以喜，盡其形壽，修行梵行，乃至歡喜心。彼受此法，成具足已，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是謂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世間真實有是四種受法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法經第三竟 (一千五百八十三字)

[1] 尊祐（issara）：即「自在天」。

（175）心品 受法經[1]第四(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世間如是欲、如是婬、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彼如是欲、如是婬、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如是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是不癡法。

世間實有四種受法。云何為四？或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殺生，因殺生，生樂生喜，彼自樂自喜。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不善從，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斷殺，因斷殺，生苦生憂，彼自苦自憂，斷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斷邪見，因斷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善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

[1]～M. 46. Dhammasamadanasutta.(Mahadhammasamadana-suttam) (得法大經)，No.83.《應法經》(T1.902.2)

苦，當來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殺生，因殺生，生苦生憂，彼自苦自憂。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不善從，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斷殺，因斷殺，生樂生喜，彼自樂自喜。斷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斷邪見，因斷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善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猶如阿摩尼藥，一分好色香味，然雜以毒，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好色香味，可口而不傷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藥。如是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不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

猶如大小便，復雜以毒，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惡色，臭無味，不可口而傷咽，服已在腹便不成藥。如是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不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癡者不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不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彼習行法不知如真，不習行法不知如真，習行法不知如真，不習行法不知如真已，不習行法習，習行法不習，不習行法習，習行法不習已，便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是謂癡法。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

猶如大小便和若干種藥，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惡色，臭無味，不可口而傷咽，服已在腹便成藥。如是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

若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知如真已，便不習行而斷之，不習行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

若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

猶如酥、蜜和若干種藥，或有人為病故服，服時好色香味，可口而不傷咽，服已在腹便成藥。如是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彼慧者知如真，此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知如真已，便習行不斷，習行不斷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

彼習行法知如真，不習行法知如真；習行法知如真，不習行法知如真已，便習行法習，不習行法不習，習行法習，不習行法不習已，便喜愛、可法生，不喜不愛、不可法滅，是謂慧法。世間真實有是四種受法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法經第四竟 (一千五百七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五(六千二百九十五字)

◎卷第四十六

（176）心品 行禪經第五(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真實有四種行禪者。云何為四？或有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或有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或有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或有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云何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彼行禪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1]。彼心修習正思，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初禪，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復次，行禪者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2]。彼心修習正思，從第二禪趣第三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二禪，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二禪趣第三禪，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

[1] 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指離五蓋而生喜樂，入住初禪。
[2] 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因定而生喜樂，入住二禪。第二禪只有喜、樂、心一境性三禪支，沒有尋、伺二禪支。

復次，行禪者離於喜欲[1]，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從第三禪趣第四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三禪，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三禪趣第四禪，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復次，行禪者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從第四禪趣無量空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四禪，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四禪趣無量空處，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從無量空處趣無量識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量空處，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空處趣無量識處，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

[1] 行禪者離於喜欲：入住三禪只有「樂與心一境性」二禪支，故說「離於喜欲」，已無二禪的「喜」禪支。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從無量識處趣無所有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量識處，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識處趣無所有處，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從無所有處趣非有想非無想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所有處，滅定也。彼行禪者不知如真，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所有處趣非有想非無想處，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已，於如退轉，意便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而謂衰退。

云何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彼行禪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第二禪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初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第二禪，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第三禪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

從第二禪趣第三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第二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第三禪。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第四禪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三禪趣第四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第三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第四禪，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無量空處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四禪趣無量空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第四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無量空處，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無量識處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空處趣無量識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無量空處，不應思餘小想入無量識處，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

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無所有處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識處趣至無所有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無量識處，不應思餘小想入無所有處，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非有想非無想處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所有處趣非有想非無想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無所有處，不應思餘小想入非有想非無想處，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

云何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彼行禪者，所行所想、所標，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所有處相應念想，本退具[1]，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非有想非無想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1]本退具：指「退回到原本的定境」。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識處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所有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空處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量空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色樂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無量空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三禪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四禪，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二禪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三禪，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初禪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第二禪，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復次，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欲樂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初禪，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

云何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彼行禪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

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二禪趣第三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二禪趣第三禪，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三禪趣第四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三禪趣第四禪，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四禪趣無量空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第四禪趣無量空處，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空處趣無量識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空處趣無量識處，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

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識處趣無所有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量識處趣無所有處，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復次，行禪者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所有處趣非有想非無想處，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從無所有處趣非有想非無想處，是勝息寂。』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世間實有是四種行禪者，因此故說。」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行禪經第五竟 (二千五百七十七字)。

（177）心品 說經 第六(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劒摩瑟曇、拘樓都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名四種說經，如四種說經，分別其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當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四種說經分別其義？若有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

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欲樂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二禪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第二禪，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蟬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初禪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三禪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第三禪，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二禪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

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四禪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第四禪，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三禪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

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空處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無量空處，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色樂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識處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無量識處，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空處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所有處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

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無所有處，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量識處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非有想非無想處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非有想非無想處，彼比丘應如是知。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

唯行厭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彼比丘應如是知，有想有知，齊是得知，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行餘第一有，行禪比丘者，從是起當為彼說。」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經第六竟 (二千八百二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六(六千三百九十七字)

◎卷第四十七

（178）心品 獵師經[1]第七(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獵師飼鹿，不如是心，令鹿得肥，得色得力，得樂，長壽。獵師飼鹿，如是心飼，唯欲近食，使近食已，令憍恣放逸，彼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獵師飼鹿，如是心也。

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彼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第二群鹿作是

[1] ～M. 25. Nivapa sutta. (撒餌經)

念已，便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彼春後月，諸草水盡，身體極羸瘦，氣力衰退，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彼第二群鹿亦復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

彼獵師、獵師眷屬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諂黠，極諂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寧可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便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如是第三群鹿亦復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便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

彼獵師、獵師眷屬復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猛儁，第一猛儁，若我逐彼，必不能得，餘鹿則當恐怖驚散，我今寧可捨置第四群鹿。』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則便捨置，如是第四群鹿便得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

比丘！我說此喻，欲令解義，我今說此當觀其義，獵師食者，當知五欲功德，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獵師食者，當知是五欲功德也。獵師者，當知是惡魔王也；獵師眷屬者，當知是魔王眷屬也；群鹿者，當知是沙門梵志也。第一沙門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間信施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一沙門梵志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

猶如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一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二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沙門梵志，近食魔王食，世間信施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彼第一沙門梵志，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捨此世間信施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果及根。』第二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捨世間信施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果及根。彼春後月，諸果根盡，身體極羸，氣力衰退，衰退已，便心解脫、慧解脫衰退，心解脫、慧解脫衰退已，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二沙門梵志，亦不脫魔王、魔王眷屬

境界。

猶如第二群鹿而作是念：『第一群鹿近食獵師食，彼近食已，便憍恣放逸，放逸已，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一群鹿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第二群鹿作是念已，便捨獵師食，離於恐怖，依無事處，食草飲水。彼春後月，諸草水盡，身體極羸瘦，氣力衰退，便隨獵師、獵師眷屬，如是第二群鹿，亦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二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三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沙門梵志，一切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魔王、魔王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第三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離魔王、魔王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便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然受持二見：有見及無見，彼受此二見故，便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三沙門梵志，亦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

猶如第三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三群鹿作是念已，便離獵師、獵師眷屬，依住不遠，住不

遠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

彼獵師、獵師眷屬便作是念：『第三群鹿甚奇諂黠，極諂黠。所以者何？食我食已而不可得，我今寧可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便作長圍罝，作長圍罝已，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如是第三群鹿亦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所依者當知有見也，住止者當知無見也，當觀彼第三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第四沙門梵志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沙門梵志，一切不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第四沙門梵志作是念已，便依住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世間信施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魔王、魔王眷屬。如是第四沙門梵志，便脫魔王、魔王眷屬境界。

猶如第四群鹿亦作是念：『第一、第二、第三群鹿，一切不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我今寧可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第四群鹿作是念已，便依住獵師、獵師眷屬所不至處，依住彼已，不近食獵師食，不近食已，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已，便不隨獵師、獵師眷屬。

彼獵師、獵師眷屬復作是念：『第四群鹿甚奇儁猛，第一儁猛，若我逐彼，必不能得，餘鹿則當恐怖驚散，我今寧可捨置第四群鹿。』彼獵師、獵師眷屬作是念已，則便捨置。如是第四群鹿便脫獵師、獵師眷屬境界。當觀彼第四沙門梵志亦復如是。

比丘！當學如是所依住止，令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

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

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度一切色想，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

復次，何者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謂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知，是謂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比丘！如是所依住正命，魔王、魔王眷屬所不至處，當學如是。」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獵師經第七竟 (二千三百九十六字)

（179）心品 五支物主經[1]第八(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五支物主[2]平旦出舍衛國，往詣佛所，欲見世尊供養禮事，五支物主便作是念：「且置往見佛世尊，或能宴坐，及諸尊比丘，我今寧可詣一娑邏末利異學園[3]。」於是，五支物主便至此道遊戲歡樂，近巾頭阿梨[4]，往詣一娑邏末利異學園。

彼時，娑邏末利異學園中，有一異學沙門文祁子[5]，在於彼中為大宗主，眾人之師，眾所敬重，統領大眾五百異學師。彼在擾亂眾發高大音聲，其聲喧鬧，說若干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世間、論邪道、論海中，如是比聚集，論若干種畜生之論。

異學沙門文祁子遙見五支物主來，便自勅己眾，令默然住：「汝等默然，莫復語言，宜自收斂，此沙門瞿曇弟子五支物主來。若有沙門瞿曇在家弟子居舍衛國者，無過於五支物主。所以者何？彼愛樂默然，稱說默然，若彼見此眾默然者，或能來前。」彼時，異學沙門文祁子止己眾已，自默然住。

---

1 ～M. 78. Samanamandika sutta. (沙門文祁子經)
2 五支物主～Pabcakavga thapati.
3 娑邏末利異學園～Ekasalaka Mallika arama.
4 巾頭阿梨～Tindukacira.
5 沙門文祁子～Samanamandikaputta.

於是，五支物主往詣異學沙門文祁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異學沙門文祁子語曰：「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云何為四？身不作惡業，口不惡言，不行邪命，不念惡念。物主！若有此四事者，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

五支物主聞異學沙門文祁子所說，不是不非，從座起去。「如此所說，我自詣佛，當問此義。」便往詣佛，稽首作禮，却坐一面，與異學沙門文祁子所共論者，盡向佛說。

世尊聞已，告曰：「物主！如異學沙門文祁子所說，若當爾者，嬰孩童子支節柔軟，仰向臥眠，亦當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物主！嬰孩童子尚無身想，況復作身惡業耶？唯能動身。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口想，況復惡言耶？唯能得啼。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命想，況復行邪命耶？唯有呻吟。物主！嬰孩童子尚無念想，況復惡念耶？唯念母乳。物主！若如異學沙門文祁子說者，如是嬰孩童子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

物主！若有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無上士，不得第一義，亦非質直沙門。云何為四？身不作惡業，口不惡言，不行邪命，不念惡念。物主！若有此四事，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然非無上士，不得第一義，亦非質直沙門。

物主！身業、口業者，我施設是戒；念者，我施設是心所有與心相隨。物主！我說當知不善戒，當知不善戒從何而生？當知不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戒耶？物主！我說當知善戒，當知善戒從何而生？當知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戒耶？

物主！我說當知不善念，當知不善念從何而生，當知不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念耶？物主！我說當知善念，當知善念從何而生？當知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當知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念耶？

物主！云何不善戒耶？不善身行，不善口意行，是謂不善戒。物主！此不善戒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心生。云何為心？若心有欲，有恚有癡，當知不善戒從是心生。

物主！不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此不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

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戒，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戒也。

物主！云何善戒耶？善身業，善口意業，是謂善戒。此善戒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心生。云何為心？若心無欲，無恚無癡，當知善戒從是心生。

物主！善戒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行戒不著戒，此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

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戒？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戒也。

物主！云何不善念耶？欲念、恚念、害念，是謂不善念。不善念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想生。云何為想？我說想多種、無量種、若干種行，或欲想，或恚想，或害想。

物主！眾生因欲界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欲界相應。

物主，眾生因恚害界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不善念，恚害界相應，此不善念從是想生。

物主！不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此不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

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不善念？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念也。

物主！云何善念耶？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是謂善念。物主！善念從何而生？我說彼所從生，當知從想生。云何為想？我說想多種、無量種、若干種行，或無欲想，或無恚想，或無害想。

物主！眾生因無欲界想故，生善念，無欲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無欲界相應。

物主！眾生因無恚、無害界故，生善念無恚、無害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無恚、無害界相應，此善念從是想生。

物主！善念何處滅無餘？何處敗壞無餘？若多聞聖弟子，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此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

物主！賢聖弟子云何行滅善念？若多聞聖弟子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念也。

物主！若多聞聖弟子，以慧觀不善戒知如真，從生不善戒知如真，此不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戒知如真。以慧觀善戒知如真，從生善戒知如真，此善戒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戒知如真。

以慧觀不善念知如真，從生不善念知如真，此不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不善念知如真。

以慧觀善念知如真，從生善念知如真，此善念滅無餘，敗壞無餘，知如真以慧觀，賢聖弟子如是行者，滅善念知如真。所以者何？因正見故生正思惟[1]，因正思惟

[1]正思惟：原作「正志」今改，以下同。

故生正語，因正語故生正業，因正業故生正命，因正命故生正精進[1]，因正精進故生正念，因正念故生正定[2]。賢聖弟子心如是定已，便解脫一切婬、怒、癡。

物主！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已，便知一切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

物主！云何學見跡成就八支？謂學正見，至學正定，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物主！云何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謂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物主！若有十支，我施設彼成就善、第一善、無上士，得第一義、質直沙門。」佛說如是，彼五支物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支物主經第八竟 (二千一百七十八字)

（180）心品 瞿曇彌經[3]第九(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羈瘦，在加鞞羅衛、尼拘類[4]樹園。爾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1]持新金縷黃色衣，

---

[1] 正精進：原作「正方便」今改，以下同。

[2] 八正道：八正道以戒、定、慧三學為基礎。正語、正業、正命屬於戒學；正念、正定屬於定學；正見、正精進、正思惟屬於慧學。請參閱班迪達尊者的《就在今生——佛陀的解脫之道》，此書對八正道有精闢的解說，頗值一讀。

[3] ～M. 142. Dakkhinavibhavga sutta.(施分別經)，No.84.分別布施經(T1.903.2)

[4] 加鞞羅衛、尼拘類～Kapilavathu Nigrodha.

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新金縷黃色衣，我自為世尊作，慈愍我故，願垂納受。」

世尊告曰：「瞿曇彌！持此衣施比丘眾，施比丘眾已，便供養我，亦供養眾。」

大生主[2]瞿曇彌再三白曰：「世尊！此新金縷黃色衣我自為世尊作，慈愍我故，願垂納受。」

世尊亦再三告曰：「瞿曇彌！持此衣施比丘眾，施比丘眾已，便供養我，亦供養眾。」

爾時，尊者阿難立世尊後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此大生主瞿曇彌於世尊多所饒益，世尊母命終後，乳養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大生主瞿曇彌實於我多所饒益，我母命終後，乳養於我。阿難！我亦於大生主瞿曇彌多所饒益。所以者何？大生主瞿曇彌因我故，得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不疑三尊、苦集滅道，成就信、戒、多聞、施、慧，離殺斷殺、不與取、邪婬、妄言、離酒斷酒。

阿難！若有人因人故，得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不疑三尊、苦集滅道，成就信、戒、多聞、施、慧，離殺斷殺、不與取、邪婬、妄言、離酒斷酒者，此人供養於彼人至盡形壽，以飲食、衣被、床榻、湯藥，及若干

---

[1]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apajapati Gotami.

[2] 大生主～Mahapajapati.

種諸生活具，不得報恩。

復次，阿難！有七施眾，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阿難！云何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信族姓男、族姓女，佛在世時，佛為首，施佛及比丘眾，是謂第一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信族姓男、族姓女，世尊般涅槃後不久，施二部眾，施比丘眾，施比丘尼眾，入比丘僧園而白眾曰：『眾中爾所比丘來，布施彼也。』入比丘尼僧房而白眾曰：『眾中爾所比丘尼來，布施彼也。』是謂第五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阿難！當來時有比丘，名姓種，不精進，著袈裟衣，彼不精進，不精進故施，依眾故，緣眾故，上眾故，因眾故，我說爾時，施主得無量不可數，不可計福，得善得樂。況復令比丘成就行事，成就除事，成就行事除事；成就質直，成就柔軟，成就質直柔軟；成就忍，成就樂，成就忍樂；成就相應，成就經紀，成就相應經紀；成就威儀，成就行來遊，成就威儀行來遊；成就信，成就戒，成就多聞，成就施，成就慧，成就信、戒、多聞、施、慧，謂第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是謂有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阿難！云何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有信族姓男、族姓女布施如來，施緣覺[1]，施阿羅漢，施向阿羅漢；施阿那含[2]，施向阿那含；施斯陀含[3]，施向斯陀含；施須陀洹[4]，施向須陀洹，施離欲外仙人，施精進人，施不精進人，布施畜生。

阿難！布施畜生得福百倍，施不精進人得福千倍，施精進人得福百千倍，施離欲外仙人得福億百千倍，施向須陀洹無量，得須陀洹無量，向斯陀含無量，得斯陀含無量，向阿那含無量，得阿那含無量，向阿羅漢無量，得阿羅漢無量，緣覺無量，況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耶？此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復次，阿難！有四種布施，三淨施。云何為四？或有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或有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或有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者；或有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阿難！云何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耶？施主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受者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是謂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也。

阿難！云何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耶？施主不精

---

[1] 緣覺（Paccekabuddha）：即辟支佛。

[2] 阿那含～Anagamin.

[3] 斯陀含～Sakadagamin.

[4] 須陀洹～Sotapanna.

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受者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是謂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也。

阿難！云何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者耶？施主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受者亦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是謂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者。

阿難！云何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耶？施主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受者亦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是謂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精進施不精進，如法得歡喜心，信有業及果報，
此施因施主淨。不精進施精進，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業及果報，此施因受者淨。 懈怠施不精進，
不如法非喜心，不信業及果報，如是施無廣報。
精進施於精進，如法得歡喜心，信有業及果報，
如是施有廣報。 奴婢及貧窮，自分施歡喜，
信業信果報， 此施善人稱。 正護善身口，
舒手以法乞， 離欲施離欲， 是財施第一。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瞿曇彌經第九竟 (千五百二十字)。

（181）心品　多界經[1]第十(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於是，尊者阿難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猶如從葦積、草積生火，燒樓閣堂屋。

阿難！如是諸有恐怖，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昔過去時，若有恐怖，彼一切亦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難！當來時諸有恐怖，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

阿難！今現在諸有恐怖，從愚癡生，不從智慧。諸有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生，不從智慧。阿

---

[1] ～M. 115. Bahudhatuka sutta. (多界經)，No.776.《佛說四品法門經》(T17.712.)、藏(東北 297, 北京 963)

難！是為愚癡有恐怖，智慧無恐怖。

愚癡有遭事、災患、憂慼；智慧無遭事、災患、憂慼。阿難！諸有恐怖、遭事、災患、憂慼，彼一切從愚癡得，不從智慧。」

於是，尊者阿難悲泣淚出，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比丘愚癡非智慧？」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不知界，不知處，不知因緣，不知是處、非處者。阿難！如是比丘愚癡，非智慧。」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愚癡，非智慧。世尊！云何比丘智慧，非愚癡？」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知界，知處，知因緣，知是處、非處者。阿難！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癡。」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癡。世尊！云何比丘知界？」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十八界知如真，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阿難！見此十八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欲界、恚界、害界，無欲界、無恚界、無害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樂界、苦界、喜界、憂界、捨界、無明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四界知如真：受界、想界、行界、識界。阿難！見此四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欲界、色界、無色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色界、無色界、滅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過去界、未來界、現在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妙界、不妙界、中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善界、不善界、無記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學界、無學界、非學非無學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二界知如真：有漏界、無漏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

復次，阿難！見二界知如真：有為界、無為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阿難！見此六十二界知如真。阿難！如是比丘知界。」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界。世尊！云何比丘知處？」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十二處知如真，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法處。阿難！見此十二處知如真。阿難！如是比丘知處。」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處。云何比丘知因緣？」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因緣及從因緣起知如真，因此有彼，無此無彼，此生彼生，此滅彼滅，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阿難！如是比丘知因緣。」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因緣。云何比丘知是處、非處？」

世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處是處，知如真，見非處是非處，知如真。阿難！若世中有二轉輪王並治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轉輪王治者，必有是處。阿難！若世中有二如來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如來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故害父母，殺阿羅漢，破壞聖眾，惡心向佛，出如來血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故害父母，殺阿羅漢，破壞聖眾，惡心向佛，出如來血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故犯戒，捨戒罷道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故犯戒，捨戒罷道者，必有是處。若見諦人捨離此內，從外求尊，求福田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捨離此內，從外求尊，求福田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從餘沙門梵志作是說：『諸尊，可見則見，可知則知者』，終無是處。

若凡夫人從餘沙門梵志作是說：『諸尊，可見則見，可知則知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信卜，問吉凶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信卜，問吉凶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思，不可念，乃至斷命，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或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集苦、趣苦、苦盡者，終無是處。

若凡夫人，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集苦、趣苦、苦盡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受八有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受八有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善處，生於天中者，終無是處。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者，終無是處。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因此緣此，身壞命終，趣至善處，生天中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受樂報者，終無是處；阿難！若身惡行，口意惡行，受苦報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苦報者，終無是處；若身妙行，口意妙行，受樂報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欲修七覺意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不修七覺意，欲得無上正盡覺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欲得無上正盡覺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不斷五蓋、心穢、慧羸，心不正立四念處，不修七覺意，得無上正盡覺，盡苦邊者，終無是處。若斷五蓋、心穢、慧羸，心正立四念處，修七覺意，得無上正盡覺，盡苦邊者，必有是處。阿難！如是比丘知是處、非處。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知是處、非處。」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經名何？云何奉持？」

世尊告曰：「阿難！當受持此多界、法界、甘露界、多鼓、法鼓、甘露鼓、法鏡、四品，是故稱此經名曰多界。」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多界經第十竟 (二千二百三十六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七(八千三百三十字) 。

中阿含心品第三竟 (二萬一千二十二字)第四分別說

◎ 卷第四十八 雙品第四

有五經，雙品本有十經，後五經屬第五誦，故曰雙品

(第四分別誦)

馬邑及馬邑　牛角娑羅林　　牛角娑羅林　求解最在後

（182）雙品 馬邑經（上）[1] 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鴦騎[2]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馬邑，住馬林寺，及比丘眾。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見汝等沙門是沙門，人問汝等沙門，汝自稱沙門耶？」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佛復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門，當學如

---

[1] 馬邑經＋（上）【明】。～ M. 39. (Maha)-Assapura sutta. (馬邑大經)，《增壹阿含 49.8 經》(T2.801.)

[2] 鴦騎～Avga.

沙門法及如梵志法，學如沙門法及如梵志法已，要是真諦沙門、不虛沙門。若受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者，彼所供給，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汝等當學如是。

云何如沙門法及如梵志法？身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作是念：『我身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若身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口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口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若身口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意行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意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若身口意行清淨，當復作何等？當學命行

清淨，仰向發露，善護無缺。因此命行清淨，不自舉，不下他，無穢無濁，為諸智梵行者所共稱譽。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當復作何等？

比丘當學守護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當復作何等？比丘當學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若汝等作是念：『我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正知出入，我所作已辦，不復更學，已成德義，無復上作。』

比丘！我為汝說：莫令求沙門義失沙門義，若欲求上學者，比丘身口意、命行清淨，守護諸根，正知出入，

當復作何等？比丘當學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彼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彼於疑惑，淨除其心。彼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智通作證。彼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亦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

云何沙門？謂息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沙門。

云何梵志？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梵志。

云何為聖？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為聖。

云何淨浴？謂淨浴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淨浴，是謂沙門，

是謂梵志，是謂為聖，是謂淨浴。」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馬邑經第一竟 (千三百四十七字)。

（183）雙品 馬邑經（下）[1]第二(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鴦騎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馬邑，住馬林寺，及比丘眾。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見汝等沙門是沙門，人問汝等沙門，汝自稱沙門耶？」

諸比丘白曰：「爾也。世尊！」

佛復告曰：「是以汝等以此，要以此沙門，當學沙門道跡，莫非沙門，學沙門道跡已，要是真諦沙門、不虛沙門，若受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者，彼所供給，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果報，汝等當學如是。

云何非沙門道跡非沙門？若有貪伺，不息貪伺，有恚不息恚，有瞋不息瞋，有不語不息不語，有結不息結，有慳不息慳，有嫉不息嫉，有諛諂不息諛諂，有欺誑不息欺誑，有無慙不息無慙，有無愧不息無愧，有惡欲不息惡欲，有邪見不息邪見，此沙門垢、沙門諛諂、沙門詐偽、沙門曲，趣至惡處，未盡已，學非沙門道跡，非沙門。

---

[1] 馬邑經～M. 40.(Cula)-Assapura sutta. (馬邑小經)

猶如鉞斧，新作極利，有頭有刃，僧伽梨所裹。我說彼癡學沙門道，亦復如是，謂有貪伺，不息貪伺，有恚不息恚，有瞋不息瞋，有不語不息不語，有結不息結，有慳不息慳，有嫉不息嫉，有諛諂不息諛諂，有無慙不息無慙，有無愧不息無愧，有惡欲不息惡欲，有邪見不息邪見，持僧伽梨，我不說是沙門。

若持僧伽梨者，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者，彼諸親親朋友往詣而作是說：『賢人！汝當學持僧伽梨。賢者！汝學持僧伽梨，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

若以我見持僧伽梨，有貪伺、恚、瞋、不語、結、慳、嫉、諛諂、無慙無愧、惡欲、邪見，是以我持僧伽梨，我說非是沙門。

如是，無衣、編髮、不坐、一食，常揚水、持水，持水者，我說非是沙門。若持水，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

彼諸親親朋友往詣而作是說：『賢者！汝當持水。持水已，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

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

若以我見持水，貪伺、恚、瞋、不語、結、慳、嫉、諛諂、無慙無愧、有惡欲，有邪見，是以持水者，我說不是沙門，是謂非沙門道跡，非是沙門。

云何沙門道跡，非不沙門？若有貪伺息貪伺，有恚息恚，有瞋息瞋，有不語息不語，有結息結，有慳息慳，有嫉息嫉，有諛諂息諛諂，有無慙息無慙，有無愧息無愧，有惡欲息惡欲，有邪見息邪見，此沙門嫉、沙門諛諂、沙門詐偽、沙門曲，趣至惡處盡已，學沙門道跡，非不沙門，是謂沙門道跡，非不沙門。

彼如是成就戒，身清淨，口意清淨，無有貪伺，心中無恚，無有睡眠，無掉舉、憍傲，斷疑度惑，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

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有麤有妙、有想，來上出要，知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已，則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猶去村不遠，有好浴池，清泉流盈，翠草被岸，花樹四周，或於東方有一人來，飢渴疲極，脫衣岸上，入池快浴，去垢除熱，亦除渴乏。如是南方、西方、北方有一人來，飢渴疲極，脫衣岸上，入池快浴，去垢除熱，亦除渴乏。

如是，剎利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內行止，令得內止，內止者，我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

如是，梵志、居士、工師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內行止，令得內止，內止者，我說沙門，說梵志，說聖，說淨浴。

云何沙門？謂息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沙門。

云何梵志？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梵志。

云何為聖？謂遠離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為聖。

云何淨浴？謂淨浴諸惡不善之法，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是謂淨浴。是謂沙門，是謂梵志，是謂為聖，是謂淨浴。」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馬邑經第二竟 (千四百六十字)。

（184）雙品 牛角娑羅林經（上）[1]第三(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跋耆瘦，在牛角娑羅林，及諸多知識、上尊比丘、大弟子等。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2]、尊者阿難[3]，如是比丘，多知識上尊比丘、大弟子等，亦遊跋耆瘦，在牛角娑羅林，並共近佛葉屋邊住。

於是，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尊者阿難遙見彼諸尊往已，白曰：「賢者離越哆！當知此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尊者離越哆！今可共彼諸尊，往詣尊者舍梨子所，儻能因彼，從尊者舍梨子少多聞法。」於是，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尊者阿難，過夜平旦，往詣尊者舍梨子所。

尊者舍梨子遙見彼諸尊來已，尊者舍梨子因彼諸尊故說：「善來，賢者阿難！善來，阿難！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我今問賢者

---

[1] ～M. 32. (Maha)-Gosivga sutta. (牛角林大經),《增壹阿含 37.3 經》(T2.710.3)、No.154.《佛說生經》卷十六，比丘各言志經(T3.80.)

[2] 離越哆～Revata.

[3] 阿難～Ananda.

阿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阿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阿難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彼所說法，簡要捷疾，與正相應，欲斷諸結。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離越哆：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離越哆！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離越哆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樂於宴坐，內行止[1]，不廢坐禪，成就於觀[2]，常好閑居，憙安靜處。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

[1]內行止：修學內心(煩惱)的寂止。巴利經典作「專修內心的止」(ajjhattaṃ cetosamathamanuyutto)。止（samatha）：寂止。

[2] 觀（Vipassana）：指內觀（毘婆舍那）、觀禪，即不斷的觀察五蘊、六處、六界等的無常(生滅)、苦、無我的現象。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猶有目人，住高樓上，於下露地，有千土塹，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花。賢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迦旃延答曰：「尊者舍梨子！猶二比丘法師共論甚深阿毘曇[1]，彼所問事，善解悉知，答亦無礙，說法辯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尊者大迦葉：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迦葉答曰：「賢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無事，稱說無事；自有少欲，稱說少欲；自有知足，稱說知足；自樂在遠離獨住，稱說樂在遠離獨住；自修行精勤，稱說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稱說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稱說得定；自有智慧，稱說智慧；自諸漏已盡，

[1] 阿毘曇（Abhidhamma-katha）即阿毗達摩。

稱說諸漏已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復問曰：「賢者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目揵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目犍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目揵連答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自在無量如意足。彼行無量如意足，變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徹過石壁，如空無礙，出入於地，猶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沒。上昇虛空，結跏趺坐，猶若如鳥。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目揵連問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諸尊已各自說隨其所知。我今問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舍梨子！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答曰：「賢者目揵連！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

賢者目揵連！猶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種雜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

晡時著者，即取著之。賢者目揵連！如是，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揵連！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告曰：「賢者目揵連！我及諸賢已各自說隨其所知，賢者目揵連，我等寧可共彼諸賢，往詣佛所，向論此事，於中知誰最為善說。」於是，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離越哆、尊者阿難，往詣佛所，諸尊者等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今日賢者大目揵連、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過夜平旦，來詣我所，我遙見彼諸賢來已，因彼諸賢故說：『善來，賢者阿難！善來，阿難！世尊侍者解世尊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

我今問賢者阿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賢者阿難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彼所說法，

簡要捷疾，與正相應，欲斷諸結。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實如阿難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阿難比丘成就多聞。」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阿難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離越哆！賢者阿難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離越哆，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離越哆！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賢者離越哆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樂於宴坐，內行止，不廢坐禪，成就於觀，常好閑居，憙安靜處。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離越哆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離越哆比丘，常樂坐禪。」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離越哆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離越哆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阿那律陀：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阿那律陀！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賢者阿那律陀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猶有目人，住高樓上，於下露地，有千土塹，彼少有方便，須臾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於千世界，彼少方便，須臾

盡見。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阿那律陀比丘所說。所以者何？阿那律陀比丘成就天眼。」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阿那律陀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迦旃延！賢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迦旃延：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迦旃延！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賢者迦旃延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猶二比丘法師共論甚深阿毘曇，彼所問事，善解悉知，答亦無礙，說法辯捷。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旃延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比丘分別法師。」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賢者迦旃延如是說已，我復問曰：『尊者大迦葉！賢者迦旃延比丘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尊者大迦葉：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大迦葉！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大迦葉即答我曰：『賢者舍梨子！若有比丘，自無事，稱說無事；自有少欲，稱說少欲；自有知足，稱說知足；自樂在遠離獨住，稱說樂在遠離獨住；自修行精勤，稱說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稱說立正念正智；自得定，稱說得定；自有智慧，稱說智慧；自諸漏已盡，稱說諸漏已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賢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葉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迦葉比丘常行無事。」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尊者大迦葉如是說已，我復問曰：『賢者目揵連！尊者大迦葉已說隨所知，我今復問賢者目揵連：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賢者目揵連！何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賢者大目揵連即答我曰：『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自在無量如意足，彼行無量如意足，變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住一，有知有見，徹過石壁，如空無礙，出入於地，猶若如水，履水如地而不陷沒；上昇虛空，結跏趺坐，猶若如鳥。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捫摸，身至梵天。尊者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如目揵連比丘所說。所以者何？目揵連比丘有大如意足。」

於是，尊者大目揵連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諸尊如是說已。」便白尊者舍梨子曰：「尊者舍梨子！我及諸尊已各自說隨其所知，我今問尊者舍梨子：『此牛角娑羅林甚可愛樂，夜有明月，諸娑羅樹，皆敷妙香，猶若天華。尊者舍梨子！何

等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尊者舍梨子即答我曰：『賢者目揵連！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揵連！猶王、王臣，衣服甚多，有若干種雜妙色衣，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彼若欲得日中、晡時著者，即取著之。賢者目揵連！如是，若有比丘隨用心自在而不隨心，彼若欲得隨所住止，中前遊行，即彼住止，中前遊行。彼若欲得隨所住止，日中、晡時遊行，即彼住止，日中、晡時遊行。賢者目揵連！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目揵連，如舍梨子比丘所說。所以者何？舍梨子比丘隨用心自在。」

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及諸賢如是說已，告曰：『賢者目揵連！我及諸賢已各自說隨其所知。賢者目揵連！我等寧可共彼諸賢往詣佛所，向論此事，於中知誰最為善說。』世尊！我等誰為善說耶？」

世尊答曰：「舍梨子！一切悉善。所以者何？此諸法者，盡我所說。舍梨子！聽我所說，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舍梨子！若有比丘，隨所依住城郭村邑，彼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守護身，善斂諸根，善立其念。彼乞食已，過日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或至無事處，或至樹下，或至空安

靜處，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不解結跏趺坐，乃至漏盡，彼便不解結跏趺坐乃至漏盡。舍梨子！如是比丘起發牛角娑羅林。」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角娑羅林經第三竟 (三千七百八十五字)。

（185）雙品 牛角娑羅林經（下）[1]第四(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那摩提[2]瘦，在揵祁精舍。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那摩提而行乞食，食訖中後，往詣牛角娑羅林 。

爾時，牛角娑羅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3]、尊者金毘羅[4]。彼尊者等所行如是，若彼乞食有前還者，便敷床汲水，出洗足器，安洗足凳及拭脚巾、水瓶、澡罐。若所乞食，能盡食者，便盡食之，若有餘者，器盛覆舉，食訖收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入室宴坐。

若彼乞食有後還者，能盡食者，亦盡食之，若不足者，取前餘食，足而食之，若有餘者，便瀉著淨地及無蟲水中。取彼食器，淨洗拭已，舉著一面，收卷床席，拾洗足凳，收拭脚巾，舉洗足器及水瓶、澡罐，掃灑食堂，糞除淨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

---

[1] 牛角娑羅林經～M. 31. Cula-Gosivga sutta. (牛角林小經)
[2] 那摩提～Nadika.
[3] 難提～Nandiya.
[4] 金毘羅～Kimbila.

上，入室宴坐。

彼尊者等，於晡時，若有先從宴坐起者，見水瓶、澡罐空無有水，便持行取，若能勝者，便舉持來，安著一面；若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持著一面，各不相語，各不相問。彼尊者等，五日一集，或共說法，或聖默然 。

守林人遙見世尊來，逆呵止曰：「沙門！莫入此林。所以者何？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彼若見汝，或有不可。」

世尊告曰：「汝守林人！彼若見我，必可，無不可。」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遙見世尊來，即呵彼曰：「汝守林人！莫呵世尊！汝守林人！莫呵善逝！所以者何？是我尊來，我善逝來。」

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攝佛衣鉢，尊者難提為佛敷牀，尊者金毘羅為佛取水。爾時，世尊洗手足已，坐彼尊者所敷之座，坐已，問曰：「阿那律陀，汝常安穩，無所乏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常安穩，無有所乏。」

世尊復問：「阿那律陀！云何安穩，無所乏耶？」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

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穩，無有所乏。」問尊者難提，答亦如是。

復問尊者金毘羅曰：「汝常安隱，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常安穩，無有所乏。」

問曰：「金毘羅！云何安穩，無所乏耶？」

尊者金毘羅白曰：「世尊！我作是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謂我與如是梵行共行。』世尊！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行慈口業，行慈意業，見與不見，等無有異。世尊！我作是念：『我今寧可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便自捨己心，隨彼諸賢心，我未曾有一不可心。』世尊！如是我常安穩，無有所乏。」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如是汝等常共和合，安穩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頗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1]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穩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世尊！如是我等常共和合，安穩無諍，一心一師，合一水乳，得此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

[1] 差降安樂住止：指不同程度的安樂住止。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

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復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世尊！我等得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謂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捨此住止，過此度此，頗更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捨此住止，過此度此，更無有餘得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樂住止。」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族姓子之所遊行，安穩快樂，我今寧可為彼說法。」世尊作是念已，即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座起去。於是，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送世尊，隨其近遠，便還所住 。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那律陀！我等初不聞尊者阿那律陀說如是義，我等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尊者阿那律陀盡向世尊極稱譽我等。」

尊者阿那律陀歎尊者難提、金毘羅曰：「善哉！善哉！尊者！我亦初未曾從諸賢等聞，尊者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我長夜以心知尊者心，尊者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是故我向世尊如是如是說。」

於是長鬼[1]天，形體極妙，光明巍巍，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世尊曰：「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

地神從長鬼天聞所說，放高大音聲：「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

從地神聞聲，虛空天、四王天[2]、三十三天、焰摩天[3]、兜率陀天[4]、化樂天、他化樂天，須臾聲徹至于梵天：「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長鬼天！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長鬼天！地神聞汝聲已，便放高大音聲。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從地神聞聲，虛空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樂天，須臾聲徹至于梵天。

大仙人！諸跋耆人得大善利，謂現有世尊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難提、金毘羅。長鬼天！若彼三族

---

[1] 長鬼（Digha yakkha）：yakkha 或譯為夜叉。

[2] 四王天～Catummaharajika deva.

[3] 焰摩天～Yama deva.

[4] 兜率陀天～Tusita deva.

家，此三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三族家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大善利，安穩快樂。若彼村邑，及天、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憶此三族姓子，所因所行者，彼亦長夜得利饒益，安穩快樂。長鬼天！此三族姓子如是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佛說如是，此三族姓子及長鬼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牛角娑羅林經第四竟 (二千三百八字)。

（186）雙品 求解經[1]第五(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劒摩瑟曇、拘樓都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於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彼世尊正盡覺不可知。云何求解於如來乎？」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比丘！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緣於彼意，不知他心如真者，當以二事求解如來，一者眼知色，二者耳聞聲。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若求時，則知所有穢污眼耳知法，彼尊者無，若無此者，當復更求。若有雜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

[1] ～M. 47. Vimamsaka sutta.（思察經）

若求時，則知所有雜眼、耳知法，彼尊者無，若無此者，當復更求。若有白淨眼、耳知法，是彼尊者為有為無耶？若求時，則知所有白淨眼耳知法，彼尊者有，若有此者，當復更求。

彼尊者為長夜行此法、為暫行耶？若求時，則知彼尊者長夜行此法，不暫行也。若常行者，當復更求，彼尊者為為名譽，為為利義入此禪耶？不為名譽，不為利義入此禪耶？若求時，則知彼尊者非為災患故入此禪也。

若有作是說：『彼尊者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便應問彼：『賢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賢者自正觀如是說，彼尊者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耶？』

彼若作是答：『賢者！我不知彼心，亦非餘事知，然彼尊者或獨住，或在眾，或在集會。若有善逝，若為善逝所化為宗主，因食可見彼賢者，我不自知，我從彼尊者聞，面前諮受，我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賢者！我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令我自正觀如是說，彼尊者樂行非恐怖，離欲，不行欲，欲已盡也。』於中當復問彼如來法。

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若有雜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

若有白淨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如來為彼答。

若有穢污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

若有雜眼耳知法，有彼處，此法滅盡無餘。

若有穢污眼耳知法，如來滅斷，拔絕根本，終不復生。若有雜眼耳知法，如來滅斷，拔絕根本，終不復生。

若有白淨法，如是我白淨，如是境界，如是沙門，我如是成就此正法律。有信弟子往見如來，奉侍如來，從如來聞法，如來為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如來為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者，如是如是聞已，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淨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

復應問彼：『賢者！有何行，有何力，有何智，令賢者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淨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耶？』

彼如是答：『賢者！我不知世尊心，亦非餘事知，我因世尊有如是淨信，世尊為我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賢者！如如世尊為我說法者，如是如是我聞，如來為我說法，上復上，妙復妙，善除黑白。如是如是我聞已，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淨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

賢者！我有是行，有是力，有是智，令我知斷一法，於諸法得究竟，淨信世尊，彼世尊正盡覺也。若有此行，有此力，深著如來，信根已立者，是謂信見本不壞智相應，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奪，如是求解如來，如是正知如來。』」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求解經第五竟 (千一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八 (九千九百一十九字)

中阿含雙品第四竟 (九千九百一十九字)(第四分別誦竟)

◎ 卷第四十九 雙品第一

有五經(第五日誦名後誦)(有三品半合有三十六經)

說智阿夷那　拘樓明聖道　東園論小空　大空最在後

（187）雙品 說智經[1]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來向汝說己所得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五盛陰，色盛陰，受、想、行、識盛陰，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五盛陰，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色盛陰非果、空虛、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變易法，我知如是。若於色盛陰有，有染有著，有縛，縛著使者，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

如是，受、想、行。識盛陰，非果、空虛、不可欲，不恒有，不可倚，變易法，我知如是。若於識盛陰有欲，有染有著，有縛、縛著使者，彼盡、無欲、滅、息、止，

[1] ～M. 112. Chabbisodhana sutta. (六淨經)

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五盛陰，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四食，眾生以此得存長養。云何為四？一曰摶食麤細，二曰觸，三曰意念，四曰識也。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四食，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摶食，意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如是，觸、意念、識食，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四食，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四說。云何為四？一曰見見說，二曰聞聞說，三曰識識說，四曰知知說。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四說，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見見說，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

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如是，聞聞、識識、知知說，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四說，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內六處，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於眼及眼識，眼識知法俱知，二法知已。諸賢！若眼及眼識，眼識知法，樂已盡，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

如是，耳、鼻、舌、身；意及意識，意識知法俱知，二法知已。諸賢！若意及意識，意識知法，樂已盡，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內六處，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世尊說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六界，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耶？」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我不見地界是我所，我非地界所，地界非是神，然謂三受依地界住，識使所著，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

如是，水、火、風、空；識界，非是我所，我非識界所，識界非是神，然謂三受依識界住，識使所著，彼盡，無欲、滅、息、止，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此六界，得知無所受，漏盡心解脫。』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

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問彼比丘：『賢者！云何知，云何見，此內身共有識及外諸相，一切我、我作，及慢使斷知，拔絕根本，終不復生？」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諸賢！我本未出家學道時，厭生老病死、啼泣、困苦、愁慼憂悲，欲斷此大苦陰。

諸賢！我厭患已而作是觀，在家至狹，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廣大。我今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淨修梵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諸賢！我於後時，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賢！我出家學道，捨族財已，受比丘要，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

受持學要。

諸賢！我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我於殺生淨除其心。

我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悋，不望其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妄言，斷於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兩舌，斷於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此聞語彼，欲破壞此；不彼聞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我於兩舌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麤言，斷於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我於麤言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綺語，斷綺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諍事，順時得宜，善教善呵，我於綺語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治生，斷於治生，棄捨稱量及斗斛，亦不受貨，不縛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於人，我於治生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受寡婦、童女，斷受寡婦、童女，我於受寡婦、童女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奴婢，斷受奴婢，我於受奴婢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受象、馬、牛、羊，斷受象、馬、牛、羊，我於受象、馬、牛、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雞、猪，斷受雞、猪，我於受雞、猪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受田業、店肆，斷受田業、店肆，我於受田業、店肆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稻、麥、豆，斷受生稻、麥、豆，我於受生稻、麥、豆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酒斷酒，我於飲酒淨除其心。諸賢！我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諸賢！我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我於花鬘、瓔珞、塗香、脂粉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諸賢！我離受生色像寶，斷受生色像寶，我於受生色像寶淨除其心。

諸賢！我離過中食，斷過中食，一食、不夜食、學時食，我於過中食淨除其心。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復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我所往處，衣鉢自隨，無有顧戀。猶如鴈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我亦如是。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復守諸根，常念閉塞，念欲明達，守護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意。

若眼見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謂忿諍故，守護眼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眼根。

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謂忿諍故，守護意根，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趣向彼故，守護意根。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善護諸根，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諸賢！我已成就此聖戒身，及極知足，亦成就聖戒，善護諸根，得正知出入，獨住遠離，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山巖石室、露地穰積，或至林中，或在塚間。諸賢！我已在無事處，或至樹下，空安靜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正身正願，反念不向，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諸賢！我已斷此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諸賢！我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趣向漏盡通智作證。

諸賢！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我如是知，如是見，內身有識及外諸相，一切我、我行，及慢使斷知，拔絕根本，終不復生。』

漏盡比丘得知梵行已立者，應如是答，汝等聞之，當善然可，歡喜奉行，善然可彼，歡喜奉行已，當復如是語彼比丘：『賢者！初說我等已可意歡喜，然我等欲從賢者上復上，求智慧應答辯才，以是故，我等從賢者問復問耳。』」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智經第一竟 (二千八百四十六字)。

（188）雙品 阿夷那經[1]第二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於東園鹿子母堂。爾時，世尊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在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廣說甚深微妙之法。彼時，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遙見世尊從宴坐起，堂上來下，在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廣說甚深微妙之法。

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往詣佛所，共相問訊，隨佛經行。世尊迴顧問曰：「阿夷那！沙門蠻頭實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

[1]《增支部》A.10.116. Ajita(阿夷那)；10.115. Adhamma(3) (非法)

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答曰：「瞿曇！沙門蠻頭實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

世尊復問曰：「阿夷那！云何沙門蠻頭實思五百思，若有異學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耶？」

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答曰：「瞿曇！沙門蠻頭作如是說：『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眠若寤，或晝或夜，常無礙知見。或時逢奔象、逸馬、奔車、叛兵、走男走女，或行如是道。逢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或值蛇聚；或得塊擲，或得杖打，或墮溝瀆，或墮廁中，或乘臥牛，或墮深坑，或入刺中；或見村邑，問名問道，見男見女，問姓問名，或觀空舍，或如是入族。彼既入已，而問我曰：『尊從何行？』我答彼曰：『諸賢！我趣惡道也。』瞿曇！沙門蠻頭如是比丘思五百思，若有異學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也。」

於是，世尊離於經行，至經行道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問諸比丘：「我所說智慧事，汝等受持耶？」彼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再三問曰：「諸比丘！我所說智慧事，汝等受持耶？」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

彼時，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智慧事，諸比丘從世尊聞，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比丘！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時，諸比丘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復告曰：「凡有二眾：一曰法眾，二曰非法眾。何者非法眾？或有一行非法、說非法，彼眾亦行非法、說非法，彼非法人，住非法眾前，自己所知而虛妄言，不是真實，顯示分別，施設其行，流布次第說法，欲斷他意弊惡，難詰不可說也；於正法律中，不可稱立自已所知，彼非法人，住非法眾前，自稱我有智慧普知，於中若有如是說智慧事者，是謂非法眾。

何者法眾？或有一行法說法，彼眾亦行法說法，彼法人住法眾前，自已所知不虛妄言，是真是實，顯示分別，施設其行，流布次第說，欲斷他意弊惡，難詰則可說也。於正法律中可稱立自己所知，彼法人住法眾前，自稱我有智慧普知，於中若有如是說智慧事者，是謂法眾。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

佛說如是，即從座起，入室宴坐，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宴坐：『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

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阿難所，請說此義，若尊者阿難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難！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宴坐：『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

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阿難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阿難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阿難！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然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

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阿難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阿難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邪見非法，正見是法。若有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是謂非義；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是謂是義。

諸賢！乃至邪智非法，正智是法，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是謂非義；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是謂是義。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宴坐，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宴坐。尊者阿難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阿難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夷那經第二竟 (千八百二十八字)。

（189）雙品　聖道經[1]第三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劒磨瑟曇、拘樓都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道，令眾生得清淨，離愁慼、啼哭，滅憂苦、懊惱，便得如法，謂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具而有七支，於聖正定，說習說助，亦復說具。云何為七？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

若有以此七支，習、助、具，善趣向，心得一者，是謂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具。所以者何？**正見生正思惟，正思惟生正語，正語生正業，正業生正命，正命生正精進，正精進生正念，正念生正定，賢聖弟子如是心正定，頓盡婬、怒、癡。**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頓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中正見最在其前。

若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若見正見是正見者，亦謂正見。云何邪見？謂此見：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邪見。

云何正見？謂此見：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1] ～M. 117. Maha-Cattarisaka sutta. (大四十經)

就遊，是謂正見。是為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見正見是正見者，亦謂正見。彼如是知已，則便求學，欲斷邪見成就正見，是謂正精進。比丘以念斷於邪見，成就正見，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見，從見方便[1]，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思惟是邪思惟者，是謂正思惟；若見正思惟是正思惟者，亦謂正思惟。云何邪思惟？欲念、恚念、害念，是謂邪思惟。云何正思惟，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是謂正思惟。是為見邪思惟是邪思惟者，是謂正思惟；見正思惟是正思惟者，亦謂正思惟。彼如是知已，則便求學，欲斷邪思惟成就正思惟，是謂正精進。比丘以念斷於邪思惟，成就正思惟，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思惟，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若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云何邪語，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邪語。云何正語？離妄言、兩舌、麤言、綺語，是謂正語，是為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彼如是知已，則便求學，欲斷邪語成就正語，是謂正精進。比丘以念斷於邪語，成就正語，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語，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若見正業是正業者，亦謂正業。云何邪業？殺生、不與取、邪婬，是謂邪業。

[1] 從見方便：從正見而專心修習。

云何正業？離殺、不與取、邪婬，是謂正業。如是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見正業是正業者，亦謂正業。彼如是知已，則便求學，欲斷邪業成就正業，是謂正精進。比丘以念斷於邪業，成就正業，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業，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若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若見正命是正命者，亦謂正命。云何邪命？若有求，無滿意，以若干種畜生之呪，邪命存命。彼不如法求衣被，以非法也；不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以非法也，是謂邪命。

云何正命？若不求，無滿意，不以若干種畜生之呪，不邪命存命。彼如法求衣被，則以法也；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則以法也，是謂正命。如是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見正命是正命者，亦謂正命。彼如是知已，則便求學，欲斷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精進。比丘以念斷於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念。此三支隨正命，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云何正精進？比丘者，已生惡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未生惡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已生善法為住，不忘不退，轉增廣布，修習滿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是謂正精進。

云何正念？比丘者，觀內身如身，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正念。云何正定？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

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正定。云何正解脫？比丘者，欲心解脫，恚、癡心解脫，是謂正解脫。云何正智？比丘者，知欲心解脫，知恚、癡心解脫，是謂正智也。是為學者成就八支，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

云何學者成就八支？學正見，至學正定，是為學者成就八支。云何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所以者何？

正見者，斷於邪見，若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至正智者斷於邪智，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是為二十善品、二十不善品，是為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

若有沙門梵志，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有十詰責，云何為十？

若毀呰正見，稱譽邪見，若有邪見沙門梵志，若供養彼而稱譽彼。若有沙門梵志者，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是謂一詰責。

若毀呰…至正智，稱譽邪智。若有邪智沙門梵志，若供養彼而稱譽彼。若有沙門梵志，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

制而言非者，彼於如法是謂第十詰責。若有沙門梵志，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是謂於如法有十詰責。

若更有餘沙門梵志，蹲踞說蹲踞，無所有說無所有，說無因，說無作，說無業，謂彼彼所作，善惡施設，斷絕破壞彼此，我所說四十大法品，轉於梵輪，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無有能制而言非者，彼亦有詰責、愁憂恐怖。」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聖道經第三竟 (千八百五字)。

（190）雙品 小空經[1]第四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尊者阿難，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時遊行釋中，城名釋都邑，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阿難！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說，我善知善受，為善持耶？」

爾時，世尊答曰：「阿難！彼我所說，汝實善知，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我從爾時，及至於今，多行空也。阿難！如此鹿子母堂，空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婢，然有不空，唯比丘眾是為。

---

[1] M. 121. Cula-subbata sutta. (空小經)，藏(東北 290, 北京 956 .)

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村想，莫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有不空，唯一無事想。若有疲勞，因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人想，莫念無事想，當數念一地想。彼比丘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叢，有沙有石，山嶮深河，莫念彼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

阿難！猶如牛皮，以百釘張，極張托已，無皺無縮，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聚，有棘刺叢，有沙有石，山嶮深河，莫念彼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彼。

彼如是知：空於人想，空無事想，然有不空，唯一地想。若有疲勞，因人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地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事想，莫念地想，當數念一無量空處想[1]。彼如是知：空無事想，空於地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空處想。若有疲勞，因無事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空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地想，莫念無量空處想，當數念一無量識處想。彼如是知：空於地想，空無量空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量識處想。若有疲勞，因地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量識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空處想，莫念無量識處想，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彼如是知：空無量空處想，空無量識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所有處想。若有疲勞，因無量空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所有處想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1] 無量空處想～Akasanabcayatanasabba.(空無邊處)

復次，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莫念無所有處想，當數念一無想心定[1]。彼如是知：空無量識處想，空無所有處想，然有不空，唯一無想心定。若有疲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無所有處想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一無想心定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

彼作是念：我本無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者，我不樂彼，不求彼，不應住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如是知：空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然有不空，唯此我身六處命存。若有疲勞，因欲漏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有漏、無明漏故，我亦無是；唯有疲勞，因此我身六處命存故。若彼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空；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也，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若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阿難！若當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一切行此真

[1] 無想心定～[Nevasabbanasabbayatanasabba.>animitta ceto-samadhi.] (非想非非想處定)

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

阿難！若今現在我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阿難！汝當如是學：我亦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心解脫。是故，阿難！當學如是。」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小空經第四竟 (千四百二十三字)。

（191）雙品 大空經[1]第五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中，迦維羅衛，在尼拘類園。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迦維羅衛而行乞食，食訖中後，往詣加羅差摩釋精舍[2]。爾時，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爾時，世尊從加羅差摩釋精舍出，往詣加羅釋精舍。

爾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在加羅釋精舍中，集作衣業，尊者阿難遙見佛來，見已出迎，取佛衣鉢，還敷床座，汲水洗足，佛洗足已，於加羅釋精舍坐尊者阿難所敷之座，告曰：「阿難！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世尊！加羅差摩釋精舍，敷眾多床座，眾多比丘於中住止。所以者何？我今作衣業。」

---

[1] ～M. 122. Maha-subbata sutta.（大空經）

[2] 加羅差摩釋精舍～Kalakhemakassa Sakkassa vihara.

時，世尊復告阿難曰：「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之樂、非生死樂。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終無是處。

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遠離處者，謂有樂、聖樂、無欲之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之樂、非生死樂。若得如是樂，易不難得者，必有是處。

阿難！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之處。若有比丘欲嘩說，樂於嘩說，合會嘩說，欲眾，樂眾，合會於眾，不欲離眾，不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終無是處。

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樂嘩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眾，不樂於眾，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樂獨住遠離處者，得時愛樂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必有是處。所以者何？我不見有一色令我欲樂，彼色敗壞變異時，生愁慼，啼哭、憂苦、懊惱，以是故，我此住處，正覺盡覺，謂度一切色想，行於外空。

阿難！我行此住處已，生歡悅，我此歡悅，一切身受，正念正智，生喜生止，生樂生定，如我此定，一切身受，正念正智。

阿難！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共來詣我，我便為彼行如是如是心，遠離，樂無欲，我亦復為彼說法，勸助於彼。

阿難！若比丘欲多行空者，彼比丘當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阿難！若比丘作如是說：我不持內心住止，不令一定，念內空者，當知彼比丘大自疲勞。

阿難！云何比丘持內心住止，令一定耶？比丘者，此身離生喜樂，漬、盡潤漬，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阿難！猶人沐浴，器盛澡豆，以水澆和，和令作丸，漬、盡潤漬，普遍充滿，內外周密，無處有漏。如是，阿難！比丘此身離生喜樂，漬、盡潤漬，普遍充滿，離生喜樂，無處不遍。

阿難！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定；彼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空；彼念內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者，彼比丘當念外空，彼念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外空者，彼比丘當念內外空。彼念內外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內外空，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外空者，彼比丘當念不移動。彼念不移動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不移動，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者，彼比丘，彼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

若彼彼心於彼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樂遠離已，當以內空成就遊。彼內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內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者，是謂正知。

阿難！比丘當以外空成就遊，彼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者，是謂正知。

阿難！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遊，彼內外空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內外空成就遊，心不移動，趣

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者，是謂正知。

阿難！當以不移動成就遊，彼不移動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知不移動成就遊，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者，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經行者，彼比丘從禪室出，在室影中，露地經行，諸根在內，心不向外，後作前想，如是經行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坐定者，彼比丘從離經行，至經行道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如是坐定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念者，彼比丘若此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莫念此三惡不善之念。若此三善念：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當念此三善念，如是念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所說者，彼比丘若此論非聖論，無義相應，謂論王論、賊論、鬪諍論、飲食論、衣被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世間論、邪道論、海中論，不論如是種種畜生論。

若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漸損論、不貪論、少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滅論、宴坐

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如是論已，心中不生貪伺、憂慼、惡不善法，是謂正知。

復次，阿難！有五欲功德，可樂，意所念，愛色欲相應，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若比丘心至到，觀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若心中行者。所以者何？無前無後，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此五欲功德，隨其欲功德，心中行者。彼比丘，彼彼欲功德，觀無常，觀衰耗，觀無欲，觀斷，觀滅，觀斷捨離，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彼即滅也。阿難！若如是比丘觀時，則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彼已斷也，是謂正知。

復次，阿難！有五盛陰，色盛陰，受、想、行、識盛陰，謂比丘如是觀興衰，是色，是色集，是色滅；是受、想、行、識，是識，是識集，是識滅。若此五盛陰有我慢者，彼即滅也。阿難！若有比丘如是觀時，則知五陰中我慢已滅，是謂正知。

阿難！是法一向可，一向樂，一向意念，無漏無受，魔所不及，惡所不及，諸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亦所不及，謂成就此不放逸也。所以者何？因不放逸，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覺，因不放逸根，生諸無量善法。若有隨道品，阿難！是故汝當如是學，我亦成就不放逸，當學如是。阿難！以何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若其正經、歌詠、記說，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但阿難！或彼長夜數聞此法，誦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若此論聖論與義相應，令心柔和，無諸陰蓋，謂論施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漸損論、不貪論、少欲論、知足論、無欲論、斷論、滅論、宴坐論、緣起論。如是沙門所論，得，易不難得，因此義故，信弟子隨世尊行，奉事至命盡也。阿難！如是為煩師，為煩弟子，為煩梵行。

阿難！云何為煩師？若師出世，有策慮思惟，住策慮地，有思惟觀離，凡人有辯才，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穩，快樂遊行已，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貢高還家。如是為煩師，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師。

阿難！云何為煩弟子？彼師弟子學彼遠離，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穩，快樂遊行已，隨

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彼隨弟子還；梵志、居士、村邑、國人已便貢高還家，如是為煩弟子，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弟子。

阿難！云何為煩梵行？若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阿難！如來以何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如來非為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

阿難！如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一者為自現法樂居故，二者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阿難！如來以此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

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穩，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已，便不貢高而不還家。

阿難！若彼不移動，心解脫作證，我不說彼有障礙也。若彼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本為精勤，無放逸遊行故，此或可有失，以弟子多集會故。

復次，阿難！彼師弟子，效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或住彼處，學遠離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學遠離，精勤安穩，快樂遊行已，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彼隨梵行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已，便貢高還家，如是為煩梵行，是亦為惡不善法、穢污、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所煩，是謂煩梵行。

阿難！於煩師、煩弟子，此煩梵行最為不可，不樂不愛，最意不念。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莫行怨事。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發慈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亦不順行，不立於智，其心不趣向法次法，不受正法，違犯師教，不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怨事，不行慈事。

阿難！云何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若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發慈

悲心，是為饒益，是為快樂，是為饒益樂。若彼弟子恭敬、順行而立於智，其心歸趣向法次法，受持正法，不違師教，能得定者，如是弟子於師行慈事，不行怨事。

阿難！是故汝等於我行慈事，莫行怨事。所以者何？我不如是說，如陶師作瓦。阿難！我說嚴急至苦，若有真實者，必能往也。」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空第五竟 (三千六百七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九(萬一千五百八十字)

中阿含雙品第一竟(萬一千五百八十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 大品第二 (有十經)(第五後誦)

加樓烏陀夷 牟梨破群那 跋陀.阿濕貝 周那.優婆離

調御.癡慧地 阿梨叱.嗏帝

（192）大品 加樓烏陀夷經[1]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鴦伽國中，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阿恕那，住揵若精舍。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恕那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一林，欲晝經行。

尊者烏陀夷，亦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恕那而行乞食，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

[1] ～M. 66. Latukikopama sutta. (鶉喻經)。「加樓烏陀夷」(Kaludayi；Kalodayin)，比丘名，迦留陀夷，亦名烏陀夷。

於肩上，隨侍佛後，而作是念：「若世尊今晝行者，我亦至彼晝行。」

於是，世尊入彼林中，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尊者烏陀夷亦入彼林，去佛不遠，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尊者烏陀夷獨在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為我等多所饒益，善逝為我等多所安穩，世尊於我除眾苦法，增益樂法。世尊於我除無量惡不善之法，增益無量諸善妙法。」

尊者烏陀夷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烏陀夷！無有所乏，安穩快樂，氣力如常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唯然，世尊！我無所乏，安穩快樂，氣力如常。」

世尊復問曰：「烏陀夷！云何汝無所乏，安穩快樂，氣力如常耶？」

尊者烏陀夷答曰：「世尊！我獨在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世尊為我等多所饒益，善逝為我等多所安穩。世尊於我除眾苦法，增益樂法。世尊於我除無量惡不善之法，增益無量諸善妙法。』

世尊昔時告諸比丘：『汝等斷過中食。』世尊！我等聞已，不堪不忍，不欲不樂。若有信梵志、居士往至眾園，廣施作福，我等自手受食，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然我等於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斷中後食。

復次，昔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斷夜食。』世尊！我等聞已，不堪不忍，不欲不樂，於二食中最上最妙、最勝最美者，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

世尊！昔時有一居士，多持種種淨妙食飲，還歸其家，勅內人曰：『汝等受此，舉著一處，我當盡共集會夜食，不為朝中。』

世尊！若於諸家施設極妙最上食者，唯有夜食，我為朝中，而世尊今教我斷是，善逝教我絕是，復作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然我等於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是故我等斷於夜食。

世尊！我復作是念：『若有比丘，非時入村而行乞食，或能逢賊，作業不作業，或逢虎，逢鹿，或逢虎鹿，或逢豹，逢羆，或逢豹羆，或如是處，或逢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或值蛇聚，或得塊擲，或得杖打，或墮溝瀆，或墮廁中，或乘臥牛，或墮深坑，或入刺中，觀見空家，入如是家，若彼入已，女人見之，或呼共行惡不淨行。』

世尊！昔一比丘，夜闇微雨，睒睒[1]掣電，而非時行入他家乞食，彼家婦人，爾時出外洗蕩食器，彼時婦人於電光中遙見比丘，謂為是鬼，見已驚怖，身毛皆豎，失聲大呼，即便墮娠，而作是語：『尊是鬼！尊是鬼！』

[1] 睒：音ㄕㄢˇ，閃爍貌。

時，彼比丘語婦人曰：『妹！我非鬼，我是沙門，今來乞食。』

爾時，婦人恚罵比丘至苦至惡，而作是語：『令此沙門命根早斷，令此沙門父母早死，令此沙門種族絕滅，令此沙門腹裂破壞，禿頭沙門以黑自纏，無子斷種，汝寧可持利刀自破其腹，不應非時夜行乞食，咄！此沙門而墮我娠。』

世尊！我憶彼已，便生歡悅。世尊！我因此歡悅，遍充滿體，正念正智，生喜、止、樂、定。世尊！我因此定遍充滿體，正念正智。如是，世尊！我無所乏，安穩快樂，氣力如常。」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烏陀夷！汝今不爾如彼癡人，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

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

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

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烏陀夷！猶如有蠅，為涕唾所縛，彼在其中，或苦或死。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蠅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蠅為涕唾所縛，彼於其中，或苦或死，是故，世尊！彼蠅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

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

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奉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

烏陀夷！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烏陀夷！猶如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憿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所堅縛，若努力轉身，彼堅縛者，則便斷絕，還歸本所。

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憿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憿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

盛，彼所堅縛，若努力轉身，彼堅縛者，則便斷絕，還歸本所。世尊！是故彼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以憍慠摩訶能伽，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彼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如是，烏陀夷！彼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

烏陀夷！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烏陀夷！若有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

烏陀夷！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可解脫。

烏陀夷！猶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彼有一婦，其眼復瞎，醜不可愛，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止有一瓶，缺不可用。

彼見比丘食訖中後，淨洗手足，敷尼師檀，坐一樹下，清涼和調，修增上心，彼見已，而作是念：『沙門

為快樂，沙門如涅槃，我惡無德。所以者何？我有一婦，其眼復瞎，醜不可愛，不能捨離；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不能捨離，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不能捨離，止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捨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有一瞎婦，醜不可愛，不能捨離；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栖，弊不可居，不能捨離；而有一床，復破折壞，弊不可臥，不能捨離；止有一瓶，缺不可用，不能捨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世尊！是故彼貧窮人無有錢財，亦無勢力，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如是，烏陀夷！若有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及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

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

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烏陀夷！猶如居士、居士子，極大富樂，多有錢財，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米穀豐饒，及若干種諸生活具、奴婢、象馬，其數無量。彼見比丘食訖中後，淨洗手足，敷尼師檀，坐一樹下，清涼和調，修增上心[1]，彼見已而作是念：沙門為快樂，沙門如涅槃，我寧可捨極大富樂金寶、財穀、象馬、奴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烏陀夷！若人作是說：『彼居士、居士子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者。』為正說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居士、居士子，能捨離極大富樂，金寶、財穀、象馬，奴婢，愛樂比丘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世尊！是故彼居士、居士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

「如是，烏陀夷！若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

[1] 修增上心：即「修習禪定」。

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

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生欲相應念，愛樂結縛，彼樂是，不斷，不住，不吐。烏陀夷！我說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1]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

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生欲相應念，愛樂結縛，彼不樂是，斷、住、吐。烏陀夷！我說亦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

烏陀夷！比丘行捨，彼行捨已，或時意忘，俱有欲相應念，愛樂結縛，遲觀速滅。烏陀夷！猶如鐵丸、鐵犁，竟日火燒，或有人著二三滴水，滴遲不續，水便速盡。烏陀夷！如是比丘行捨，彼行捨已，或時意忘，俱有欲相應念，愛樂結縛，遲觀速滅。烏陀夷！我說亦是縛，不說解脫。所以者何？諸結不善。烏陀夷！結不善故，我說是縛，不說解脫。

烏陀夷！俱在苦根，遊行無生死，於無上愛盡，善心解脫。烏陀夷！我說解脫，不說是縛。所以者何？諸結已盡。烏陀夷！諸結盡故，我說解脫，不說是縛。

烏陀夷！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

[1] 結：繫縛。

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烏陀夷！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烏陀夷！云何有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不可修耶？若因五欲生樂生善者，是樂非聖樂，是凡夫樂，病本癰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習，不可廣布，我說於彼則不可修。

烏陀夷！云何有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耶？

烏陀夷！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是樂是聖樂、無欲樂、離樂、息樂、正覺之樂，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說於彼則可修也。

烏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聖說是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此中有尋有伺，是聖說移動。

此中何等聖說移動？烏陀夷！比丘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若此得喜，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烏陀夷！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

得第三禪成就遊，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移動？若此說移動心樂，是聖說移動。此中何等聖說不移動？烏陀夷！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聖說不移動。

烏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烏陀夷！我說此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

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

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

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

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

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

烏陀夷！我說此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此中何等過度？烏陀夷！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此中過度。

烏陀夷！我說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亦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烏陀夷！頗有一結，或多或少久住者，我說不得無，不得斷，不得過度，謂我說不斷耶？」

尊者烏陀夷白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烏陀夷！汝不爾，如彼癡人，彼愚癡人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世尊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不斷此，彼但於我生不可不忍；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復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癡人所縛，極堅極牢，轉增轉急，不可斷絕，不得解脫。

烏陀夷！若有族姓子我為其說：『汝等斷此。』彼不作是說：『此是小事，何足斷之？而今世尊教我斷此，善逝令我絕此。』亦不如是說：『此大沙門不能消食，彼便斷此，彼不於我生不可不忍；餘比丘善護持戒者，亦不為彼生不可不忍。』烏陀夷！是故彼族姓子所縛，不堅不牢，不轉增急，而可斷絕，則得解脫。」佛說如是，尊者烏陀夷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加樓烏陀夷經第一竟 (四千四百六十七字)。

（193）大品 牟犁破群那經[1]第二(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牟犁破群那[2]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眾多比丘聞已，便往詣佛，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牟犁破群那比丘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說比丘尼者，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牟犁破群那比丘者，諸比丘尼聞已，便瞋恚憎嫉，乃至鬪諍。」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世尊呼汝。』」

彼比丘聞已：「唯然世尊！」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牟犁破群那比丘所而語之曰：「世尊呼汝！」牟犁破群那聞已，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告曰：「破群那！汝實與比丘尼數共集會，若有人向汝道說比丘尼者，汝聞已，便嗔恚憎嫉，乃至鬪諍。若有人向諸比丘尼道說汝者，諸比丘尼聞已，便嗔

---

[1] ～M. 21. Kakacupama sutta. (鋸喻經)，《增壹阿含 50.8 經》(T2.812.3)

[2] 牟犁破群那～Moliya phagguna.

恚憎嫉，乃至鬪諍。破群那！汝實如是耶？」

破群那答曰：「實爾，世尊！」

世尊復問曰：「破群那！汝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破群那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破群那！是以汝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破群那！汝當如是學。」

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曰：「汝等非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諸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是以汝等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應當學：若有欲有念，依家，斷是。若有欲有念，依於無欲，是習是修，是廣布也，汝等當如是學。

昔時我曾告諸比丘：『汝等！若有比丘多所知識，若有比丘少所知識，彼一切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彼諸比丘，多所知識及少知識，盡學一坐食，學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彼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

猶如馬車，御者乘之，左手執轡，右手執策，隨八道行，任意所至；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猶如良地，有娑羅樹林，彼治林者，聰明黠慧而不懈怠，彼隨時治娑羅樹根，數

數鋤糞，以水溉灌，高者掘下，下者填滿；若邊生惡草，薅[1]除棄之；若並生曲戾，惡不直者，拔根著外；若枝生橫曲，則落治之；若近邊新生調直好者，便隨時治，數數鋤糞，以水溉灌，如是彼良地娑羅樹林，轉轉茂盛。

如是諸比丘可於我心，我亦不多教訶，我不說彼善語恭順，謂因衣鉢、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故。所以者何？彼比丘若不得是，還不善語恭順，成就不善語恭順法。

若有比丘為遠離，依遠離，住遠離，善語恭順，成就善語恭順法者，我說彼善語恭順。所以者何？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若他無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憎嗔恚，不發露惡。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

若他惡語言者，便嗔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所以者何？

比丘！昔時有居士婦，名鞞陀提，極大富樂，多有錢財，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米穀豐饒，及若干種諸生活具。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大有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

爾時，居士婦鞞陀提有婢名黑，本侍者，有妙善言，

[1] 薅：音ㄏㄠ，除去田中雜草。

少多行善。彼黑婢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寧可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嗔，為實不嗔耶？』

於是，黑婢臥不早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不早起耶？』黑婢聞已，便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我今寧可復更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嗔，為實不嗔耶？』

於是，黑婢臥極晚不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極晚不起耶？』黑婢聞已，作是念：『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實瞋，非不瞋也。但因我善能料理家業，善經營，善持故，令我大家居士婦鞞陀提，如是有極大名稱，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忍辱，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耳，我今寧可復更極大試大家居士婦鞞陀提，為實瞋，為實不瞋耶？』

於是，黑婢臥至晡時乃起，夫人呼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往，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其頭，頭破血流。於是，黑婢頭破血流，便出語比隣，訟聲紛紜，多所道說：『尊等！見是忍辱行人，堪耐溫和，善制，善定，善息

行耶？罵我曰：黑婢！何以乃至晡時起，既不自作，亦不教作，此黑婢不隨我教，此黑婢輕慢於我。便大瞋恚而生憎嫉，額三脉起，皺面自來，閉戶下關，手執大杖，以打我頭，頭破血流。』爾時，居士婦鞞陀提如是便有極大惡名，流布諸方：居士婦鞞陀提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如是，或有一善護善逝行者，謂因他無惡語言也。若他不惡語言者，便不瞋恚，亦不憎嫉，不憂纏住，不增瞋恚，不發露惡，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忍辱，溫和堪耐，善制，善定，善息。』若他惡語言者，便瞋恚，憎嫉而憂纏住，憎恚發惡，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賢者惡性，急弊麤獷，不定，不制，不息。』

復次，有五言道[1]：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非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

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此五言道。

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怨家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

[1]五言道～Pabca ime…vacanapatha（五言道）.

是。猶如有人，持大鐝鍬來，而作是語：『我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彼便處處掘復掘，唾尿污之。』說惡語者，作如是說，令大地非地，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大地作非地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此大地甚深極廣而不可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地，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有人持大草炬，作如是語，我以此草炬，用熱恒伽水，令作沸湯，於意云何？彼人以此方便，能令恒伽水熱作沸湯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恒伽[1]水甚深極廣，不可度量，是故彼人以此方便，不能令恒伽水熱，使作沸湯。世尊！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嗔或

[1] 恒伽水（Gavga）：即恆河。

不瞋，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恒伽水，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猶如畫師、畫師弟子，持種種彩來，彼作是說：『我於此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於意云何？』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寧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此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是故彼畫師、畫師弟子以此方便，不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莊染。世尊！但使彼畫師、畫師弟子唐自疲勞也。

如是，此五言道，若他說者，或時或非時，或真或不真，或軟或堅，或慈或恚，或有義或無義。汝等！此五言道，若他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

汝等當學此五言道：若他說時，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言說者，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虛空，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猶如猫皮囊，柔治極軟，除 聲，無聲，彼或有人，以手拳扠，石擲杖打，或以刀斫，或撲著地，於

意云何？彼猫皮囊，柔治極軟，除𢷾𢷾[1]聲，無𢷾𢷾聲，彼寧復有𢷾𢷾聲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世尊！彼猫皮囊，柔治極軟，除𢷾𢷾聲，無𢷾𢷾聲。是故無復有𢷾𢷾聲。」

「如是，諸比丘！若有他人，拳扠石擲，杖打刀斫，汝等若為他人拳扠石擲，杖打刀斫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

若為他人拳扠石擲，杖打刀斫時，心不變易，口不惡言向捶打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行如猫皮囊，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汝等當學如是：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汝等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時，或心變易者，或口惡言者，我說汝等因此必衰，汝等當學。

若有賊來，以利鋸刀，節節解截，心不變易，口無惡言向割截人，緣彼起慈愍心，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汝等當學如是。」

---

[1] 𢷾：音ㄆㄚ，車破聲。

於是，世尊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汝等頗見他不愛惡語言向我，我聞已，不堪耐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若汝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善哉！善哉！

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善哉！善哉！

汝等當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汝等數數念利鋸刀，喻沙門教已，於二果中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牟梨破群那經第二竟(三千三百五十八字) 。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千八百二十五字)

◎卷第五十一

（194）大品 跋陀和利經[1]第三(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而受夏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一

[1] ～M. 65. Bhaddali sutta. (跋陀利經)，《增壹阿含 49.7 經》(T2.800.2)前半部。

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爾時，尊者跋陀和利亦在眾中，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又復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復至再三告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1]，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尊者跋陀和利亦再三從座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世尊復至再三告曰：「跋陀和利！若我受請，汝亦

[1] 一坐食：請參閱《清淨道論》第二「說頭陀支品」的「一坐食支」（81 頁）。

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陀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陀和利復再三白曰：「世尊！如是我復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尊者跋陀和利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於是，尊者跋陀和利遂藏一夏，不見世尊！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　。

時，諸比丘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尊者跋陀和利聞諸比丘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

尊者跋陀和利聞已，往詣諸比丘所，諸比丘遙見尊者跋陀和利來，便作是語：「賢者跋陀和利！汝當知此為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人間。跋陀和利，當彼處善自守護，莫令後時，致多煩勞。」

尊者跋陀和利聞此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實有過，我實有過，如愚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故。」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比丘、比丘尼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

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優婆塞、優婆夷居舍衛國，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世尊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

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陀和利，沙門瞿曇弟子，名德，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陀和利！汝於爾時不知如此耶？

跋陀和利！若有比丘俱解脫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泥，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若有比丘，設非俱解脫有慧解脫[1]，設非慧解脫有身證者，設非身證有見到者，設非見到[2]有信解脫，設非信解脫有法行[3]者，設非法行有信

---

[1] 慧解脫～Pabbavimutta.

[2] 見到(diṭṭhippatta)：或譯作「見至」，即「得見者」，指證得初果、向第二果；第二果、向第三果；第三果、向第四果，但未能具有「八解脫」等無色定定力的聖者。

[3] 法行～Dhammanusarin.

行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泥，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於意云何？汝於爾時得信行、法行、信解脫、見到、身證、慧解脫、俱解脫耶？」

尊者跋陀和利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汝於爾時，非如空屋耶？」於是，尊者跋陀和利為世尊面呵責已，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於是，世尊面呵責尊者跋陀和利已，復欲令歡喜，而告之曰：「跋陀和利！汝當爾時，於我無信法靜，無愛法靜，無諍法靜。所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實爾。所以者何？世尊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唯願世尊受我過失，我見過已，當自悔過，從今護之，不復更作。」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如是，汝實如愚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汝說不堪任，從座起去。所以者何？以汝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

諸微妙法故。

跋陀和利！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如是則於聖法律中，益而不損。若汝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

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不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

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穩快樂，以誣謗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彼誣謗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已，便不生歡悅，不生歡悅已，便不生喜，不生喜已，便不止身[1]，不止身已，便不覺樂，不覺樂已，便心不定，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不定已，便不見如實，知如真。

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法，宴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穩快樂已，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謗自戒。彼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謗自戒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喜，生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覺樂，覺樂已，便心定。

---

[1] 止身：即「身輕安」。

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定已，便見如實，知如真，見如實，知如真已，便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一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彼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彼於爾時得第四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穩快樂，令昇涅槃。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彼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

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此第一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謂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明達。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生死智通作證。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

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跋陀和利！是謂彼於爾時得第三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勤，無智滅而智生，暗壞而明成，無明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諸比丘等同犯戒，或有苦治，或不苦治？」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嬈於眾，輕慢於眾，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作如是意。』

跋陀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

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嬈於眾，輕慢於眾，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見已而作是語：『諸尊！當觀令久住。』跋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久住。

或有比丘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嬈眾，不輕慢眾，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不作如是意。』

跋陀和利！諸比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者。』

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嬈眾，不輕慢眾，不

如是說：『我今當作令眾歡喜而可意。』見已而作是語：『諸尊！當觀令早滅。』跋陀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早滅。輕犯禁戒，亦復如是。

跋陀和利！或有比丘有信，有愛有靜，今此比丘有信，有愛有靜。『若我等苦治於此賢者，今此賢者有信，有愛有靜，因此必斷，我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諸比丘便善共將護。

跋陀和利！譬若如人唯有一眼，彼諸親屬為憐念愍傷，求利及饒益，求安穩快樂，善共將護，莫令此人寒熱，飢渴，有病有憂，有病憂；莫塵莫烟，莫塵烟。所以者何？復恐此人失去一眼，是故親屬善將護之。

跋陀和利！如是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靜，諸比丘等便作是念：『今此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靜，若我等苦治於此賢者，今此賢者，少信少愛，少有靜，因此必斷，我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是故諸比丘善共將護，猶如親屬護一眼人。」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昔日少施設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有比丘遵奉持者？」

世尊答曰：「跋陀和利！若比丘眾不得利者，眾便無憙好法；若眾得利者，眾便生憙好法。生喜好法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戒。如是，稱譽廣大，上尊王所識知，大有福、多學問。

跋陀和利！若眾不多聞者，眾便不生憙好法；若眾多聞者，眾便生憙好法，眾生憙好法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子施設戒。

跋陀和利！不以斷現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我以斷後世漏故，為弟子施設戒。跋陀和利！是故我為弟子斷漏故施設戒，至受我教。跋陀和利！我於昔時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此中何所因，汝憶不耶？」

尊者跋陀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因，所以者何？世尊為諸比丘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唯我說不堪任，從座起去，以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世尊！是謂此中有所因。」

世尊復告曰：「跋陀和利！此中不但因是，跋陀和利！若我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者，汝必不一心，不善恭敬，不思念聽。跋陀和利！是謂此中更有因也。」

於是，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跋陀和利！猶如知御馬者得清淨良馬，彼知御者先治其口，治其口已，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未曾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從御者治，第一治得成就彼御馬者，然復更治勒口絆

脚、絆脚勒口而令驅行，用令上閾[1]，堪任王乘，無上行，無上息，治諸支節，悉御令成，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者何？以數數治故。

跋陀和利！若清淨良馬，彼御馬者數數治時，得成就者，彼於爾時，調，善調，得無上調，得第一無上調，無上行，得第一行，便中王乘，食於王粟，稱說王馬。

跋陀和利！如是。若時賢良智人，成就十無學法，無學正見，乃至無學正智者，彼於爾時，調，善調，得無上調，得第一無上調，無上止，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穢，除一切怖，除一切癡，除一切諂，止一切塵，淨一切垢而無所著，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也。」佛說如是，尊者跋陀和利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跋陀和利經第三竟 (四千三百七字)。

（195）大品 阿濕貝經[2]第四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

[1] 閾：音ㄩˋ，又音ㄒㄩˋ，門限也。

[2] ～M. 70. Kitagirisutta. (枳吒山邑經)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於是，世尊展轉到迦羅賴[1]，住迦羅賴北村，尸攝和林。

爾時，迦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貝[2]，二名弗那婆修[3]，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眾多比丘聞已，往詣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報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

---

[1] 迦羅賴～Kitagiri.
[2] 阿濕貝～Assaji.
[3] 弗那婆修～Punabbasuka.

彼眾多比丘不能令阿濕貝及弗那婆修除惡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迦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貝，二名弗那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世尊！我等聞已，便往至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報我等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

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濕貝、弗那婆修除惡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至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呼汝等。」

彼比丘聞已：「唯然，世尊！」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阿濕貝及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呼賢者等。」阿濕貝、弗那婆修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阿濕貝！弗那婆修！眾多比丘實語汝等：『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世尊遊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

爾時，世尊為比丘眾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眾。』

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聞已，語諸比丘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穩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阿濕貝！弗那婆修！諸比丘不能令汝捨惡邪見，即從座起，捨之而去耶？」

阿濕貝、弗那婆修答曰：「實爾。」

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知說如是法。若有受樂受者，彼受樂受已，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受苦受者，彼受苦受已，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耶？」

阿濕貝、弗那婆修答曰：「唯然，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若有受樂受者，彼受樂受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受苦受者，彼受苦受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世尊呵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汝等癡人！何由知我如是說法？汝等癡人！從何口聞知如是說法？汝等癡人！我不一向說，汝等一向受持。汝等癡人！為眾多比丘語時，應如是如法答：『我等未知，當問諸比丘！』」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說法：若有受樂受者，彼受樂受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受苦受者，彼受苦受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

眾多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眾多比丘答曰：「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所說法。」

世尊聞已，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若汝如是說，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所以者何？

我亦如是說：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樂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受苦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樂受者，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我不應說斷樂受。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樂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我不應說修樂受。

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苦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我不應說斷苦受。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苦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我不應說修苦受。

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樂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我說斷樂受。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樂受，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說修樂受。

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苦受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我說斷苦受。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苦受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說修苦受。所以者何？

我不說修一切身樂，亦不說莫修一切身樂；我不說修一切身苦，亦不說莫修一切身苦；我不說修一切心樂，亦不說莫修一切心樂；我不說修一切心苦，亦不說莫修一切心苦。

云何身樂我說不修？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身樂我說不修。

云何身樂我說修耶？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樂我說修也。

云何身苦我說不修？若修身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身苦我說不修。

云何身苦我說修耶？若修身苦，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苦我說修也。

云何心樂我說不修？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心樂我說不修。

云何心樂我說修耶？若修心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樂我說修也。

云何心苦我說不修？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心苦我說不修。

云何心苦我說修耶？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苦我說修也。

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已，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已，便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我不說一切比丘行無放逸，亦復不說一切比丘，不行無放逸。云何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若有比丘俱解脫者，云何比丘有俱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以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有俱解脫，此比丘我說

不行無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無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有慧解脫者，云何比丘有慧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不觸成就遊，以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有慧解脫，此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所以者何？以此賢者，本已行無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無放逸，此二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

云何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亦非慧解脫而有身證。云何比丘而有身證？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成就遊，不以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是比丘而有身證，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亦非身證而有見到。云何比丘而有見到？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僧，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見到，此比丘我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亦非見到而有信解脫。云何比丘有信解脫？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僧，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見到，如是比丘有信解脫，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復非見到，亦非信解脫而有法行。云何比丘而有法行？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僧，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如是比丘而有法行，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

行無放逸。

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復非見到，非信解脫，亦非法行而有信行。云何比丘而有信行？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僧，隨所聞法，以慧觀忍，不如法行，如是比丘而有信行，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此諸比丘我說行無放逸。

我不說一切比丘得究竟智，亦復不說一切比丘不得究竟智，然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

云何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耶？或有信者便往詣，往詣已便奉習，奉習已便一心聽法，一心聽法已便持法，持法已便思惟，思惟已便評量，評量已便觀察，賢聖弟子觀察已，身諦作證，慧增上觀，彼作是念：『此諦我未曾身作證，亦非慧增上觀，此諦令身作證，以慧增上觀。』如是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

於是，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有法名四句，我欲為汝說，汝等欲知耶？」

阿濕貝及弗那婆修白曰：「世尊！我等是誰，何由知法？」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愚癡人！越過於我，此正法律極大久遠。若有法律，師貪著食，不離食者，彼弟子不應速行放逸，況復我不貪著食、遠離於食，信弟子者應如是說：『世尊是我師，我是世尊弟子，世尊為我說法，善逝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得義，得饒益，安穩快樂。』

彼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

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我尚不說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

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濕貝經第四竟 (四千一百九十九字) 。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一(八千五百六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二

（196）大品 周那經[1]第五(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跋耆，在舍彌[2]村。爾時，沙彌周那[3]於彼波和[4]中而受夏坐，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揵親子諸弟子等，各個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慠，但求勝說而無訶者。

尼揵親子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揵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住，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沙彌周那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舍彌村，住舍彌村北，尸攝和林，沙彌周那往詣尊者阿難所，到已禮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問曰：「賢者周那！從何所來，何處夏坐？」

---

[1] ～M. 104. Samagama sutta. (舍彌村經)，No.85.《息諍因緣經》(T1.904.2)

[2] 舍彌～Sama.

[3] 周那～Cunda.（或譯為純陀）

[4] 波和～Pava.

沙彌周那答曰：「尊者阿難！我從波和來，於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難！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揵親子諸弟子等，各個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慠，但求勝說而無訶者。

尼揵親子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揵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住，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尊者阿難聞已，語曰：「賢者周那！得因此說，可往見佛，奉獻世尊。賢者周那！今共詣佛，具向世尊而說此事，儻能因此得從世尊聞異法也。」於是，尊者阿難與沙彌周那俱往詣佛，稽首佛足，尊者阿難却住一面，沙彌周那却坐一面。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今日沙彌周那來詣我所，稽首我足，却坐一面，我問曰：『賢者周那！從何所來？何處夏坐？』

沙彌周那即答我曰：『尊者阿難！我從波和來，於波和中而受夏坐。』尊者阿難！彼波和中有一尼揵，名曰親子，在彼命終，終後不久，尼揵親子諸弟子等各個

破壞，不共和合，各說破壞不和合事，鬪訟相縛，相憎共諍：『我知此法，汝不知也。汝知何法，如我所知。我齊整，汝不齊整。我相應，汝不相應。應說前而說後，應說後而說前。我勝汝，汝不如。我問汝事，汝不能答。我已伏汝，當復更問。若汝動者，我重縛汝。』更互憍慠，但求勝說而無訶者。

尼揵親子有在家白衣弟子，彼皆厭患此尼揵親子諸弟子等。所以者何？以其所說惡法律故，非是出要，不趣正覺，亦非善逝之所說也，崩壞無住，無所依怙，彼所尊師，亦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

世尊！我聞此已，恐怖驚懼，舉身毛竪，莫令有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鬪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

世尊！我見一比丘坐世尊前，至心敬重世尊，善護善逝。世尊！我見此已，便作是念：若令此比丘於世尊去後，而在眾中起如是鬪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

於是，世尊問曰：「阿難！汝見何等眾中有鬪諍者，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耶？」

尊者阿難答曰：「世尊！謂有鬪諍，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觀，於其眾中生而生者。世尊！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

天人，生極苦患。」

世尊告曰：「阿難！此鬪諍甚少，謂因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觀。阿難！若有鬪諍，因道，因道迹，於其眾中生而生者。阿難！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

阿難！汝見其中有二比丘，各各異意而起鬪諍，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犯是非犯，或輕或重，可悔，不可悔，可護，不可護，有餘，無餘，起，不起。

阿難！於意云何？若我法聚，自知自覺，自作證，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阿難！尼揵親子實非薩云若[1]，而自稱薩云若。阿難！若尼揵親子一切知、一切見者，彼為弟子施設六諍本，謂可聞而止。」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六諍本者，諸比丘從世尊聞，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人，瞋惱者結纏。阿難！謂人瞋惱者結纏，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已，便於眾中起如是諍：謂此鬪諍不益

[1]薩云若：為「一切智」(sabbaññāṇa)的音譯。

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

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

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如是，不語、結、慳、嫉、諂誑、無慚無愧、惡欲、邪見、惡性不可制。

阿難！若有一人惡欲、邪見、惡性不可制，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彼不敬師，不見法，不護戒已，便於眾中起如是諍，謂此鬪諍不益多人，多人有苦，非義，非饒益，非安穩快樂，乃至天人，生極苦患。

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阿難！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而不盡者，為斷此諍故，汝當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莫令退。

阿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阿難！

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如是鬪諍，汝於內外見盡者，汝當重護彼心，常無放逸，欲止此諍故，如是此諍，汝斷根本。

復次，阿難！有七止諍：一者應與面前止諍律，二者應與憶止諍律，三者應與不癡止諍律，四者應與自發露止諍律，五者應與君止諍律，六者應與展轉止諍律，七者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

阿難！云何應與面前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面前止諍律也。阿難！一人者一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一人者二人、一人者多人、一人者眾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

二人者二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二人者多人，二人者眾，二人者一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

多人者多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多人者眾、多人者一人，多人者二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

眾者眾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眾者一人，眾者二人，眾者多人教訶，護以法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面前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面前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憶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憶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犯戒而不憶，諸比丘見已，便語彼曰：『汝曾犯戒而不自憶，汝應從眾求於憶律，眾

當共與賢者憶律。』

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曾犯戒而不憶，我今從眾求於憶律，願眾和合與我憶律。』

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憶律，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憶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憶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不癡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不癡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狂發而心顛倒，彼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彼於後時，還得本心，諸比丘見已，便語彼曰：『汝曾狂發而心顛倒，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

賢者於後還得本心，賢者可從眾，求不癡律，眾當共與賢者不癡律。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曾狂發而心顛倒，狂發心顛倒已，多不淨行，非沙門法，不順法行而說違犯。我於後時，還得本心，我今從眾，求不癡律，願眾和合與我不癡律。』

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不癡律，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不癡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不癡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自發露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自發露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犯戒，或有語者，或不語者，或有憶者，或不憶者。阿難！若處有眾和集會者，彼比丘應詣，偏袒著衣，脫屣入眾，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犯某戒，我今向長老上尊比丘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

阿難！諸比丘眾當問彼比丘曰：『賢者自見所犯耶？』彼應答曰：『實自見所犯。』眾當語彼：『更善護持，莫復作也。』阿難！是謂應與自發露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自發露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君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與君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一人不知羞恥，不悔見聞從他疑者，惡欲，彼犯戒已，稱一處知，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已，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已，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已，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已，稱一處知。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君律，君無道無理，君惡不善。所以者何？

謂君犯戒已，稱一處知，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已，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已，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知，在眾中稱一處見，稱一處知已，稱一處見，稱一處見已，稱一處知。阿難！是謂應與君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與君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展轉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展轉止諍律也。阿難！有二比丘，於其中間若干意起諍，謂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或輕或重，可說不可說，可護不可護，有餘無餘，可悔不可悔。

阿難！彼比丘猥處止此諍，若猥處止者，此諍當言止。若猥處不止者，此諍可白眾，若於眾中止者；此諍當言止，若於眾中不止者。

阿難！相近住者，於中若有比丘，持經持律，持母者[1]，此比丘共往至彼，說此諍事，若在道路止者，此諍當言止，若道路不止者，此諍當復向眾說，若在眾止者；此諍當言止，若在眾不止者。

阿難！若多伴助者，持經持律，持母者。阿難！彼比丘應止此諍，以法以律，如尊師教，面前令歡喜。阿難！是謂應與展轉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因展轉止諍律也。

阿難！云何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云何斷此諍？謂因如棄糞掃止諍律也。阿難！若有住處，諸比丘眾，鬪訟憎嫉，相憎共諍。阿難！彼諸比丘分立二部，分立二部已，若於一部中有長老上尊者，或有次者，有宗主者，或有次者。阿難！此比丘語彼比丘曰：『諸賢！聽我等無道無理，我等惡不善。所以者何？我等於此善說法律，

[1] 持母者（mātikādharā）：即誦持「摩得勒迦」(mātika)者，「摩得勒迦」意為「母、本母」，以詮釋法與律為內容。

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鬪訟憎嫉，相憎共諍。諸賢！因此諍，我等犯戒者，除偷羅柘[1]，除家相應[2]，我自為己，亦為彼諸賢故，今向諸賢，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

阿難！若此部中無一比丘應者，阿難！此比丘應往至彼第二部，到已稽首，禮長老上尊比丘足，長跪叉手，白長老上尊比丘曰：『諸尊！聽我等無道無理，我等惡不善。所以者何？我等於此善說法律，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鬪訟憎嫉，相憎共諍。諸賢！因此諍，我等犯戒者除偷羅柘，除家相應，我自為己，亦為彼諸賢故，今向長老上尊至心發露，自說顯示，不敢覆藏，更善護持，後不復作。』

阿難！彼比丘當語此比丘曰：『賢者！汝自見犯戒耶？』彼應答曰：『實自見所犯。』彼當語此：『更善護持，莫復作也。』第二部亦復如是。阿難！是謂應與如棄糞掃止諍律，如是斷此諍，謂應如棄糞掃止諍律也。阿難！我今為汝說六慰勞法[3]，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云何為六？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

---

[1] 偷羅柘～Thullavajja.，＝偷蘭遮【宋】【元】【明】

[2] 除家相應：除了牽涉到與在家人有關的犯戒。

[3] 六慰勞法～Cha Saraniya dhamma.(Saraniya, 應該記得的。)

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慈口業，慈意業。若法利如法得，自所得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若有戒，不缺不穿，無穢無黑，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足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若有聖見出要，明見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分布，施諸梵行，是法，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阿難！我向所說六慰勞法者，因此故說。阿難！若汝等此六諍本，止絕斷者，及此七止諍，眾中起鬪諍，以如棄糞掃止諍律止者，復行此六慰勞法。阿難！如是汝於我去後，共同和合，歡喜不諍，同一一心，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我在時。」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周那經第五竟 (四千二百三十字)。

（197）大品 優波離經[1]第六(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瞻波，在恒伽池岸。爾時，

[1] ～《律藏》大品 Vinaya, Mah. IX. 6.(1-8).，《四分律》卷 44 (T22.888.2)

尊者優波離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作異業，說異業者，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前律者而與憶律，應與憶律者而與面前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律者而與不癡律，應與不癡律者而與憶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不癡律者而與自發露律，應與自發露律者而與不癡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自發露律者而與君律[1]，應與君律者而與自發露律，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

[1] 君律：僧團處理紛爭的七滅諍之一，意指「應多數人處理的，就應由多數人處理」。

與君者而責數，應訴者而與君，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責數者而下置，應下置者而訴，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下置者而舉，應舉者而下置，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舉者而擯，應擯者而舉，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擯者而與憶，應與憶者而擯，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者而從根本治，應從根本治者而與憶，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從根本治者而驅出，應驅出者而從根本治，是如法業、如律業耶？」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驅出者而行不慢，應行不慢者而驅出，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

尊者優波離復問曰：「世尊！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行不慢者而治，應治者而行不慢，是如法業、如律業耶？」

世尊答曰：「不也，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作異業、說異業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前律而與憶律，應與憶律而與面前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律而與不癡律，應與不癡律而與憶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不癡律而與自發露律，應與自發露律而與不癡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自發露律而與君律，應與君律而與自發露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君律而責數，應責數而與君律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責數而下置，應下置而責數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下置而舉，應舉而下置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舉而擯，應擯而舉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擯而與憶，應與憶而擯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憶而從根本治，應從根本治而與憶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從根本治而驅出，應驅出而從根本治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驅出而行不慢，應行不慢而驅出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行不慢而治，應治而行不慢者，是不如法業、不如律業，眾亦有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隨所作業即說此業者，是如法業、如律業，眾亦無罪。

優波離！若比丘眾共和合，應與面前律即與面前律，應與憶律即與憶律，應與不癡律即與不癡律，應與自發露律即與自發露律，應與君律即與君律，應責數即責數，應下置即下置，應舉即舉，應擯即擯，應憶即憶，應從根本治即從根本治，應驅出即驅出，應行不慢即行不慢，應治即治者，是如法業、如律業，眾亦無罪。

優波離！汝當學隨所作業即說此業，應與面前律即與面前律，應與憶律即與憶律，應與不癡律即與不癡律，應與自發露律即與自發露律，應與君律即與君律，應責數即責數，應下置即下置，應舉即舉，應擯即擯，應憶即憶，應從根本治即從根本治，應驅出即驅出，應行不慢即行不慢，應治即治者。優波離！汝當如是學。」

佛說如是，尊者優波離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波離經第六竟 (一千五百六十一字)。

（198）大品 調御地經[1]第七(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沙彌阿夷那和提[2]亦遊王舍城，在無事處，住禪屋中。彼時王童子耆婆先那[3]中後彷徉，至沙彌阿夷那和提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賢者阿奇舍那[4]！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沙彌阿夷那和提告曰：「賢王童子！欲問便問，我聞當思。」

王童子問曰：「阿奇舍那！實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耶？」

沙彌答曰：「賢王童子！實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王童子復問曰：「賢者阿奇舍那！汝當隨所聞，汝隨所誦習者，盡向我說：『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沙彌答曰：「賢王童子！我不堪行隨所聞法，隨所誦習，廣向汝說：『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

---

[1] ～M. 125. Dantabhumi sutta. (調御地經)

[2] 阿夷那和提～Aciravata.

[3] 耆婆先那～(Jivasena.)～Jayasena.

[4] 阿奇舍那～Aggivessana.

得一心也。』

賢王童子！若我隨所聞法，隨所誦習，向賢王童子說：『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者。』或賢王童子不知也，如是我唐煩勞。」

王童子語沙彌曰：「賢者阿奇舍那！汝未為他所伏，以何意故而自退耶？賢者阿奇舍那！如隨所聞法，隨所誦習，可向我說：『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若我知者為善，若我不知者，我便不復更問諸法。」

於是，沙彌阿夷那和提，隨所聞法，隨所誦習，向王童子耆婆先那說：『如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

於是，王童子耆婆先那語曰：「賢者阿奇舍那！若比丘此法律中不放逸，行精勤，得一心者，終無是處。」說無是處已，即從座起，不辭而去。

王童子耆婆先那去後不久。於是，沙彌阿夷那和提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與王童子耆婆先那所共論者，盡向佛說。世尊聞已，告沙彌曰：「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為欲愛所食，為欲所燒。若地斷欲、斷欲愛、斷欲煩熱，無欲知，無欲見，無欲覺，此地，王童子知者見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阿奇舍那！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

阿奇舍那！猶四調御：象調御、馬調御、牛調御、人調御，於中二調御不可調御，二調御可調御。阿奇舍

那！於意云何？若此二調御不可調御，此未調、未調地、未調御受御事者，終無是處。若此二調御可調御、善調御，此調、未調地，御受御事者，必有是處。

如是，此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為欲愛所食，為欲所燒，若地斷欲、斷欲愛、斷欲煩熱，無欲知，無欲見，無欲覺，此地，王童子知者見者，終無是處。所以者何？阿奇舍那！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

阿奇舍那！猶去村不遠，有大石山，無缺無穿，實而不虛，堅固不動，都合為一。或有二人，正欲見者，彼中一人速疾上山，第二人者依住山下，石山上人，見石山邊有好平地、園觀、林木、清泉、華池、長流、河水，山上人見已，語山下人：汝見山邊有好平地、園觀、林木、清泉、華池、長流、河水耶？』

山下人答曰：『若我見山，彼邊有好平地、園觀、林木、清泉、華池、長流、河水者，終無是處。』於是，石山上人疾疾來下，捉山下人速疾將上，於石山上，到已問曰：『汝見山邊有好平地、園觀、林木、清泉、華池、長流、河水耶？』彼人答曰：『今始見也。』

復問彼人曰：『汝本言見者，終無是處，今復言見，為何謂耶？』

彼人答曰：『我本為山所障礙，故不見耳。』如是，阿奇舍那！止！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行欲著欲，為欲愛所食，為欲所燒，若地斷欲，斷欲愛，斷欲煩熱，

無欲知，無欲見，無欲覺，此地，王童子知者見者，終無是處。

阿奇舍那！昔者剎利頂生王有捕象師，王告之曰：『汝捕象師，為我捕取野象將來，得已白我。』

時，捕象師受王教已，即乘王象往野林中，彼捕象師在野林中見大野象，見已捉繫，著王象項，彼時王象將野象出在於露地，彼捕象師還詣剎利頂生王所，白曰：『大王！已得野象，繫在露地，隨大王意。』

剎利頂生王聞已告曰：『善調象師！汝今可速調此野象伏，令善調象，善調已，還來白我。』

於是善調象師受王教已，持極大杖，著右肩上，往野象所，以杖著地，繫野象項，制樂野意，除野欲念，止野疲勞，令樂村邑，習愛人間，善調象師先與飲食。

阿奇舍那！若彼野象從調象師初受飲食，善調象師便作是念：『今此野象必得生活。』所以者何？此野大象初受飲食，若彼野象從調象師初受飲食者，善調象師則以柔軟可愛言向，臥起、去來、取捨、屈伸。若彼野象從調象師，則以柔軟可愛言向，臥起、去來、取捨、屈伸者，如是野象隨調象師教。

阿奇舍那！若彼野象從調象師隨受教者，善調象師則縛前兩脚、後脚、兩[illegible]、兩脇、尾脊、頭額、耳、牙，及縛其鼻，使人捉鉤，騎其頭上，令眾多人持刀、楯、矟、鉾、戟、斧、鉞而在前立，善調象師手執鋒鉾，在野象前而作是語：『我今治汝，令不移動，治汝勿動搖。』

若彼野象從調象師治不移動時，不舉前脚，亦不動後脚，兩脾、兩脇、尾脊、頭額、耳、牙及鼻，皆不動搖，如是野象隨調象師住不移動。

阿奇舍那！若彼野象隨調象師不移動者，彼於爾時忍刀、楯、矟、鉾、戟、斧、鉞、喚呼高聲，若嘯吹螺、擊鼓、槌鐘，皆能堪忍。若彼野象能堪忍者，彼於爾時調御，善調御，得上調御，得最上調御，上速疾，無上速疾，可中王乘，受食王廩，稱說王象。

如是，阿奇舍那！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

彼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彼所說法，居士子聞，居士子聞已，得信如來所說法，彼得信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阿奇舍那！爾時聖弟子出在露地，猶王野象，如是野象，貪欲，樂著，謂在林中。阿奇舍那！如是天及人，貪欲，樂著，謂在五欲，色、聲、香、味、觸。如來初始，調御彼比丘：『汝當護身及命清淨，當護口意及命清淨。』

若聖弟子護身及命清淨，護口意及命清淨者，如來復調御比丘：『汝當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若聖弟子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者，

此四念處，謂在賢聖弟子心中，繫縛其心，制樂家意，除家欲念，止家疲勞，令樂正法，修習聖戒。

阿奇舍那！猶調象師受剎利頂生王教已，持極大杖，著右肩上，往野象所，以杖著地，繫野象頸，制樂野意，除野欲念，止野疲勞，令樂村邑，習愛人間。

如是，阿奇舍那！此四念處，謂在賢聖弟子心中，繫縛其心，制樂家意，除家欲念，止家疲勞，令樂正法，修習聖戒。

若聖弟子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彼如來復更調御比丘：『汝當觀內身如身，莫念欲相應念。乃至觀受、心、法如法，莫念非法相應念。』

若聖弟子觀內身如身，不念欲相應念，乃至觀受、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應念者，如是聖弟子隨如來教。阿奇舍那！猶如野象從調象師，則以柔軟可愛言向，臥起、去來、取捨、屈伸者，如是野象隨調象師教。

如是，阿奇舍那！若聖弟子觀內身如身，不念欲相應念，乃至觀受、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應念，如是聖弟子隨如來教。

若聖弟子隨如來教者，如來復更調御比丘：『汝當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若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如是聖弟子則隨如來住不移動。阿奇舍那！猶如野象從調象師治法，不移動時，不舉前脚，亦不動後脚，兩脾、兩脇、尾脊、頭額、耳、牙及鼻，皆不動搖，如是

野象隨調象師住不移動。

如是，阿奇舍那！若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如是聖弟子則隨如來住不移動。若聖弟子隨如來住不移動者，彼於爾時，則能堪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

阿奇舍那！猶如野象，隨調象師住不移動，彼於爾時，忍刀、楯、矟、鉾、戟、斧、鉞、喚呼高聲，若嘯，吹螺，擊鼓，槌鐘，皆能堪忍。

如是，阿奇舍那！若聖弟子隨如來住不移動者，彼於爾時，則能堪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

阿奇舍那！若聖弟子隨如來能堪忍者，彼於爾時，調御，善調御，得上調御，最上調御，得上息、最上息，除諸曲惡、恐怖、愚癡及諛諂，清淨止塵，無垢無穢，可呼可請，可敬可重，實可供養，為一切天人良福田也。

阿奇舍那！猶如野象能堪忍者，彼於爾時，調御，善調御，得上調御，得最上調御，上速疾，無上速疾，可中王乘，受食王廩，稱說王象。

如是，阿奇舍那！若聖弟子隨如來能堪忍者，彼於爾時，調御，善調御，得上調御，最上調御，得上息，最上息，除諸曲惡、恐怖、愚癡及諛諂，清淨止塵，無垢無穢，可呼可請，可敬可重，實可供養，為一切天人

良福田也。

阿奇舍那！少野象不調御死者，說不調御死；中老野象不調御死者，說不調御死。阿奇舍那！少聖弟子不調御命終者，說不調御命終，中老聖弟子不調御命終者，說不調御命終。

阿奇舍那！少野象善調御死者，說善調御死，中老野象善調御死者，說善調御死。阿奇舍那！少聖弟子善調御命終者，說善調御命終，中老聖弟子善調御命終者，說善調御命終。」佛說如是，沙彌阿夷那和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調御地經第七竟 (二千八百九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二(八千六百八十二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三

（199）大品 癡慧地經[1]第八(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愚癡法、智慧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愚癡法？愚癡人有三相愚癡標、愚癡像，謂成就愚癡人說愚癡也。云何為三？愚癡人思惡思，說惡說，作惡作，是以愚癡人說愚癡也。若愚癡人不思

[1] ～M. 129. Balapandita sutta. (賢愚經)，No. 86.《佛說泥犁經》(T1.907.1)

惡思，不說惡說，不作惡作者，不應愚癡人說愚癡也。以愚癡人思惡思，說惡說，作惡作故，是以愚癡人說愚癡也。

彼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憂苦。云何愚癡人身心則受三種憂苦耶？愚癡人者，或有所行，或聚會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頭，說愚癡人相應事也。

愚癡人者，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及成就餘無量惡不善之法。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他人見已，便說其惡，彼愚癡人聞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惡不善之法，他人見已，說其惡者，我亦有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他知者，亦當說我惡。』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一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又見王人收捉罪人，種種苦治，謂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臠臠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裹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焚，或納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煮，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毒龍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撾[1]，或以棒打，或活貫標頭，或梟其首。彼愚癡人見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拷治，

[1] 撾：音「抓」，敲，擊。

我亦有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王知者，亦當苦治拷我。』如是，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二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行身惡行，行意惡行，彼若時疾病受苦，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身生極苦、甚重苦，乃至命欲斷。彼所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猶如晡時，日下高山，影懸向在地。

如是，彼所有身惡行，口意惡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惡行，口意惡行，懸向在上。我於本時不作福，多作惡，若有處作惡者，凶暴，作無理事，不作福，不作善，不作恐怖，所歸命，所依怙。我至彼惡處，從是生悔，生悔已，不賢死，不善命終。』是謂愚癡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三憂苦。

復次，彼愚癡人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既生彼已，受於苦報，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若作是說：『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者，是說地獄。』所以者何？彼地獄者，一向不可愛，不可樂，意不可念。」

爾時，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地獄苦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地獄不可盡說，所謂地獄苦。比丘！但地獄唯有苦。」

比丘復問曰：「世尊！可得以喻現其義耶。」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現其義也。比丘！猶如王人

捉賊，送詣剎利頂生王所，白曰：『大王！此賊人有罪，願大王治。』剎利頂生王告曰：『汝等將去治此人罪，朝以百矛刺。』王人受教，便將去治，朝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剎利頂生王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大王！彼人故活。』

剎利頂生王復告曰：『汝等去！日中復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中復以百矛刺，彼人故活。剎利頂生王復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大王！彼人故活。』剎利頂生王復告曰：『汝等去！日西復以百矛刺。』王人受教，日西復以百矛刺，彼人故活，然彼人身一切穿決，破碎壞盡，無一處完，至如錢孔。

剎利頂生王復問曰：『彼人云何？』王人答曰：『大王！彼人故活，然彼身一切穿決，破碎壞盡，無一處完，至如錢孔。』比丘！於意云何？若彼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人因是身心受惱，極憂苦耶？」

比丘答曰：「世尊！被一矛刺，尚受極苦，況復一日受三百矛刺，彼人身心豈不受惱、極憂苦耶？」

於是，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見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

比丘答曰：「見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

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如是，比丘！若此人一日被三百矛刺，彼因此緣此，身心受惱、極重憂苦，比地獄苦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地獄中極苦甚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斧，洞然俱熾，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為六楞，或為四方，或令團圓，或高或下，或好或惡。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釿[1]，洞然俱熾，斫治其身，或作八楞，或為六楞，或為四方，或令團圓，或高或下，或好或惡。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槍洞然俱熾，強令坐上，便以鐵鉗鉗開

[1] 釿：ㄐㄧㄣˊ，斧頭。

其口，則以鐵丸，洞然俱熾，著其口中，燒脣燒舌，燒斷[1]燒咽，燒心燒胃，從身下出。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鏘，洞然俱熾，令強坐上，便以鐵鉗鉗開其口，則以融銅灌其口中，燒脣燒舌，燒斷燒咽，燒心燒胃，從身下出。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仰向臥，抳[2]五縛治，兩手兩足以鐵釘釘，以一鐵釘別釘其腹。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其伏地，從口出舌，以百釘張無皺無縮，猶如牛皮以百釘張無皺無縮。如是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則以鐵地，洞然俱熾，令其伏地，從口出舌，以百釘張無皺無縮。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

---

[1] 斷：音ㄧㄣˊ，齒根肉。

[2] 抳：音渣，張開貌。

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手捉其頭，皮剝下至足，從足剝皮，上至其頭，則以鐵車，洞然俱熾，以縛著車，便於鐵地，洞然俱熾，牽挽往來。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火，洞然俱熾，使揚撲地，復使手取，自灌其身。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以火山，洞然俱熾，令其上下，彼若下足，其皮肉血即便燒盡，若舉足時，其皮肉血還生如故。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以大鐵釜，洞然俱熾，倒舉其身，足上頭下，以著釜中，彼於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體沫出，還煑其身，猶如大豆、小豆、蘊豆、苦豆、芥子，著多水釜中，下極燃火，彼豆於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沫纏煮。如是眾生生地獄中，既生彼已，獄卒手捉，以大鐵釜，洞然俱熾，倒舉其身，足上頭下，以著釜中，

彼於其中，或上或下，或至方維，自體沫出，還煮其身。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歲數甚多，乃至百千，受無量苦，極重甚苦，終不得死，要當至惡不善業盡，是謂地獄苦。

比丘！云何地獄苦？彼地獄中有獄，名六觸，若眾生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見色，不憙不可，非是憙可；意不潤愛，非是潤愛；意不善樂，非是善樂；耳所聞聲，鼻所齅香，舌所嘗味，身所覺觸，意所知法，不憙不可，非是喜可；意不潤愛，非是潤愛；意不善樂，非是善樂，是謂地獄苦。

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地獄，說地獄事，然此地獄苦不可具說，但地獄唯有苦。比丘！若愚癡人或時從地獄出生畜生者，畜生亦甚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闇冥中生，闇冥中長，闇冥中死，彼為云何？謂地生蟲。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闇冥中生，闇冥中長，闇冥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身中生，身中長，身中死，彼為云何？謂名瘡蟲。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身中生，身中長，身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水中生，

水中長，水中死，彼為云何？謂魚、摩竭魚、龜、鼈、婆留尼、提鼻、提鼻伽羅、提鼻伽羅。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水中生，水中長，水中死，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齒齧生草、樹木食，彼為云何？謂象、馬、駱駝、牛、驢、鹿、水牛及猪。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齒齧生草、樹木食，是謂畜生苦。

比丘！云何畜生苦？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聞人大小便氣，即走往趣彼，食彼食，猶如男女聞飲食香，即便往趣彼，如是說彼食彼食。如是，比丘！若眾生生畜生中，謂彼聞人大小便氣，即走往趣彼，食彼食，彼為云何？謂雞、猪、狗、豺、烏、拘樓羅、拘稜迦。

愚癡人者，以本時貪著食味，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畜生中，謂食屎不淨，是謂畜生苦。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畜生，說畜生事，然此畜生苦，不可具說，但畜生唯有苦。

比丘！若愚癡人從畜生出，還生為人，極大甚難。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義，不行禮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噉，強者食弱，大者食小。比丘！猶如此地，滿其中水，有一瞎龜，壽命無量百千歲，彼水上

有小輕木板，唯有一孔，為風所吹。比丘！於意云何？彼瞎龜頭寧得入此小輕木板一孔中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難。」

世尊告曰：「比丘！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東方來而一舉頭，彼小木板唯有一孔，為東風吹移至南方。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南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南風吹移至西方。或時瞎龜過百年已，從西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西風吹移至北方。或時瞎龜從北方來而一舉頭，彼一孔板為北風吹隨至諸方。比丘！於意云何？彼瞎龜頭寧得入此一孔板耶？」

比丘答曰：「世尊！或可得入，但久久甚難。」

「比丘！如是彼愚癡人，從畜生出，還生為人，亦復甚難。所以者何？彼畜生中不行仁義，不行禮法，不行妙善，彼畜生者更相食噉，強者食弱，大者食小。

比丘！若愚癡人或時從畜生出，還生為人，彼若有家，小姓下賤，弊惡貧窮，少有飲食，謂得食甚難。彼為云何？謂獄卒家、工師家、巧手家、陶師家，如是比餘下賤家，弊惡貧窮，少有飲食，謂得食甚難。生如是家，既生彼已，或瞎或跛，或臂肘短，或身傴[1]曲，或用左手，惡色羊面，醜陋短壽，為他所使，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惡處，生地獄中。

[1] 傴：音ㄩˇ，背曲。

猶如二人而共博戲，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彼作是念：『我不食不飲，然我始取如是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比丘！此行甚少，失奴婢，失妻子，復取己身倒懸烟屋中。

比丘！謂此行所可行，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彼行身惡行，行口意惡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惡處，生地獄中。比丘！此諸行最不可愛，實不可樂，非意所念。比丘！非為具足說愚癡法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為具足說愚癡法也。」世尊告曰：「云何智慧法？彼智慧人有三相智慧標、智慧像，謂成就智慧人說智慧也。云何為三？智慧人者，思善思，說善說，作善作[1]，是以智慧人說智慧也。若智慧人不思善思，不說善說，不作善作者，不應智慧人說智慧也。以智慧人思善思，說善說，作善作故，是以智慧人說智慧也。

智慧人者，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喜樂。云何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三種喜樂耶？智慧人者，或有所行，或聚會坐，或在道巷，或在市中，或四衢道頭，說智慧人相應事也。

智慧人者，斷殺離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斷邪見，得正見，及成就餘無量善法，若成就無量善法

[1] 思善思，說善說，作善作：即「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者，他人見已便稱譽之。彼智慧人聞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善法，他人見已稱譽者，我亦有是無量善法，若他知者，亦當稱譽我。』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一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又見王人種種治賊，謂截手截足，并截手足，截耳截鼻，并截耳鼻，或臠臠割，拔鬚拔髮，或拔鬚髮，或著檻中，衣裹火燒，或以沙壅，草纏火焫[1]，或納鐵驢腹中，或著鐵猪口中，或置鐵虎口中燒，或安銅釜中，或著鐵釜中煑，或段段截，或利叉刺，或以鉤鉤，或臥鐵床，以沸油澆，或坐鐵臼以鐵杵擣，或毒龍蜇，或以鞭鞭，或以杖撾，或以棒打，或活貫標頭，或梟其首。彼智慧人見已，便作是念：『若成就無量惡不善法者，王知捉已，如是拷治，我無是無量惡不善之法，若王知者，終不如是苦治於我。』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二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若疾病，或坐臥床，或坐臥榻，或坐臥地，或身生極苦，甚重苦，乃至命欲斷。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猶如晡時，日下高山，影懸向在地。如是彼所有身妙行，口意妙行，彼於爾時，懸向在上，彼作是念：『此是我身妙行，口意妙行，懸向在上，我於本時不作惡，多作福。若有處不作惡者，不凶暴，不作無理事，

[1] 焫：音若，燒也。

作福作善，作恐怖，所歸命，所依怙，我至彼善處而不生悔，不生悔已，賢死善命終。』是謂智慧人於現法中，身心則受第三喜樂。

復次，彼智慧人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上生天中。既生彼已，受於樂報，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若作是念：『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者，是說善處。』所以者何？彼善處者，一向可愛，一向可樂而意可念。」

爾時，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善處樂云何？」

世尊答曰：「比丘！善處不可盡說，所謂善處樂，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復問曰：「世尊！可得以喻現其義耶？」

世尊答曰：「亦可以喻現其義也。猶如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比丘！於意云何？彼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彼因是身心受極喜樂耶？」

比丘答曰：「世尊！成就一寶、一人如意足，尚受極喜樂，況復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非為受極喜樂耶？」

於是，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告曰：「比丘！汝見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比丘答曰：「見也，世尊！」

世尊復問曰：「比丘！於意云何？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何者為大？」

比丘答曰：「世尊手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

世尊告曰：「比丘！若我取石子，猶如小豆，比雪山王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但雪山王極大甚大。

如是，比丘！若轉輪王成就七寶、四種人如意足，彼人身心受極喜樂，比諸天樂，百倍千倍、百千萬倍，終不相及，不可數，不可算，不可譬喻，不可比方，所謂善處樂，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云何善處樂？彼有善處，名六觸。若眾生生彼中，既生彼已，若眼見色，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潤愛，彼是潤愛，意所善樂，彼是善樂。耳所聞聲，鼻所嗅香，舌所嘗味，身所覺觸，意所知法，意所喜可，彼是喜可；意所潤愛，彼是潤愛；意所善樂，彼是善樂，是謂善處樂。比丘！我為汝等無量方便，說彼善處，說善處事，然此善處樂不可具說，但善處唯有樂。

比丘！若智慧人，或時從善處來，下生人間，若有家者，極大富樂，錢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米穀豐溢，及若干種諸生活具，彼為云何？謂剎利大長者家、梵志大長者家、居士大長者家，及餘家極大富樂，錢財無量，多諸畜牧，封戶、食邑、米穀豐溢，及若干種諸生活具。生如是家，端正可愛，眾人敬順，極有名譽，有大威德，多人所愛，多人所念，彼行身妙行，行

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至善處，生於天中。

猶如二人而共博戲，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多得錢財，彼作是念：『我不田作，然我始取如是行，多得錢財。』比丘！此行甚少，謂多得錢財。比丘！謂此所行，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彼行身妙行，行口意妙行已，因此緣此，身壞命終，還生善處，生於天中。比丘！此諸行，是行最可愛，最可樂，最可意所念。比丘！非為具足說智慧人法耶？」

比丘白曰：「唯然。世尊！為具足說智慧人法。」

世尊告曰：「是謂愚癡人法、智慧人法，汝等應當知愚癡人法、智慧人法，知愚癡人法、智慧人法已，捨愚癡人法，取智慧人法，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癡慧地經第八竟 (五千六百三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三(五千六百三十八字) (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四

（200）大品 阿梨吒經[1]第九(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阿梨吒[1]比丘本伽陀婆梨[2]，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諸比丘聞已，往至阿梨

[1] ～M. 22. Alagaddupama sutta. (蛇喻經)，《增壹阿含 43.5 經》船筏(T2.759.3)

吒比丘所，問曰：「阿梨吒！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時，阿梨吒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

諸比丘訶阿梨吒曰：「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礙。阿梨吒！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阿梨吒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

眾多比丘不能令阿梨吒比丘捨此惡見，從座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阿梨吒比丘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世尊！我等聞已，往詣阿梨吒比丘所，問曰：『阿梨吒！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阿梨吒比丘答我等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

世尊！我等訶曰：『阿梨吒！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礙。阿梨吒！汝可速捨此惡見。』我等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

---

[1] 阿梨吒～Arittha.

[2] 本伽陀婆梨～Gaddhabadhi pubba.

『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阿梨吒比丘捨此惡見，從座起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阿梨吒比丘所，作如是語：『世尊呼汝！』」於是，一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座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去，至阿梨吒比丘所，即語彼曰：「世尊呼汝！」阿梨吒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阿梨吒！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阿梨吒答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

世尊訶曰：「阿梨吒！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是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

於是，世尊問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欲有障礙。』世尊說欲有障礙也。欲如骨鏁[1]，世尊說欲如骨鏁也；欲如肉臠，世尊說欲如肉臠也；欲如把炬，世尊說欲如把炬也；欲如火坑，世尊說欲如火坑也；欲如毒蛇，世尊

[1] 鏁：同「鎖」字。

說欲如毒蛇也；欲如夢，世尊說欲如夢也；欲如假借，世尊說欲如假借也；欲如樹果，世尊說欲如樹果也。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說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欲有障礙。我說欲有障礙，欲如骨鏁，我說欲如骨鏁；欲如肉臠，我說欲如肉臠；欲如把炬，我說欲如把炬；欲如火坑，我說欲如火坑；欲如毒蛇，我說欲如毒蛇；欲如夢，我說欲如夢；欲如假借，我說欲如假借；欲如樹果，我說欲如樹果。」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說法，然此阿梨吒愚癡之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誣謗於我，為自傷害，有犯有罪，諸智梵行者所不憙也，而得大罪，汝愚癡人！知有此惡不善處耶！」於是，阿梨吒比丘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於是，世尊面訶責數阿梨吒比丘已，告諸比丘：「若我所說法，盡具解義者，當如是受持。若我所說法，不盡具解義者，便當問我及諸智梵行者。所以者何？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時，行野

林間，見極大蛇，便前以手捉其腰中，蛇迴舉頭，或蜇手足及餘肢節。彼人所為，求取捉蛇，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以不善解取蛇法故。

如是，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

或有族姓子，不顛倒善受解義及文，彼因不顛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不諍知此義，唯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以不顛倒受解法故。

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時，手執鐵杖，行野林間，見極大蛇，先以鐵杖壓彼蛇頭，手捉其頭，彼蛇雖反尾迴，或纏手足及餘肢節，然不能蜇。彼人所為求取捉蛇，而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彼以善解取蛇法故。

如是或有族姓子，不顛倒善受解義及文，彼因不顛倒善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不諍知此義，唯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

此法，得此義，不受極苦，亦不疲勞。所以者何？以不顛倒受解法故，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故。

云何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猶如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或有人來，而於彼岸有事欲度，彼求度時，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而可度者，我於彼岸有事欲度，當以何方便，令我安穩至彼岸耶？』

復作是念：『我今寧可於此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椑[1]栰，乘之而度，即於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椑栰，乘之而度，安穩至彼。』便作是念：『今我此栰多有所益，乘此栰已，令我安穩，從彼岸來，度至此岸，我今寧可以著右肩，或頭戴去。』彼便以栰著右肩上，或頭戴去，於意云何？彼作如是，能為栰有所益耶？」

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告曰：「彼人云何為栰所作能有益耶？彼人作是念：『今我此栰多有所益，乘此栰已，令我安穩，從彼岸來，度至此岸，我今寧可更以此栰還著水中，或著岸邊而捨去耶？』彼人便以此栰還著水中，或著岸邊捨之而去，於意云何？彼作如是，為栰所作能有益耶？」

時，諸比丘答曰：「益也。」

---

[1] 椑：音皮。椑＝箄【宋】【元】【明】

世尊告曰：「如是，我為汝等長夜說栰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栰喻法者，當捨是法，況非法耶？

復次，有六見處。云何為六？比丘者，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精或麤，或妙或不妙，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受，所有想，所有此見，非我有，我非彼有，我當無我，當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此見，若見聞識知，所得所觀，意所思念，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此見：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恒不磨滅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於是，有一比丘從座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頗有因內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內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見，如是說：『彼或昔時無，設有我不得』，彼如是見，如是說，憂慼煩勞，啼哭搥胸而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內有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內無恐怖耶？」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內無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見，不如是說：『彼或昔時無，設有我不得』，彼不如是見，不如是說，不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內無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外有恐怖耶？」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外有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如是見，如是說：『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彼如是見，如是說，或遇如來，或遇如來弟子，聰明智慧而善言語，成就智慧。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1]，故說法。

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時，憂慼煩勞，啼哭、搥胸而發狂癡，如是說：我斷壞不復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謂長夜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憂慼煩勞，啼哭、搥胸而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外有恐怖也。」

比丘歎世尊已，復問曰：「世尊！頗有因外無恐怖耶？」

[1] 慢使(mānānusaya)：或譯作「我慢繫著使，憍慢使」，菩提比丘譯為「underlying tendency to conceit」。

世尊答曰：「有也。」

比丘復問曰：「世尊！云何因外無恐怖耶？」

世尊答曰：「比丘者，不如是見，不如是說：『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彼不如是見，不如是說，或遇如來，或遇如來弟子，聰明智慧而善言語，成就智慧。

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彼或如來，或如來弟子，滅一切自身，故說法，捨離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滅慢使，故說法時，不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不如是說：我斷壞不復有。所以者何？彼比丘所謂長夜可愛可樂，可意念，比丘多行彼便不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比丘！如是因外無恐怖也。」

爾時，比丘歎世尊曰：「 善哉！善哉！」歎善哉已，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則便默然。

於是，世尊歎諸比丘曰：「善哉！善哉！比丘受如是所可受已，不生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汝等見所受，所可受，不生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汝等依如是見所可依，見已，不生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

汝等見，依如是見所可依，見已，不生憂慼，不煩勞，不啼哭，不搥胸，不發狂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受如是身，所有身常住不變易，不磨滅法。汝等見受如是身，所可受身已，常住不變易、不磨滅法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所謂因神故有我，無神則無我，是為神、神所有，不可得，不可施設，及心中有見處、結著、諸使，亦不可得，不可施設。比丘！非為具足說見及見所相續，猶如阿梨吒比丘本為伽陀婆利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為具足說見及見所相續，猶如阿梨吒比丘本為伽陀婆梨。」

復次，有六見處。云何為六？比丘者，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或內或外，或精或麤，或妙或不妙，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覺行、有想、所有此見，非我有，我非彼有，彼當無我，當不有，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此見，若見聞識知，所得所觀，意所思念，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所有此見，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恒不磨滅法，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如是慧觀，知其如真。

若有比丘，此六見處不見是神，亦不見神所有，彼如是不見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無恐怖，因不恐怖已，便得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度墮、過墮、破墎、無門、聖智慧鏡。

云何比丘度墮耶？無明墮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度墮也。

云何比丘過墮耶？有愛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過墮也。

云何比丘破墎耶？無窮生死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破墎也。

云何比丘無門耶？五下分結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得無門也。

云何比丘聖智慧鏡？我慢已盡已知，拔絕根本，打破不復當生，如是比丘聖智慧鏡，是謂比丘度墮、過墮、破墎、無門、聖智慧鏡。

如是正解脫如來，有因提羅[1]及天伊沙那[2]，有梵及眷屬，彼求不能得如來所依識，如來是梵，如來是冷，如

[1] 因提羅：或譯為「天帝釋、因陀羅、釋迦因陀羅、憍尸迦」，即忉利天主「釋提桓因」。

[2] 伊沙那（issara）： 即「自在天」，「梵天」的異名。

來不煩熱，如來是不異。

我如是說：『諸沙門梵志誣謗我，虛妄，言不真實，沙門瞿曇御無所施設，彼實有眾生，施設斷滅壞，若此中無我不說，彼如來於現法中說無憂。若有他人，罵詈如來，撾打，瞋恚責數者，如來因彼處不瞋恚、不憎嫉，終無害心。』

若人罵詈如來，撾打、瞋恚責數時，如來意云何？如來作是念：『若我本所作，本所造者，因彼致此言。』然罵詈如來，撾打、瞋恚責數者，如來作是意。

若有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因此不以為悅，不以為歡喜，心不以為樂。若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意云何？如來作是念：『若我今所知所斷，因彼致此。』若有他人恭敬如來，供養禮事尊重者，如來作是意。」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他人罵詈汝等，撾打、瞋恚責數者；若有恭敬供養、禮事尊重者，汝等因此亦當莫瞋恚憎嫉，莫起害心，亦莫歡悅歡喜，亦莫心樂。所以者何？我等無神、無神所有，猶如今此勝林門外燥草枯木，或有他人持去火燒，隨意所用，於意云何？彼燥草枯木頗作是念：『他人持我去火燒，隨意所用耶？』」

諸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若有他人罵詈汝等，撾打、瞋恚責數者；若有恭敬供養、禮事尊重者，汝因此亦當莫瞋恚憎嫉，莫起害心，亦莫歡悅歡喜，亦莫心樂。所以者何？我等

無神、無神所有，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

若正智解脫命終者，彼不施設有無窮，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若有五下分結盡而命終者，生於彼間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

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彼三結已盡，婬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便得苦邊。

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彼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七往來天上人間，七往來已，便得苦邊。

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流布宣傳，乃至天人。若有信樂於我而命終者，皆生善處，如上有餘。」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梨吒經第九竟 (四千五百七十字)。

（201）大品 嗏帝經[1]第十(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嗏帝[2]比丘雞和哆子[3]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諸比丘聞已，往至嗏帝比丘所，問曰：「嗏帝！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耶？』」

嗏帝比丘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

時，諸比丘訶嗏帝比丘曰：「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嗏帝比丘！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有緣則生，無緣則滅。嗏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嗏帝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

眾多比丘不能令嗏帝比丘捨此惡見，從座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嗏帝比丘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世尊！我等聞已，往詣嗏帝比丘所，問曰：『嗏帝！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耶？』

---

[1] ～M. 38. Maha-Tanha sankhaya sutta. (愛盡大經)

[2] 嗏帝～Sati.

[3] 雞和哆子～Kevatta putta.

嗏帝比丘答我等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

世尊！我等訶曰：『嗏帝比丘！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嗏帝比丘！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嗏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我等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嗏帝比丘捨此惡見，從座起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嗏帝比丘所，作如是語：世尊呼汝！」於是，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嗏帝比丘所，即語彼曰：「世尊呼汝！」嗏帝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也。』」

嗏帝比丘答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

世尊問曰：「何者識耶？」

嗏帝比丘答曰：「世尊！謂此識說、覺、作、教作、起、等起，謂彼彼作善惡業而受報也。」

世尊呵曰：「嗏帝！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是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

於是，世尊問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耶？」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識因緣故起，世尊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說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識因緣故起，我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緣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

猶若如火，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木生火，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如是，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緣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說法，然此嗏帝比丘，愚癡之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誣謗於我，為自傷害，有犯有罪，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而得大罪。汝愚癡人！知有此惡不善處耶？」於是，嗏帝比丘為世尊面呵責已，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於是，世尊面呵嗏帝比丘已，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究竟，無煩無熱，恒有不變，諸智慧觀如是，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真說見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說彼亦滅，法已見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已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已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說彼亦滅，法已見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無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無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說彼亦滅，法無有疑惑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說彼亦滅，法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已無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已無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已滅，所有真說彼亦滅，法已無疑惑耶？」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謂我此見如是清淨，著彼，惜彼，守彼，不欲令捨者，汝等知我長夜說栰喻法，知已所塞流開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謂我此見如是清淨，不著彼，不惜彼，不守彼，欲令捨者，汝等知我長夜說栰喻法，知已所塞流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有異學來問汝等：『賢者！汝等若有如是清淨見，彼何義？何為？何功德？汝等云何答耶？」

比丘答曰：「世尊！若有異學來問我，賢者！汝等若有如是清淨見，彼何義、何為、何功德者，我等當如是答：『諸賢！為厭義，為無欲義，為見知如真義故。』世尊！若異學來問我者，我等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異學來問汝，汝等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此所說觀，一曰搏食麤細，二曰觸，三曰意念，四曰識也。此四食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

何有耶？彼四食者，因愛，集[1]愛，從愛而生，由愛有也。

愛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愛者，因取，集取，從取而生，由取有也。

取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取者，因觸，集觸，從觸生，由觸有也。

觸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觸者，因六處，集六處，從六處生，由六處有也。

六處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六處者，因名色，集名色，從名色生，由名色有也。

名色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名色者，因識，集識，從識而生，由識有也。

識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識者，因行，集行，從行而生，由行有也。

行何因何集？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行者，因無明，集無明，從無明生，由無明有也。

是為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純大苦陰生，緣生有老死，此說緣生有老死，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生有老死，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生有老死也。」

---

[1] 集（samudaya）：原作「習」，根據巴利文改為「集」，以下同。

「緣有，有生，此說緣有有生，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有有生，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有有生也。」

「緣取有有，此說緣取有有，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取有有，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取有有也。」

「緣愛有取[1]，此說緣愛有取，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愛有取，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愛有取也。」

「緣受有愛，此說緣受有愛，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受有愛，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受有愛也。」

「緣觸[2]有受，此說緣觸有受，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觸有受，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觸有受也。」

「緣六處有觸，此說緣六處有觸，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六處有觸，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六處有觸也。」

「緣名色有六處，此說緣名色有六處，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名色有六處，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名色有六處也。」

---

[1] 取：原為「受」，改為「取」，以下同。

[2] 觸：原為「更樂」，改為「觸」，以下同。

「緣識有名色，此說緣識有名色，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識有名色，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識有名色也。」

「緣行有識，此說緣行有識，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行有識，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行有識也。」

「緣無明有行，此說緣無明有行，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無明有行，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無明有行也，是為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純大苦陰生。」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說。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純大苦陰生，生滅則老死滅，此說生滅則老死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生滅則老死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生滅則老死滅也。」

「有滅則生滅，此說有滅則生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有滅則生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有滅則生滅也。」

「取滅則有滅，此說取滅則有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取滅則有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取滅則有滅也。」

「愛滅則取滅，此說愛滅則取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愛滅則取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愛滅則取滅也。」

「受滅則愛滅，此說受滅則愛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受滅則愛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受滅則愛滅也。」

「觸滅則受滅，此說觸滅則受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觸滅則受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觸滅則受滅也。」

「六處滅則觸滅，此說六處滅則觸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六處滅則觸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六處滅則觸滅也。」

「名色滅則六處滅，此說名色滅則六處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名色滅則六處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名色滅則六處滅也。」

「識滅則名色滅，此說識滅則名色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識滅則名色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識滅則名色滅也。」

「行滅則識滅，此說行滅則識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行滅則識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行滅則識滅也。」

「無明滅則行滅，此說無明滅則行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無明滅則行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無明滅則行滅也。是為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純大苦陰滅。」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說。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純大苦陰滅。」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過去作是念：『我過去時有，我過去時無。』云何過去時有？何由過去時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未來作是念：『我未來當有，我未來當無。』云何未來有？何由未來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內有疑惑：此云何？此何等？此眾生從何所來？趣至何處？何因已有？何因當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故殺父母，害阿羅漢，破壞聖眾，惡意向佛出如來血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故犯戒捨戒罷道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捨此，更求外尊，求福田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作沙門梵志如是說：諸尊，可知則知，可見則見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吉祥為清淨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為諸沙門梵志，吉祥相應，諸見雜苦，雜煩熱，雜懊惱，彼是真實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身生疹患，生甚重苦，乃至命欲斷，捨此更求外，

頗有彼沙門梵志，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句，持此呪令脫我苦，是謂求苦，集苦，得苦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受八有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如是說，我等恭敬沙門，敬重沙門，沙門瞿曇是我尊師耶？」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 善哉！善哉！若汝等自知自見，自覺得最正覺，汝等隨所問答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我正御汝等，於畢究竟，無煩無熱，恒不變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因此故，我向者說，我為汝說法，畢究竟不煩熱，恒不變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

復次，三事合會入於母胎，父母聚集一處，母滿精堪耐，香陰[1]已至，此三事合會，入於母胎，母胎或時九月、十月更生，生已，以血長養，血者，於聖法中謂是母乳也。彼於後時，諸根轉大，根轉成就，食麤飯麨[2]，酥油塗身。

彼眼見色，樂著好色，憎惡惡色，不立身念，少心

[1] 香陰：指「識」。
[2] 麨：音ㄔㄠˇ，糗也。

心解脫、慧解脫，不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不滅盡無餘，不敗壞無餘。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樂著好法，憎惡惡法，不立身念，少心心解脫、慧解脫，不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不滅盡無餘，不敗壞無餘。

彼如是隨憎不憎所受受[1]，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樂彼受，求著受彼受。彼樂彼受，求著受彼受已，若樂受者是為取[2]，彼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純大苦陰生。比丘！非為具足愛，所繫相續，如嗏帝比丘、雞和哆子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愛，所繫相續，如嗏帝比丘、雞和哆子也。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3]、天人師、號佛、眾祐。彼眼見色，於好色而不樂著，於惡色而不憎惡，立身念無量心，心解脫、慧解脫，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滅盡無餘，敗壞無餘。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著好法，不惡惡法，立身念無量心，心解脫、

---

[1] 受：原作「覺」，今改，以下同。

[2] 取(upādāna)：原作「受」，今改，以下同。

[3]無上士道法御：或譯為「無上士、調御丈夫」：巴利文是anuttara-purisa-damma-sarathi，意指應被調伏之人的無上調御者（Trainer of men to be tamed）。若加上「如來」即為十一個名號；依巴利文應為一個名號（無上調御丈夫）而非兩個名號。請參考蔡奇林著《暗夜光明》（香光莊嚴，第 98 期，45 頁）。

慧解脫，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滅盡無餘，敗壞無餘。

彼如是滅憎不憎所受受，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不樂彼受，不求不著不受受，彼不樂彼受，不求不著不受受已，若樂受者彼便滅，樂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純大苦陰滅。」

「比丘！非為具足愛盡解脫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愛盡解脫也。」

說是法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三反震動，動盡動，戰盡戰，震盡震，是故此經稱愛盡解脫。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嗏帝經第十竟 (四千六百九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九千三百六十一字)

中阿含大品第二竟 (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二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五 晡利多品 (有十經)(第五後誦)

持齋.晡利多　羅摩.五下分 心穢.箭毛二　隨摩那修學 法樂比丘尼　拘絺羅在後

（202）晡利多品 持齋經[1]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

---

[1] ～《增支部》A. VIII. 43. Visakha sutta. (毘舍佉經)，A.3.70. Uposathavga(八齋戒)，No.87.《佛說齋經》(T1.910.3)，No.88.《優陂夷墮舍佉經》(T1.912.1)，No.89.《佛說八關齋經》(T1.913.3)

爾時，鹿子母毘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圍繞，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沐浴耶？」

答曰：「世尊！我今持齋，善逝！我今持齋。」

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居士婦！云何名為放牛兒齋？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

居士婦！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謂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放牛兒齋者，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

居士婦！云何名為尼揵齋耶？若有出家學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方、西方、北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是為彼勸進人。

或有想護眾生，或無想不護眾生，汝當十五日說從解脫時，脫衣裸形，東向住立，作如是說：我無父母，非父母有，我無妻子，非妻子有，我無奴婢，非奴婢主。』居士婦！彼勸進於真諦語，而反勸進虛妄之言，彼人日

日見其父母，便作此念：『是我父母。』父母日日見其兒子，亦作此念：『是我兒子。』

彼見妻子而作此念：『是我妻子。』妻子見彼，亦作此念：『是我尊長。』彼見奴婢，復作此念：『是我奴婢。』奴婢見彼，亦作此念：『是我大家。』彼用此欲，不與而用，非是與用，是謂尼揵齋也。若如是持尼揵齋者，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

居士婦！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我於殺生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心樂放捨，歡喜無悋，不望其報，不以盜覆心，能自制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心樂放捨，歡喜無悋，不望其報，不以盜覆心，能自制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非梵行，斷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誠心淨，行無臭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

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梵行，斷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誠心淨，行無臭穢，離欲，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酒放逸，斷酒放逸，彼於酒放逸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酒放逸，斷酒放逸，我於酒放逸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樂下坐臥，或床或敷草，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樂下坐臥，或床或敷草，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

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彼於非時食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於非時食淨除其心，我以此支與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彼持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修習五法。云何為五？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如來：『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譬若如人，頭有垢膩，因膏澤、暖湯、人力、洗沐故，彼便得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如來：『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梵齋，梵共會，因梵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法：『此法世尊善說，究竟，恒不變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彼作如是憶念法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猶人身有垢膩不淨，因麩、澡豆、暖湯、人力，極洗浴故，身便得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法：『此法世尊善說，究竟，恒不變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彼作如是憶念法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法齋，法共會，因法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眾：『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行要，行趣，如來眾中實有阿羅漢真人趣、阿羅漢果證；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證；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證；須陀洹趣、須陀洹果證，

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是謂世尊弟子眾，成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可呼可請，可供養，可奉事，可敬重，則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憶念眾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猶如人衣，有垢膩不淨，因灰、皂莢、澡豆、湯水、人力浣故，彼便得淨。

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眾：『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行要，行趣，如來眾中實有阿羅漢真人趣、阿羅漢果證；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證；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證；須陀洹趣、須陀洹果證，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是謂世尊弟子眾，成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可呼可請，可供養，可奉事，可敬重，則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憶念眾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眾齋，眾共會，因眾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自戒：『不缺不穿，無穢無污，極廣極大，不望其報，智者稱譽，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作如是憶念自戒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猶若如鏡，生垢不明，因石磨鋥[1]瑩，由人力治，便得明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自戒：『不缺不穿，無穢無污，極廣極大，不望其報，智者稱譽，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如是憶念自戒已，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戒齋，戒共會，因戒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諸天：『實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實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樂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

彼作如是憶念已，及諸天信、戒、聞、施、慧，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諸天故，心靜得喜，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

[1] 鋥：音正，磨鋥。

猶如上色金，生垢不淨，因火排[1]，鉗[2]槌，赤土，人力，磨拭瑩治，便得明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諸天：『實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實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樂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彼作如是憶念已，及諸天信、戒、聞、施、慧，若有惡思，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若行如是聖八支齋，若有十六大國，謂一者鴦伽、二者摩竭陀、三者迦尸、四者拘薩羅、五者拘樓[3]、六者般闍羅[4]、七者阿攝貝[5]、八者阿和檀提[6]、九者枝提[7]、十者跋耆、十一者跋蹉[8]、十二跋羅、十三蘇摩、十四蘇羅吒[9]、十五喻尼、十六劍浮[10]。此諸國中所有錢

---

[1] 排＝橐【元】，排＝橐【明】，＝囊【明】

[2] 鉗：音ㄓㄢˊ，鑷子。＝鉗【明】

[3] 拘樓～Kuru.

[4] 般闍羅～Pabcala.

[5] 阿攝貝～Assaka.

[6] 阿和檀提～Avanti.

[7] 枝提～Ceti.

[8] 跋蹉～Vajsa.

[9] 蘇羅吒～Surasena.

[10] 劍浮～Kamboja.

寶、金銀、摩尼、真珠、琉璃、環伽、碧玉、珊瑚、留邵、鞞留、鞞勒、馬瑙、玳瑁、赤石、琁珠，設使有人於中作王，隨用自在者，彼一切比丘持聖八支齋，不直十六分。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五十歲是四王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五百歲是四王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四王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

若人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千歲是三十三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三十三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

若人二百歲是焰摩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二千歲是焰摩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焰摩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

若人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四千歲是兜率陀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兜率陀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

若人八百歲是化樂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八千歲是化樂天壽。居士婦！

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化樂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

若人千六百歲是他化樂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萬六千歲是他化樂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他化樂天中。」

於是，鹿子母毘舍佉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聖八支齋甚奇甚特！大利大果，有大功德，有大廣布。世尊！我從今始，自盡形壽持聖八支齋，隨其事力，布施修福。」於是，鹿子母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佛說如是，鹿子母毘舍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持齋經第一竟 (四千四十九字)。

（203）晡利多品 晡利多經[1]第二(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那難大國，在波和利奈園中。爾時，晡利多居士著白淨衣，白巾裹頭，拄杖執蓋，著世俗屣，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遍遊行彷徉，若見諸沙門梵志者，便作是說：「諸賢！當知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彼諸沙門梵志以柔軟柔和語曰：「唯然，賢晡利多，離俗斷俗，捨諸俗事。」於是，晡利多居士遍遊行彷徉，

[1] ～M. 54. Potaliya sutta. (哺多利經)

往詣佛所，共相問訊，當在佛前，拄杖而立，世尊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白曰：「瞿曇！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所以者何？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標幟如居士，是故我喚汝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如是再三告曰：「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晡利多居士亦再三白曰：「瞿曇！此事不然，此事不可。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而沙門瞿曇喚我為居士耶？」

世尊答曰：「汝有相標幟如居士，是故我喚汝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問曰：「汝云何離俗斷俗，捨諸俗事耶？」

晡利多居士答曰：「瞿曇！我家一切所有財物盡持施兒，我無為無求遊，唯往取食，存命而已，如是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世尊告曰：「居士！聖法律中不如是斷絕俗事，居士！聖法律中有八支斷俗事也。」

於是，晡利多居士捨杖却蓋，及脫俗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聖法律中云何八支斷俗事耶？」

世尊答曰：「居士！多聞聖弟子依離殺，斷殺；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依離邪婬，斷邪婬；依離妄言，斷妄言；依無貪著，斷貪著；依無害恚，斷害恚；依無

憎嫉惱，斷憎嫉惱；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殺斷殺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殺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殺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殺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殺，斷殺也。』便依離殺、斷殺，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殺，斷殺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不與取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不與取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不與取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也。』便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邪婬、斷邪婬？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邪婬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邪婬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邪婬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邪婬，斷邪婬也。』便依離邪婬，斷邪婬，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邪婬，斷邪婬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離妄言，斷妄言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妄言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妄言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

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妄言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離妄言、斷妄言也。』便依離妄言，斷妄言，如是多聞聖弟子依離妄言，斷妄言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貪著，斷貪著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貪著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貪著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貪著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貪著，斷貪著也。』便依無貪著，斷貪著，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貪著，斷貪著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害恚，斷害恚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害恚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害恚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害恚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害恚，斷害恚也。』便依無害恚，斷害恚，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害恚，斷害恚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憎嫉惱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憎嫉惱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憎嫉惱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也。』便依無憎嫉惱，

斷憎嫉惱，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也。

居士！多聞聖弟子云何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耶？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增上慢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增上慢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也。』便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也。是謂聖法律中有八支斷絕俗事。」

居士問曰：「瞿曇！聖法律中但是斷俗事，復更有耶？」

世尊答曰：「聖法律中不但有是斷絕俗事，更有八支斷絕俗事得作證也。」

晡利多居士聞已，便脫白巾，叉手向佛，白曰：「瞿曇！聖法律中云何更有八支斷絕俗事得作證耶？」

世尊答曰：「居士！猶如有狗，飢餓羸乏，至屠牛處，彼屠牛師、屠牛弟子淨摘除肉，擲骨與狗，狗得骨已，處處咬嚙，破脣缺齒，或傷咽喉，然狗不得以此除飢。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骨鏁。世尊說欲如骨鏁，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小肉臠，墮在露地，或烏或鵄，持彼肉去，餘烏鵄鳥競而逐之，於居士意云何？若此烏鵄不速捨此小肉臠者，致餘烏鵄競而逐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此烏鵄能速捨此小肉臠者，餘烏鵄鳥當復競逐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肉臠。世尊說欲如肉臠，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居士！猶如有人，手把火炬，向風而行，於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不速捨者，必燒其手、餘肢體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使此人速捨炬者，當燒其手、餘肢體耶？」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火炬。世尊說欲如火炬，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火坑，滿其中火，而無烟焰，若有人來，不愚不癡，亦不顛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樂不用苦，甚憎惡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惡死，於居士意云何？此人寧當入火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彼見火坑，便作是思惟：『若墮火坑，必死無疑，設不死者，定受極苦。』彼見火坑，便思遠離，願求捨離。」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火坑。世尊說欲如火坑，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毒蛇，至惡苦毒，黑色可畏。若有人來，不愚不癡，亦不顛倒，自住本心，自由自在，用樂不用苦，甚憎惡苦；用活不用死，甚憎惡死，於居士意云何？此人寧當以手授與，及餘肢體，作如是說：蜇我，蜇我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所以者何？彼見毒蛇，便作是思惟：『若我以手及餘肢體使蛇蜇者，必死無疑，設不死者，定受極苦。』彼見毒蛇，便思遠離，願求捨離。」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毒蛇。世尊說欲如毒蛇，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如有人，夢得具足五欲自娛，彼若寤已，都不見一。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夢也。世尊說欲如夢也。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如有人假借樂具，或宮殿樓閣，或園觀浴池，或象馬車乘，或繒綵棉被，或指環、臂釧，或香瓔

珞頸鉗，或金寶華鬘，或名衣上服，多人見已，而共歎曰：『如是為善，如是為快。』若有財物，應作如是極自娛樂，其物主者，隨所欲奪，或教人奪，即便自奪，或教人奪，多人見已，而共說曰：『彼假借者，實為欺誑，非是假借。』所以者何？其物主者，隨所欲奪，或教人奪，即便自奪，或教人奪。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假借。世尊說欲如假借，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

居士！猶去村不遠，有大果樹，此樹常多有好美果。若有人來，飢餓羸乏，欲得食果，彼作是念：『此樹常多有好美果，我飢羸乏，欲得食果，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我能緣樹，我今寧可上此樹耶？』念已便上。

復有一人來，飢餓羸乏，欲得食果，持極利斧，彼作是念：『此樹常多有好美果，然此樹下無自落果可得飽食及持歸去，我不能緣樹，我今寧可斫倒此樹也。』即便斫倒，於居士意云何？若樹上人不速來下者，樹倒地時，必折其臂及餘肢體耶？」

居士答曰：「唯然，瞿曇！」

「於居士意云何？若樹上人速來下者，樹倒地時，寧折其臂及餘肢體耶？」

居士答曰：「不也，瞿曇！」

「居士！多聞聖弟子亦復作是思惟：欲如樹果。世尊說欲如樹果，樂少苦多，多有災患，當遠離之。若有此捨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謂此一切世間飲食永盡無餘，當修習彼，是謂聖法律中更有此八支斷絕俗事而得作證。

居士！彼有尋有伺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

彼已離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

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說此法時，晡利多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晡利多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由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我本著白淨衣，白巾裹頭，拄杖執蓋，及著

俗屣，從園至園，從觀至觀，從林至林，遍遊行彷徉，若見諸沙門、梵志者，便作是語：『諸賢！我離俗斷俗，捨諸俗事。彼諸沙門梵志，柔軟柔和語我言：唯然，賢哺利多，離俗斷俗，捨諸俗事。』

世尊！我於爾時，彼實無智安著智處，實無智祠，又無智食，實無智，奉事如智慧人。世尊！我從今日，諸比丘眾及世尊弟子，此實有智，安著智處，實有智祠，又有智食，實有智，奉事智慧人也。

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本所信，敬重外道沙門梵志者，從今日斷。世尊！我從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哺利多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哺利多經第二竟 (三千六百四十二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五(七千六百九十一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六

（204）哺利多品 羅摩經[1]第三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世尊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告尊者阿難：

[1]~M. 26. Ariyapariyesana sutta. 《長部 14 經》Mahapadana-suttanta、《律藏》〈大品〉Mv. 1.6.8.、《本事經》卷 4(T17.678.)

「我今共汝至阿夷羅婆提河浴。」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尊者阿難執持戶鑰，遍詣諸屋而彷徉，見諸比丘，便作是說：「諸賢！可共詣梵志羅摩[1]家。」諸比丘聞已，便共往詣梵志羅摩家。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阿夷羅婆提河，脫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

爾時，尊者阿難立世尊後，執扇扇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梵志羅摩家，極好整頓，甚可愛樂，唯願世尊以慈愍故，往至梵志羅摩家。」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而受，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梵志羅摩家。

爾時，梵志羅摩家，眾多比丘集坐說法，佛住門外，待諸比丘說法訖竟，眾多比丘尋說法訖，默然而住。世尊知已，聲欬敲門，諸比丘聞，即往開門，世尊便入梵志羅摩家，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問曰：「諸比丘向說何等？以何事故集坐在此？」

時，諸比丘答曰：「世尊！向者說法，以此法事集坐在此。」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集坐當行二事，一曰說法，二曰默然**。所以者何？我亦為汝說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有二種求，一曰聖求，二曰非聖求。云何

[1]羅摩～Rammaka.

非聖求？有一實病法、求病法；實老法、死法、愁憂慼法；實穢污法、求穢污法。云何實病法、求病法？云何病法耶？兒子、兄弟是病法也。象馬、牛羊、奴婢、錢財、珍寶、米穀是病害法，眾生於中觸染，貪著，憍慠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

云何老法、死法、愁憂慼法、穢污法耶？兒子、兄弟是穢污法，象馬、牛羊、奴婢、錢財、珍寶、米穀是穢污害法，眾生於中染觸，貪著，憍慠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彼人欲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得無病，無上安穩涅槃者，終無是處；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者，終無是處，是謂非聖求。

云何聖求耶？有一作是念：『我自實病法，無辜求病法，我自實老法、死法，愁憂慼法、穢污法，無辜求穢污法。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法，無上安穩涅槃。』彼人便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得無病，無上安穩涅槃者，必有是處。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者，必有是處。

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亦如是念：『我自實病法，無辜求病法，我自實老法、死法、愁憂慼法、穢污法，無辜求穢污法，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也。』

我時年少童子，清淨青髮，盛年年二十九，爾時極多樂戲，莊飾遊行。我於爾時，父母啼哭，諸親不樂，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護身命清淨，護口意命清淨。我成就此戒身已，欲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故，更往阿羅羅.伽羅摩[1]所，問曰：『阿羅羅！我欲於汝法行梵行，為可爾不？』

阿羅羅答我曰：『賢者！我無不可，汝欲行便行。』我復問曰：『阿羅羅！云何汝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耶？』阿羅羅答我曰：『賢者！我度一切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是故我法自知自覺自作證 。』

我復作是念：『不但阿羅羅獨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阿羅羅獨有此精進，我亦有此精進；不但阿羅羅獨有此慧，我亦有此慧。阿羅羅於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我欲證此法故，便獨住遠離，空安靜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獨住遠離，空安靜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證彼法，證彼法已，復往詣阿羅羅伽羅摩所，問曰：『阿羅羅！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量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耶？』

阿羅羅伽羅摩答我曰：『賢者！我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無量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阿羅羅伽羅摩復語我曰：『賢者！是為如我此法作證，汝亦然，

[1] 阿羅羅伽羅摩～Alara Kalama.

如汝此法作證，我亦然。賢者！汝來共領此眾。』是為阿羅羅伽羅摩師處，我與同等，最上恭敬，最上供養，最上歡喜。

我復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我今寧可捨此法，更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

我即捨此法，便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已，往詣鬱陀羅羅摩子[1]所，問曰：『鬱陀羅！我欲於汝法中學，為可爾不？』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我無不可，汝欲學便學。』我復問曰：『鬱陀羅！汝父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何等法耶？』

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賢者！我父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謂此法也。』

我復作是念：『不但羅摩獨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羅摩獨有此精進，我亦有此精進；不但羅摩獨有此慧，我亦有此慧。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我何故不得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耶？』

我欲證此法故，便獨住遠離，空安靜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獨住遠離，空安靜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證彼法，證彼法已，復往鬱陀羅羅摩子所，

[1] 鬱陀羅羅摩子～Uddaka Ramaputta.

問曰：『鬱陀羅！汝父羅摩，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耶？』

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我父羅摩，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

鬱陀羅復語我曰：『如我父羅摩此法作證，汝亦然，如汝此法作證，我父亦然。賢者！汝來共領此眾。』鬱陀羅羅摩子同師處，我亦如師，最上恭敬，最上供養，最上歡喜。

我復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我今寧可捨此法，更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

我即捨此法，便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已，往象頂山南，鬱鞞羅[1]梵志村，名曰斯那，於彼中地，至可愛樂，山林鬱茂，尼連禪河，清流盈岸。

我見彼已，便作是念：『此地至可愛樂，山林鬱茂，尼連禪河，清流盈岸，若族姓子欲有學者，可於中學，我亦當學，我今寧可於此中學。』即便持草，往詣覺樹，到已布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要不解坐，至得漏盡。我便不解坐，至得漏盡。我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便得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

[1] 鬱鞞羅～Uruvela.

污，無上安穩涅槃，便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便作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為阿羅羅伽摩先說法耶？』爾時有天，住虛空中，而語我曰：『大仙人！當知阿羅羅伽摩命終以來，至今七日。』我亦自知阿羅羅伽摩命終以來，得今七日。

我復作是念：『阿羅羅伽摩！彼人長衰，不聞此法，若聞此者，速知法次法，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作如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為鬱陀羅羅摩子先說法耶？』天復住空，而語我曰：『大仙人！當知鬱陀羅羅摩子命終以來，二七日也。』我亦自知鬱陀羅羅摩子命終以來，二七日也。我復作是念：『鬱陀羅羅摩子！彼人長衰，不聞此法，若聞法者，速知法次法。』

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作如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昔五比丘為我執勞，多所饒益，我苦行時，彼五比丘承事於我，我今寧可為五比丘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昔五比丘今在何處？』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五比丘在波羅奈[1]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我隨住覺樹下，攝衣持鉢，往波羅奈、加尸都邑。

[1] 波羅奈～Balanasi.

爾時，異學優陀遙見我來，而語我曰：『賢者瞿曇！諸根清淨，形色極妙，面光照耀。賢者瞿曇！師為是誰？從誰學道？為信誰法？』我於爾時即為優陀說偈答曰：

我最上最勝，不著一切法，諸愛盡解脫，自覺誰稱師。
無等無有勝，自覺無上覺，如來天人師，普知成就力。

優陀問我曰：『賢者瞿曇！自稱勝耶？』我復以偈而答彼曰：

勝者如是有，謂得諸漏盡，我害諸惡法，優陀故我勝。

優陀復問我曰：『賢者瞿曇！欲至何處？』我時以偈而答彼曰：

我至波羅奈，擊妙甘露鼓，轉無上法輪，世所未曾轉。

優陀語我曰：『賢者瞿曇！或可有是。』如是語已，即彼邪道徑，便還去，我自往至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時，五比丘遙見我來，各相約勅而立制曰：『諸賢！當知此沙門瞿曇來，多欲多求，食妙飲食，好粳糧飯，及麨酥蜜，麻油塗體，今復來至，汝等但坐，慎莫起迎，亦莫作禮，豫留一座，莫請令坐，到已語曰：卿！欲坐者，自隨所欲。』

我時往至五比丘所，時，五比丘於我不堪極妙威德，即從座起，有持衣鉢者，有敷床者，有取水者，欲洗足者，我作是念：『此愚癡人！何無牢固？自立制度還違本要。』我知彼已，坐五比丘所敷之座。

時，五比丘呼我姓字及卿於我，我語彼曰：『五比丘！我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汝等莫稱我本姓字，亦

莫卿我[1]。所以者何？我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得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我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語我曰：『卿瞿曇！本如是行，如是道跡，如是苦行，尚不能得人上法、差降聖知聖見。況復今日多欲多求，食妙飲食，好粳糧飯，及麨酥蜜，麻油塗體耶！』

我復語曰：『五比丘！汝等本時見我如是諸根清淨，光明照耀耶？』

時，五比丘復答我曰：『本不見卿諸根清淨，光明照耀。卿瞿曇！今諸根清淨，形色極妙，面光照耀。』

我於爾時即告彼曰：『五比丘！當知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一曰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二曰自煩自苦，非賢聖法，無義相應。五比丘！捨此二邊，有取中道，成眼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覺，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

意欲隨順教五比丘，教化二人，三人乞食，三人持食來，足六人食；教化三人，二人乞食，二人持食來，足六人食。我如是教，如是化彼，求無病，無上安穩涅槃，得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

[1] 亦莫卿我：亦莫以卿呼我。

污，無上安穩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世尊復告彼曰：「五比丘！有五欲功德，可愛可樂，可意所念，善欲相應。云何為五？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五比丘！愚癡凡夫而不多聞，不見善友，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觸染，貪著，憍慠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隨弊魔，自作弊魔，墮弊魔手，為魔網纏，魔羂所纏，不脫魔纏。

五比丘！猶如野鹿，為纏所纏，當知彼隨獵師，自作獵師，墮獵師手，為獵師網纏，獵師來已，不能得脫。如是，五比丘！愚癡凡夫而不多聞，不見善友，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觸染貪著，憍慠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隨弊魔，自作弊魔，墮弊魔手，為魔網纏，魔纏所纏，不脫魔纏。

五比丘！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而知聖法，又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不觸不染，不貪不著，亦不憍慠，不受入，見災患，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不隨弊魔，不自作魔，不墮魔手，不為魔網所纏，不為魔纏所纏，便解脫魔纏。

五比丘！猶如野鹿得脫於纏，當知彼不隨獵師，不自作獵師，不墮獵師手，不為獵師網所纏，獵師來已，則能得脫。如是，五比丘！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而知聖法，又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不觸不染，不貪不著，

亦不憍慠，不受入，見災患，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不隨弊魔，不自作魔，不墮魔手，不為魔網所纏，不為魔纏所纏，便解脫魔纏。

五比丘！若時如來出興于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彼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彼於爾時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所以者何？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

五比丘！猶如無事、無人民處，彼有野鹿，自在行，自在住，自在伏，自在臥。所以者何？彼野鹿不在獵師境界，是故自在行，自在住，自在伏，自在臥。

如是，五比丘！比丘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於爾時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所以者何？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五比丘！是說

無餘解脫，是說無病，無上安穩涅槃，是說無老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無上安穩涅槃。」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羅摩經第三竟(四千一百二十一字)。

（205）晡利多品 五下分結經[1]第四(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曾說五下分結，汝等受持耶？」諸比丘默然不答。世尊復再三告諸比丘：「我曾說五下分結，汝等受持耶？」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鬘童子在彼眾中，於是，尊者鬘童子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曾說五下分結，我受持之。」

世尊問曰：「鬘童子！我曾說五下分結，汝受持耶？」尊者鬘童子答曰：「世尊曾說五下分結，是我受持：欲、恚、身見、戒取、疑[2]，世尊說第五下分結，是我受持。」

世尊訶曰：「鬘童子！汝云何受持我說五下分結？鬘童子！汝從何口受持我說五下分結耶？鬘童子！非為眾多異學來，以嬰孩童子責數喻詰責汝耶？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意無欲想，況復欲心纏住耶？然

---

[1] ～M. 64. (Maha)Maluvkva sutta. (摩羅迦大經)

[2] 五下分結：身見(我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為證入三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彼性使故說欲使[1]。

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眾生想，況復恚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恚使。

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自身想，況復身見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身見使。

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有戒想，況復戒取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戒取使。

鬘童子！嬰孩幼小，柔軟仰眠，無有法想，況復疑心纏住耶？然彼性使故說疑使。

鬘童子！非為眾多異學來，以此嬰孩童子責數喻詰責汝耶？」於是，尊者鬘童子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彼時，世尊面前訶責鬘童子已，默然而住。爾時，尊者阿難立世尊後，執扇扇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五下分結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善持。」

世尊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為欲所纏，欲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欲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1] 使（anusaya）：或譯為「隨眠」（dormant disposition；underlying tendence），指潛在的煩惱。

阿難！或有一為恚所纏，恚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恚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阿難！或有一為身見所纏，身見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身見轉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阿難！或有一為戒取所纏，戒取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戒取轉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阿難！或有一為疑所纏，疑心生已，不知捨如真，彼不知捨如真已，疑轉熾盛，不可制除，是下分結。

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彼不依此道，不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終無是處。

阿難！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人見樹，成就根莖、枝葉及實，彼人不截根莖，得實歸者，終無是處。

如是，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不依此道，不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終無是處。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彼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必有是處。

阿難！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人見樹成就根莖、枝葉及實，彼人截根莖，得實歸者，必有是處。如是。阿難！若依道依跡，斷五下分結，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者，必有是處。

阿難！依何道，依何跡，斷五下分結？阿難！或有一不為欲所纏，若生欲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欲纏便滅。

阿難！或有一不為恚所纏，若生恚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恚纏便滅。

阿難！或有一不為身見所纏，若生身見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身見纏便滅。

阿難！或有一不為戒取所纏，若生戒取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戒取便滅。

阿難！或有一不為疑所纏，若生疑纏，即知捨如真，彼知捨如真已，彼疑纏便滅。阿難！依此道，依此跡，斷五下分結。

阿難！猶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來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於彼岸有事欲度，身無有力令我安穩浮至彼岸。』阿難！當知彼人無力。如是，阿難！若有人，覺、滅、涅槃，其心不向而不清淨，不住解脫。阿難！當知此人如彼羸人無有力也。

阿難！猶恒伽河，其水溢岸。若有人來彼岸，有事欲得度河，彼作是念：『此恒伽河，其水溢岸，我於彼岸有事欲度，身今有力，令我安穩浮至彼岸。』阿難！當知彼人有力。如是，阿難！若有人覺、滅、涅槃，心向清淨而住解脫。阿難！當知此人如彼有力人。

阿難！猶如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或有人來彼岸，有事則便求度，彼求度時而作是念：『今此山水，甚深極廣，長流駛疾，多有所漂，其中無船，亦無橋梁而可度者，我於彼岸有

事欲度，當以何方便令我安穩至彼岸耶？』

復作是念：『我今寧可於此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椑[1]栰，乘之而度。』彼便岸邊收聚草木，縛作椑栰，乘之而度，安穩至彼。

如是，阿難！若有比丘攀緣厭離，依於厭離，住於厭離，止息身惡故，心入離定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2]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依此處，

---

[1] 椑：音皮。椑＝箄【宋】【元】【明】

[2] 覺：1.為受（vedanā）的異譯，如「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2.指尋思（vitakka）、沉思，思考(reflection, thought, thinking; “initial application”)，如貪**覺**、害**覺**、恚**覺**。

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

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彼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無所有處成就遊。彼若有所受，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彼如是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猶去村不遠，有大芭蕉，若人持斧破芭蕉樹，破作片，破為十分，或作百分，破為十分，或作百分已，便擗[1]葉葉，不見彼節，況復實耶？

阿難！如是比丘若有所受，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觀此受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

---

[1] 擗：音ㄆㄧˋ，剖也。

彼如是觀此受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已，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為諸比丘依依立依，說捨離漏，說過度漏，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謂畢究竟盡。」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甚奇甚特！我為諸比丘依依立依，說捨離漏，說過度漏，然諸比丘不速得無上，謂畢究竟盡。所以者何？人有勝如[1]，故修道便有精麤，修道有精麤故人便有勝如。阿難！是故我說人有勝如。」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下分結經第四竟(二千三百二十六字)。

（206）晡利多品 心穢經[2]第五（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比丘尼不拔心中五穢，不解心中五縛者，是為比丘、比丘尼說必退法。

云何不拔心中五穢？或有一疑世尊，猶豫，不開意，不解意，意不靜。若有一疑世尊，猶豫，不開意，不解

[1] 勝如：優劣，差異。

[2] ～M. 16. Cetokhila sutta. (心荒蕪經)，《增壹阿含 51.4 經》(T2.817.1)

意，意不靜者，是謂不拔第一心穢，謂於世尊也。

如是，法、戒、教。

若有諸梵行，世尊所稱譽，彼便責數、輕易、觸嬈、侵害，不開意，不解意，意不靜，是謂第五不拔心中穢，謂於梵行也。

云何不解心中五縛？或有一身，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若有身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一不解心縛，謂身也。

復次，於欲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若有於欲不離染，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者，彼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二不解心縛，謂欲也。

復次，有一所說，聖義相應，柔軟無疑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損、說不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宴坐、說緣起，如是比丘沙門所說者，彼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三不解心縛，謂說也。

復次，數道俗共會，掉亂、憍慠，不學問，若有數道俗共會，掉亂、憍慠，不學問者，彼心不趣向，不靜、

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四不解心縛，謂聚會也。

復次，少有所得故，於其中間住，不復求昇進。若有少所得故，於其中間住，不復求昇進者，彼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此心不趣向，不靜，不住不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五不解心縛，謂昇進也。

若有比丘、比丘尼，不拔此心中五穢，及不解此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必退法也。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心中五穢，善解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清淨法。

云何善拔心中五穢？或有一不疑世尊，不猶豫，開意、意解、意靜。若有不疑世尊，不猶豫、開意、意解、意靜者，是謂第一善拔心中穢，謂於世尊也。

如是，法、戒、教。

若有梵行，世尊所稱譽，彼不責數，不輕易，不觸嬈，不侵害，開意、意解、意靜，是謂第五善拔心中穢，謂於梵行也。

云何解心中五縛？或有一身，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若有身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者，彼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一解心中縛，謂身也。

復次，於欲，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若有於欲，離染離欲，離愛離渴者，彼心趣向，靜、住、解，自方

便斷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二解心中縛，謂欲也。

復次，有一所說，聖義相應，柔軟無疑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損，說不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宴坐、說緣起，如是比丘沙門所說者，彼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三解心中縛，謂說也。

復次，不數道俗共會，不掉亂、不憍慠學問。若有不數道俗共會，不掉亂，不憍慠學問者，彼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有此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四解心中縛，謂不聚會也。

復次，少有所得故，於其中間不住，復求昇進。若少有所得故，於其中間不住，復求昇進者，彼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若此心趣向，靜、住、解，自方便斷宴坐者，是謂第五解心中縛，謂昇進也。

若有比丘、比丘尼善拔此心中五穢，及善解此心中五縛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清淨法，彼住此十支已，復修習五法。

云何為五？修欲定心成就斷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滅、依捨，趣向非品，修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成就斷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滅依捨，趣向非品，堪任第五，彼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

成就自受者，必知必見，必正盡覺，至甘露門，近住涅槃，我說無不至涅槃。猶如雞生十卵，或十二，隨時覆蓋，隨時溫暖，隨時看視，雞設有放逸者，彼中或雞子以嘴以足，啄破其卵，自安穩出者，彼為第一。

如是比丘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自受者，必知必見，必正盡覺，必至甘露門，近住涅槃，我說無不至涅槃。」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心穢經第五竟 (一千三百九十九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六 (七千八百四十六字) (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七

（207）晡利多品 箭毛經[1]（上）第六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人而受夏坐。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

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2]，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眾喧鬧嬈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論食、論衣服、

[1] ～M. 77.(Maha)Sakuludayi-sutta. (善生優陀夷大經)

[2] 箭毛～Sakul-udayi.

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論如是比畜生之論。

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勅己眾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眾默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眾默然者，或來相見。」異學箭毛令眾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坐。」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則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

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等與拘薩羅國眾多梵志，悉共集坐拘薩羅學堂，說如是論：鴦伽、摩竭陀[1]國人有大善利，鴦伽摩竭陀國人得大善利，如此大福田眾在王舍城共受夏坐，謂不蘭迦葉[2]。所以者何？

---

[1] 鴦伽摩竭陀國人～Avga-Magadha.

[2] 不蘭迦葉～Purana-Kassapa.

瞿曇！不蘭迦葉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揵親子、波復迦栴、阿夷多雞舍劍婆利。瞿曇！阿夷多雞舍劍婆利，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

向者亦論沙門瞿曇，此沙門瞿曇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之所尊也，亦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今此諸尊沙門梵志，誰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耶？非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一向不可，不相應，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不蘭迦葉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昔時不蘭迦葉，數在弟子眾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不蘭迦葉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揵親子、波復迦旃、阿夷多雞舍劍婆利。

瞿曇！我等作如是念：『此阿夷多雞舍劍婆利，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昔時阿夷多雞舍劍婆利，數在弟子眾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阿夷多雞舍劍婆利，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昔時沙門瞿曇，數在大眾，無量百千眾圍遶說法，於中有一人鼾眠作聲，又有一人語彼人曰：『莫鼾眠作聲！汝不欲聞世尊說微妙法，如甘露耶？』彼人即便默然無聲。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世尊聞已，問異學箭毛曰：「優陀夷！汝見我有幾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見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云何為五？沙門瞿曇，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若沙門瞿曇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一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復次，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若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二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復次，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若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三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復次，沙門瞿曇，麤住止，床座知足，稱說麤住止床座知足。若沙門瞿曇麤住止、床座知足，稱說麤住止床座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四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復次，沙門瞿曇宴坐，稱說宴坐。若沙門瞿曇宴坐，稱說宴坐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不以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我所持衣，隨聖刀割截，染汙惡色，如是聖衣染汙惡色。

優陀夷！或我弟子謂盡形壽，衣[1]所棄捨糞掃之衣，亦作是說：『我世尊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衣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食粳糧成熟，無麥[2]無量雜味。優陀夷！或我弟子盡其形壽而行乞食所棄捨食，亦作是說：『我世尊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食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食如一鞞羅食[3]，或如半鞞羅，優陀夷！我弟子食如一拘拖[4]，或如半拘拖，亦作是說：『我世尊少食，稱說少食。』優陀夷！若我弟子因少食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或住高樓，或住棚閣。優陀夷！或我弟子，彼過九月、十月，一夜於露處宿，亦作是說：『我世尊麤住止，床座知足，稱說麤住止、床座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住止，床座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

[1] 衣：動詞，音ㄧˋ，穿著。
[2] 麥：音礦，大麥。
[3] 鞞羅食～Beluvahara.
[4] 拘拖～Kosakahara.

復次，優陀夷！我常作鬧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我弟子，過半月一入眾，為法清淨故，亦作是說：『我世尊宴坐，稱說宴坐。』優陀夷！若我弟子因宴坐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優陀夷！我無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優陀夷！復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云何為五？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戒稱說我：『世尊行戒，大戒，如所說，所作亦然；如所作，所說亦然。』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戒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智慧稱說我：『世尊行智慧，極大智慧。若有談論來相對者，必能伏之，謂於正法律不可說，於自所說不可得說。』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智慧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知見稱說我：『世尊遍知，非不知；遍見，非不見。彼為弟子說法，有因，非無因；有緣，非無緣；可答，非不可答；有離，非無離。』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知見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厭愛箭而來問我：『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我即答彼：『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優陀夷！若我弟子而

來問我，我答可意、令歡喜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為弟子或說宿命智通，作證明達；或說漏盡智通，作證明達。優陀夷！若我弟子於此正法律中得受得度，得至彼岸，無疑無惑，於善法中無有猶豫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是謂我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瞿曇！猶如大雨，此地高下，普得潤澤，如是沙門瞿曇為我等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毛經第六竟 (二千八百七字)。

（208）晡利多品 箭毛經[1]（下）第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

[1] ～M. 79. (Cula)Sakuludayi sutta. (善生優陀夷小經)

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眾喧鬧嬈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說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勅己眾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眾默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眾默然者，或來相見。」異學箭毛令眾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坐。」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

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有說實有薩云然[1]，

[1] 薩云然（Sabbaññāṇa）：或譯為薩云若，無所不知者，一切智者。.

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有策慮，有思惟，有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誰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汝往問事，而彼不知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謂不蘭迦葉是。所以者何？瞿曇！不蘭迦葉自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往問事，然彼不知。

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揵親子、波復迦旃、阿夷多雞舍劍婆利。』

瞿曇！阿夷多雞舍劍婆利，自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

瞿曇！我復作是念：『若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過去事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過去事也。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未來事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未來事也。復次，若我隨所問沙門瞿曇事者，沙門瞿曇必亦答我隨所問事 。』

世尊告曰：「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陀夷！我

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眾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往問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得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事，我答彼未來事，我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答我未來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異學箭毛白曰：「瞿曇！若如是者，我轉不知，我轉不見，轉癡，墮癡，謂沙門瞿曇如是說：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眾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

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往問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得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事，我答彼未來事；我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答我未來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瞿曇！我於此生，作本所作，得本所得，尚不能憶，況復能憶有因有緣，無量本昔所生事耶？瞿曇！我尚不能見颶風鬼，況復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妙與不妙，趣至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耶？瞿曇！我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問我從師學法者，儻能答彼，令可意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從師學其法云何？」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

彼色最上。」

世尊問曰：「優陀夷！何等色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若色更無有色，最上最妙，為最勝也，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優陀夷！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

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為剎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

彼人答曰：『我不知也。』

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剎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優陀夷！汝作是說：『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

異學箭毛白曰：「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曇！我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

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燃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油燈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燃大木積火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無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

無曀，光明照曜，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淨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告曰：「優陀夷！多有諸天，今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優陀夷！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已，不知。」

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異學箭毛語曰：「瞿曇！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世尊問曰：「優陀夷！云何後世一向樂？云何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或有一離殺斷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瞿曇！是謂後世一向樂，是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若有一離殺斷殺，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

「若有一離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非為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也。」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故作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向者說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告曰：「優陀夷！世有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也。」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世一向樂？云何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

彼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

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優陀夷！是謂世一向樂。」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世中一向樂，唯極是耶？」

世尊答曰：「世中一向樂，不但極是也。優陀夷！更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更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尋伺已息，內靜，一心，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得第三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優陀夷！是謂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沙門瞿曇弟子為此世一向樂故，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我弟子不為世一向樂故，亦不為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我學梵行也。優陀夷！更有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我弟子從我學梵行也。」

於是，彼大眾放高大音聲：「彼是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也。」

於是，異學箭毛勅己眾，令默然已，白曰：「瞿曇！云何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比丘者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優陀夷！是謂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我弟子從我學梵行也。」

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座起，欲稽首佛足。於是，異學箭毛諸弟子、異學梵行者白異學箭毛曰：「尊今應作師時，欲為沙門瞿曇作弟子耶？尊不應作師時，為沙門瞿曇作弟子也。是為異學箭毛諸弟子學梵行者，為異學箭毛而作障礙，謂從世尊學梵行也。」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毛經第七竟 (三千八百三十字)。

（209）晡利多品 鞞摩那修經[1]第八(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異學鞞摩那修，中後彷徉，往詣佛所，相問訊已，問曰：「瞿曇！最色，最勝色。瞿曇！最色。」

世尊問曰：「迦旃[1]！何等色耶？」

---

[1] ～M. 80. Vekhanassa sutta. (鞞摩那修經)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若色，更無有色最上、最妙最勝，瞿曇！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1]！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為剎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

彼人答曰：『我不知也。』

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剎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

如是，迦旃！汝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

異學鞞摩那修白曰：「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曇！我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迦旃！我今問汝，隨所解答。迦旃！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

[1] 迦旃～Kaccana.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燃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油燈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1]平旦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明於燃大木積火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無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為最勝也。」

---

[1] 太白星～ (Venus 金星，清晨東方最明亮的星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曀，光明照曜，及日殿光明，秋時向中，天淨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告曰：「迦旃！多有諸天，今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迦旃！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已，不知。」

於是，異學鞞摩那修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於是，世尊面訶責已，復欲令歡悅，告曰：「迦旃！有五欲功德，可喜可意、令樂欲相應樂，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

迦旃！色或有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色，可意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色，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色，最勝最上。

迦旃！如是，聲、香、味、觸。迦旃！觸或有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觸，可意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觸，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觸，最勝最上。」

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沙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瞿曇！猶如因草火燃木火，因木火燃草火，如是沙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

世尊告曰：「止！止！迦旃！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迦旃！謂我弟子初夜後夜，常不眠臥，正定正意，修習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盡知我所說。」

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向佛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誣謗世尊，欲墮世尊，如是誣謗世尊，如是墮世尊，語曰：「瞿曇！有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如是念：『云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亦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異學鞞摩那修向我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誣謗我，欲墮於我，如是誣謗我，如是墮我，而語我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作是念：『云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世尊知已，告曰：「迦旃！若有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應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

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無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迦旃！猶如嬰孩童子，少年柔軟，仰向臥，父母縛彼手足，彼於後轉大，諸根成就，父母解彼手足，彼唯憶解縛時，不憶縛時也。

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迦旃！譬若因油因炷而燃燈也，無人益油，亦不易炷者，前油已盡，後不更益，無所受已，自速滅也。

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迦旃！猶如十木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燒之，炯然俱熾，遂見火焰，後無有人更益草木、糠、糞掃者，前薪已盡，後不更益，無所受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

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

說此法時，異學鞞摩那修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異學鞞摩那修，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更無餘尊，不復由他，斷疑度惑，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得從佛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

世尊告曰：「善哉！比丘行梵行也。」異學從佛得出家學道，即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尊者鞞摩那修出家學道，受具足已，知法見法，乃至得阿羅漢。佛說如是，尊者鞞摩那修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摩那修經第八竟(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 (八千七百八十四字) (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八

（210）晡利多品 法樂比丘尼經[1]第九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毘舍佉優婆夷往詣法樂比丘尼[2]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法樂比丘尼曰：「賢者！欲有所問，聽我問耶？」法樂比丘尼答曰：「毘舍佉！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

[1] ～M. 44. Cula Vedalla sutta. (有明小經)

[2] 法樂比丘尼～Dhammadinna bhikkhuni.

毗舍佉優婆夷便問曰：「賢者！自身，說自身。云何為自身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世尊說五盛陰，自身色盛陰，受、想、行、識盛陰，是謂世尊說五盛陰。」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云何為自身見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不多聞愚癡凡夫，不見善知識，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見色是神，見神有色，見神中有色，見色中有神也。見受、想、行、識是神，見神有識，見神中有識，見識中有神也，是謂自身見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無身見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知聖法，善御聖法，彼不見色是神，不見神有色，不見神中有色，不見色中有神也。不見受、想、行、識是神，不見神有識，不見神中有識，不見識中有神也，是謂無身見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滅自身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色盛陰斷無餘，捨、吐、盡、不染、滅、息、沒也。受、想、行、識盛陰，斷無餘，捨、吐、盡、不染、滅、息、沒也，是謂自身滅。」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陰說陰盛，陰說盛陰，陰即是盛陰，盛陰即是陰耶？為陰異、盛陰異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或陰即是盛陰，或陰非盛陰。云何陰即是盛陰？若色有漏有取[1]，受、想、行、識有漏有取，是謂陰即是盛陰。云何陰非盛陰？色無漏無取，受、想、行、識無漏無取，是謂陰非盛陰。」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八支聖道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八支聖道者，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是謂八支聖道。」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八支聖道有為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如是，八支聖道有為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聚：戒聚、定聚、慧聚。」

[1] 取：原為「受」字，今改，以下同。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八支聖道攝三聚，為三聚攝八支聖道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非八支聖道攝三聚。三聚攝八支聖道，正語、正業、正命，此三道支聖戒聚所攝；正念、正定、此二道支聖定聚所攝；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此三道支聖慧聚所攝，是謂非八支聖道攝三聚，三聚攝八支聖道。」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滅有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滅無對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初禪有幾支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初禪有五支：尋、伺、喜、樂、一心，是謂初禪有五支。」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斷？云何定相？云何定力？云何定功？云何修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若善心得一者，是謂定也。四

念處，是謂定相也。四正斷，是謂定力也。四如意足[1]，是謂定功也。若習此諸善法，數數專修精勤者，是謂修定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云何為三？一者壽，二者暖，三者識，是謂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壞。比丘入滅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

[1] 四如意足（catunnaṃ iddhipādānaṃ）：指欲、勤、心、觀四神足。1. 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2.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3.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4.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斷行」的「斷」或為「勤」(padhāna)的誤譯。「如意足」(iddhipāda)，或譯為「神足」，指如意自在的神通。

復問曰：「賢聖！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入滅盡定者，想及知滅。入無想定者，想知不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作是念：『我從滅盡定起。』比丘從無想定起時，作如是念：『我為有想，我為無想。』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入滅盡定時，作如是念：『我入滅盡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入滅盡定時，不作是念：『我入滅盡定。』然本如是修習心，以是故如是趣向。」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從滅盡定起，作如是念：我從滅盡定起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作是念：『我從滅盡定起。』然因此身及六處緣命根，是故從定起。」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從滅盡定起已，心何所樂，何所趣，何所順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已，心樂離，趣離，順離。」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受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此何緣有耶？緣觸有。」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樂受？云何苦受？云何不苦不樂受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若樂觸所觸，生身心樂善受，是受謂樂受也。若苦觸所觸，生身心苦不善受，是受謂苦受也。若不苦不樂觸所觸，生身心不苦不樂，非善非不善受，是受謂不苦不樂受。」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受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苦受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不苦不樂受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受者，生樂住樂，變易苦，無常者即是災患，欲使也。苦受者，生苦住苦，變易樂，無常者即是災患，恚使也。不苦不樂受者，不知苦，不知樂，無常者即是變易，無明使也。」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一切樂受欲使耶？一切苦受恚使耶？一切不苦不樂受無明使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非一切樂受欲使也，非一切苦受恚使也，非一切不苦不樂受無明使也。

云何樂受非欲使耶？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是謂樂受非欲使也。所以者何？此斷欲故。

云何苦受非恚使耶？若求上解脫樂，求願悒悒生憂苦，是謂苦受非恚使也。所以者何？此斷恚故。

云何不苦不樂受非無明使耶？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不苦不樂受非無明使也。所以者何？此斷無明故。」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受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受者以苦受為對。」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苦受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苦受者以樂受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受、苦受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受、苦受者以不苦不樂為對。」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不苦不樂受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不苦不樂受者以無明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無明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無明者以明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明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明者以涅槃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涅槃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告曰：「君欲問無窮事，然君問事不能得窮我邊也。涅槃者，無對也。涅槃者，以無罥[1]、過罥、罥滅訖，以此義故，從世尊行梵行。」

於是，毘舍佉優婆夷聞法樂比丘尼所說，善受善持，善誦習已，即從座起，稽首禮法樂比丘尼足，繞三匝而去。法樂比丘尼見毘舍佉優婆夷去後不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座一面，與毘舍佉優婆夷所共論者，盡向佛說，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如是說，如是答，非為誣謗世尊耶？說真實，說如法，說法次法耶？於如法中，非有相違，有諍有咎耶？」

世尊答曰：「比丘尼！汝如是說，如是答，不誣謗我，汝說真實，說如法，說法次法，於如法中而不相違，無諍無咎也。比丘尼！若毘舍佉優婆夷，以此句，以此文來問我者，我為毘舍佉優婆夷，亦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而答彼也。比丘尼！此義如汝所說，汝當如是持。所以者何？此說即是義故。」佛說如是，法樂比丘尼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法樂比丘尼經第九竟 (三千四十九字)。

[1] 罥：音義同「罥」，讀作「倦」，捕捉鳥獸的網。

（211）晡利多品 大拘絺羅經[1]第十(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爾時，尊者舍黎子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尊者大拘絺羅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尊者舍黎子語曰：「賢者拘絺羅！欲有所問，聽我問耶？」[2]

尊者大拘絺羅白曰：「尊者舍黎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尊者舍黎子問曰：「賢者拘絺羅！不善者說不善，不善根者說不善根。何者不善，何者不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身惡行，口意惡行，是不善也；貪、恚、癡是不善根也，是謂不善，是謂不善根。」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善者說善，善根者說善根。何者為善，何者為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身妙行，口意妙行，是善也。不貪、不恚、不癡是善根也，是謂為善，是謂善根。」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

[1] ～M. 43. (Maha)Vedalla sutta. (有明大經)，《雜阿含 251 經》(T2, p.60)、《雜阿含 344 經》(T2, p.94.)。

[2] 南傳《有明大經》乃大拘稀羅問法，舍利弗回答，問者與答者正相反，內容大體一致。世尊弟子中，舍利弗為智慧第一，故應為大拘稀羅提問，舍利弗答其所問才是。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者說智慧,何者智慧？」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如是故說智慧,知何等耶？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如是故說智慧。」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識者說識，何者識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識是識故說識，識何等耶？識色，識聲、香、味、觸、法，識識是故說識。」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及識，此二法為合，為別，此二法可得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智慧所知，即是識所識。是故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知者，汝以何等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者，我以智慧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有何義？有何勝？有何功德？」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智慧者有厭義，無欲義，見如真義。」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正見？」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苦如真，知苦集、滅、道如真者，是謂正見。」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幾因幾緣生正見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二因二緣而生正見。云何為二？一者從他聞，二者內自思惟。是謂二因二緣而生正見。」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真諦所攝，二者戒所攝，三者博聞所攝，四者止所攝，五者觀所攝，是謂有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生當來有？」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愚癡凡夫無知，不多聞，無明所覆，愛結所繫，不見善知識，不知聖法，不御聖法，是謂生當來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不生當來有？」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若無明已盡，明已生者，必盡苦也，是謂不生當來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受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此緣何有耶？緣觸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受、想、思，此三法為合，為別，此三法可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受、想、思，此三法合不別，此三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受所受者，即是想所想，思所思，是故此三法合不別，此三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滅者有何對？」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滅者無有對。」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誰為彼盡受境界，誰為彼依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自受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意為彼盡受境界，意為彼依。」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意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意者依壽，依壽住。」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壽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壽者依暖，依暖住。」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壽及暖，此二法為合，為別，此二法可得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壽及暖，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因壽故有暖，因暖故有壽，若無壽者則無暖，無暖者則無壽。猶如因油因炷，

故得燃燈，彼中因焰故有光，因光故有焰，若無焰者則無光，無光者則無焰。如是因壽故有暖，因暖故有壽，若無壽者則無暖，無暖者則無壽，是故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云何為三？一者壽，二者暖，三者識。此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壞。比丘入滅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死及入滅盡定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有何差別？」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入滅盡定者，想及知滅。比丘入無想定者，想、知不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有何差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如是念：『我從滅盡定起。』比丘從無想定起時，作如是念：『我為有想，我為無想。』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何法？為身行，為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身行，次滅口行，後滅意行。」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從滅盡定起時，先生何法？為身行，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先生意行，次生口行，後生身行。」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幾觸？」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三觸。云何為三？一者不移動觸，二者無所有觸，三者無相觸。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此三觸。」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空、無願、無相，此三法異義、異文耶？為一義、異文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空、無願、無相，此三法異義、異文。」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不移動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四因四緣生不移動定。云何為四？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四因四緣生不移動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無所有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因三緣生無所有定，云何為三？若比丘度一切色想，至得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有三因三緣生無所有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無想定？」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二因二緣生無想定。云何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無想界，是謂二因二緣生無想定。」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住無想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二因二緣住無想定。云何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無想界，是謂二因二緣住無想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從無想定起？」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因三緣從無想定起。云何為三？一者念一切想，二者不念無想界，三者因此身及六處緣命根，是謂三因三緣，從無想定起。」如是，彼二尊更相稱歎：善哉善哉，更互所說，歡喜奉行。從座起去。

尊者大拘絺羅經第十竟 (三千七十五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八(六千一百二十四字)

中阿含哺利多品第三竟(三萬四百四十五字)(第五後誦)。

◎卷第五十九　例品第四 (有十一經)(第五後誦)

一切智.法嚴　鞞訶.第一得　愛生.及八城　阿那律陀二諸見.箭與喻　比例最在後

（212）例品 一切智經 第一[1]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鬱頭隨若[2]，在普棘刺林。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聞沙門瞿曇，遊鬱頭隨若，在普棘刺林，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告一人曰：「汝往詣沙門瞿曇所，為我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又復語曰：『拘薩羅王波斯匿欲來相見。』」

彼人受教，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拘薩羅王波斯匿欲來相見。」

世尊答曰：「今拘薩羅王波斯匿安穩快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揵沓和、羅剎，及餘若干身，安穩快樂，拘薩羅王波斯匿若欲來者，自可隨意。」彼時，使人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三匝而去。

爾時，尊者阿難住世尊後，執拂侍佛，使人去後。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汝來共詣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住彼密處。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一心無亂，欲聽受法。」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至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密處布座，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

[1] ～M. 90. Kannakatthala sutta. (普棘刺林經)

[2] 鬱頭隨若～Ujubba.

彼時，使人還詣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大王！我已通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今待大王，唯願大王自當知時。」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御者曰：「汝可嚴駕，我今欲往見沙門瞿曇。」御者受教，即便嚴駕。

爾時，賢及月姊妹與拘薩羅王波斯匿，共坐食時，聞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當往見佛，白曰：「大王！若今往見世尊者，願為我等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拘薩羅王波斯匿為賢及月姊妹默然而受。

彼時，御者嚴駕已訖，白曰：「大王！嚴駕已辦，隨大王意。」時，王聞已，即便乘車，從鬱頭隨若出，往至普棘刺林。

爾時，普棘刺林門外，眾多比丘露地經行，拘薩羅王波斯匿往詣諸比丘所，問曰：「諸賢！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諸比丘答曰：「大王！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世尊在中，大王欲見者，可詣彼屋，在外住已，謦欬敲戶，世尊聞者，必為開戶。」

拘薩羅王波斯匿即便下車，眷屬圍繞，步往至彼東向大屋，到已住外，謦欬敲戶，世尊聞已，即為開戶，拘薩羅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詣佛所，白曰：「瞿曇！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世尊問王：「賢及月姊妹更無人使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瞿曇！當知今日，賢及月姊妹，我共坐食，聞我今當欲往見佛，便白曰：『大王！若往見佛者，當為我等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故如是白世尊：『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瞿曇！彼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世尊答曰：「大王！今賢及月姊妹安穩快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揵沓和、羅剎，及餘若干身，安穩快樂。」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與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者，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便問曰：「瞿曇！我聞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瞿曇！憶如是說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不憶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

爾時，鞞留羅大將在拘薩羅王波斯匿後，執拂拂王，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迴顧，告鞞留羅大將曰：「前日王共大眾坐，誰最前說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鞞留羅大將答曰：「天王！有想年少吉祥子前作是說。」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告一人曰：「汝往至想年少吉祥

子所，作如是語：拘薩羅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受教，即往想年少吉祥子所，作如是語：「年少！拘薩羅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去後。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白世尊曰：「沙門瞿曇！頗有異說異受？沙門瞿曇憶所說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憶曾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時知一切，一時見一切。』大王！我憶如是說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為有勝如，有差別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也。剎利、梵志種，此於人間為最上德，居士、工師種，此於人間為下德也。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瞿曇！我不但問於現世義，亦復欲問於後世義，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於後世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謂後世也。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若成就此五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正盡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得義饒益，安穩快樂。

云何為五？多聞聖弟子，信著如來，根生定立，無能奪者，謂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是謂第一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少病無病，成就等食道，不熱不冷，正樂不諍，謂食飲消，正安穩消，是謂第二斷支。

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無諂無誑，質直，現如真世尊及諸梵行，是謂第三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第四斷支。

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第五斷支。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彼若成就此五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正盡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得義饒益，安穩快樂。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於後世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於斷行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於斷行也。大王！於意云何？若信者所斷，是不信斷者，終無是處。若少病者所斷，是多病斷者，終無是處。若不諂不誑者所斷，是諂誑斷者，終無是處。若精勤者所斷，是懈怠斷者，終無是處。若智慧者所斷，是惡慧斷者，終無是處。

猶如四御：象御、馬御、牛御、人御，彼中二御不可調，不可御，二御可調可御。大王！於意云何？若此二御不可調，不可御，若彼來調地，御地，受御事者，終無是處。若彼二御可調可御，來至調地，御地，受御事者，必有是處。

如是，大王！於意云何？若信者所斷，是不信斷也，終無是處。若少病者所斷，是多病斷也，終無是處。若不諂不誑者所斷，是諂誑斷也，終無是處。若精勤者所斷，是懈怠斷也，終無是處。若智慧者所斷，是惡慧斷也，終無是處。如是此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於斷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答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謂斷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彼等等斷，無有勝如，無有差別於斷也。大王！猶如東方剎利童子來，彼取乾娑羅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南方梵志童子來，彼取乾娑羅木作火母，鑽攢生火；西方居士童子來，彼取乾栴檀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北方工師童子來，彼取乾鉢投摩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大王！於意云何？謂彼若干種人持若干種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大王！於烟烟、焰焰、色色說何等差別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瞿曇！謂彼若干種人取若干種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瞿曇！我不說烟烟、焰焰、色色有差別也。」

「如是，大王！此有四種：剎利、梵志、居士、工師，彼一切等等斷，無有勝如，無有差別於斷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有天耶？」

世尊問曰：「大王！何意問有天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瞿曇！若有天有諍、樂諍者，彼應來此間。若有天無諍、不樂諍者，不應來此間。」

爾時，鞞留羅大將在拘薩羅王波斯匿後，執拂拂王，鞞留羅大將白曰：「瞿曇！若有天無諍、不樂諍者不來此間，且置彼天。若有天有諍、樂諍來此間者，沙門瞿

曇必說彼天福勝，梵行勝，此天得自在退彼天，遣彼天也。」

是時，尊者阿難在世尊後，執扇侍佛。於是，尊者阿難作是念：「此鞞留羅大將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子，我是世尊子，今正是時，子子共論。」

於是，尊者阿難語鞞留羅大將曰：「我欲問汝，隨所解答。大將！於意云何？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寧得自在退去遣去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若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得自在退去、遣去也。」

「大將！於意云何？若非拘薩羅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意得自在退彼、遣彼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若非拘薩羅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不得自在退彼、遣彼也。」

尊者阿難復問曰：「大將！頗聞有三十三天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我拘薩羅王波斯匿遊戲時，聞有三十三天。」

「大將！於意云何？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寧得自在退彼三十三天，遣彼三十三天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拘薩羅王波斯匿尚不能得見三十三天，況復退遣耶？退遣彼三十三天者，終無是處。」

「如是，大將！若有天無諍、不樂諍，不來此間者，此天福勝，梵行勝。若有此天諍、樂諍，來此間者，此天於彼天尚不能得見，況復遣退耶？若退遣彼者，終無是處。」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沙門名何等耶？」世尊答曰：「大王！此比丘名阿難，是我侍者。」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阿難所說如師，阿難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頗有梵耶？」

世尊問曰：「大王！何意問有梵耶？大王！若我施設有梵，彼梵清淨。」

世尊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於其中間論此事時，彼使人將想年少吉祥子來還，詣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大王！想年少吉祥子已來在此。」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問想年少吉祥子曰：「前日王共大眾會坐，誰最前說沙門瞿曇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耶？」

想年少吉祥子答曰：「大王！鞞留羅大將前說也。」

鞞留羅大將聞已，白曰：「大王！此想年少吉祥子前說也。」如是彼二人更互共諍此論，於其中間彼御者

即便嚴駕，至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大王！嚴駕已至，大王當知時。」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白世尊曰：「我問瞿曇一切智事，沙門瞿曇答我一切智事。我問沙門瞿曇四種清淨，沙門瞿曇答我四種清淨。我問沙門瞿曇所得，沙門瞿曇答我所得。我問沙門瞿曇有梵，沙門瞿曇答我有梵。若我更問餘事者，沙門瞿曇必答我餘事。瞿曇！我今多事，欲還請辭。」

世尊答曰：「大王！自當知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聞世尊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而去。佛說如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尊者阿難，及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切智經第一竟(三千七百七十三字)。

（213）例品 法莊嚴經[1]第二(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釋中，在釋家[2]都邑，名彌婁離。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與長作[3]共俱，有所為故，出詣邑名城[4]，拘薩羅王波斯匿至彼園觀，見諸樹下寂無音

---

[1] ～《中部》M. 89. Dhammacetiya sutta (法莊嚴經)，《增壹阿含 38.10 經》(T2.724.2)、No.154.《佛說生經》卷 15.子命過經(T3.80.)、No.91.《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T1.915.1)

[2] 釋家～Sakka.

[3] 長作～Dighakarayana.

[4] 邑名城～Navgaraka.

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見已，憶念世尊。拘薩羅王波斯匿告曰：「長作！今此樹下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宴坐，此處我數往見佛。長作！世尊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長作答曰：「大王！我聞世尊遊釋中，在釋家都邑，名彌婁離。」

拘薩羅王波斯匿復問曰：「長作！釋家都邑，名彌婁離，去此幾許？」長作答曰：「大王！去此三拘婁舍。」

拘薩羅王波斯匿告曰：「長作！可勅嚴駕，我欲詣佛。」長作受教，即勅嚴駕，白曰：「大王！嚴駕已訖，隨大王意。」拘薩羅王波斯匿即昇乘出城，往至釋家都邑，名彌婁離。

爾時，彌婁離門外，眾多比丘露地經行，拘薩羅王波斯匿往詣諸比丘所，問曰：「諸尊！世尊今在何處晝行？」

眾多比丘答曰：「大王！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世尊今在彼中晝行。大王！欲見便往詣彼，到已住外，謦欬敲戶，世尊聞者，必為開戶。」

拘薩羅王波斯匿即便下車，若有王剎利頂來而得人處，教令大地，有五儀飾：劍、蓋、華鬘，及珠柄拂、嚴飾之屣，彼盡脫已，授與長作，長作念曰：「大王今者必當獨入，我等應共住此待耳。」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眷屬圍遶，步往至彼東向大屋，到已住外，謦欬敲戶，世尊聞已，即為開戶，拘薩

羅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至佛所，稽首禮足，再三自稱姓名：「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

世尊答曰：「如是，大王！汝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汝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拘薩羅王波斯匿再三自稱姓名已，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大王！見我有何等義，而自下意，稽首禮足，供養承事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世尊！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世尊！我坐都坐時[1]，見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共諍，彼鬪諍時，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屬，更相說惡，況復他人？

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從世尊行梵行，或有比丘少多起諍，捨戒罷道，不說佛惡，不說法惡，不說僧惡，但自責數：『我為惡，我為無德。』所以者何？以我不能從世尊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或九月或十月，少多學行梵行，捨隨本服，復為欲所染，染欲，著欲，為欲所縛，憍慠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樂行欲。

---

[1] 我坐都坐時：意為「我住在都城時」。

世尊！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自盡形壽修行梵行，乃至億數。我於此外，不見如是清淨梵行，如世尊家，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1]，人不憙見，我作是念：『此尊何以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憙見，此尊必不樂行梵行，或身有患，或屏處作惡，以是故諸尊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憙見。』

我往問彼：『諸尊何故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憙見，諸尊不樂行梵行耶？為身有患耶？為屏處作惡耶？是故諸尊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憙見。』

彼答我曰：『大王！是白病。大王！是白病。』

世尊！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我見已，作是念：此諸尊何故，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此諸尊或得離欲，或得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是故此諸尊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

---

[1] 皰：音ㄆㄠˋ。

若行欲樂行端正者，我應樂行端正，何以故？我得五欲功德，易不難得。若此諸尊得離欲，得增上心，於現法樂居，易不難得，是故此諸尊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暗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尚不敢問於世尊事，況復欲難詰耶？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是

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即自歸佛、法，及比丘眾，世尊受彼為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

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即從世尊求出家學，而受具足，得比丘法，佛便度彼而授具足，得比丘法。

若彼諸尊出家學道而受具足，得比丘法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

行精勤已，若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彼諸尊知法已，乃至得阿羅漢，得阿羅漢已，便作是念：『諸賢！我本幾了幾失？所以者何？我本非沙門稱沙門，非梵行稱梵行，非阿羅漢稱阿羅漢，我等今是沙門，是梵行，是阿羅漢，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自居國，無過者令殺，有過者令殺，然在都坐，我故不得作如是說：『卿等並住，無人問卿事，人問我事，卿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於其中間競論餘事，不待前論訖。

我數見世尊大眾圍繞說法，彼中一人鼾眠作聲，有人語彼：『君莫鼾眠作聲，君不用聞世尊說法如甘露耶？』彼人聞已，即便默然，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眾調御士，甚奇甚特！所以者何？以無刀杖，皆自如法，安穩快樂，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於仙餘及宿舊[1]二臣，出錢財賜，亦常稱譽，彼命由我，然不能令彼仙餘及宿舊二臣下意，

[1] 宿舊～Purana.

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於我，如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也，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昔出征，宿一小屋中，欲試仙餘、宿舊二臣，知彼頭向何處眠耶？為向我，為向世尊。於是，仙餘、宿舊二臣於初夜結跏趺坐，默然宴坐，至中夜聞世尊在某方處，便以頭向彼，以足向我，我見已，作是念：『此仙餘及宿舊二臣，不在現勝事，是故彼不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於我，如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也，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靜。』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亦國王，世尊亦法王，我亦剎利，世尊亦剎利，我亦拘薩羅，世尊亦拘薩羅，我年八十，世尊亦八十。世尊以此事故，我堪耐為世尊盡形壽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世尊！我今多事，欲還請辭。」

世尊告曰：「大王！自當知時。」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尊者阿難住世尊後，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講堂。」於是，尊者阿難受佛教已，若諸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講堂，還詣佛所，白曰：

「世尊！若有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彼一切已集講堂，唯願世尊自當知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曰：「比丘！今拘薩羅王波斯匿，在我前說此法莊嚴經已，即從座起，稽首我足，繞三匝而去。比丘！汝等當受持此法莊嚴經，善誦善習。所以者何？比丘！此法莊嚴經，如義如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至涅槃。若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亦當受持，當誦習此法莊嚴經。」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法莊嚴經第二竟（三千三十七字)。

（214）例品 鞞訶提經[1]第三(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住舍衛國，於東園鹿子母堂為小事故，彼時尊者阿難將一比丘從舍衛國出，往至東園鹿子母堂，所為事訖，將彼比丘還，往至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乘一奔陀利[2]象，與尸利阿荼[3]大臣俱出舍衛國。尊者阿難遙見拘薩羅王波斯匿來已，問伴比丘：「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耶？」

---

[1] ～《中部》M. 88. Bahitika sutta. (鞞訶提經)，No.90.《佛說鞞摩肅經》(T1.913)

[2] 一奔陀利～Ekapundarika

[3] 尸利阿荼～Sirivaddha.

答曰：「是也。」 尊者阿難便下道避至一樹下。

拘薩羅王波斯匿遙見尊者阿難在於樹間，問曰：「尸利阿荼！彼是沙門阿難耶？」尸利阿荼答曰：「是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尸利阿荼大臣曰：「汝御此象，令至沙門阿難所，尸利阿荼受王教已，即御此象，令至尊者阿難所。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從何處來，欲至何處？」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我從東園鹿子母堂來，欲至勝林給孤獨園。」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曰：「阿難！若於勝林無急事者，可共往至阿夷羅婆提河[1]。」為慈愍故，尊者阿難為拘薩羅王波斯匿默然而受。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令尊者阿難在前，共至阿夷羅婆提河，到已下乘，取彼象韉，四疊敷地，請尊者阿難：「阿難！可坐此座。」

尊者阿難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靜足。」

拘薩羅王波斯匿再三請尊者阿難：「阿難！可坐此座。」

尊者阿難亦再三語：「止！止！大王！但心靜足，我自有尼師檀，我今當坐。」於是，尊者阿難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拘薩羅王波斯匿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

[1] 阿夷羅婆提河～Aciravati.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不行如是身行，謂是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 善哉！善哉！阿難！我所不及，若聰明智慧及餘世間者，而阿難及之。阿難！若有不善相悉而毀呰稱譽者，我等不見彼真實也。阿難！若有善相悉而毀呰稱譽者，我見彼真實也。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終不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為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不善身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不善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身行有罪。」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身行有罪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智者所憎惡。」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智者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自害，害彼，俱害，滅智慧，惡相助，不得涅槃，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彼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已。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

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斷法不知如真，不可斷法亦不知如真；可斷法不知如真，不可斷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已；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已；可受法便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可受法便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已；可斷法便不斷，不可斷法而斷；可斷法便不斷，不可斷法而斷已；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如來終不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何故終不行此法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離欲，欲已盡；離恚，恚已盡；離癡，癡已盡，如來斷一切不善之法，成就一切善法，教師、妙師、善順師，將御，順御，善語妙語，善順語，是故如來終不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歎曰：「善哉！善哉！阿難！如來不可行法終不行。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故。阿難！汝彼師弟子，學道欲得無上安穩涅槃，汝尚不行此法，況復如來行此法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不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耶？」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必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不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為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善身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善身行耶？」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身行無罪。」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身行無罪耶？」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智者所不憎惡。」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智者所不憎惡。」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覺慧，不惡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覺，趣至涅槃。彼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已，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已，可斷法知如真，不可斷法亦知如真；可斷法知如真，不可斷法亦知如真已，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已，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已，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已，可斷法而斷，不可斷法便不斷；可斷法而斷，不可斷法便不斷已，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如來必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何故必行此法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離欲，欲已盡；離恚，恚已盡；離癡，癡已盡，如來成就一切善法，斷一切不

善之法，教師、妙師、善順師，將御，順御，善語妙語，善順語，是故如來必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歎曰：「善哉！善哉！阿難！如來可行法必行。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故。阿難！汝彼師弟子，學道欲得無上安穩涅槃，汝尚行此法，況復如來不行此法耶？

阿難善說，我今歡喜，阿難快說，我極歡喜。若村輸租，阿難法應受者，我村輸租，為法布施。阿難！若象、馬、牛、羊，阿難法應受者，我象、馬、牛、羊為法布施。阿難！若婦女及童女，阿難法應受者，我婦女及童女為法布施。阿難！若生色寶，阿難法應受者，我生色寶為法布施。阿難！如此之事，阿難皆不應受，我拘薩羅家有一衣，名鞞訶提，彼第一，王以繖枓孔中盛送來為信。阿難！若拘薩羅家有劫貝諸衣者，此鞞訶提於諸衣中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此鞞訶提衣長十六肘，廣八肘，我此鞞訶提衣，今為法故，布施阿難！阿難！當作三衣持，令彼拘薩羅家，長夜增益福。」

尊者阿難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靜足，自有三衣，謂我所受。」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阿難！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猶如大雨時，此阿夷羅婆提河水滿，兩岸溢則流出，阿難見耶？」

尊者阿難答曰：「見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如是，阿難！若有三衣，

當與比丘、比丘尼，漸學舍羅[1]、舍羅摩尼離[2]。阿難！以此鞞訶提作三衣受持，令彼拘薩羅家，長夜得增益福，尊者阿難為拘薩羅王波斯匿默然而受。」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知尊者阿難默然受已，鞞訶提衣為法，布施尊者阿難，即從座起，繞三匝而去 。

去後不久，尊者阿難持鞞訶提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鞞訶提衣，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為法布施我，願世尊以兩足著鞞訶提衣上，令拘薩羅家，長夜得增益福。」

於是，世尊以兩足著鞞訶提衣上，告曰：「阿難！若汝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所共論者，今悉向我而廣說之。」

於是，尊者阿難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所共論者，盡向佛說，叉手白曰：「我如是說，不誣謗世尊耶？真說如法，說法次法，不於如法有過失耶？」

世尊答曰：「汝如是說，不誣謗我，真說如法，說法次法，亦不於如法有過失也。阿難！若拘薩羅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來問我者，我亦為拘薩羅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答彼也。阿難！此義如汝所說，汝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說即是其義。」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訶提經第三竟(二千五百九十一字)。

---

[1]漸學舍羅：初學者、沙彌（Samanera）(a novice)。
[2]舍羅摩尼離：沙彌尼（Samaneri）。

（215）例品　第一得經[1]第四(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彼中拘薩羅王波斯匿最為第一。拘薩羅王波斯匿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所謂日月境界，光明所照，所照諸方，謂千世界。此千世界，有千日、千月、千弗于逮洲、千閻浮洲、千拘陀尼洲，千鬱單越[2]洲、千須彌山、千四天王天、千四天王天子、千三十三天、千釋天因陀羅、千焰摩天、千須焰摩天子，千兜率陀天、千兜率陀天子，千化樂天、千化樂天子、千他化樂天、千自在天子，千梵世界及千別梵。

彼中有一梵大梵，富祐作化尊，造眾生父，已有當有，彼大梵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後時，此世敗壞，此世敗壞時，眾生生晃昱天中。

彼中有色乘意生，具足一切，肢節不減，諸根不壞，以喜為食，形色清淨，自身光照，飛乘虛空，住彼久遠，晃昱天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

[1] ～《增支部》A. X. 29. Kosala. (拘薩羅)

[2] 鬱單越～Uttarakuru.

復次，有四想：有比丘，想小、想大、想無量、想無所有，眾生如是樂想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復次，有八除處。云何為八？比丘，內有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一除處。

復次，比丘！內有色想，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二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三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四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見青光，猶如青水華，青青色，青見青光；猶如成就波羅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青青色，青見青光。

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見青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五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頻頭歌羅華，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成就波羅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黃黃色，黃見黃光。

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六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加尼歌羅華，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成就波羅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赤赤色，赤見赤光。

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七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太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成就波羅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白白色，白見白光。

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見白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八除處。

眾生如是樂除處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復次，有十一切處[1]。云何為十？有比丘無量地處修一，思惟上下諸方不二。無量水處，無量火處，無量風處，無量青處，無量黃處，無量赤處，無量白處，無量空處，無量識處第十修一，思惟上下諸方不二。眾生如是樂一切處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是謂第一清淨說，施設最第一，謂我無、我不有，及為彼證故施設於道，

[1] 十一切處：即「十遍」，請參閱《清淨道論》第三、說取業處品，第四、說地遍品，第五、說餘遍品（94~180頁）。

是謂第一。

外依見處，最依見處，謂度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於現法中第一，求趣至涅槃，於現法中最施設涅槃，謂六觸處，生、滅、味、離、慧見如真，及為彼證故，施設於道。

復次，有四斷。云何為四？有斷樂遲，有斷樂速，有斷苦遲，有斷苦速。於中若有斷樂遲者，是樂遲故，說下賤；於中[1]若有斷樂速者，此斷樂速故，此斷亦說下賤。於中若有斷苦遲者，此斷苦遲故，此斷亦說下賤。於中若有斷苦速者，此斷苦速故，此斷非廣布、不流布，乃至天人，亦不稱廣布。

我斷廣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稱廣布。云何我斷廣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稱廣布？謂八支正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我斷廣布流布，乃至天人亦稱廣布。我如是，諸沙門梵志，虛偽妄言，不善不真，實誣謗於我，彼實有眾生施設斷壞：沙門瞿曇無所施設。彼實有眾生施設斷壞，若此無我不如是說，彼如來於現法中斷一切，得息、止、滅、涅槃。」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

[1] 「於中」以下，高麗本有「若有人習此法，初無厭足，若復有人習飲酒者，初無厭足，若復有人修習睡眠，初無厭足，是謂若人有習此三法者初無厭足，亦復不能至滅盡處，是故諸比丘常當捨離此三法，不親近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等字係衍文，根據佛光阿含藏予以刪除。

歡喜奉行。

第一得經第四竟(一千三百七十一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九 (一萬七百七十二字) (第五後誦)

◎卷第六十

（216）例品 愛生經[1]第五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有一梵志，唯有一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忽便命終，命終之後，梵志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塗香，但至塚哭，憶兒臥處。於是，梵志周遍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梵志！今汝諸根不似自心住耶？」

梵志答曰：「今我諸根何由當得自心住耶？所以者何？唯有一兒，心極愛念，忍意溫潤，視之無厭，忽便命終，彼命終已，我便愁憂，不能飲食，不著衣裳，亦不塗香，但至塚哭，憶兒臥處。」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梵志語曰：「瞿曇！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瞿曇！當知若愛生時，生喜樂心。」

---

[1] ～M. 87. Piyajatika sutta. (愛生經)，No. 91.《說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增壹阿含 13.3 經》(T2.571.2)

世尊如是再三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梵志亦再三語曰：「瞿曇！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瞿曇！當知若愛生時，生喜樂心。」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不說言是，但說非已，即從座起，奮頭而去。

爾時勝林，於其門前有眾多市郭兒而共博戲，梵志遙見已，便作是念：「世中若有聰明智慧者，無過博戲人，我今寧可往彼，若與瞿曇所共論者，盡向彼說。」於是，梵志往至眾多市郭兒共博戲所，若與世尊所共論者，盡向彼說。

眾多市郭博戲兒聞已，語曰：「梵志！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梵志！當知，若愛生時，生喜樂心。」

梵志聞已，便作是念：「博戲兒所說，正與我同。」頷頭而去。於是，此論展轉廣布，乃入王宮，拘薩羅王波斯匿聞沙門瞿曇作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語末利[1]皇后曰：「我聞瞿曇作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聞已，白曰：「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

[1] 末利～Mallika.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末利皇后曰：「聞師宗說，弟子必同，沙門瞿曇是汝師，故作如是說，汝是彼弟子，故作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白曰：「大王！若不信者，可自往問，亦可遣使。」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即告那利鴦伽[1]梵志曰：「汝往沙門瞿曇所，為我問訊沙門瞿曇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那利鴦伽！若沙門瞿曇有所說者，汝當善受持誦。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終不妄言。」

那利鴦伽梵志受王教已，即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世尊告曰：「那利鴦伽！我今問汝，隨所解答。那利鴦伽！於意云何？若使有人，母命終者，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形，隨路遍走，作如是說：『諸賢！見我母耶？諸賢！見我母耶？』那利鴦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1] 那利鴦伽～Nalijavgha.

如是，父、兄、姊、妹也。

兒婦命終，彼人發狂，心大錯亂，脫衣裸形，隨路遍走，作如是說：『諸賢！見我兒婦耶？諸賢！見我兒婦耶？』那利鴦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那利鴦伽！昔有一人，婦暫歸家，彼諸親族欲奪更嫁，彼女聞之，即便速疾還至夫家，語其夫曰：『君！今當知，我親族強欲奪君婦，嫁與他人，欲作何計？』於是，彼人即執婦臂，將入屋中，作如是語：『俱至後世，俱至後世，便以利刀斫殺其婦，并自害己。』那利鴦伽！以此事，故可知：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那利鴦伽梵志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三匝而去，還至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大王！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語末利皇后曰：「沙門瞿曇實如是說：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皇后白曰：「大王！我問大王，隨所解答，於意云何？王愛鞞留羅[1]大將耶？」答曰：「實愛。」

末利復問：「若鞞留羅大將變易異者，王當云何？」答曰：「末利！若鞞留羅大將變易異者，我必生愁慼、

[1] 鞞留羅～Vidudabha.

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復問：「王愛尸利阿荼大臣，愛一奔陀利象，愛婆夷利[1]童女，愛雨日蓋[2]，愛加尸及拘薩羅國[3]耶？」

答曰：「實愛。」

末利復問：「若加尸及拘薩羅國變易異者，王當云何？」答曰：「末利！我所具足五欲功德自娛樂者，由彼二國，若迦尸及拘薩羅國當變易異者，我乃至無命，況復不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問王：「於意云何？為愛我耶？」

王復答曰：「我實愛汝。」

末利復問：「若我一旦變易異者，王當云何？」答曰：「末利！若汝一旦變易異者，我必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末利白曰：「以此事故，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曰：「末利！從今日去，沙門瞿

---

[1] 婆夷利～Vajiri.

[2] 雨日蓋～Vasabha.

[3] 迦尸及拘薩羅國～Kasi-kosala.

曇因此事是我師，我是彼弟子。末利！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及末利皇后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愛生經第五竟 (一千六百七十八字)。

（217）例品 八城經[1]第六(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眾多上尊名德比丘遊波羅利子[2]城，住在雞園。是時，第十居士八城[3]持多妙貨，往至波羅利子城，治生販賣。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彼多妙貨，貨賣速售，大得財利，歡喜踊躍，出波羅利子城，往詣鷄園眾多上尊名德比丘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時，諸上尊名德比丘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時，諸上尊比丘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於是，第十居士八城白曰：「上尊！尊者阿難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諸上尊比丘答曰：「居士！尊者阿難今在毗舍離，獼猴江邊，高樓臺觀，若欲見者，可往至彼。」

---

[1]《中部》M. 52. Atthakanagara sutta. (八城經)，No.92.《十支居士八城人經》(T1.916.1)，《增支部》A.11.17. Dasama 十支

[2] 波羅利子～Pataliputta.

[3] 第十居士八城～Dasama-gahapati-Attakanagara.

爾時，第十居士八城即從座起，稽首諸上尊比丘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告曰：「居士！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居士問曰：「尊者阿難！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頗說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耶？」

尊者阿難答曰：「如是。」

居士問曰：「尊者阿難！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云何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耶？」

尊者阿難答曰：「居士！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彼依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欲法、愛法、樂法、靜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

復次，居士！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彼依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

欲法、愛法、樂法、靜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是謂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

復次，居士！多聞聖弟子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於此處，觀法如法；彼於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欲法、愛法、樂法、靜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是謂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

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白曰：「尊者阿難！甚奇甚特！我問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尊者阿難一時為我說十二甘露法門，今此十二甘露法門必隨所依，得安穩出。

尊者阿難！猶去村不遠，有大屋舍，開十二戶，若人所為故，入彼屋中，復一人來，不為彼人求義及饒益，不求安穩而燒彼屋。尊者阿難！彼人必得於此十二戶隨所依出，得自安穩；如是，我問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尊者阿難一時為我說十二甘露法門，今此十二甘露法門必隨所依，得安穩出。尊者阿難！梵志法律中說不善法律，尚供養師，況復我不供養大師尊者阿難耶？」

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即於夜中，施設極妙淨美豐饒食噉含消，施設食已，平旦敷座，請鷄園眾及毗舍離眾

皆集一處，自行澡水，則以極妙淨美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持五百種物買屋別施尊者阿難，尊者阿難受已，施與招提僧[1]。

尊者阿難所說如是，第十居士八城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八城經第六竟 (一千一百七十字) 。

（218）例品 阿那律陀經（上）第七(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時，諸比丘即便問曰：「云何比丘賢死，賢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者，是謂比丘賢死，賢命終也。」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賢死，賢命終也。復次，諸賢！若比丘得如意足、天耳、他心智、

[1] 招提僧（cātuddisaṃ saṅghaṃ ）：指「四方比丘眾」，菩提比丘譯為「四方僧眾」(the Savgha of the four quarters)。

宿命智、生死智、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謂比丘賢死，賢命終也。」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耶？」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極是賢死，賢命終也。」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善受持誦已，即從座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繞三匝而去。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歡喜奉行。

阿那律陀經第七竟(三百五十三字)。

（219）例品 阿那律陀經（下）第八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諸比丘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尊者阿那律陀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我等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時，諸比丘即便問曰：「云何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若比丘見質直，及得聖愛戒者，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

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比丘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不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復次，諸賢！若有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1]身觸成就遊，及慧觀諸漏已盡者，是謂比丘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

[1] 想知滅：或譯作「想受滅定」，想與知都停止的定境。

時，諸比丘又復問曰：「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耶？」

尊者阿那律陀答曰：「諸賢！比丘極是不煩熱死、不煩熱命終。」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繞三匝而去。」尊者阿那律陀所說如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那律陀所說，歡喜奉行。

阿那律陀經第八竟(六百五十一字)。

（220）例品　見經[1]第九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陀園。有一異學梵志，是尊者阿難未出家時友，中後彷徉，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尊者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異學梵志即便問曰：「所謂此見，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沙門瞿曇知此諸見如應知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所謂此見，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

[1] ～《增支部》A. VII. 51. Avyakata. (無記)，No.93.《佛說邪見經》(T1.917.1)

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知此諸見如應也。」

異學梵志又復問曰：「所謂此見，沙門瞿曇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沙門瞿曇云何知此諸見如應耶？」

尊者阿難答曰：「梵志！所謂此見，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異學梵志！如是見，如是受，如是趣，如是生，如是至後世，所謂此是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如是知此諸見，此諸見應如是知。」

異學梵志白曰：「我今自歸於阿難。」

尊者阿難告曰：「梵志！汝莫自歸於我，如我自歸於佛，汝亦應自歸於佛。」

異學梵志白曰：「阿難！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尊者阿難所說如是，彼異學梵志聞尊者阿

難所說，歡喜奉行。

見經第九竟(六百二十五字) 。

（221）例品 箭喻經[1]第十（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鬘童子[2]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謂此見，世尊捨置除却，不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

若世尊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從彼學梵行；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當難詰彼，捨之而去。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世尊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從彼學梵行，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當難詰彼，捨之而去。」

於是，尊者鬘童子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今獨安靜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所謂此見，世尊捨置除却，不

---

[1] ～《中部》M. 63. (Cula) Maluvya sutta. (摩羅迦小經)， No.94.《箭喻經》(T1.917.2)

[2] 鬘童子～Maluvkyaputta.

盡通說，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不欲此，我不忍此，我不可此。

若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世尊！當為我說。若世尊不一向知世有常者，當直言不知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若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世尊當為我說。若世尊不一向知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當直言不知也。」

世尊問曰：「鬘童子！我本頗為汝如是說世有常，汝來從我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我本頗為汝如是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汝來從我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鬘童子，汝本頗向我說：若世尊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當從世尊學梵行耶？」

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鬘童子！汝本頗向我說：若世尊為我

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當從世尊學梵行耶？」鬘童子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鬘童子，我本不向汝有所說，汝本亦不向我有所說，汝愚癡人！何故虛妄誣謗我耶？」於是，尊者鬘童子為世尊面訶責數，內懷憂慼，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於是，世尊面訶鬘童子已，告諸比丘：「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

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猶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極重苦，彼有親族憐念愍傷，為求利義，饒益安穩，便求箭醫。然彼人者，方作是念：『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短、麤細，為黑白、不黑不白，為剎利族、梵志、居士、工師族，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彼弓為柘，為桑，為槐，為角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扎，為是牛筋，為麞鹿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色為黑，為白，為赤，為黃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弓弦為筋，為絲，

為紵，為麻耶？

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榦為木，為竹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纏為是牛筋，為麞鹿筋，為是絲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箭羽為飄旚毛，為鵰鷲毛，為鵾鷄毛，為鶴毛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鏑為錍，為矛，為鈹刀耶？未可拔箭，我應先知作箭鏑師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為長短、麤細，為黑白、不黑不白，為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彼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有常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

若有愚癡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此是真諦，餘皆虛妄言者，我不從世尊學梵行。』彼愚癡人竟不得知，於其中間而命終也。

世有常，因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因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有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

非不終耶？有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無此見故，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如是，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無此見故，不從我學梵行者，此事不然。

世有常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純大苦陰生。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者，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愁慼、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純大苦陰生。

世有常，我不一向說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說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說此。

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我不一向說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說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說此也。

何等法我一向說耶？此義我一向說：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跡，我一向說。以何等故我一向說此？此是

義相應，是法相應，是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故我一向說此；是為不可說者則不說，可說者則說，當如是持，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喻經第十竟 (二千二十七字) 。

（222）例品 例經第十一(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念處**。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念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念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念處。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念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觀內身如身，至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念處。

欲斷無明者，當修四正斷。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四正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

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久住，不忘不退，增長，廣大，修習具足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四正斷。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正斷。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正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久住，不忘不退，增長廣大，修習具足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正斷。

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1]。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精進定、心定也。修思惟[2]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

[1] 四如意足：指欲、勤（精進）、心、觀四如意足。
[2] 思惟：或譯為「觀」。

依滅，趣非品，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精進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如意足。

欲斷無明者，當修四禪。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四禪？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四禪。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禪。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禪？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四禪。

欲斷無明者，當修五根。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五根？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

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根、精進、念、定、慧根，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五根。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根。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根。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根、精進、念、定、慧根，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根。

欲斷無明者，當修五力。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五力？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力、精進、念、定、慧力，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五力。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力。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力？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力、精進、念、定、慧力，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五力。

欲斷無明者，當修七覺支[1]。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七覺支？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

[1] 七覺支（七種覺悟的因素）：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捨覺支。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擇法、精進、喜、輕安[1]、定也。修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七覺支。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七覺支。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七覺支？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擇法、精進、喜、輕安、定也。修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七覺支。

欲斷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正見，乃至修正定為八，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

[1] 輕安：原作「息」，改為「輕安」，以下同。

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正見，乃至修正定為八，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八支聖道。

欲斷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1]。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第一地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

如是，修水一切處、火一切處、風一切處、青一切處、黃一切處、赤一切處、白一切處、無量空處一切處。修第十無量識處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第一地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

如是，修水一切處、火一切處、風一切處、青一切處、黃一切處、赤一切處、白一切處、無量空處一切處。

---

[1] 十一切處：或譯為「十遍」。請參閱《清淨道論》第三、說取業處品，第四、說地遍品，第五、說餘遍品。四十業處：指十遍、十不淨、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一想、一差別（四界差別）（94~179頁）。

修第十無量識處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一切處。

欲斷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

如無明，行亦如是；如行，識亦如是；如識，名色亦如是；如名色，六處亦如是；如六處，觸亦如是，如觸，受亦如是；如受，愛亦如是；如愛，取亦如是，如取，有亦如是；如有，生亦如是。

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念處。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念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念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念處。云何欲別知老死者，

當修四念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觀內身如身，乃至觀受、心、法如法，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念處。

欲斷老死者，當修四正斷。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四正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久住，不忘不退，增長廣大，修習具足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四正斷。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正斷。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正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久住，不忘不退，增長廣大，修習具足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斷，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正斷。

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精進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欲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精進定、心定也。修思惟定如意足，成就斷行，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如意足。

欲斷老死者，當修四禪。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四禪？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四禪。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禪。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禪？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四禪。

欲斷老死者，當修五根。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五根？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根、精進、念、定、慧根，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五根。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根。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根？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根、精進、念、定、慧根，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根。

欲斷老死者，當修五力。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五力？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力、精進、念、定、慧力，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五力。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力。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力？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信力、精進、念、定、

慧力，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五力。

欲斷老死者，當修七覺支。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七覺支？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擇法、精進、喜、輕安、定也。修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七覺支。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七覺支。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七覺支？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念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如是，修擇法、精進、喜、輕安、定也。修捨覺支，依離，依無欲，依滅，趣非品，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七覺支。

欲斷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正見，乃至修正定為八，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正見，乃至修正定為八，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八支聖道。

欲斷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第一地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如是，修水一切處、火一切處、風一切處、青一切處、黃一切處、赤一切處、白一切處、無量空處一切處，修第十無量識處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第一地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如是，修水一切處、火一切處、風一切處、青一切處、黃一切處、赤一切處、白一切處、無量空處一切處，修第十無量識處一切處，四維上下，不二，無量，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一切處。

欲斷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

學正智，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

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佛說如是，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例經第十一竟(四千八百七十三字)。

中阿含經卷第六十 (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中阿含例品第四竟(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九字)

後出中阿含經記

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壹、阿毘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毘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眾從解脫、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万言，並違本失旨，名不當實，依俙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

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1]，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毘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運流化，法施江左。

于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為己任，即檀越也。為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施諸所安，四事無乏，又豫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罽賓沙門僧伽羅叉令誦胡本，請僧伽提和轉胡為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

[1] 背世：去世。

吳國李寶、康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為六十卷。

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准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怙眾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怏怏，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存，別為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令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遇高明外國善晉胡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中部》經典相當於北傳的《中阿含》。根據《善見律毘婆沙》，《長部》是收集經文較長的經典，《中部》是收集經文中等的經而得名，然而中部所收的152部經中，也有不少冗長之經，而且有比《長部》還長的，總之，不長不短的經收錄在《中部》。《中部》經典分「根本五十經、中分五十經、後分五十經 」三篇，共收錄152經。

這十五品中，除了「分別品」有十二經，其餘都是十經為一品。每一品的品名或取第一部經的經名(如根本法門品、師子吼品、天臂品、不斷品、空品)；或取該品諸經的內容(如譬喻法品、分別品、六處品)；或取該品諸經說法的對像(如比丘品、出家品)；或以兩經為一雙而取名的(如雙大品、雙小品)。茲列出每一部經相對應的漢譯經典，並略述其綱要。

第一篇：根本五十經

「根本五十經」分五品，共五十經。

初品：根本法門品

1. 根本法門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七，106經《想經》(T.1, P.596)，《樂想經》(T.1, P.596)。本經敘述一切法的根本法門。
2. 一切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第 10 經《漏

盡經》(T.1, P.431)，《一切流攝守因經》(T.1, P.813)，《增一阿含》卷四十，第 6 經 (T.2, P.740) 本經敘述滅一切漏(煩惱)的方法。

3. 法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二，第 88 經《求法經》(T.1, P.569)，《增一阿含》卷九，第 3 經(T.2, P.587)。本經分為兩部，前半部是佛陀為諸比丘說法，要弟子們為法的繼承者，不要成為財物的繼承者：「當恭敬於法，不貪財物。」後半部是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比丘應遠離住，捨離惡法而住，因此教比丘應修習八支聖道。
4. 怖駭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 23，第 1 經(T.2, P.665)。本經敘述世尊在菩薩位時去除怖畏的方法。
5. 無穢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二，第 87 經《穢品經》(T.1, P.566)，《求欲經》(T.1, P.839)；《增一阿含》卷十七，第 6 經(T.2, P.632)。本經敘述世間有四種人：1.內心有穢而不如實知內心污穢；2.內心有穢而如實知內心有穢；3.內心無穢而不知內心無穢；4.內心無穢而如實知內心無穢。
6. 願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六，第 105 經《願經》(T.1, P.595)。本經敘述：若比丘期望為同梵行者所喜愛、敬重，當圓滿持戒，修習止觀，不輕視禪那，住在空閑處。
7. 布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 93 經《水淨梵志經》(T.1, P.575)，《梵志計水淨經》(T.1,

P.843)，《增一阿含》卷六，第 5 經(T.2, P.573 下)後半，《雜阿含》卷四十四，1185 經(T.2, P.321)，《別譯雜阿含》卷五，99 經(T.2, P.408)。

本經敘述心的雜染（貪、瞋、忿、恨、覆、惱害、嫉、慳、欺瞞、誑、頑固、性急、慢、過慢、憍、放逸），以及佛、法、僧三寶之德，由憶念三寶而生喜悅、輕安、樂，乃至得定。

8. 削減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 91 經《周那問見經》(T.1, P.573)。世尊在本經開示削減的法門（應削減諸惡欲），發心的法門，迴避的法門，上昇的法門，以及究竟涅槃的方法。
9. 正見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四十六，第 5 經(T.2, P.797)。本經敘述聖弟子當知不善、不善根；知善、善根；當知四聖諦、十二緣起，如是則有正見，對法亦有淨信。
10. 念處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四，第 98 經(T.1, P.582)、巴利大藏經《長部》22 經《大念處經》。本經敘述四念處是獲得究竟解脫，證入涅槃的一乘道，亦即圓滿修習身、受、心、法四念處，可以究竟解脫。

第二品：獅子吼品

11. 師子吼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六，第 103 經《師子吼經》(T.1, P.590)。本經敘述唯佛法中有第一沙門果、第二沙門果、第三沙門果、第四沙門果，外道無真正的沙門。

12. 師子吼大經：本經相當於漢譯《身毛喜豎經》(T.17, P.591)，《增一阿含》卷四十二，第4經(T.2, P.776)，《增一阿含》卷四十八，第6經(T.2, P.811)，《雜阿含》684經(T.2, P.186)，《增一阿含》卷二十三，第8經(T.2, P.670)，《信解智力經》(T.17, P.747)。本經敘述如來之十力、四無所畏，並解說四生、五趣及涅槃道。
13. 苦蘊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99經《苦陰經》(T.1, P.584)，《增一阿含》卷十二，第9經(T.2, P.604)。本經世尊開示有關欲味、欲患、欲的出離，色味、色患、色的出離，以及受味、受患、受的出離。
14. 苦蘊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100經《苦陰經》(T.1, P.586)，《苦陰因事經》(T.1, P.849)，《釋摩男本四子經》(T.1, P.848)。本經是佛陀對摩訶男說法：欲是味少、苦多、惱多，過患更多。以欲為因，以欲為緣，王與王爭，母與子爭，父與子爭，兄弟與兄弟爭，兄弟與姊妹爭，友與友爭，所以苦惱無量。
15. 思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206經《比丘請經》(T.1, P.571)，《受歲經》(T.1, P.842)。本經是大目犍連對諸比丘說法。
16. 心荒蕪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206經《心穢經》(T.1, P.780)，《增一阿含》卷四十九，第4經(T.2, P.817)。本經舉五種心的荒蕪和束縛，其

次說四如意足和勤勇，成就者可達正覺涅槃。(北傳《增一阿含》缺四如意足和勤勇。

17. 林藪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七，第107、108經《林經》(T.1, P.596、P.597)。本經敘述比丘當依林藪而住，如果能具足正念，使心等持，能滅除諸漏，能獲得無上安穩，即使衣、食、臥具、湯藥不易獲得，也應安住。
18. 蜜丸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八，第115經《蜜丸經》(T.1, P.603)，《增一阿含》卷三十五，第10經《甘露法味經》(T.2, P.743)。本經敘述世尊略說法義後，比丘們請大迦旃延詳細解說，迦旃延乃詳細解說，並獲得世尊的讚許。
19. 雙想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 102 經《念經》(T.1, P.589)。本經敘述世尊在成佛前的想（念）、修行方式。
20. 想念止息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101經《增上心經》(T.1, P.588)。本經敘述致力於增上心的比丘當時時作意五相。

第三品：譬喻法品

21. 鋸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193經《牟犁破群那經》(T.1, P.744)，《增一阿含》卷四十八，第8經(T.2, P.812)。本經敘述長老牟犁破群那常常面晤比丘尼，遭人非難，因而大怒。佛陀說：「比丘、比丘尼在任何場合均不應瞋怒，當住於慈心。」

22. 蛇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四，第200經《阿黎吒經》(T.1, P.763)，《增一阿含》卷三十八，第5經(T.2, P.759)。本經要義是說：雖曾學習世尊的教法，由於未能親自體證，以致於誤解世尊的教法，如同以錯誤的方式捉蛇，因蛇回頭咬其手或肢體而致死。世尊又以筏喻：人們以筏渡河，過了河即應捨棄筏，而不應背著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23. 蟻垤經：本經相當於《蟻喻經》(T.1, P.918)，《雜阿含》卷三十八，1079經(T.2, P.282)，《別譯雜阿含》卷一，第18經(T.2, P.379)，《增一阿含》卷三十三，第9經(T.2, P.733)。本經敘述天人深夜拜訪童子迦葉尊者，請尊者請示世尊關於蟻垤喻之義，請佛陀開示。
24. 傳車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第9經《七車經》(T.1, P.429)，《增一阿含》卷三十三，第10經(T.2, P.733)。本經敘舍利弗和滿慈子法談的內容：比丘梵行住者，非為獲得戒清淨，亦非為了獲得心清淨，乃至非為了獲得知見清淨，而是為了證得涅槃，離此則不得涅槃，並說傳車之喻。
25. 撒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178經《獵師經》(T.1, P.718)。本經敘述世尊以獵師用餌誘捕群鹿，喻沙門、婆羅門應如何面對魔所撒的餌與解脫之道。
26. 聖求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204經《羅摩經》(T.1, P.775)，可參考《本事經》卷四(T.17,

P. 679)。本經討論聖求和非聖求，之後世尊自敘自己出家至初轉法輪的事跡。

27. 象跡喻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30經《象跡喻經》(T.1, P.464中)。本經是卑盧帝伽以四種象跡喻世尊的偉大，生漏婆羅門聽後去拜訪世尊，佛陀為他說更殊勝的象跡喻。

28. 象跡喻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30經《象跡喻經》(T.1, P.464中)。本經是舍利弗向諸比丘說的，內容敘述一切動物足跡都在象跡的範圍內，而所有善法都在四聖諦的範圍內，並詳細解說四大種、五取蘊等法義。

29. 心材喻大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八，第4經《象跡喻經》(T.2, P.759上)。本經敘述世尊在王舍城鷲峰山時，提婆達多已失神足，仍為阿闍世王所供養，佛陀因此告諸比丘：梵行生活不以名聞利養為目標，而以心解脫為目標，因而說心材喻。

30. 心材喻小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婆羅門濱加羅庫奢問世尊：六師外道是否能自身作證？世尊為他說比智見更殊勝的境界：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滅受想定（已滅除諸漏）。

第四品：雙大品

31. 牛角林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5經《牛角娑羅林經》(T.1, P.729)。本經敘述阿那律陀

(Anuruddha)、難提(Nandiya)、金毘羅三長老，在牛角林中修行，他們和合無諍，不放逸，精進的共住，皆得漏盡。

32. 牛角林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4經《牛角娑羅林經》(T.1, P.726)，《比丘各誌經》(T.3, P.80) ，《增一阿含》卷二十九，第3經(T.2, P.710)。本經是大目犍連、大迦葉、阿那律、阿難、離婆多、舍利弗等尊者，在牛角娑羅林說明何種比丘才能光耀牛角娑羅林，並各敘述其修行經驗。

33. 牧牛者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四十八，第249經(T.2, P.342下)；《增一阿含》卷四十六，第1經 (T.2, P.794)；《放牛經》(T.2, P.546下)。本經是世尊以牧牛者為喻，說明比丘應增長圓滿十一法。

34. 牧牛者小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九，第6經 (T.2, P.761中)；《雜阿含》卷47，第1248經(T.2, P.342上)；《雜阿含》卷五，第110經(T.2, P.35)。本經敘述世尊以摩揭陀的牧牛者為喻，說明修行者應謹慎選擇其指導者。

35. 薩遮迦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五，第110經(T.2, P.35上)；《增一阿含》卷三十，第10經 (T.2, P.715上)。本經敘述薩遮迦尼揵子（Saccaka niganthaputta）自認辯才無礙，所向無敵，後遇佛弟子阿說示，聞無我、無常之說，大不悅，後率五百離車，往詣世尊，世尊為說五蘊無我，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彼遂沈默

無言。

36. 薩遮迦大經：北傳無此經。本經先敘述有關身心的修習：多聞聖弟子當樂受生起時，不著樂受；當苦受生起時，能不憂不煩，不悲不怒。其次世尊自敘在成佛前求道修苦行的情形。

37. 愛盡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九，第505經《愛盡經》 (T.2, P.133上)；《增一阿含》卷十，第3經《斷盡經》(T.2, P.593下)。本經先敘述帝釋來世尊處問愛盡解脫之法，世尊教之。目犍連欲知帝釋天是否了解，而至三十三天，帝釋對目犍連誇其最勝殿之殊勝莊嚴，為破其憍慢，目犍連以足指震動最勝殿，帝釋恐懼而具答前問。

38. 愛盡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四，第201經《嗏帝經》 (T.1, P.766)。本經提到嗏帝比丘誤以為識流轉之邪見是佛說，世尊予以教誡，並與諸比丘對談，糾正他的錯誤見解。

39. 馬邑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2經《馬邑經》 (T.1, P.724)；《增一阿含》卷四十七，第8經(T.2, P.801)。本經是世尊在鴦伽國的馬邑聚落宣說真沙門法及修行的次第：具足慚愧→身行清淨→語行清淨→意行清淨→活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警寤精勤→具足正念正知→遠離，獨處→除五蓋→得四禪→證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40. 馬邑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3

經《馬邑經》 (T.1, P.725下)。本經亦同前經，敘述沙門修行的次第與正道。

第五品：雙小品

41. 薩羅村婆羅門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薩羅村的婆羅門居士眾問世尊：死後生于惡趣、善趣各有何因?世尊說因行非法行、非正行，故身壞命終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因行法行、正行，故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
42. 鞞蘭若村婆羅門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鞞蘭若村的婆羅門居士眾，來舍衛城向世尊問法，內容與前經完全相同，只是聽眾不同。
43. 有明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八，第211經《大拘稀羅經》 (T.1, P.790)；《雜阿含》卷九，第251經，(T.2, P.60中)。本經乃大拘稀羅問法，舍利弗回答，內容相當縝密。北傳《中阿含》問者與答者正相反，內容大體一致。《雜阿含》之問與答與巴利文一致，只是內容較簡單。
44. 有明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八，第210經《法樂比丘尼經》 (T.1, P.788)。本經和前經同為問答之經，問答者是優婆塞毘舍佉和比丘尼法授，和北傳《法樂比丘尼經》的內容大體一致，但問者不是優婆塞而是優婆夷。
45. 得法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174經《受法經》 (T.1, P.711)。本經乃世尊詳述四種果報

：現在樂未來苦，現在苦未來苦，現在苦未來樂，現在樂未來亦樂。

46. 得法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175經《受法經》(T.1, P.712)。本經先敘述無聞凡夫不識聖者、不知聖者之法、不以聖者之法調御自己，所以不知應親近、不應親近之法；不知應奉事之法、不應奉事之法，因此所欲之法衰退，所不欲之法增廣。其次討論與前經相同之問題，惟以不同方法敘述。

47. 思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6經《求解經》(T.1, P.731)。本經敘述比丘當以二法觀察如來。

48. 憍賞彌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十六，第 8 經(T.2, P.626)。本經乃世尊教誡憍賞彌的比丘們，教以六和敬法，使其和合無諍。其次教以七支聖見，具足七支的聖弟子能證聖果。

49. 梵天請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九，第 78 經《梵天請佛經》(T.1, P.547)。本經乃世尊教化婆伽梵天（Baka brahmana）的故事。

50. 魔訶責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第131經《降魔經》(T.1, P.620)；《弊魔試目連經》(T.1, P.867)；《魔嬈亂經》(T.1, P.864)。本經敘述大目犍連以種種方法對治惡魔。

第二篇：中分五十經

第二篇「根本五十經」分為五品，共五十經。

初品：居士品

51. 乾達羅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首先敘述乾達羅迦和御象者子倍沙至世尊處，看見善行道的比丘眾，因而歡喜讚嘆，之後世尊解說四念處，並說明有四種人。

52. 八城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第217經《降魔經》(T.1, P.802)，《十支居士八城人經》(T.1, P.916)。本經為阿難尊者對八城的第十居士所說。第十居士問阿難：可有一法得解脫耶？阿難教以四禪、四無量心，及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三處。北傳兩種譯本皆謂此為世尊入滅後之事。

53. 有學經：北傳無此經，而《雜阿含》卷四十三(T.2, P.316)有部份相合。本經敘述迦毘羅拔兜城新造講堂，請世尊說法，世尊因背痛，請阿難代為說法。阿難說法的內容是：戒成就，守護根門、飲食知量、警寤精勤、具足七正法、四禪。漢譯本則為大目犍連說法而非阿難，內容亦不同。

54. 哺多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五，第 203 經《哺多利經》(T.1, P.773)。本經敘述世尊為哺多利居士說八法(不殺生，不偷盜，實語，不兩舌，不貪欲，不瞋恚，不忿惱，不過慢)，又以七種譬喻來說明欲的過患 (骸骨、肉塊、炬、火坑、夢、借財、樹果)，內容與漢譯本相同。

55. 耆婆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耆婆迦問食肉事。世尊不允許食用三種肉：見殺、聞殺、疑為己殺；世尊允許食用三種肉：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己殺；又比丘于食不得貪著。

56. 優婆離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二，第133經《優婆離經》(T.1, P.628)。本經敘述離繫派的長苦行者及優婆離居士受世尊教化而成為佛弟子，離繫派之師若提子知道此事後吐血。內容與北傳大體一致，但漢譯本敘述若提子之後往波瓦國，並死於該國。

57. 狗行者經：北傳無此經。本經乃世尊對牛行者芬那及狗禁行者仙尼耶說業的果報，結果芬那成在家信者，仙尼耶成為比丘而後證得阿羅漢果位。

58. 無畏王子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離繫派之信徒無畏王子，來世尊處問難，被世尊折服而歸依佛。

59. 多受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七，第485經《優婆離經》(T.2, P.123)，本經與巴利文《相應部》第二＜受相應＞，19經《般奢康伽經》[1]同文。本經敘述尊者優陀夷（Udayi）與建築師般奢康伽諍辯世尊所說的受是二受還是三受，互不相讓，阿難聞之，求世尊判定。漢譯本則為優陀夷與頻婆娑羅王諍辯，並共往世尊處請教。

60. 無戲論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世尊對薩羅村的居士

[1] 請參閱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第十六冊 285 頁。

們開示：當受持無戲論法，若能受持無戲論法者，則長夜幸福安樂。此經後半與《中部》第51經《乾達羅迦經》中的四種人雷同。有關戲論，請參閱《長部》第2經《沙門果經》。

第二品：比丘品

61. 菴婆孽林教誡羅喉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第14經《羅云經》(T.1, P.436)。在《小誦經》的〈童子問〉後，世尊接著對羅睺羅說本經。世尊以水盤喻、王象喻教誡羅睺羅。又王象喻的後面有偈，相當於巴利文《法句經》306、308偈，最後亦有偈。
62. 教誡羅喉羅大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七、安般品十七，第1經《羅云經》(T.2, P.581下)。本經是世尊教誡羅睺羅，內容是解說五蘊的無我觀及地、水、火、風、空，以及四無量心、不淨觀、無常觀、入出息念等。本經內容與漢譯本大不相同。
63. 摩羅迦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第221經《箭喻經》(T.1, P.804上) ，《箭喻大經》(T.1, P.917)。本經是摩羅迦子尊者因世尊未向他解說「世間是常」等十無記事而不滿，心想：若世尊不回答這十無記事，他將還俗。因為十無記與解脫、涅槃無關，故世尊不說，世尊只說可以導致涅槃的四諦法，因而說毒箭之喻。本經內容與北傳相同。
64. 摩羅迦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205經《五下分結經》（T.1, P.778）本經敘述世尊為摩羅

迦子說明五下分結之義，並說明捨離之道。本經與北傳《五下分結經》內容雖雷同，但巴利文沒有後面的兩個譬喻，即作筏渡流喻，芭蕉喻。

65. 跋陀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一，第194經《跋陀和利經》（T.1, P.746）。本經敘述世尊制定一坐食，跋陀利比丘不從，之後跋陀利比丘懺悔，世尊因此說調御馬之喻。本經內容與北傳《跋陀和利經》雷同，與《增一阿含》卷四十七，第7經（T.2, P.800）只有前半部相同。

66. 鶉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第192經《迦樓烏陀夷經》（T.1, P.740）。本經敘述優陀夷讚歎世尊的教法，世尊教其應脫離一切縛，喻如鶉縛於朽蔓而致死，貧人被財所縛，富者捨財而出家等。其次敘述縛與離縛有四種人。本經內容與《迦樓烏陀夷經》雷同。

67. 車頭聚落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四十一，第2經（T.2, P.770下），《舍利弗摩目犍連遊四衢經》（T.2, P.860）。本經前半部敘述世尊在車頭聚落時，舍利弗和目犍連率五百比丘來見世尊，因比丘們太吵而被世尊喝叱，令離去。眾人及婆婆梵天主，為諸比丘求情。後半部以入水者有四種怖畏為喻，說出家者亦有四種怖畏。這部分和巴利文《增支部》四集的122經同文。

68. 那羅伽波寧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八，第

77經，《娑雞帝三族姓子經》（T.1, P.544）。本經敘述世尊問阿那律和諸善男子是否樂於出家修梵行，阿那律尊者回答：我等樂修梵行。接著，世尊記別弟子死後的往生處，並說明原因。北傳《娑雞帝三族姓子經》世尊說法處是在娑雞帝，並以此為經名，內容雖同，處所則異。

69. 瞿尼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第26經，《瞿尼師經》（T.1, P.454）。本經是舍利弗對住在瞿尼師林的比丘說法。說明住阿蘭若的比丘應有的態度、行儀、作法；其次舉一般比丘應遵守的修行事項。

70. 枳吒山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一，第195經，《阿濕貝經》（T.1, P.749下）。本經敘述住在枳吒山邑的阿濕貝及弗那婆修二比丘行非時食，世尊為他們說法，並提及俱解脫者、慧解脫者、身證者、見到者、信解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這七種人中，俱解脫者、慧解脫者不可能放逸。

第三品：行者品

71. 婆蹉衢多三明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世尊對婆蹉衢多解說佛教的三明勝過婆羅門的三明(三吠陀)。佛教的三明指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72. 婆蹉衢多火喻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四，第962經（T.2, P.245)，《別譯雜阿含》卷十，195經（T.2, P.444)。本經如前經，敘述世尊對婆蹉衢多說法，說法之內容是有關十不記事，由於無法導至出離

、離欲、寂靜、涅槃，所以世尊不回答。有關本經之內容，請參考《長部》第1經《梵網經》等。

73. 婆蹉衢多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四，第964經（T.2, P.246)，《別譯雜阿含》卷十，198經（T.2, P.446)。本經敘述婆蹉衢多從世尊聞法，世尊為說善與不善法，婆蹉衢多出家成為比丘後，證得阿羅漢果位。

74. 長爪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四，第969經（T.2, P.249)，《別譯雜阿含》卷十，203經（T.2, P.449)。本經敘述長爪梵志聽聞世尊說法後，成為信者，而北傳《雜阿含》則說長爪梵志成為比丘。

75. 摩犍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八，第153經《鬚閑提經》（T.1, P.670)。本經敘述摩犍提被世尊說服後，隨佛出家，在受具足戒後，婆蹉尊者獨住、遠離、不放逸、精勤修行，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位。

76. 刪陀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阿難尊者和外道刪陀迦之間的問答。刪陀迦知道佛法的殊勝，所以令自己的徒眾歸依佛陀。可參閱長部第一經《梵網經》、第二經《沙門果經》；中部第六十經《無戲論經》等敘述摧破外道學說之經典。

77. 善生優陀夷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七，第 208 經《箭毛經》（T.1, P.783)。本經敘述六師外道不受弟子尊敬，其弟子叛離而禮敬世尊，以及世尊

的弟子們依五法而恭敬禮拜親近世尊。

78. 沙門文祁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179經《五支物主經》（T.1, P.720)。本經敘述般奢康迦(五支物主)，詣世尊處問法，世尊說：成就無學十法者，才是最上沙門。

79. 善生優陀夷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七，第208經《箭毛經》（T.1, P.783)。本經敘述世尊對善生優陀夷解說：證得一向安樂世界的修行是修習禪定：證入初禪、二禪、三禪，乃至第四禪，以及解說修行的次第：持戒→衣食知足→守護六根→正知、正念→遠離，獨處→去除五蓋→證入四禪→證三明。

80. 鞞摩那修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七，第209經《鞞摩那修經》（T.1, P.786)。本經同前經，鞞摩那修聽了世尊說法後歸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

第四品：王品

81. 陶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二，第63經《鞞鞞婆陵耆經》(T.1, P.499)。本經敘述阿難因世尊微笑而請問世尊何故微笑，世尊乃敘說他前世為陶師的本生故事。

82. 賴吒恕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一，第132經《賴吒恕羅經》(T.1, P.623)。本經敘述良家子賴吒恕羅聞世尊說法而出家之因緣。

83. 大天捺林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四，第67經《大天捺林經》(T.1, P.511)。本經乃世尊對阿難敘

說本生故事，世尊所說的相續正法，即八聖道分（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能導致厭離、離貪、寂靜、正覺、涅槃。

84. 摩偷羅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十，第548經《摩偷羅經》(T.2, P.142上)。本經乃大迦旃延對摩偷羅王阿翁提子說法，說明婆羅門並非最高種姓之理由，並解說何以四姓平等。

85. 菩提王子經：本經乃世尊對菩提王詳述當時的苦行者的錯誤修行方式(與中部第26經同文)。其次敘述善男子須具備五種精勤支才能達到梵行的目標──現法作證。

86. 鴦掘摩經：本經相當於《佛說鴦掘摩經》(T.2, P.508)，《別譯雜阿含》卷一，第16經(T.2, P.378)；《增一阿含》卷三十一，第6經(T.2, P.719)。本經敘述鴦掘摩(指鬘)持刀追殺世尊，因世尊示現神通力，並為他說法而歸依世尊。鴦掘摩出家後為阿蘭若住者、持糞掃衣者，因勤修梵行而成為阿羅漢。漢譯之《佛說鴦掘摩經》最接近巴利文。

87. 愛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216經《愛生經》(T.1, P.800)。 本經敘述有一梵志因其愛子之死而悲泣，世尊為他解說憂悲苦惱乃由愛而生，若所愛之人或事物壞滅時，即會生起悲、苦、憂惱。

88. 鞞訶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九，214經《鞞訶提經》(T.1, P.797) 。

本經乃阿難為波斯匿王說法，阿難詳細解說身口意三行，波斯匿王聞之歡喜，於是把鞞提訶衣(外衣)布施給阿難。

89. 法莊嚴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九，213經《法莊嚴經》(T.1, P.795)。

本經敘述波斯匿王稱讚佛陀為正等覺者，法為世尊所善說，僧伽是善行道者。

90. 普棘刺林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九，212經《一切智經》(T.1, P.792)。本經敘述波斯匿王向世尊請問有關一切智、四姓差別等問題，世尊答其所問，其中有阿難與鞞留羅將軍之問答。

第五品：婆羅門品

91. 梵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一，161經《梵摩經》(T.1, P.685)。本經敘述婆羅門梵摩從其弟子優多羅處得知世尊的三十二相和行、住、坐、食等威儀，並去拜訪世尊，世尊為他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的過患，出離的功德，四諦法，梵摩因而歸依三寶，成為優婆塞。

92. 施羅經：本經與《小部‧經集》中的「大品」第 7 經《施羅經》是同一經。《增一阿含》卷四十六，第 6 經(T.2, P.798)與本經有若干情節類似，但大部分不同。

93. 阿攝怼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七，161經《阿攝怼經》(T.1, P.663)。本經敘述婆羅門主張四姓差

別，而世尊則說四姓無差別。

94. 瞿哆牟伽經：本經與《中部》第51經相同。

95. 商伽經：漢譯無此經。本經敘述商伽婆羅門於世尊處，聽世尊回答迦婆提伽婆羅門所問，之後迦婆提伽婆羅門歸依三寶。

96. 鬱瘦歌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七，150經《鬱瘦歌邏經》(T.1, P.660)。本經敘述世尊闡明四姓平等而非婆羅門最上，在世尊的法與律，四姓若出家都可以成就善法，皆能修習無怨、無瞋與慈心。

97. 陀然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27經《陀然梵志經》(T.1, P.456)。本經敘述舍利弗聽說陀然婆羅門放逸，無慚愧心，於是為陀然婆羅門說如何去除非法行、非正行，當行法行、正行。之後，陀然婆羅門生重病，陀然婆羅門以梵天為勝，以愛著故，舍利弗為他說往生梵天之法並教他修習四無量心，不久，陀然婆羅門去世，生於梵天界。

98. 婆私吒經：本經與《經集》的《婆私吒經》為同一經，原本省略，故此處亦省略。

99. 須婆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八，152經《鸚鵡經》(T.1, P.666)。本經敘述須婆童子向世尊說明在家與出家之優劣，世尊指出其錯誤，並解說四無量心，最後須婆童子歸依三寶為優婆塞。

100. 傷歌邏經：請參考《中部》第26和36經。傷歌童子向世尊說名為陀那奢尼的婆羅門女，因聽聞世尊苦

行時之精進狀況而感歎，並歸依三寶為優婆塞。

第三篇：後分五十經

初品：天臂品

101. 天臂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19經《尼乾經》(T.1, P.442)。本經敘述世尊指出尼乾主張的由苦行到一切苦滅之說的矛盾，尼乾的苦行是無意義的；又說持戒、守護諸根、正念正知、修習禪定，才是有益於解脫的正精進(參閱《中部》第27經)。

102. 五三經：本經敘述某些沙門婆羅門的五三法：1.我有想，死後無病；2.我無想，死後無病；3.我非有想非無想，死後無病；4.有情（在死時）斷滅、消失、空無；5.現法涅槃。這五法各乘三：即1.我死後無病，2.有情（在死時）斷滅消失，3.現法涅槃。以五說乘三說，故有此經名。本經與《長部》第一經《梵網經》同樣敘述有關過去、未來諸說。

103. 如何經：本經是世尊開示自證之法：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比丘們當和合無諍，歡喜修學世尊所說的三十七道品。

104. 舍彌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二，196經《周那經》(T.1, P.752)。

本經敘述尼乾子死後，尼乾子的弟子因諍論而分裂，沙彌周那告訴阿難此事。阿難和周那擔心世尊滅後僧伽會產生論諍，故往詣世尊而白世尊。對此，世

尊教以六諍根、四諍事，又當有諍論時，應以七法滅諍，並應奉行六和敬。

105. 善星經：本經相當於《佛說身毛喜堅經》(T.17, P.591)。本經敘述有些比丘在世尊前宣稱自己所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善星離車子聽後去問世尊那些比丘所說的是否屬實，世尊答其所問，並為他說法。

106. 不動利益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八，第75經《淨不動道經》(T.1, P.542)。本經乃世尊對諸比丘說「三種不動利益行道」與「三種無所有處利益行道」。世尊教導弟子們：當到樹下、空閑處禪修，慎勿放逸，以免後悔。

107. 算數家目犍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五，第144經《算數目犍連經》(T.1, P.652)，《數經》(T.1, P.875)。本經敘述世尊所教導的修行次第，即(1)持戒，(2)守護六根門，(3)飲食知量，(4)警寤精勤，(5)正念正知，(6)於林中、樹下、山上等靜坐修行，(7)遠離五蓋，(8)證入四禪，（9）證阿羅漢。

108. 瞿默目犍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六，第145經《瞿默目犍連經》(T.1, P.653)。本經是阿闍世王的大臣禹舍和阿難尊者的問答。阿難說：世尊教導諸比丘十可喜法：(1)持戒，(2)多聞，(3）滿足衣食、住處，醫藥，(4)容易、無苦的證入四禪，（5）得神通，(6)得天耳通，(7)得他心通，(8)得宿命通

，(9)得天眼通，(10)滅盡諸漏。世尊所不稱讚的禪定，即被欲貪等五蓋所纏而修的禪定；世尊所稱讚的禪定是初禪至第四禪。阿難說佛陀是禪修者，善於斷除五蓋，並勸禹舍修習四禪定。

109. 滿月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第 58 經(T.2, P.14)。本經敘述世尊解說五取蘊和取的關係（五取蘊以欲為根，因為有欲貪而有取），以及五蘊的味（作用）、過患、出離。六十位比丘聽了此經後，得以解脫諸漏。

110. 滿月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二，第26經(T.2, P.14)。世尊在本經說明善人具有正法（有信，有慚有愧，多聞，發勤精進，有正念，有慧），有善人的信仰，善人的思量，善人之語，善人之業，善人之見，有施與善人的布施。

第二品 不斷品

111. 不斷經：北傳無此經。世尊在本經讚歎舍利弗是賢者、大慧者、廣慧者、疾慧者、速慧者、捷慧者、抉擇慧者，所以舍利弗被稱為是世尊的法嗣。舍利弗尊者在半個月內，從初禪修到滅盡定（滅受想定），並觀察各種禪定的名法（心法），以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等。

112. 六淨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87經《說智經》(T.1, P.732)。

本經敘述有比丘自稱：「我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因此不再精進修行：比丘們當從見、聞、覺、知來驗證此人是否證果。比丘若對五取蘊無取，從諸漏中解脫；對六界無取，對內六處、外六處無取，從諸漏中解脫；又能「圓滿持戒，衣食知足，守護六根，正知正念，遠離獨處，去除五蓋，證入四禪，從諸漏中解脫。」如此才是真正的「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113. 善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一，第85經《真人經》(T.1, P.561)，《是法非法經》(T.1, P.837)。本經敘述有從貴族出家，從豪門出家者，由於有名聲，多聞，持律，說法，行頭陀行者，因而自誇，並輕蔑他人，此非善士法，不得解脫；不自讚毀他，真正行道者，是為善士法。比丘思惟若未滅盡貪法、未滅盡瞋法、癡法，則尚未達到目的，即使不是從貴族豪門出家，若行「法隨法行」則當恭敬尊重；由得初禪、二禪、三禪、第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得滅受想定，諸漏滅盡，是為善士。

114. 應習不應習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世尊略說「應習行與不應習行」，世尊說完後，舍利弗尊者在世尊前詳細解說其義理。

115. 多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181經《多界經》(T.1, P.723)，《佛說四品法門經》，(T.17,

P.712)。本經敘述界善巧、處善巧、處非處善巧。界指十八界、六界(地、水、火、風、空、識)、六界(樂、苦、喜、憂、捨、無明)、六界(欲之出離、恚、無恚、害、無害)、三界(欲、色、無色)、二界(有為、無為)；處指內六處，外六處。

116. 仙吞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二，第 7 經《仙人崛經》(T.2, P.723)。

本經敘述世尊住在仙吞山時，為諸比丘敘說：過去曾有五百獨覺入此山，人們看見他們進入此山即消失，因此說此山吞了這些仙人，而有「仙吞」之名，世尊說了這些辟支佛的名字，並稱讚其德。

117. 大四十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89經《聖道經》(T.1, P.735)。

本經敘述無學者（阿羅漢）的十法（八正道和正知、正解脫），並說明正定的七種資助（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此七支可以資助心一境性。如第一的正見，有正見依正見而邪見滅，惡不善法亦隨滅，善法生起等四門，同樣的其他九法亦各有四門，如是十法即有四十法門，故以此為經名。

118. 入出息念經：本經相當於北傳的《佛說治意經》(T.1, P.919)。在本經世尊說道：比丘中有阿羅漢、不還者、一來者、預流者，以及精勤修習四念處者、修四正勤者、修四神足者、修習五根、五力、七覺

支、八聖道支者，修習慈、悲、喜、捨、不淨、無常想者，以及精勤修習入出息念者。修習多修習入出息念者，則能圓滿四念處；修習多修習四念處者，則能圓滿七覺支；修習多修習七覺支者，則能圓滿明與解脫。修習念覺支時，依遠離、離貪、滅而導致捨遣。修習擇法覺支…，修習捨覺支時，依遠離、離貪、滅而導致捨遣。

119. 身行念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第81經《念身經》(T.1, P.554)。

身行念即身至念、身念處。本經說明身念處的修習法和功德，身念處即修習入出息念，行住坐臥皆正知之，往返屈伸等皆正知之；以及觀察髮、毛等三十二身分的不淨，觀察地水火風四界（四界差別觀），以及九種墓地觀。修習身念處，諸善法即在其中。修習身至念者有十種功德：克服不樂，克服怖畏，能忍耐冷熱、饑渴、虻、蚊、風、熱、蛇觸，以及諸苦受，易得四禪，得現法樂住，得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諸漏滅盡。

120. 行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8經《意行經》(T.1, P.700)。

本經敘述：具足信、戒、聞、施、慧的比丘思惟身壞命終，當生剎帝利、婆羅門中，或六欲天，以及色界、無色界諸天；若諸漏滅盡，將不再生。

第三品：空品

121. 空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90經《小空經》(T.1, P.736)。本經乃佛陀為阿難尊者解說空定。所要空的是色想、人想、地想、四無色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六處身想等，最後從諸漏中解脫。

122. 大空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九，第191經《大空經》(T.1, P.738)。本經乃世尊對比丘等說明遠離獨住的功德，若比丘獨居，則能獲得出離之樂、離群索居之樂、寂靜之樂，可暫時獲得（色界及無色界）心解脫，或安住於（出世間）心解脫。若貪戀無常變異的色法，必會產生愁、悲、苦、憂、惱。世俗的談論－王論、盜賊論等三十二種畜生論，不能導向厭離、離欲、滅盡、寂靜涅槃。能導向厭離、離欲、滅盡、寂靜涅槃的言論有十種：一、少欲論；二、知足論；三、離群隱居論；四、遠離社群論；五、精進事論；六、持戒論；七、定論；八、慧論；九、解脫論；十、解脫智見論。

123. 希有未曾有法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第32經《未曾有法經》(T.1, P.469)。本經乃阿難奉世尊之命宣說佛陀的希有未曾有法。希有未曾有者，佛生於兜率天，入母胎，降誕等不可思議之事，本經為後來佛傳之先驅。

124. 薄拘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第34經《薄拘羅經》(T.1, P.475)。本經為薄拘羅及其友人阿支

羅迦葉的問答。阿支羅迦葉說：薄拘羅出家八十年間，未曾起欲想、恚想、害想；未曾起欲尋，未曾短暫生病，未曾寢臥，在出家第八天即證得阿羅漢果，薄拘羅尊者坐在比丘眾中而般涅槃。

125. 調御地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二，第198經《調御地經》(T.1, P.757)。本經敘述奢耶闍那王子請沙彌阿東羅和提說法，王子不信其所說而請問佛陀。佛陀以譬喻說明：如調御野象，示其修行之次第：持戒、衣食知足，守護六根，正知正念，遠離獨處，去除五蓋，修四念處，證入四禪，證三明，究竟解脫。

126. 浮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173經《浮彌經》(T.1, P.709)。本經敘述奢耶闍那王子請問浮彌尊者，浮彌尊者回答後，請世尊評論，世尊依其所答以譬喻詳細解說之。

127. 阿那律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九，第79經《有勝天經》(T.1, P.549)。本經敘述工匠般奢康伽請阿那律說明「無量心解脫與廣大心解脫」的差異，真迦旃延復問阿那律「有關生天者的清淨與雜染的差異」。阿那律加以解說：比丘若不善於斷除惛沈、睡眠，不善於去除掉舉、惡作，身壞命終，生於雜染光天。

128. 隨煩惱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七，第72經《長壽王本起經》(T.1, P.532)；《增一阿含》卷十六

，第8經 (T.2, P.626)。本經敘述世尊在憍賞彌時，諸比丘互相諍論，世尊前往處理，諸比丘言將自行解決，世尊只教誡數偈而去。又阿那律等三人住在牛角娑羅林，世尊前往探視，他們不起隨煩惱，和合無諍，不放逸，精進而住，並各自敘述他們修行的經驗。

129. 賢愚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三，第199經《癡慧地經》(T.1, P.759)，《佛說泥犁經》(T.1, P.907)。本經乃世尊解說賢者和愚者的果報，愚者於現世有三種苦，死後生惡趣，並說明地獄畜生的種種相狀。雖由惡趣沒，生於人中，也是生在貧賤之家。其次敘述賢者現世有三種喜樂，來世生天。又說天上之樂非地上的轉輪聖王之樂所能比擬；賢者由天上沒而生於人中時，生於富貴之家。

130. 天使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二，第64經《天使經》(T.1, P.503)；《鐵城泥梨經》(T.1, P.826)；《閻羅王五使者經》(T.1, P.828)；《增一阿含》卷二十四，第4經(T.2, P.674)。

本經敘述墮入地獄者，獄卒捉其腕來見閻羅（Yama）王，閻羅王問他們生前是否見過「生、老、病、刑罰、死」五天使？眾生無法脫離生老病死；而犯罪者在現世受種種刑罰，何況他世，又敘述在地獄受苦的種種狀況。

第四品：分別品

131. 一夜賢者經：北傳無此經。一夜賢者乃真正精進之賢者。本經的一夜賢者偈相當有名，即：「勿追念過去，莫盼望未來；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至；現在所生法，當下即覺知，了知修習彼，不動亦不搖。熱衷今日事，誰知明日死？不遇死大軍，此事絶無有！如此熱誠住，日夜不懈怠，此一夜賢善，寂靜牟尼説。」以下三經（至 134 經）皆與此偈有關。

132. 阿難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7經《阿難說經》(T.1, P.699)。本經乃阿難為諸比丘解說一夜賢者偈，而後佛陀復為阿難解說。

133. 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5經《溫泉林天經》(T.1, P.696)。本經敘述三彌提比丘住溫泉精舍時，一天神來問他一夜賢者之說，他不知道，於是以此問佛。佛陀只說該偈，沒有解說。諸比丘不知此偈之義，因而請大迦旃延解說，大迦旃延為諸比丘詳細解說，諸比丘以此向佛陀報告，佛陀稱許大迦旃延的解說。

134. 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6經《釋中禪室尊經》(T.1, P.698)，《尊上經》(T.1, P.886)。本經敘述栴檀天子至盧夷強耆比丘處問一夜賢者之說，盧夷強耆比丘請佛陀解釋，佛陀為之詳細解說。

135. 小業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

170經《鸚鵡經》(T.1, P.703)、《分別善惡報應經》(T.1, P.895)、《兜調經》(T.1, P.887)、《鸚鵡經》(T.1, P.888)、《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T.1, P.891)。本經乃世尊因婆羅門耆婆之問而為他說明人的短命、長壽、多病、無病、美醜、權勢之有無、貧富貴賤、聰慧魯鈍的原因。

136. 大業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四，第171經《分別大業經》(T.1, P.706)。本經乃三彌提比丘與一外道的問答，三彌提比丘將此事告知世尊，世尊為他說明業與果報的關係，即做善業來世有受生善趣和受惡趣之苦；而雖作惡業，也有受生善趣和墮惡趣之別，其中因果關係如何，世尊予以一一說明。

137. 六處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第163經《分別六處經》(T.1, P.692)。本經顧名思義是分別六處等。即內六處、外六處、六識身、六觸身、十八意行、三念住等，本經對此一一詳細解說。

138. 總說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第164經《分別觀法經》(T.1, P.694)。本經敘述佛對諸比丘略說內外持心之法，諸比丘欲知其詳而請問大迦旃延。大迦旃延予以解說，諸比丘聽聞後往詣世尊，以此告知世尊，世尊稱讚大迦旃延之解說。

139. 無諍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三，第169經《拘樓瘦無諍經》(T.1, P.701)。本經乃佛陀宣

說不起諍論及種種修行的方法：出家人不應習行此二邊：隨行欲樂，是卑劣、粗俗、凡夫、非聖、無利益；而自我苦行，是苦、非聖、無利益者，當避此二邊而行中道。

140. 界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二，第162經《分別六界經》(T.1, P.690)。本經敘述佛陀於陶師家過夜，弗區沙提也在該處過夜，弗區沙提未曾見佛，雖佛進來亦不知是佛。佛陀與他一起坐禪，因弗區沙提求法心切，佛陀為他詳細解說六界、六觸處、十八意行、四念處等。弗區沙提因此而證得出果，並知對方是佛陀。

141. 諦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31經《分別聖諦經》(T.1, P.467)；《佛說四諦經》(T.1, P.467)；《增一阿含》卷十九，第1經，(T.2, P.643)。
本經敘述佛陀略說四聖諦後，即離去，舍利弗為諸比丘詳細解說四聖諦。

142. 施分別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 180經《瞿曇彌經》(T.1, P.721)。本經敘述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以親手織的新衣施佛，佛陀說應施予僧伽。阿難憐愍佛陀姨母，勸應接受。因此事世尊對阿難說十四種對人施，即上施佛，下至施畜生類等十四種布施功德極大。又說明七種對僧伽的布施，布施僧伽比布施前述的十四種人功德更大。最後說明四種布施的淨化。

第五品：六處品

143. 教給孤獨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第28經《教化病經》(T.1, P.458)；《增一阿含》卷四十九，第8經(T.2, P.819)；《雜阿含》卷三十七，1032經(T.2, P.269)。本經敘述給孤獨長者病篤，請舍利弗說法。舍利弗教以不應執著六根、六境、六識、六觸、六受、六界、五蘊、四無色處、此世、他世、見聞覺知等。長者不久去世，往生兜率天。

144. 教闡陀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四十七，1266經(T.2, P.347)。本經敘述闡陀比丘因病苦欲自殺，舍利弗和大周那前往探視，舍利弗教闡陀觀察六根六識的無我，在大周那說法後，二人離去後，闡陀自殺。舍利弗以此白佛，佛陀說闡陀比丘不再受生。

145. 教富樓那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三，311經(T.2, P.89)；《佛說滿願子經》前半(T.2, P.502)；《雜阿含》卷八，215經(T.2, P.54)。

本經敘述富樓那比丘請世尊教導，世尊為他說執著六境，故苦惱生，不執著即無苦。佛陀問富樓那欲往何處教化，彼答：欲往西方教化輸那國人。佛陀說輸那國人非常兇暴，若加害於你，將如何應付。富樓那答：任何危險均能忍耐。於是前往輸那國，一個夏天即得五百信者。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因此讚歎富樓那。

146. 教難陀迦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76經(T.2, P.73下)。本經敘述難陀迦為比丘尼詳說六根、六境、六識的苦、無常、無我；又以譬喻教導修習七覺支，比丘尼當得漏盡解脫。世尊對難陀迦說：今天和明天亦應前往教導比丘尼。難陀迦翌日亦如前前往。世尊說：五百比丘尼中，最魯鈍者亦得預流果。

147. 教羅睺羅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八，200經(T.2, P.51下)。本經敘述世尊為羅睺羅說六根、六境、六識、五蘊的苦、無常、無我，因厭離而得解脫。羅睺羅依此教誡而漏盡解脫，在場聽聞的諸天亦遠塵離垢。

148. 六六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八，86經《說處經》(T.1, P.562)；《雜阿含》卷十三，304經(T.2, P.86下)。本經敘述六內處、六外處、六識、六觸、六受、六受等六六。先說明六六非我，次說隨眠煩惱如何生起，如何滅去而離欲解脫。

149. 大六處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三，305經(T.2, P.87)。本經敘述不如實知內六處、外六處、六識、六觸、六受，故產生執著，身心苦惱；若如實知此等而不愛著，則身心無有苦惱，如是如實知，並由修習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修習止觀，而得明、解脫。

150. 頻頭城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80經(T.2,

P.76)。本經敘述世尊對拘薩羅國的頻頭城婆羅門長者等說「應恭敬尊重的沙門、婆羅門與不應恭敬的沙門、婆羅門的理由」。彼等聽聞佛陀說法後，歸依三寶成為優婆塞。

151. 乞食清淨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九，236經 (T.2, P.57）；《增一阿含》卷四十一，第6經 (T.2, P.773）。本經乃世尊對舍利弗解說要注意乞食者之威儀，以及應修習的內容。本經和《大六處經》雷同。

152. 根修習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一，282 經(T.2, P.78）。本經敘述世尊問鬱多羅其師教導的根(感官)修習法。彼答以眼不見色、耳不聞聲為乃師之教。佛說：若然，則盲聾者應是最上之根修習者。鬱多羅詞窮無以為對。之後，佛陀為阿難說真正的根修習法。

◎慈善精舍流通法寶

1. 佛陀與佛法（那難陀長老 著）
2. 佛陀的古道（毗耶達西 著）
3. 天下第一經與第二經（帕奧禪師 注）
4. 佛教徒的信仰是什麼（達摩難陀 法師 著）
5. 四念處內觀智慧禪法（捨棄我禪師 著）
6. 何去何從（奧智達比丘 著）
7. 靜止的流水（阿姜查 講述）
8. 炎夏飄雪（Jotika 禪師著 果儒譯)
9. 森林裡的一棵樹（阿姜查 講述）
10. 經集（最古老的經典）
11. 人類手冊（佛使尊者 著）
12. 如何無憂無懼過生活（達摩難陀 法師 著）
13. 觀禪手冊（雷迪大師著 果儒譯）
14. 去塵除垢（帕奧禪師 著）
15. 我們為何生於此（阿姜查 講述）
16. 住念觀緣（帕奧禪師 著）
17. 三十七道品導引手冊（雷迪大師 著）
18. 毘婆舍那講記（馬哈希尊者 講述）
19. 沙門果經及其註疏
20. 長老偈・長老尼偈
21. 眼中微塵（Ayya Khema，艾雅.卡瑪 講述）
22. 禪修之旅（Jotika 禪師講述 果儒譯）
23. 緣愛誠語（古今中外座右銘）
24. 生命是吾師（葛榮禪師 著）

25. 慈經注（明法比丘 注）
26. 寧靜的森林水池（阿姜查 講述 果儒譯）
27. 回到當下（約瑟夫.葛斯汀著 果儒譯）
28. 生活的佛法（阿姜查 講述 果儒譯）
29. NO AJAHN CHAH (不存在的阿姜查）果儒譯
30. 阿毘達摩概要精解
31. 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明法比丘 編）
32. 邁向見法涅槃 (摩谷禪師 等著)
33. 毗婆舍那禪——開悟之道 (恰宓禪師著 果儒譯)
34. 三十二身分（明法比丘 輯）
35. 覺悟之路網站 (DVD-R 光碟)
36. 帕奧禪師法藏 (DVD-R 光碟)
37. 馬欽德禪師法藏 (DVD-R 光碟)
38. 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精簡本，明法比丘 編）
39. 恰宓禪師 (禪修開示 DVD-R 光碟)
40. 如實知見（帕奧禪師）
41. 菩提資糧（帕奧禪師）
42. 顯正法藏（帕奧禪師）
43. 正念之道（帕奧禪師）
44. 智慧之光（帕奧禪師）
45. 禪修手冊（明法比丘 編纂）
46. 中文巴利文對照課誦本（果儒 編纂）
47. 掌中之葉（清淨道論/止禪實修手冊）
48. 法句經故事集（達摩難陀 長老 編著）
49. 清淨道論表解

50. 就在今生——佛陀的解脫之道（班迪達尊者 著）
51. 法句經注（明法比丘 注）
52. 中部經典
53. 原始佛教哲學史（李世傑 教授 著）
54. 正定初階 中英對照（Ajahn Brahmavamso）
55. 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Ayya Khema 講述 果儒譯）
56. 顯如法師文集（明法比丘 編）
57. 清淨道論（修訂本，覺音論師 著）
58. 雜阿含經注（明法比丘 注）
59. 身念處禪修法（阿姜念 著）
60. 幸福安樂與解脫自在的人生（果儒法師 編纂）
61. 長部經典
62. 南傳佛教在家居士須知
63. 南傳菩薩道
64. 印度佛教史（平川彰 著，顯如法師譯）
65. 禪修入門與次第（帕奧禪師）
66. 彌蘭陀王問經
67. 生活的佛法（中英對照）阿姜查講述 果儒譯
68. 南傳早晚課誦（中巴合刊）
69. 法的醫療（馬哈希尊者 著）
70. 禪修問題與解答（帕奧禪師）
71. 長阿含經 (修訂版)
72. 回到當下（中英對照）果儒譯
73. 佛弟子早晚課誦
74. 法句經（中英對照）

75. 沙馬內拉學處
76. 什麼是毗婆舍那＆簡單的毗婆舍那
77. 覺知、念和定（達摩悟拉長老著）
78. 兩條路（止觀修法）泊拉摩長老著
79. 智慧禪修習法（蘇哇諾禪師）
80. 四念處內觀禪修法（馬哈希尊者著）
81. 萬德莊嚴（V. Susila）
82. 大木塊經講記（恰密禪師著）
83. 你認識佛教嗎？（瑪欣德比丘）
84. 沙門果經講義（瑪欣德比丘）
85. 佛陀的啟示
86. 佛陀的啟示（中英對照）
87. S. U Thon Dara 開示
88. 孝道
89. 阿毗達摩實用手冊（善戒法師）
90. 延壽藥延、菜根譚
91. 證悟涅槃的唯一之道（帕奧禪師）
92. 佛陀語錄（波哲羅尊者）
93. 制止嗔心，散發愛心（惟素達差拉比丘）
94. 人施設論
95. 開啟真理的智慧（佛使尊者）
96. 阿含經與現代生活（劉欣如）
97. 中阿含經（果儒法師 編校）

願以此法施功德，滅盡諸煩惱；
願以此法施功德，成為涅般因；
願以此法施功德，與眾生分享。

願 一切眾生安樂（慈），
願 幫助眾生離苦（悲），
願 樂見眾生成就（喜），
願 待人冤親平等（捨）。

流通處：

◎慈善精舍（果道法師）

2214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37 巷 17 弄 9 號 5 樓

電話：（02）2648-6948

郵政劃撥帳號：19992473

戶名：陳昌源（果道法師）

◎中平精舍（果儒法師）

32444 桃園縣平鎮市新榮路 71 號（新勢國小旁）

E-mail：amitabh.amitabh@msa.hinet.net

郵政劃撥帳號：31509529

戶名：許果儒

◎聞思修佛法中心（淨法 法師）

香港新界元朗攸潭美村西區西華上路 505 號

電話：（852）2471-3005　　傳真：（852）2471-7600

◎印刷：耿欣印刷有限公司（02）2225-4005

初版：西元 2013 年十月　　恭印 2,500 本